

陰手陽拳

這是龍乘風最新精心作品

芙蓉堡遽生巨變，年青俠客走天涯，辣手詩人，河峯雙殺手，肆虐江湖。陰手決戰血魔，陽拳力挽少室峯下大浩劫，鬼哭神號，風雲變色！

$2.50

985

編後話

隨着時代的進步，社會之繁榮，科技日新月異進展，本刊在讀者愛護支持下，銷數期期激增，難能可貴。為了做到一本給予讀者們滿意的刊物，本機構不惜巨資，經常派員世界各地選購新式印刷器材，電腦化排字機，上選紙張油墨……全面性早期經已投入生產，務求達到精益求精，十全十美的地步，以饗讀者，酹謝雅意。

＊＊　　＊＊　　＊＊

內容方面，本刊今期精選了不少難得目睹的傑作，題材益智奇趣，健體强身，專欄作品之機智短篇：「減灶誘敵計」與「增灶示强計」，精采絕倫，閱讀之餘，可增讀者們運用靈活頭腦，不論對學業、事業、處身社會，皆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練功秘訣之「尚巧門虎爪神功」，資料採自絕版秘方眞傳，且經名家精心參訂，熟練可使一般日間繁忙的工作者，身心健康，却病延年，敬希垂注。

＊＊　　＊＊　　＊＊

下期巨型小說刊出的是馬雲佳作「大刺殺」，內容叙述時下歐洲方面的恐怖份子對綁架、劫機、勒索……無惡不作行為，刻劃入微，深惡欲絕……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
	一年港幣$	124.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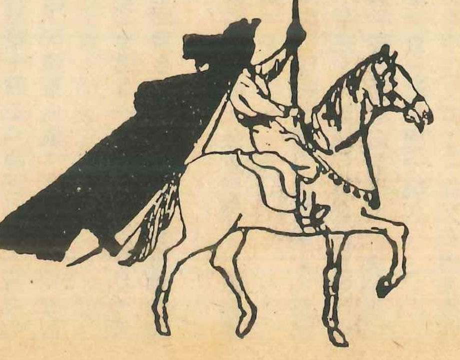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8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陰陽拳

龍乘風·子成·

寧拼一死 不洩孤子踪

萬里無雲，驕陽似火。

天空間是一片蔚藍色的。

但在那片草坪之上，却染滿了鮮紅色的血。

一柄鐫刻着「忠義」兩個龍形篆體古字的厚金刀，正被一個滿面怒容、神態威猛的錦袍老者緊緊握着。

風很猛。

草坪之上，橫七豎八地倒臥着二十多名灰衣漢子。

這些人原本都是活生生、雄糾糾的武夫，但他們現在已都死在這柄厚背金刀之下！

在草坪之上，仍然還有一大堆人站立着。

他們的手中，都握着各式各樣種類不同的兵刃。

但有一個人例外。

那是一個溫文雅爾、擧止斯文大方、滿臉充滿書卷氣息的中年文士。

× × ×

風急勁。

中年文士的臉上泛起了一絲平淡的笑容。

無論是誰，都會覺得他是一個很平易相處，很和藹可親的敦厚學者。

他自稱為「詩人」。

看他的樣子，的確很像個詩人。

如果說他不是詩人，倒反而令人覺得有點迷惑。

然而，那個手握金刀的錦袍老者却很清楚這個詩人。

他吟詩的本領雖然不錯。

但他眞正的看家本領，並非吟詩，而是殺人！

× × ×

江南七大帮會之中，最負盛名的，就是鐵心帮。

鐵心帮在江湖上之所以能够負有盛名，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帮主苗貞，曾經憑手中一柄金刀，力殲江南為惡多年的神狐會三大首腦。

苗貞的外號，人稱「鐵心金刀」。

他在刀法上的造詣，雖然未能稱為無敵，但也實在罕逢敵手。

三天之前，苗貞前往河北，向河北武林泰斗「獅子劍王」中天儀拜壽。

誰知歸程之際，竟然遇上了這位中年文士率衆圍截。

這是極慘烈的一戰，雙方都付出了慘烈的代價。

中年文士率衆圍截，已有二十多名手下被苗貞的一柄金刀殺死。

但與苗貞隨行的六大弟子，也已全數陣亡。

苗貞手握金刀，鬚眉皆豎。

「久聞閣下招無虛發，何以竟倚仗人多，不敢單獨與老夫對陣？」

中年文士露出了一種詭秘的笑容，淡然道：「苗帮主刀法獨步江湖，這一點看來倒是不假。」

苗貞冷冷一笑：「老夫有何得罪閣下，竟然要半路攔截，橫施辣手？」

中年文士嘆了口氣，道：「苗帮主與在下素無夙怨，在下此擧，亦實在問心有愧。」

苗貞冷冷一笑，道：「哼，說得好漂亮！」

中年文士聳聳肩，道：「只要苗帮主說出那個老和尚匿居何處，在下決不加以為難，任由苗帮主過路。」

苗貞怒哼一聲：「閣下已將本帮六大高手殺死了，這筆血債，老夫正要向你討償。」

中年文士微微一笑：「這倒容易，每條人命奉回黃金千両，未知苗帮主尊意如何？」

苗貞怒髮衝冠，金刀一揮：「放你娘個鳥屁！」

中年文士皺眉搖頭，淡淡道：「苗老俠身為一帮之主，說話何以如此難聽？」

苗貞不再說話，向前衝出一步。

中年文士忽然長聲一嘆。

苗貞忍不住又道：「你又在弄甚麼花樣？」

中年文士倏然一笑，淡淡道：「如果你還想再多活十年八年，最好還是別與在下動手。」

苗貞忍住怒氣，道：「倒願聆聽閣下的高見。」

中年文士又微微一嘆，道：「常言有道，識時務者為俊傑。」

苗貞冷笑。

「苗帮主的刀法，雖然威力驚人，」

中年文士道：「但剛才你與在下的刀手過招，其中有一招『星沉雁落』，却有去勢盡老之嫌。」

苗貞的臉色開始變了。

中年文士清秀的臉上，突然露出一絲獰笑：「剛才那一刀，若是換了在下，恐怕苗帮主右脇之下，已然中了一記重掌了，在下的掌力如何，帮主心中總有點概念罷？」

苗貞的身子，倏地開始發抖。

× × ×

苗貞的心中，斐然一驚。

這人果然名不虛傳。

剛才自己連發數十招，斃了二十多名敵人，其中就只有一招「星沉雁落」微露破綻。

想不到這一點破綻，竟然給他一眼就瞧了出來！

但他仍然不服氣！

「紙上談兵，有何用處？閣下如此自負，何不放手一搏，分個高低！」

中年文士倏地面色一寒：「苗帮主，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在下若被逼出手，只怕江南鐵心帮，將會一蹶不振，永遠在武林中消失。」

語鋒一頓，又緩緩道：「只要苗帮主說出那個老和尚匿居何處，在下願以黃金萬両相贈，決不食言。」

苗貞神色悚然，怒道：「好一套威迫利誘的手段。」

中年文士嘆一口氣：「苗帮主何以固執至此？」

苗貞冷冷一笑，道：「可惜老夫天生愚憨，一不怕嚇，二不怕死，三不貪財好色！」

中年文士雙眉緊皺，淡淡道：「如此說來，在下倒是白費心機了？」

苗貞臉上一陣抽搐：「別再廢話連篇，動手罷！」

中年文士輕輕一嘆，道：「苗帮主既然不肯賞在下一個薄臉，在下唯有逼於出手了。」

他一面說，一面緩緩地向苗貞走了過去。

苗貞左掌當胸，右手持刀。

雷霆萬鈞的一擊，已隨時將會發動。

中年文士仍然一步一步的走過來。

兩人的距離，已越來越近。

倏地，金光疾閃。

那是苗貞刀法上七大絕招之一的「蒼龍出洞」。

刀勢沉猛，勁道十足，這位鐵心帮帮主赫赫聲名，果非倖致。

無論是誰，面臨着如此威猛的一刀，都必然急忙閃避！

但中年文士竟然全不閃避，任由苗貞的金刀迎胸劈下。

好快的一刀！

刀出如風，瞬間已劈向中年文士的胸膛。

倏地，中年文士的右手一揚，掃出一掌。

這一掌不偏不倚，剛好拍在那柄金刀的刀身之上。

這一掌，竟然把那柄金刀的去勢，硬生生的震開。

苗眞內力雖强，居然也被這一掌震得險些站不穩。

苗眞的臉色一變。

他雖然早已知道，這位中年文士的武功極高，但却料不到對方竟然赤手空拳，一招之間便將自己的金刀震開。

這一份功力，眞是匪夷所思，駭人聽聞。

中年文士忽然停手，盯着苗眞，嘆口氣道：「苗帮主，你我武功如何，也該彼此心中有數了，你再不肯說，難道要在下用分筋錯骨大法向你逼供？」

「逼供？」苗眞嘿嘿一笑：「就算你將老夫四條肢膀卸了下來，也休想達到目的。」

中年文士冷笑道：「在下總有辦法，要你說出來的。」

苗眞忽然張開了口，把一顆藥丸吞下去！

這顆藥丸是赤紅色的。

中年文士一怔！

但他隨即淡淡一笑，道：「在下素聞鐵心帮有一種藥丸，服下之後能夠增加本身功力，想不到居然有機會見識見識。」

苗眞聞言，居然大笑起來！

看他的樣子，似乎還笑得很開心。

這種笑，不像是裝做出來的。

中年文士怒叱道：「笑甚麼？這有甚麼好笑的？就算這種藥丸能使你增加一倍的功力，你也絕非我的對手。」

苗眞仍然在笑。

但他的臉色，却突然變了顏色。

中年文士倏地一呆！

苗眞的臉，居然變成了紫藍之色。

剎那之間，中年文士已完全明白過來了。

難怪苗眞笑得這樣開心了，因爲他已得到了勝利。

這種「勝利」，並非指苗眞的武功，已可以憑着這一顆藥丸而勝過中年文士，而是中年文士已永遠沒有辦法向他逼供。

原來那顆赤紅色的藥丸，非但不能增加功力，反而是一顆含有劇毒的藥丸。

× × ×

苗眞的笑聲，已漸漸停下！

他的臉色，已由紫藍變成爲一片焦黑了。

他的口角和鼻孔之間，也流出了大量的血。

血竟然也是黑色的。

他的聲音，開始變得虛弱無力：「那顆藥丸，是……五步……斷……」

還沒有說完，人已倒了下去。

中年文士怔怔地望着草坪上的苗眞，良久才喘一口氣，喃喃道：「五步斷腸丹，果然厲害……」

血腥氣味雖濃，但戰爭已告停止。

江湖上的紛爭，就是這個樣子。

苗眞在今天之前，還是威震江湖的頂尖高手！

但現在，苗眞已和任何的死人毫無分別。

也許，他唯一還能存留下來的，並不是他的武功，而是一股大義凜然的正氣。

江湖上奸邪當道，像苗眞這種寧死不屈的人，又有多少？

× × ×

大名府，是大地方，也是富商巨賈薈聚之地。

在這裏，百萬富豪不可勝數。

在這些百萬富豪之中，最有錢的，還得數富來銀號的大老闆余老樹！

但余老樹雖然有錢，却是個一毛不拔，連銅板也捨不得多用一枚的吝嗇鬼。

所以，他雖然有錢，却沒有面子。

若論既有錢，而又有面子的人，當然就得首推南月軒的老闆甘四爺。

南月軒是大名府中首屈一指的一間大酒家。

這裏地方雅緻，菜式色香味俱全。

尤其是南月軒自釀的百花珠露酒，更是清香味醇，堪稱酒中一絕。

甘四爺在大名府開設南月軒，少說也有十來年的日子。

他爲人豪爽好客，交遊廣闊，在這十餘年中，可說聲名蒸蒸日上。

南月軒的生意，自然越來越是旺盛，幾乎每夜都座無虛席！

此刻，又是華燈初上，南月軒最擠擁的時候。

倏地，南月軒外，來了一個肥頭大耳，身材肥胖不堪的大和尚。

大和尚手持禪杖。

這一根禪杖，最少也超過八十斤重。

這時候，甘四爺正在南月軒中，應酬着幾位殷商。

但當他看見了這個胖大的和尚之後，便急急離座，走了出去。

胖大和尚看見甘四爺，立時附耳低聲道：「甘施主，事情有點不妙。」

甘四爺臉色微微一變。

「此處談話，諸多不便，請大師登上三樓帳房，再行說話。」

胖大和尚神色肅穆，沉聲道：「如此甚好。」

於是，兩人便登上帳房，閉門密談。

甘四爺坐在一張桃木椅上，道：「大師隨便請坐，不必客氣。」

胖大和尚剛坐下，便長長嘆了口氣。

「甘施主，鐵心帮帮主苗眞，如今已魂登極樂。」

甘四爺悚然一驚。

「甚麼？苗帮主已……」

胖大和尚又是嘆了口氣，緩緩道：「這兩個月來，風聲實在緊張得要命。」

甘四爺臉色一變：「苗帮主何以會突然去世？」

胖大和尚長長的嘆了口氣，才道：「這是『辣手詩人』的傑作。」

甘四爺神情一震道：「又是『辣手詩人』？」

「不錯。」

「媽的！」甘四爺一掌向桌上拍去，險些沒有把桌子拍成兩半。

胖大和尚沉聲道：「看來，辣手詩人眞的決心要找到王大俠的遺孤，否則，又何以興師動衆，四處向人追問那位老禪師的下落？」

甘四爺嘆着氣，臉上怒形於色：「這人心機深沉，武功詭異莫測，而且神出鬼沒，眞是可惡復可恨。」

甘四爺輕撫山羊鬍子：「聞說這位『

辣手詩人』，來自北邙山芙蓉堡，未知是否屬實？」

胖大和尚道：「這一點，貧僧也不大清楚。」

甘四爺道：「芙蓉堡中人，已有十多年未曾在武林中露過面，而且芙蓉堡 蕭姥姥，又是一位正義的武林前輩，若說『辣手詩人』眞的來自芙蓉堡，實在有點令人難以相信。」

他嘆了口氣，又道：「這人似乎與王隱風大俠頗有仇怨，難道他眞的存心趕盡殺絕，連王大俠的兒子也要加以誅除？」

胖大和尚嘆道：「三年前王大俠誤中陷阱，在潼關遇伏身亡，若非那位不知法號的老禪師出手援救，只怕連王大俠的唯一香燈傳人，也要慘遭毒手。」

甘四爺道：「未知那位老禪師的傷勢如何？」

胖大和尚道：「半月前貧僧曾去探訪過一次，唉，還不是那副老樣子，只怕他今生今世，都難會有復原之望。」

甘四爺道：「那位老禪師，何以一直不肯說出他的法號？其中有何道理？」

胖大和尚搖搖頭，道：「這眞是一件費解的事，但照貧僧三年前在潼關看他力拚赤衣三煞的身手，他的內力已絕不下於少林寺方丈恩木禪師，甚或凌駕其上。」

甘四爺道：「能憑個人之力，就把赤衣三煞擊敗，顯然是高手中之高手。」

語聲一頓，又緩緩道：「只可惜到頭來，他還是中了一枚毒鏢，落得個半身癱瘓的收場，眞是令人浩嘆。」

胖大和尚道：「尚幸老禪師雖然半身殘廢，但仍能將畢生所學，傳給麟兒，幾年之後，金陵王家大院，又可以重振昔日的雄風了。」

甘四爺道：「王麟今年幾歲？」

「大概十五歲左右。」

「十五歲還是年輕一點。」

「但這小子天賦異稟，相貌堂堂，一眼看去，倒像個十七八歲的英偉少年。」

甘四爺一陣嘆息，道：「王大俠有子如此，也該含笑九泉了。」

眉心一皺，忽而又道：「三年前潼關慘案的幕後主腦是誰？如今可有些眉目了麼？」

胖大和尚慨嘆一聲，道：「王大俠生平嫉惡如仇，專好抱打不平。」

甘四爺道：「這一來，他仇家之多，實在難以勝數。」

胖大和尚道：「潼關慘案的主兇是誰，貧僧直到目前爲止，還是一無頭緒。」

甘四爺目光閃動，道：「會不會就是那位辣手詩人？」

胖大和尚道：「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

甘四爺道：「却是何故？」

胖大和尚道：「這一點，連貧僧都無法說出來。」

甘四爺輕輕一咳，又不住嘆氣。

胖大和尚接道：「這人四處追尋老禪師，而且手段狠辣，絕非善良之輩，恐怕遲早有一天，麻煩會降臨到施主與貧僧的身上。」

甘四爺心頭一震。

「大師的意思，是說『辣手詩人』會懷疑我們知道那位老禪師的下落？」

胖大和尚點點頭，道：「不錯，這位『辣手詩人』消息靈通，說不定會知道這件事。」

甘四爺道：「倘若如此，倒是麻煩之極。」

胖大和尚道：「這個自然。」

甘四爺沉吟半晌，道：「甘某與王隱風大俠，相交三十餘年，雖未金蘭結義，但亦爲肝胆知己，甘某縱然拚掉頭顱，也決不會把王麟的下落，吐露於人。」

胖大和尚嘆道：「難得施主如此深明大義，貧僧不勝欽佩之至。」

甘四爺道：「爲知己披肝瀝胆，乃我輩中人義不容辭之事，否則所謂知己，又與酒肉朋友，有何分別？」

胖大和尚輕輕一嘆，合十道：「貧僧告辭了，甘施主從今後起，凡事務宜多加小心，以免遭鼠輩所乘，須知江湖上妖氣冲天，還望多加珍重。」

言罷，欠身離座，啓門而去。

× × ×

帳房之中，氣氛更沉寂。

甘四爺想喝點酒。

但帳房中除了一壺清茶之外，連一瓶酒都沒有。

今天的天氣並不納悶。

但甘四爺的心境却納悶得要命。

驀地，帳房門外，傳來了一陣脚步之聲。

甘四爺沉聲一喝，大聲道：「是甚麼人？」

帳房外傳來一把蒼老的聲音：「是老吳。」

甘四爺心頭一寬，長長的吐了口氣：「原來是吳掌櫃，請進。」

帳房大門打開，冒出了一張蒼白、滿佈皺紋的臉。

這人是南月軒的老掌櫃吳寬。

吳寬的年紀已很老，但辦起事來還是和二十年前一樣勤快。

吳寬一看見甘四爺，便道：「閣樓有一位客官，說要見你一面。」

甘四爺目光閃動，道：「有人要見老夫？」

吳寬又道：「他給了老朽一塊玉牌，要老朽拿給你看。」

甘四爺一怔。

「玉牌？拿來瞧瞧！」

吳寬小心翼翼地，把一塊通體碧綠、八角形狀的玉牌，遞給了甘四爺。

甘四爺把玉牌仔細看了一會。

他突然「嗯」的一聲，脫口道：「這是芙蓉堡堡主蕭姥姥的芙蓉令！」

吳寬一呆。

甘四爺道：「莫非來人就是『辣手詩人』？」

吳寬道：「甚麼芙蓉令？」

甘四爺眉頭一皺，忽道：「閣樓要見我的人，年紀多大？長相如何？」

吳寬道：「這位客官的年紀並不大，只有二十出頭。」

甘四爺覺得有點意外：「只有二十歲出頭？」

吳寬道：「他長得十分英俊，一表斯文的樣子，倒是個不可多見的美男兒。」

甘四爺暗暗奇怪。

若照吳寬所說，這人倒又不像是那位「辣手詩人」。

既不是辣手詩人，又有誰會拿着一塊芙蓉令牌，來見自己？

甘四爺猶豫了片刻，終於決定下樓，看個究竟。

唆使搗亂　欲逞嫁禍計

這時候，南月軒的生意，還是十分旺盛，堪稱顧客如雲。

甘四爺才下到閣樓，便見左邊角落一張桌子旁，坐着了一個宇氣軒昂，相貌異常英偉不凡的青袍書生。

吳寬把他形容爲一個美男兒，實在一點也不過份。

吳寬伸手一指，道：「這位客官就是了。」

甘四爺暗暗讚嘆道：「果然一貌堂堂，當非池中之物。」

一面想着，一面緩步走了過去。

青袍書生見了甘四爺，微露笑容，挺身抱拳爲禮，道：「這位老丈，可是這裏的老闆甘四爺大俠？」

甘四爺淡然一笑。

他亦抱拳爲禮，含笑說道：「大俠二字，甘某人愧不敢當，老夫正是甘四，請教閣下高姓大名？」

青袍書生神態恭謹，緩緩道：「晚輩姓呂，名寒龍。」

甘四爺「哦」一聲，道：「原來是呂老弟，未知有何賜教？」

呂寒龍道：「豈敢、豈敢？晚輩今次冒昧前來謁見，特有一事，欲向甘大俠求教。」

甘四爺沉吟半晌，忽道：「呂老弟來自北邙山芙蓉堡？」

呂寒龍道：「正是。」

甘四爺咳嗽一聲，道：「芙蓉堡副堡主呂無心，未知與閣下如何稱呼？」

呂寒龍恭聲答道：「正是先父。」

「甚麼？」

呂寒龍又再把那句說話重複了一遍。

甘四爺神色倏變，道：「呂副堡主已經逝世了？」

呂寒龍黯然道：「不錯。」

甘四爺長嘆一聲。

良久，他才緩緩道：「芙蓉堡是天下兩大名堡之一，令尊在芙蓉堡中，地位僅次於血掌仙婆蕭姥姥之下……」

呂寒龍的神情，更是黯然。

甘四爺又是一聲長嘆：「令尊可說是名震四方，聲威赫赫，何以竟會……」

還未說完，呂寒龍便已截然說道：「先父是被人用內家重掌，從背後暗襲身亡的。」

甘四爺陡地一呆。

「這是甚麼時候的事？」

呂寒龍道：「是在三個月前的一個晚上。」

甘四爺浩聲長嘆，道：「如此說來，這倒是一宗謀殺案。」

呂寒龍道：「不錯，自從先父被刺之後，晚輩便成爲了芙蓉堡的副堡主。」

甘四爺道：「貴堡之內，人材濟濟，不乏精明能幹、足智多謀之士，可查出了兇手是誰？」

呂寒龍緩緩點頭。

甘四爺的神情，立刻爲之一陣緊張：「他是誰？」

呂寒龍鋼牙一挫，恨聲道：「他姓蘇名辣，也就是近幾個月來，四處橫行作惡的辣手詩人。」

甘四爺猛然一震，道：「又是辣手詩人？他究竟是何方神聖？」

呂寒龍憤然道：「蘇辣就是敝堡的總管。」

甘四爺一怔。

呂寒龍接道：「他已在敝堡中任職十年，由於敝堡中人，已有多年來未在江湖走動，所以江湖上知道有蘇辣其人的，並不很多。」

甘四爺皺眉道：「這點倒也難怪。」

呂寒龍又再接道：「蘇辣此人，外表看來既誠實又敦厚，想不到竟是一位心狠手辣的大魔星，這一點，敝堡上上下下的人，全都看走了眼。」

甘四爺問道：「如今蘇辣已離開了貴堡？」

「不錯。」呂寒龍說道：「自從他離開了敝堡之後，就四處向人逼問王隱風遺孤的下落，顯見他與三年前潼關命案，有所關連。」

甘四爺微微一凜，道：「蘇辣這一位辣手詩人，神出鬼沒，武功又高，以老夫看來，他在貴堡中任總管一職，恐怕早有存心，另懷目的。」

呂寒龍道：「甘大俠此言，正與晚輩的想法，不謀而合。」

顯然，這一個辣手詩人蘇辣的來歷，絕不簡單。

甘四爺點點頭，道：「貴堡雖然久已頓跡江湖，但在十多年前，貴堡却是武林之中，叱咤風雲的大門派，所結仇家之多，實在不可勝數。」

呂寒龍並不否認。

甘四爺道：「尤其是與貴堡齊名於江湖的白蛇堡更是勢同火水，積不相容。」

呂寒龍却搖頭道：「蘇辣絕不會是白蛇堡派來的臥底。」

甘四爺道：「何以見得？」

呂寒龍道：「在一個月前，蘇辣曾在洞庭湖畔，遇上了白蛇堡的白蛇三煞。」

甘四爺道：「結果如何？」

呂寒龍道：「後來他們大打出手。」

甘四爺一怔，道：「竟有此事？白蛇三煞武功極歹毒，絕不容易應付。」

呂寒龍道：「但結果白蛇三煞技不如人，現在却已統統進了鬼門關。」

甘四爺眉心一聚。

「如此說來，蘇辣倒又不像是白蛇堡派出來的臥底。」

呂寒龍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晚輩有一種奇異的感覺。」

甘四爺道：「難道你覺得有一場災難，即將發生？」

呂寒龍點點頭，道：「晚輩總覺得，眼下武林之中，正瀰漫着一片妖氣魔氛，醞釀着一場腥風血雨，就像是傳聞中三十年前的一場浩刦，一模一樣。」

甘四爺的面色，倏地一陣青白。

他甚至連聲音都開始有點改變：「三十年前的那一場浩刦，老夫至今猶歷歷在目。」

他的瞳孔中，露出一種驚悸的神采：「老夫每於午夜夢中，突然看見當年慘事，驚出一身冷汗，呂老弟，這件事可別再提了。」

呂寒龍眉頭緊皺，欲言又止。

但他終於還是忍不住再問了一句：「當年的一場浩刦，當眞如此令人生悸？」

甘四爺長長的吐了一口氣，道：「實在是太可怕，太可怕……」

呂寒龍還想再問下去，突聽得南月軒樓下，傳來了一陣吵鬧之聲。

× × ×

一個身高幾乎足足八尺的虬髯大漢，像旋風般衝了上來。

這人長相很威猛。他的行動更威猛。

就算用「出柙猛虎」四字來形容他，也嫌太減弱了他的驚人氣勢。

虬髯大漢才上到閣樓，便怒氣沖沖的翻枱倒桌，蠻勇得像條野牛。

兩個長得還算很精壯的小二上前，却連話都沒有說上三句，便被打得滿咀鮮血，連牙齒都被打碎了幾枚。

惡漢！這個虬髯大漢眞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惡漢。

好好的一座南月軒，在短短時間之內，就被他弄得天翻地覆，差點沒有塌了下來。

顧客見狀，無不紛紛奪門而出。

頃刻之間，滿堂顧客，竟然走得乾乾淨淨。這虬髯大漢顯然存心鬧事。

甘四爺的臉色，倏地一寒。他挺身走了出去，沉聲道：「尊駕是甚麼人，竟然如此放肆，在這裏大開拳脚？」

「放肆！」虬髯大漢怒道：「沒你娘鳥興，俺就是這樣放肆，偏偏就要在這裏大開拳脚，拆了這間鳥店，又待怎樣？」

甘四爺冷冷一笑道：「南月軒打着金漆招牌做生意，可不是任由你隨便撒野的地方，朋友，你也未免太目中無人了。」

虬髯大漢怒喝一聲，一掌向身邊一張木桌擊下。

「拍」一聲巨响，這張結實的木桌居然像是塊大豆腐般，應聲粉碎。

甘四爺臉色再[illegible]。

「閣下的掌功雖然厲害，但你不問情由，便翻枱倒桌，無故傷人，老夫少不免要向你討還一個公道。」

「公道？」虬髯大漢怪眼圓睜怒道：「這間鳥店子還配甚麼公道？俺要找這鳥店的烏龜老闆，要他媽的巴拉子交人。」

甘四爺倏地一呆。

「交人？交甚麼人？」

虬髯大漢打量了甘四爺一眼，喝道：「你就是這間鳥店的烏龜老闆？」

甘四爺爲人忠厚，居然答道：「老夫正是。」

呂寒龍不禁暗暗失笑。

虬髯大漢問甘四爺是不是「這間鳥店的烏龜老闆」，想不到甘四爺居然一口便承認下來。

虬髯大漢又是一聲怒喝，戟指大罵：「老龜蛋，可別再裝蒜了。」

甘四爺沉聲道：「老夫從不裝甚麼蒜，明人面前說明話，有甚麼事不妨直說出來。」

虬髯大漢哼一聲道：「俺的妹子失踪了三日三夜，原來是被你這個老不死藏起來，他奶奶的先吃俺三拳，再作道理！」

虬髯大漢說打就打，果然眞的一拳便向甘四爺的臉上打去。

甘四爺冷笑一聲，右手虛揚。

他的右手，却施展扣腕截脈的手法，五指如鈎，直向虬髯大漢的手腕上扣去。

這一下出手快而準，一擊即中。虬髯大漢的手腕，立刻便被甘四爺的五指緊緊扣住，就像是被一層鋼箍箍着了一樣。

虬髯大漢怒吼如雷，一脚踢出。

這一脚，踢向甘四爺的腹部。

他的腿又粗又大，一脚踢下，就算是鐵人也難免被他踢扁。

好厲害的一脚。

但甘四爺却連看也不看，任由這一脚踢過來。

虬髯大漢心中暗喜。脚上的勁道，更加添了幾分。脚出如風，快如閃電。

只見虬髯大漢的一脚，已踢在甘四爺的腹部之上。

忽然之間，虬髯大漢的臉色，陡地一變。

甘四爺的腹肌，竟然是軟綿綿的。

虬髯大漢用盡全力的一脚，就像是踢在一團棉花上一樣。

× × ×

好厲害的一脚。

但甘四爺的腹肌更加厲害，居然把虬髯大漢的一塊臉，弄得有如猪肝色一樣，難看到了極點。

甘四爺淡淡一笑。

「閣下如果還不服氣，不妨再踢上一脚試試。」

虬髯大漢楞住了。

他臉上的表情，又驚又怒，他突然大聲道：「老龜蛋快放手，俺要去告官，叫府台大人拆了這座鳥店，押你進大牢。」

甘四爺嘿嘿一笑。

「好哇！」他的聲音忽然變得比虬髯大漢的嗓　還更粗大，「想不到世間上竟有你這種蠻不講理的惡人，無緣無故打傷了人，還要嚷着要告官。」

虬髯大漢怒道：「俺就是要告官，你敢不敢與俺到官府走一趟？」

甘四爺朗聲一笑，道：「既然閣下想打官司，老夫自然奉陪。」

說着，挽住虬髯大漢便走。

突聽一聲沙啞的嗓子，從樓梯間响起，冷冷的道：「甘老闆，這可便是你的不對了。」

甘四爺的臉色，陡地一變。

樓梯之上，赫然站着一個黑衫老者。

× × ×

在大名府內，著名的惡棍有不少，但若論這些惡棍之中最著名的一個，還得要數到這一個黑衫老者，這人瘦骨嶙峋，面色焦黃如蠟。

看他的樣子，倒像是從小就在飢餓中長大，直到現在，還沒有一頓飽飯吃過似的。

一般人用「面無四兩肉」來形容一個人的瘦削，但這人臉上的肉若給削下來，

恐怕連三兩都不够。

這人瘦得要命。

但他的武功更要命。

這個黑衫老者，就是大名府內，最難纏，兇名最著的「黃面黑心客」佟球。

他在這個地方上，是出了名的兇神惡煞。

大名府內所有的市井流氓，幾乎都歸他管轄，包娼庇賭，無惡不作，連 名府的府台大人韓傑，也奈他不何。

因爲，韓傑的夫人，就是佟球的親妹子。

韓大人別的本事談不上，但「畏妻術」倒是名聞天下。

甘四爺不禁大起警惕之心。

佟球這種人在南月軒中突然出現，當然不會有甚麼好事。

果然，佟球是存心來找麻煩的。

×　×　×

佟球的面色，焦焦黃黃的。驟眼看來，他甚麼都不像，只像一隻在禾稈堆上的瘦蜢。

他的聲音，相當沙啞乾澀，雖然聲調不高，但却很刺耳。

像這種人，無論是誰看見他，都一定會覺得十分討厭。

但那虬髯大漢看見了佟球，却像是遇見了菩薩一樣，急急叫道：「佟大俠，快來救俺，這老龜蛋……哎唷……」

還未說完，他突然淚水直冒。

他只能咬緊牙關，甚麼話也說不出來了。

因爲他的手腕，被甘四爺用力捏了一下，他若還不住口，這條手腕便得立刻變成殘廢。

佟球冷冷一笑，盯着甘四爺：「甘老闆雖然退隱武林多年，做了大名府內第一號富豪人物，但看你的武功，非但沒有退化，而且還進步了不少。」

甘四爺嘿嘿一笑：「佟老兒，咱們在大名府內，都已混了不少日子，對於這裏的環境，都可謂瞭如指掌，倘若老夫把武䏻擱下來，只怕早已被人一脚踢了開去，如何還能在大名府內立足？」

佟球冷冷一笑：「甘老闆此言，不無道理。」

他的目光忽然向四週一掃，然後又冷冷的道：「但你朝夕苦練內家眞氣，却一個不諳武功的人下手，似乎有恃强凌弱之嫌。」

甘四爺道：「這位兄弟打傷了老夫的伙伴，難道又算合情合理？」

佟球嘆了口氣，道：「這位魯 救妹心切，莽撞一些，佟某願代爲賠罪。」

甘四爺目光電射，冷冷一笑。

佟球又道：「不過，甘老闆最好還是馬上把魯兄的妹子交出，這件事情，便可一了百了。」

甘四爺哼一聲：「原來這小子姓魯，倒有花和尚魯智深的九分魯莽。」

虬髯大漢又想破口大罵，却被佟球用眼色加以制止。

甘四爺說到 裏，突然瞪起了眼睛，問道：「但他的妹子失踪，却又與老夫何干？」

佟球冷冷一笑：「甘老闆，欲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爲。」

甘四爺板起了臉，道：「佟球，你別再在這裏 血噴人！」

「含血噴人？」佟球冷叱一聲，道：「甘老闆，你雖然年紀已老，但 老心不老。」

甘四爺怒道：「胡說！」

佟球嘿嘿道：「你擄刦了魯秀蓉，這件事情，佟某已查得清清楚楚，如何容你狡辯！」

甘四爺氣得渾身發抖。

他是個老實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這種說話。

佟球又怪笑一聲，道：「老夫雖然也和甘老闆一樣，風流成性，但却最憎恨那些强逼弱質少女的强姦行爲，十餘年來，你我之間河水不犯井水，雖無交情，亦無交惡，但這一件事情，佟某決定要管上一管。」

甘四爺怒火直往上衝，厲聲道：「佟老賊，老夫頂天立地，說甚麼也不會幹出這種禽獸之事。」

佟球冷冷道：「好一句頂天立地！在這件事情未發生之前，這句說話佟某也許還會相信，但現在嘛，嘿嘿……」

甘四爺怒道：「佟球，你想找樑子，儘管放手一拚，老夫若是怕你的，便是條老狗！」

佟球桀桀冷笑。

「甘老闆既然矢口否認，想來必然心中無愧。」

甘四爺大聲道：「生平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老夫根本就從未做過這種滅絕人性的暴行，心中又何愧之有？」

佟球連聲冷笑：「甘老闆既然矢口否認，並無做出這種事，不如咱們來證實一下，誰是誰非，如何？」

甘四爺坦然道：「最好不過，你打算如何證實法？」

佟球沉吟半晌，忽道：「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到甘老闆的院宅中，搜一搜。」

甘四爺一愣：「搜屋？」

「不錯。」佟球的語氣，非常肯定：「到府上搜一搜，若果是搜不着魯秀蓉，佟某願自斷舌根，並永遠離開大名府。」

甘四爺怔住了。

佟球憑甚麼一口咬定自己曾幹過這種事？而且不惜許下如此惡毒的諾言？

難道佟球……

他還未想下去，佟球又已冷道：「難道甘老闆心中有鬼，不敢讓佟某帶人去搜府？」

好銳辣的詞鋒。

甘四爺的心中，雖然疑雲大起，但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已使他不能多考慮。

終於，他答應讓佟球去搜。

「要搜便搜，反正甘某眞金不怕烘爐火。」

這是甘四爺心裏的一句說話。

×　×　×

佟球在大名府中是市井流氓的首領人物。

照理來說，他自然是大名府總捕頭的大敵。

但事實却剛好相反。

大名府的總捕頭，不但沒有和佟球成爲死敵，反而是一對老朋友，老搭檔。

府台大人韓傑，早已知道這兩人朋比爲奸。

這兩人作惡多端，罪孽深重，其罪行之多，實有罄竹難書之感。

但韓傑却無可奈何。

因爲這一位父母官，一向畏妻如虎。

而夫人佟氏，却最是護短，明知胞兄與總捕頭無惡不作，也視若無睹，反爲諸多包庇，任由他們兩人在大名府內胡天胡帝。

這一點，正是老百姓的不幸。

大名府的總捕頭，姓禤名滔。

他現年約莫五十出頭，擅使一柄軟刀，和一根量天尺。

禤滔系出於峨嵋派，是俗家弟子，江湖上人稱「刀尺無影」。

此刻，這位禤總捕頭，原來早已在南月軒的樓下恭候着。

×　×　×

在禤滔兩旁，還有六名幹練的捕快，和二十名精於刀法的衙差。

好龐大的陣勢。

甘四爺從樓梯間走下，第一眼便已看見了禤滔大模大樣地坐在一張木椅之上。

他的雙脚。翹得很高，擱在一張桃木方桌的中間。

他的雙手，居然還捧着根旱烟袋，慢條斯理的在吮啜着。

好威風的禤總捕頭。好大的架子。

甘四爺一看見禤滔，心中陡地一震。

他已漸漸明白，自己已跌進了一個可怕的陷阱之中！

×　×　×

甘四爺的估計，並沒有錯誤。

這果然是一個陷阱。

一個卑鄙的陷阱。

陷阱是藏在一個井裏。

這一個荒井，早已乾涸多年。

佟球和禤滔，指揮着二十多名衙差捕快，在甘四爺的宅院裏作最徹底的搜索。

每一處地方，都被這一羣如狠似虎的人，弄得凌亂不堪。

這次搜索的目的，是要搜出魯姓虬髯大漢的妹子魯秀蓉。

搜索幾乎完全失敗了。

捕快和衙差們四處搜索，每一個角落都搜遍，還是不見魯秀蓉的踪跡。

但到了最後，一個老捕快突然在後園裏大呼大叫。

「來人哪！快來這裏，這口井有點古怪……」

×　×　×

呼叫之聲响起，每一個人的眼 都亮了。

甘四爺一楞。

後園裏的荒井，會有甚麼古怪？

禤滔冷冷一笑，對甘四爺道：「甘老闆，咱們到後園裏看看。」

這時候，那個老捕快又叫道：「這口井腥臭得教人嘔吐……媽的……」

聽到這裏，甘四爺的身子 立刻涼了一截。

後園裏的荒井，一向都沒有甚麼異味，他每天早上，都在井邊練功，這口荒井的情況，他是比任何人都更熟悉的。

但當他走到後園那口荒井邊的時候，果然嗅得井裏發出一陣又腥又臭、中人欲嘔的異味。

禤滔突然冷冷道：「胡老八！」

一個滿臉痳子的衙差應聲而出。

「屬下在。」

禤滔輕輕一咳，皺眉道：「這口井的下面，一定有些古怪的東西。」

胡老八頻頻點頭。

在禤總捕頭的面前，他從來都不會胡亂發表任何意見。

無論禤滔說甚麼，就算明知他指鹿爲馬，指黑爲白，胡老八都只會頻頻點頭。

他只懂得遵命行事。

像這種手下，無疑最能博得禤滔這人的歡心。

禤滔臉上不由泛起一陣滿意的微笑，又接下去道：「你若敢把井裏的東西拿上來，明天中午之後，你便是大名府內的新捕快了。」

一聽到陞職，胡老八滿臉都興奮得通紅。

他連連點頭，一口答應下來：「屬下遵命！並且多謝大人提拔。」

禤滔揮了揮手，淡笑道：「不必言謝，這是你肯勤力苦學的成果，據說你每天晚上，都苦練着壁虎爬牆的功夫，如今該你大派用塲的時候了。」

胡老八聽見禤滔說話之中，對自己大有嘉勉之意，不由更覺得意。

他連忙堆着一副笑臉，小心翼翼的爬進井內。

井不算太深。

胡老八鑽進井裏之後，每一個人的眼睛，都聚集 望着了井口。

井裏的異味，陣陣散發上來，的確又腥又臭，刺鼻得很。

幾乎人人都已心知肚明。

這是甚麼東西發出來的味道？稍爲有頭腦的人，都不難想像出來。

但每一個人的口唇，都緊緊地閉着，似乎誰也不願意在這個時候亂講說話。

甘四爺在江湖上已混了不少時日，他自然知道，這是佟球和禤滔兩人的卑鄙毒計。

這是一個移屍嫁禍的陷阱，他們已佈下詭局，要把一宗姦殺案嫁禍到自己的頭上。

那個姓魯的虬髯大漢，他一定絕不知情。

瞧他的衣裝和言語上的鄉音，都絕非本地人氏。

他很可能是路經此地，而他的妹子魯秀蓉，却成爲了佟球與禤滔的犧牲品。

井底下的，不必說，必是魯秀蓉的屍骸。

這時，甘四爺的心裏，不禁又難過，又憤怒。

他所難過的，是爲了那個無辜的魯秀蓉。

他所憤怒的，是因爲佟球和禤滔，竟然安排了一條這樣的毒計，來陷害自己。

這時，後園之內，滿佈衙差。

十餘把火炬，點得一片明亮，如同白畫。

每一個人都保持緘默，只有井底之下

，不停的傳來悉悉聲响。

忽然間，胡老八的頭從井口裏冒出來了。

佟球露出了一個陰險的笑容。

糊滔的心中，也滿懷鬼胎，只要胡老八將魯秀蓉赤裸裸的屍體揹上來，那時便大可依照計劃進行下一個步驟。

人人都盯着胡老八。

胡老八終於整個人從井裏爬出來。

他的背上，的確揹着了一具血淋淋的屍體。

但這具屍體，並非是一具預料中的女人屍體。

也不是男人的。

這刹那之間，每一個人都呆住了。

尤其是佟球和糊滔兩人，更是面色陡的驟變，神情怪異到了極點。

胡老八從井底裏揹上來的，竟然是一條巳經發霉發臭的死猪屍體！

弄巧反拙　招來嘲罵辱

胡老八將這一條差不多二百斤重的死猪，從井底裏揹了出來，他巳感到筋疲力盡。

但他仍然懵然不知，還以爲自己巳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任務。

「報……報告總捕頭，屬下巳將井底裏的東西揹了上來……」

糊滔寒着臉。

他一言不發，臉色就像是這條死猪的屁股。

「黃面黑心客」佟球却巳大聲咆哮了起來。

他大步上前，正正反反的，連續賞了胡老八幾個耳光。

這幾下耳光的力道眞還不輕，直把胡老八打得跪在地上。

「蠢材！蠢材！」

胡老八哭喪着臉，抬起了滿是痳子的醜臉，道：「屬下做錯了甚麼事？」

佟球又想再大發脾氣。

糊滔眉頭一皺，搶先道：「胡老八，井底之下，難道就只有這條死猪麼？」

胡老八道：「井裏除了這……這條死猪之外，巳別無他物。」

忽然間，一個笑嘻嘻的聲音，從後園左面一株大樹上傳了下來。

「原來糊總捕頭想吃死猪，一條還嫌不够飽，這裏還有一條小的，糊總捕頭接住了。」

糊滔循聲向那株大樹上望去，正欲張聲喝問，忽然大樹葉叢之中，疾射出一團黑影。

× × ×

那一團黑影的來勢，極是急猛。

糊滔怒喝一聲，那團黑影巳像一條飛豹般直衝向他的身前。

糊滔暗暗一懍，連忙施展輕功身法，挪閃向左。

糊滔對自己的輕功，一向都極爲自負，甚至曾公然宣稱自己是大名府中輕功最高明的高手。

他這一閃之勢，的確身輕似燕，姿勢相當敏捷而漂亮。

但那團黑影，竟像是會轉彎似的，居然繞過另一方向，兜轉過來。

糊滔這一急，實是非同小可。

顯然，廿四爺的宅院之內，巳出現了一個神秘而武功又極其厲害的高手。

糊滔雖然極力不欲與這團黑影作任何接觸，但情況巳令他無法選擇。

情急之下，惟有運勁揮出一掌。

叭！

一聲巨响，那團黑影的去勢，立刻被糊滔揮出的一掌所阻，並爆出一蓬鮮紅的血影。

那團黑影終於跌在地上，赫然眞的是一條數十斤重的死猪！

× × ×

死猪！

又是一條僵硬得直挺挺的死猪。

這一來，糊滔的臉和衣服，都沾了異味難聞，腥臭得要命的死猪猪血。

一時之間，連糊滔的臉色是青是黃，也看不清楚了，只見他一面啐着，一面怒喝道：「你們還站在這裏呆甚麼？」

衆人皆是一楞。

糊滔又大發脾氣，揮手頓足的大聲道：「還不去把那混蛋從樹上拖下來？」

「不必拖了，」那聲音又緩緩的從樹上傳來：「祁某人雖然很懶走動，但爬下樹來，還不必勞動到各位攙扶。」

那聲音聽來，仍然是笑嘻嘻的。

但在笑嘻嘻的笑聲中，似乎又滲透着一點奇異的肅殺味道。

樹上的人，終於飄下來了。

說他從樹上「飄」下來，實在一點也不過份。

看他的身形，輕如柳絮，整個人就像一片葉子，緩緩地飄落到地面之上。

這份輕功，着實世間罕見。

衆人定睛一看，樹上飄然落下的人，原來竟是一名叫化子。

這叫化子的年紀並不大，只有三十來歲。

他的身材，不高不矮，但顎下的鬍子，幾乎比虬髯大漢還要多。

他的手裏，有一根棒子。

他的腰間，懸着一隻奇大無比、幾乎比他的身軀還大的鐵葫蘆。

佟球的眼睛，倏地一亮。

叫化子手中的一根棒子，原來竟是通體碧綠，紋彩斑斕的一根玉棒。

這一根玉棒，　爲至尊棒，又被稱爲至尊打狗棒。

這根綠玉棒，大有來歷，是三百年前丐帮的一位帮主從西域帶回來的，後來更成爲了丐帮歷代帮主的唯一信物，代表着無上的權威。

佟球在江湖上混了這許多年，這一根玉棒的來歷，巳被他一眼瞧了出來。

他不禁臉上一陣青白，緩緩道：「尊駕莫非就是丐帮帮主？」

那叫化子冷冷一笑。

「老子姓祁名長山，人稱『瘋帮主』，又有人稱『瘋丐』，剛才更有人稱爲『混蛋』！」

糊滔忍着氣。

眼前這個看似半瘋半癲的叫化子，顯然是個很厲害的脚色。

但他初時還是沒有想到，這人居然就

是天下第一大帮，帮衆逾萬的丐帮帮主祁長山。

祁長山又冷冷道：「不過，混蛋這個稱號，本帮主覺得一點也不好聽，我巳決定要將這個胡說八道的傢伙，好好的教訓一頓。」

衆人聽到這裏，不禁皆是大吃一驚。

原來這人就是近數百年來，丐帮最年青，也最任性的新任帮主「瘋丐醉俠」祁長山。

提起了「瘋丐醉俠」，眞是一位稀奇古怪頂透的人物。

別看他平時在酒海裏，但辦起正事來，却一點也不含糊。

尤其是對帮中子弟，更是賞罰分明，律例森嚴，連前任巳故帮主「鐵面神乞」鄒環飛的鐵腕手段，亦未能與他相比。

能够勝任丐帮帮主的人，其本身的武功，當然絕對不弱。

在這一兩年之間，最少巳有好幾十位向他挑釁的魔道高手，死在祁長山的至尊打狗棒下。

這時，祁長山聲言要教訓糊滔，局勢立時變得再度緊張萬分。

糊滔是大名府內堂堂的總捕頭。

平時，只有他頤指氣使，威風凜凜，幾時受過別人這種說話？

他的武功不弱，絕非善男信女。

他明知丐帮帮主威震天下，但自己身爲大名府總捕頭，又豈能在一個叫化子的面前大失威風？

他立刻反臉相向，濃眉一剔，左手掏出量天尺，右手拿出軟刀，衝前怒道：「管你是甚麼狗屁帮主，放下腦袋再說！」

量天尺一伸，一式「笑指南天」，直攻祁長山。

祁長山嘿嘿一笑：「好威風的糊滔總捕頭，可惜你的功夫只配去吃猪糞！」

糊滔臉色一沉，量天尺的去勢更是急勁幾分。

但祁長山仍然好整以暇，一點也不着急。

他的身形看來左搖右擺，下盤十分不穩定，但忽然之間，祁長山却變成了「靜如山岳」！

他的雙腿紋風不動，像是落地生根似的。

他的左手却忽然伸出，將那根量天尺硬生生的拑住。

糊滔的外號，被人稱爲「刀尺無影」，那是因爲他出招詭異，速度奇快無比之故。

剛才他那一式「笑指南天」，去勢實在一點也不慢，竟快得使人連看也看不清楚。

但站在一旁的兩位武林高手——佟球和廿四爺，却巳看出糊滔無論出招如何詭異，也一定難以討好得去的。

也許糊滔還未聽過有關「瘋丐醉俠」祁長山過去的故事。

但佟球和廿四爺，都很清楚。

祁長山曾在江南，擊敗過號稱「江南第一高手」的時月武。

時月武的「騰雲三十六變」掌法，在江湖上稱雄二十餘年，想不到居然在十招之內，就被祁長山擊敗。

祁長山又在少林寺外，與少林四大高僧印證過一共八招內家掌力。

初時，誰都不敢看好祁長山。

他以一人之力，分別輪流與四大高僧對抗，形勢上顯然大大不利。

但結果，他不但沒有敗落，而且還佔了上風。

至於其他被祁長山擊敗的武林人物，更是不勝枚擧，其間還不乏第一流的頂尖高手。

糊滔的武功，確巳很够份量。

最少，他能够在大名府內勝任總捕頭一職，巳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但若要拿他來與時月武、或是少林四大高僧相比，却簡直是螢光比皓月，不堪一提。

「黃面黑心客」佟球，一向就驕橫成性。

但在這個時候，他豈敢輕擧妄動，丐帮帮主竟畢是個極難纏惹的人物。

可是糊滔却不知死活，居然硬闖了上去。

他以爲自己的量天尺威力無邊，而這個叫化子的年紀並不大，雖然是丐帮帮主，恐怕也是浪得虛名之士而巳。

但他這種想法，顯然是一種嚴重的錯誤。

他才發出了第一招，竟然就被祁長山拑制住他賴以成名的量天尺。

糊滔心頭一震。

但此際他巳勢成騎虎，想退縮也在所不能，唯有硬着頭皮，咬牙揮刀。

霍！

刀鋒薄而利，登時泛起一道亮森森的光芒。

這一刀，直向祁長山的頭上削去。

這是糊滔情急之下揮出的一刀，根本巳沒有甚麼名堂可言。

廿四爺一陣冷笑。

平時在大名府內威風十足的糊滔總捕頭，遇上了祁長山這等絕頂高手，只一招之間，便被對方弄得手忙脚亂，倒是有趣得很。

× × ×

糊滔這一刀的去勢，比剛才那一式「笑指南天」快了不少。

但無論他的刀怎樣快，比起祁長山的出手來說，總是覺得慢了一點。

棋差一着，縛手縛脚。

就是這一點點快慢之差，勝負的分野巳很明顯。

衆人還看不清楚怎麼一回事，便聽得一陣金鐵大震之聲，「鏗」的响了起來。

衆人定睛一看，只見糊滔那柄精鋼鑄造的軟刀，竟然巳斷了一截。

祁長山笑瞇瞇地，盯着糊滔的臉。

他的手中，握着了一根碧綠的打狗玉棒。

糊滔的臉色灰白得可怕。

祁長山却笑吟吟的說道：「想不到糊總捕頭不但武功不濟，連賴以成名的兵器亦不外如是，倒令人感到失望得很。」

糊滔渾身都在發抖。

他雖然知道對方並非易與之輩，但却沒料到自己的武功，竟然與對方相差如此之遠。

一時之間，他不禁爲之羞怒交集，恨不得地上有個大洞，好讓自己鑽了進去。

祁長山又淡淡一笑，道：「本帮主曾經說過，要把你們好好的教訓一頓，看來閣下的滿嘴黃牙，最好統統都給本帮主敲碎。」

糊滔此時受制於人，進也不是，退也不是。

他忽然寒着臉，冷冷笑道：「祁帮主，糊某身爲大名府總捕頭，這點官職雖不算大，也不算小。」

祁長山「嗯」一聲，道：「居然發起官威來了，倒有種得很。」

糊滔振聲道：「祁帮主若敢對糊某採取粗暴的行動，只怕丐帮勢力雖大，也難與官軍對抗。」

言下之意，分明是擺出官威，要用官場上的勢力來恐嚇祁長山。

這一番說話，若是別人聽見，恐怕立刻就會放手不迭。

但祁長山仍然面不改容。

他忽然哈哈一笑，道：「若論做官，本帮主的大舅父是八省巡按，三叔父是吏部尚書，五叔父是開封府尹，還有本帮主的二姨丈，更是名震邊關的鎮關六路軍馬大元帥，個個的官職，都比天還大，糊總捕頭，你跟本帮主要這一套，未免是小巫見大巫之至。」

糊滔整個人都涼了。

他就像忽然之間，被一桶冰水由頭淋下。

祁長山又是一陣朗笑：「只有本帮主最不爭氣，連芝蔴綠豆的官職也撈不上一個，却做了一個流浪　涯，穿破衣，終日醉酒的醉化子。」

糊滔的臉，又由白變成猪肝色般。

倏地，他覺得嘴間一陣劇痛。

他的牙齒，果然眞的被祁長山統統打碎！

× × ×

堂堂總捕頭，竟變成了沒牙沒齒的啞巴。

他現在還有甚麼話好說？

佟球却只是站在一旁。

他居然很忍得住氣，像是看戲般看着糊滔被打，一點也沒有相救之意。

× × ×

糊滔的臉上，看來是亂七八糟。

在這塊臉上，既有猪血，也有他自己的牙血和鼻血，總之一片通紅，連他自己本來面目究竟是怎樣的也看不清楚。

甘四爺暗暗好笑。

這位糊總捕頭，平時也够作威作福，想不到今天竟然會遇上了祁長山這個大煞星，眞是倒霉之極。

糊滔心裏的怒火，已達到了頂點。

他整個人幾乎快要爆炸起來。

但他不敢再輕擧妄動。

祁長山的武功如何，他總算已領教過，再耗下去，只怕會招來更悲慘的結局。

盛名之下無虛士。

這句話說得還是沒有錯的！

× × ×

祁長山的目光，忽然落在佟球的身上了。

佟球看來仍然十分鎭靜。

他經常保持着一種微笑。

只可惜他長得實在太難看，他微笑起來，一點也不使人覺得順眼。

相反地，他的笑容令人看來更加覺得討厭，更加醜陋。

祁長山沉默了片刻。

他忽然淡淡一笑，目注佟球。

「尊駕莫非就是糊總捕頭的老朋友，江湖上人稱『黃面黑心客』的佟球？」

佟球點點頭，道：「不錯。」

祁長山又笑了。

但他的笑容很快就被另一種臉色所代替。

那是一種陰森的、令人望而生畏的臉色。

他冷冷一喝，道：「原來眞是你這個老雜種，老王八！」

佟球的臉色，陡地一變。

他那副硬裝出來的微笑，已完全崩潰了。

若是換上了別人，佟球早已出手。

但這時，他雖然被祁長山罵了幾句很難聽的說話，他也只是呆立在地上。

佟球的確還不敢妄然動手。

丐帮帮主，畢竟是武林中人敬畏三分的。

無論是誰，只要他能當上丐帮帮主一職，這人就絕不簡單。

祁長山當然具有眞實本領。

若是一個本領平庸的人，又如何能够在人材濟濟的丐帮之中担任帮主的職位？

所以，佟球捺着性子，不敢亂來。

他不敢亂來，但祁長山却一點也不放鬆。

他突然兩眼直勾勾地瞪着佟球，破口大罵：「你不但是個老雜種，老王八，而且也是一個最無恥，最卑鄙的姦殺賊！」

× × ×

姦殺賊！

好駭人聽聞的字眼。

佟球再也難以保持沉默。

他立刻吭着沙啞的嗓子，厲聲說道：「祁長山，佟某已一忍再忍，但你實在欺人太甚。」

祁長山嘿嘿一笑：「欺人太甚？老雜種，別以爲你幹的事，可以瞞得過普天下的人間！」

佟球怒道：「你憑甚麼指佟某是姦殺賊？我姦殺了誰？」

祁長山冷冷一笑。

「你姦殺了魯秀蓉。」

「放屁！」

「佟老魔！」祁長山的語氣，變得異常冷峻：「這件事情，你也許騙得過別人，但如何能瞞得過本帮主？」

佟球全身都已氣得發抖。

祁長山又冷冷的接下去說道：「須知本帮最大的長處，就是帮衆衆多，耳目靈敏，消息準確，你想來一套移屍嫁禍，陷害甘四爺，暗中派人把魯秀蓉的裸屍，丟進這後園的荒井中，跟着逼使甘四爺搜府，使他陷下寃獄，繼而向他逼問一件武林中最隱秘的大事，難道你還能否認嗎？」

佟球的面色變得異常難看。

祁長山又是冷冷一笑，道：「如果本帮主沒有猜錯，你如今已是血魔盟中人了

，倒不知道你在盟中，是甚麼職位？」

佟球聞言，臉色更是一變再變。

顯然，祁長山剛才的一番說話，已把他的底細完全道破。

而甘四爺乍聞「血魔盟」三字，也是不由立刻面如紙白。

冷汗突然濕透了背脊。

血魔盟！

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組織？

× × ×

原來，血魔盟是一個極龐大的江湖組織。

血魔盟主，是一個武功極高，而且狡智百出，心機深沉的神秘人物。

數十年來，江湖中人，一直還沒有人知道血魔盟主的眞正身份。

在三十年前，武林中曾發生過一次慘烈的浩刦。

當時，血魔盟主率領了數百名黑道高手，與武林八大門派，及多個帮會的白道高手，決戰於華山之下。

那一戰，激烈無比。

也慘烈無比。

當時整個武林的精英高手，幾乎都在那一戰中，珠沉玉碎，同歸於盡。

而血魔盟也因此一戰，而導致全軍盡墨。

然而，那位身份神秘，用頭巾幪面的血魔盟主，却逃之夭夭，未曾被擒下。

經此一役，中原武林總算寧靜了一段時期。

然而，事隔三十年之後，血魔盟竟然又有死灰復燃的現象。

這的確是一件大事。

一件驚天動地，非同小可的大事。

三十年前的腥風血雨，可能又再來臨了。

那將會是江湖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

× × ×

後園之內，一片靜寂。

誰也沒有再開口說話。

夜已深。

天上忽然掠過一片浮雲。

在浮雲下，樹影叢中，不知是甚麼時候，又出現了一個人。

這人身穿藍袍，舉止斯文大方，滿臉充滿着書卷氣息。

他的相貌很清秀，但已不年輕。

那是一個中年文士。

甘四爺從未見過他。

但他却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他覺得這個中年文士，極可能就是江湖傳說中的那位「辣手詩人」蘇辣！

× × ×

辣手詩人！

想到蘇辣冷酷無情，兇殘絕頂的手段，甘四爺的心中，不由一陣發熱。

那是憤怒的火焰，正在燃燒着他的胸膛。

他是個老實人。

老實人最憎恨的、最討厭的，當然就是那些不老實的人。

蘇辣這人看來斯斯文文，很和藹可親，但其實却是一個吃人不吐骨的大惡魔。

這種人，當然不老實到了極點。

甘四爺突然開口，說出了一個字：「你……」

但他只說出一個字，祁長山已比他更早一步開口，冷冷的說道：「閣下可是姓蘇？」

中年文士點點頭。

但他一個字都沒有說出口。

祁長山又道：「莫非閣下就是『辣手詩人』蘇辣？」

中年文士仍然只是點點頭，嘴巴連動都不動一下。

祁長山突然哈哈一笑。

「沒想到大名鼎鼎的辣手詩人，原來竟然是個啞巴，只會點頭，不會說話。」

蘇辣當然並不是個啞巴。

他不但不是個啞巴，而且嗓子還很溫柔，很動聽。

只不過他一開口，語氣却是很冰冷的：「祁帮主，今天晚上，你未免太過意氣風發了。」

「意氣風發？」

「不錯，而且相當過份。」

祁長山淡然一笑，一雙眼睛却盯着天上的浮雲：「本帮主　明白你的意思。」

蘇辣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

「我的意思，是說你太多管閒事了，你已惹下了天大的麻煩。」

「麻煩？」

祁長山朗聲大笑，接道：「本帮主除了怕葫蘆裏沒有酒之外，甚麼麻煩的事情都一概不怕。」

蘇辣沒有說話。

祁長山又再道：「越是麻煩的事，本帮主越喜歡沾手，否則，活在人世上，未免是太枯燥無味了，總不成去學那些老和尚，獃在斗室之中便渡過數十年的悠長歲月罷？」

蘇辣皺了皺眉：「在下想向祁帮主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

祁長山沉默了半响，忽然捧起那個巨大的鐵葫蘆，咕嘟咕嘟的把酒猛喝。

蘇辣也不着急。

祁長山也不知一口氣便喝了多少斤酒，這人酒量之大，的確不可思議。

良久，祁長山才淡淡的對蘇辣說道：「你有甚麼事情，不妨直說。」

蘇辣微笑着，道：「在下想在這裏，帶走一個人。」

「哦！」祁長山重重一咳：「居然要出要俘擄的手段了？」

蘇辣的聲音，仍然很溫柔，很動聽：「只要祁帮主答允，一切的事情，大家都可以扯平，在下决不再找你的麻煩。」

祁長山的眼一翻，道：「本帮主早已說過，不怕麻煩，你要找麻煩，隨時都可以動手！」

他的說話斬釘截鐵，絕不是在開玩笑，也不像是喝醉酒在胡說八道。

他又喝了一口酒，然後再對蘇辣道：「蘇先生言下之意，莫非是想帶走這位甘四爺？」

蘇辣微微一笑。

他目中忽然露出了讚賞之色，緩緩說道：「祁帮主不愧是個聰明人。」

祁長山立刻搖頭。

「本帮主並不聰明，但却也沒有你這

殺笨！」

蘇辣一楞。

他忽然沉下了臉，冷冷的道：「祁幫主，在下巳經給足了閣下的面子，可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祁長山哼一聲：「本幫主既不吃敬酒，更不吃罰酒，這些古靈精怪的酒，由你娘去喝個飽！」

蘇辣的臉色陡地變得更是深沉可怖。

祁長山忽然一笑，道：「要本幫主答應這件事，也未嘗不可，但是却有一個條件。」

蘇辣道：「甚麼條件？」

祁長山嘻嘻一笑，道：「三年前本幫主曾到皇帝老子的紫禁城中，住過幾天，還偷喝過皇帝老子的酒。」

蘇辣一呆。

在這個時候，祁長山無緣無故的提起這些事，倒不知道在弄甚麼玄虛。

祁長山淡淡一笑，接道：「帝皇宮殿，果然氣魄雄偉，別人去不得，但本幫主若要去時，却比撒尿還方便。」

蘇辣忍耐着，繼續聽下去。

祁長山接道：「皇帝老子當然很懂得享福，後宮佳麗，何止三千，倘若每個妃子輪流與他溫存一晚，最少也得十年年之後，才有機會再與皇帝混在一起，他奶奶的，眞是艷福齊天。」

蘇辣嘆道：「莫非祁幫主也想享受一下人間艷福？」

「非也！」祁長山笑道：「本幫主好酒不好色，這是天下皆知之事，何況本幫主就算要找女人，也不必要勞煩到蘇兄去代爲找尋。」

蘇辣沉默了許久，道：「然則，祁幫主的條件是甚麼？」

祁長山淡淡道：「皇帝老子不但有妃嬪佳麗數千，而且還有不少太監服侍。」

蘇辣點頭，道：「不錯。」

祁長山吟哦着，笑道：「所以嘛，美女易得，太監反而難求。」

蘇辣的臉色陡地一變。

「祁幫主，你這些說話，究竟有何用心？」

祁長山哈哈一笑，道：「本幫主早就說你笨得很，果然沒有說錯。」

他輕輕一咳，接道：「你若要本幫主答應讓你把甘四爺帶走，除非蘇兄引刀成一快，做個太監，然後服侍本幫主三天，讓本幫主嚐一嚐做皇帝的滋味！」

此言一出，蘇辣的臉色，登時陣紅陣白。

祁長山兜來兜去，轉彎抹角的，原來居然要蘇辣「引刀成一快，做個太監，然後服侍他三天，讓祁長山嚐一嚐做皇帝的滋味！」

甘四爺忍不住捧腹大笑。

絕！

眞絕！

蘇辣這一個辣手詩人，今次可遇上一個比他自己更難纏的對頭了。

× × ×

談判已破裂。

先禮而後兵，現在已是動手一搏的時候。

蘇辣儘量忍住怒氣。

他的江湖經驗絕對不差。

他巳看出，祁長山剛才的說話，是存心把自己激怒的。

辣手詩人在江湖上的名氣，絕不是白白得回來的。

他了無聲息地，忽然右手疾揮。

金光一閃！

嘶！

一道半弧型的金光，在黑夜中亮起。

快如閃電的一擊。

面對着如此急速的襲擊，祁長山居然連閃都不閃一下。

蘇辣出手快，祁長山絕不慢。

至尊打狗棒一揚，將蘇辣這一招，硬生生的接下。

原來蘇辣的右手之中，握着一柄金光燦然，極其鋒利的七首。

一招過後，兩條人影乍合又分。

兩人的心中，同時一懍。

祁長山嘿嘿一笑：「閣下好快的招式，好深厚的內力。」

蘇辣的臉上，木無表情。

祁長山又是一陣笑聲，道：「咱們再走幾招！」

呼！

至尊打狗棒姿勢一改，打出了一招「追狗入巷」。

蘇辣一偏身，手一揮，金七首如金鯉翻浪，嘶嘶連聲的刺出三招。

他的七首好大的殺氣。

祁長山振腕，至尊打狗棒突然直指蘇辣的咽喉。

兩人都是採取以快打快的攻勢，瞬即混戰成了一團。

頃刻之間，三十招巳過。

誰也沒有佔着絲毫的上風。

× × ×

七首飛閃。

蘇辣的招式，不但奇快無比，而且千變萬化。

這千變萬化的招式，每一招都是千錘百鍊出來的成果。

蘇辣在這一柄短小的七首上，的確曾下過一番苦功。

但祁長山亦絕非庸手。

丐帮的打狗棒法，雖然驟眼看來平平無奇，既不如點蒼派的降魔棍快速，亦不如少林寺的瘋魔杖威猛，但運用起來，却是妙用無窮，威力更覺强大。

蘇辣的七首招式再展，刹那間連刺八次，每一招都刺向祁長山左右腰眼要害。

祁長山冷笑，至尊打狗棒左飛右舞，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一連八响，盡把蘇辣的招式接下。

「颯」的一聲，至尊打狗棒突然從蘇辣的右手下穿過。

這一棒，直指向蘇辣的胸膛。

但蘇辣應變奇快，連隨沉腕把打狗棒壓下。

打狗棒的棒勢頓時被壓死。

蘇辣身形急速閃動，瞬間又再連發五招。

戰況漸漸趨於更激烈的階段。

但直到目前爲止，仍然沒有任何一方佔有任何絲毫的上風。

忽然間，在劇鬥之中，响起了一個冷喝的聲音。

「兩位暫且住手！」

語聲不大，但却每個人都清晰可聞。

這一陣冷喝，果然生效。

祁長山和蘇辣的酣戰，倏地停止，各自分開。

後園之內，又出現了另一個人。

那是一個年約二十來歲，英姿颯爽的青袍書生。

甘四爺目光一亮。

「呂寒龍！」

誤中詭計　慘遭重傷敗

呂寒龍。

這個人就是芙蓉堡的新任副堡主呂寒龍。

甘四爺對於這個年輕人，似乎有着一種特別的好感。

他立刻展顏笑道：「原來是呂老弟光臨寒舍，歡迎之至。」

呂寒龍抱拳一笑。

「晚輩唐突，不請自來，還望甘大俠涵諒涵諒。」

甘四爺哈哈一笑：「這還像甚麼說話？呂副堡主蒞臨寒舍，實在是一件蓬蓽生輝的事，又何來甚麼唐突與冒昧？」

呂寒龍微微一笑：「甘大俠如此客氣，倒教晚輩更覺不好意思。」

祁長山皺眉道：「你要來便來，要去便去，何以偏偏這許多廢話？」

呂寒龍淡淡一笑。

他的目光，忽然一轉，落在辣手詩人蘇辣的臉上。

× × ×

蘇辣靜靜的站在那裏，神態冷靜而驕傲。

呂寒龍雙眉一剔。

他突然冷冷的說道：「蘇總管，久違了。」

蘇辣冷漠地說道：「芙蓉堡總管一職，蘇某早巳不幹。」

呂寒龍叱道：「放肆！」

蘇辣臉色沉下：「你想怎樣？」

呂寒龍寒聲道：「本副堡主奉了仙婆之命，要拘你回堡。」

蘇辣長長吸了一口氣：「拘我回堡？嘿嘿！」

呂寒龍道：「你將會面臨本堡生死刑堂三位堂主的審訊。」

蘇辣冷哼道：「蘇某何罪之有？」

呂寒龍冷冷一笑：「你的罪名，自有三位堂主作出公平的判決。」

蘇辣忽然縱聲狂笑。

「呂寒龍，你憑甚麼能在此口出大言，要將蘇某拘捕回堡？」

「不憑甚麼，」呂寒龍冷冷的道：「就只憑這一面芙蓉仙令！」

說話間，呂寒龍的手中，巳掏出了一面八角形狀、遍體碧綠的玉牌。

——芙蓉仙令！

× × ×

江湖中人，見到芙蓉仙令而不變色的人，還沒有幾個。

但蘇辣居然哂然一笑，道：「區區一面小小的玉牌，就想要蘇某就範？」

呂寒龍道：「難道你敢不從？」

蘇辣嘿嘿一笑。

「姓呂的，你未免太天眞了。」

呂寒龍神色倏地一變，叱道：「蘇辣，你好大的胆子！」

蘇辣傲然笑道：「蘇某自出娘胎，就已經是個胆比天高的人，這一點不必你來提醒。」

呂寒龍劍眉一揚。

殺機巳濃。

劍突出鞘。

鏗！

一把長約尺許，銀輝閃爍的短劍亮出來。

劍鋒竟比火炬更刺人眼目。

丐帮帮主祁長山是個識貨之人，不禁脫口讚道：「好一把銀電劍。」

甘四爺聞言，心中一動。

十餘年前，呂寒龍的父親呂無心，就是憑着這一把銀電劍，會過了不少江湖英雄，綠林豪傑，也挫敗了不知幾許黑道邪魔，神凶巨寇。

現在，這一把寶劍巳落在呂寒龍的手中，又將會是一番怎樣的景象？

驀地，金光銀輝，一齊閃動！

呂寒龍和蘇辣，巳經開始動手！

× × ×

蘇辣掌中的七首，巳化爲閃電，向呂寒龍的咽喉刺出。

憑着這一招，蘇辣巳殺過不知多少江湖好漢。

這是「鎖喉絕命殺」！

但呂寒龍隨手一揮。

只聽得「鏗」的一响，銀電劍不偏不倚，就迎着蘇辣七首的尖端上擊去。

蘇辣手腕一沉，改向呂寒龍的小腹下手。

只聽得又「鏗」的一响，火星四濺。

呂寒龍的銀電劍，絕不比蘇辣的金七首稍慢分毫。

蘇辣手中的金七首，招式異常陰險，處處緊逼着對方的要害部位。

他當然希望一出手就能够把呂寒龍置於死地。

但呂寒龍手中銀電劍的氣勢，却是大開大闔。

從表面看來，似乎空無防範，但當蘇辣欲出其不意，一招直取呂寒龍性命之際，却又被呂寒龍絕快的劍勢，反擊過去。

蘇辣巳被呂寒龍的神奇劍招所迷惑。

瞬息之間，巳過了四十招。

蘇辣覺得，這位新任芙蓉堡副堡主的呂寒龍，武功絕不在其父呂無心之下。

漸漸地，蘇辣巳無心戀戰。

他發覺到自己雖然還不致於敗陣，但想取勝，却是一件萬難之事。

尤其令得蘇辣有所顧慮的，就是身後還站着一個身負絕世奇功的丐帮帮主祁長山！

× × ×

蘇辣目前的處境，可謂强敵環伺，相當不妙。

目前甘宅的形勢巳起了急劇的變化。

呂寒龍的出現，使他原來的計劃受到極大的阻礙。

他若還再糾纏下去，後果將會不妙之

極。

所以，他已有了一個最後的決定：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他突然賣弄一個破綻，把呂寒龍的劍鋒引開。

呂寒龍一時不察，居然給他瞞過。

蘇辣趁勢躍退數丈，身如怪鳥，直向後面縱身而去。

他既存逃走之念，自然傾盡全力，這一躍之勢，眞是快速無比。

呂寒龍追尋蘇辣已有多時，如何肯就此讓他脫身，當下也施展絕頂輕功，窮追出去。

祁長山嘿嘿一笑。

「想不到這位凶名遠播的辣手詩人，居然也有挾着尾巴荒落逃走的時候。

忽然之間，一聲大喝，又自園中响起來。

大喝之人，並非別人，正是那個魯姓虬髯大漢！

× × ×

這時，只見虬髯大漢怒容滿面，鬚髮俱張，一雙眼睛睜得彷如銅鈴。

他本來就是一個不怕死的人，而且又是一個魯莽之極的粗漢子。

他突然衝殺上來，直揪着佟球。

他厲聲大喝，罵道：「原來是你這衣冠禽獸害死了俺的妹子，俺與你拚了！」

他說拚就拚。

也不知道他從哪裏弄來一柄滿是銹跡的銼子，狠狠地向佟球的身上刺去。

這虬髯大漢氣力兇猛。

這一下若是被他刺個正着，即使不立刻斃命，也必會重傷。

只可惜他沒有練過武功，空有一身蠻力，又如何能傷害得了像佟球這等魔道高手？

佟球很輕易地，便閃過了他這一撲之擊。

接着，他反手便向虬髯大漢的頸上，重重劈出一掌。

就在這一刹那間，最少已有兩人衝前，想救這一個魯姓的虬髯大漢。

這兩個人，就是祁長山和甘四爺。

可是，他們兩人都慢了一步。

佟球是個殺人不眨眼的老魔頭，他劈出這一掌，是絕對足以致命的。

拍！

骨裂之聲，淸晰可聞。

虬髯大漢一聲怒吼，猶在最後反擊。

但他的脚步已鬆浮，根本連站也站不穩。

只見他的眼珠，從眼眶裏突了出來，直望着祁長山和甘四爺。

他的嘴角，突然滲出大量的鮮血！

× × ×

好沉重的一掌！

虬髯大漢斷斷續續地，道：「俺……妹子……死得好慘，兩位請給我……報……仇……」

說完最後一個字，再也不能支持，砰然一聲，倒在地上。

祁長山冷冷一笑。

他目中怒芒閃爍，直瞪着佟球。

「佟老賊，你幹得太過份了。」

佟球的臉上，一陣抽搐。

甘四爺已盛怒難禁，一掌直向佟球的頭上劈去。

佟球大聲叫道：「你們還不帮手，呆看甚麼？」

他的聲音雖然沙啞，但却威風十足。

然而，捕快們却沒有一個肯動手。

衙差們更是動也不動，個個的臉上，都出現了一股不屑的神色。

顯然，佟球的所爲，實在是太令人齒冷。

捕快衙差不肯動手，褟滔更是不敢出手相助。

現在，他已變成了一隻驚弓之鳥。

他瞧見了祁長山的影子，心中就爲之發毛，不寒而慄。

× × ×

佟球的武功，絕不比甘四爺爲低。

但這時，佟球的心中，却充滿着一種犯罪的恐懼。

因爲他剛才殺了一個無辜的人。

他殺了一個完全不諳武功，完全無辜的虬髯大漢。

而在此之前，他又曾姦殺了虬髯大漢的胞妹魯秀蓉。

那是一個淸白，無辜的少女。

佟球的所作所爲，自然是太過份殘忍，不值得任何人原諒。

這已是他罪惡貫盈的時候。

× × ×

甘四爺的一掌，含怒而發。

這一掌的去勢，雖然不快，但威力却大得驚人，就彷如春雷乍响般，轟聲向佟球的臉上擊去。

佟球心中虛怯。

但他沒有閃身退避，因爲甘四爺這一掌來勢洶洶，已使他連退避的餘地也完全被甘四爺所封死。

佟球唯有勉强出手。

砰！

兩人硬拚一掌。

兩掌相交之下，甘四爺連退三步，才算勉强站穩了脚步。

但佟球却像是斷綫風箏，直飄蕩開三四丈之外。

佟球的臉色，本來是蠟黃色的。

但這時，他的臉上却添增了一層淺淺的紫金之色。

他的鼻孔、嘴角，流出了大量的鮮血，就像剛才虬髯大漢的情景一模一樣。

這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現眼報。

甘四爺又再凝運內家眞力，再次發掌向佟球胸前劈去。

這一次，他雙掌齊出。

這一次的出擊，大有天崩地裂、風雲變色之勢。

佟球的臉上，露出了驚悸的神色。

他想運勁再接甘四爺這一掌，却竟已有心無力。

叭！

一聲悶响，佟球中掌，這一掌居然就把佟球活活打死。

祁長山突然朗聲一笑，道：「甘四爺這一記雙飛掌，倒算是佟老賊的催命符了，哈哈……。」

甘四爺恨聲說道：「這老不死作惡多端，正是應有此報！」

說到這裏，甘四爺突然臉色煞白。

咯！

一灘鮮血，自他喉中湧出。

祁長山神色不變，淡淡笑道：「這一口血吐得好。」

衆人聞言，俱是一愕。

祁長山緩緩的接下去，道：「甘四爺能吐了胸中這一口積血，總比悶在心頭好得多。」

甘四爺長長的吁了口氣。

祁長山說道：「其實佟老賊的內力，與甘四爺相差無幾，但他心中有鬼，應戰之際，略一分神，而甘四爺又是傾全力向他進攻，在此長彼消的情況之下，佟老賊自然大大的吃虧了。」

甘四爺道：「祁帮主此言甚是有理，老夫也感到有點奇怪，何以佟球竟然如此不濟，原來是天數註定，合該要他今夜身亡。」

祁長山眉頭一皺，忽道：「剛才呂副堡主追趕那位辣手詩人，不知道情況怎麼樣？」

甘四爺也是有點担心。

雖然他知道呂寒龍劍法厲害，但蘇辣狡猾無比，如果偶一不愼，不難會被他所乘，中了他的暗算。

忽然，東北角不遠之處，傳來了一陣金鐵交鳴的聲音！

× × ×

激戰又再爆發。

近年來，大名府本來就已不是個很太平的地方，今天晚上，更是亂七八糟，不愉快的事情接二連三掀起。

祁長山輕輕一嘆，道：「那位呂副堡主，可能有了麻煩。」

甘四爺臉色一沉。

祁長山又道：「甘大俠，你暫時留在這裏，待我過去瞧瞧。」

言罷，身如飛燕，直向東北方疾馳。

祁長山不但武功高，輕功之佳，更是罕有人能及得上。

片刻之間，他已循聲來到了一爿廣塲之上。

× × ×

這是一爿十分寬敞的廣塲。

廣塲的正北方，是一座觀音古廟。

就在那古廟的門前，有兩個人正在激戰着。

祁長山毫不考慮，便衝上前。

但忽然之間，那兩人却停止了激戰。

他們剛才還是拚搏得很激烈，但當祁長山來到的時候，却同時停手。

他們居然向祁長山襲擊。

祁長山暗呼不妙。

這兩個人之中，並沒有呂寒龍在內。

祁長山雖然年紀並不太大，但他畢竟已在江湖中經過多年的磨練。刹那之間，他已明白這是怎麼的一回事。

這兩個人，根本就是同一夥的。

他們之間的「激戰」，其實只不過是在演戲。

祁長山猛然一喝，道：「你們是甚麼人？」

左邊一人冷冷道：「祁帮主，你中計了。」

祁長山聞言，心頭一懍。

這顯然是調虎離山之計。

敵人想奪取的目標，是甘四爺。

× × ×

一想起甘四爺的處境，祁長山的手開始有點又濕又冷的感覺。

他不再猶疑，掉頭便走。

甘四爺的心中，一定藏着一件十分隱密的事。

所以，敵人千方百計，都祇求要把他俘擄，從而逼供。

無論如何，甘四爺這人决不能被對方俘擄。

祁長山急急趕回甘府。

那兩人並沒有繼續糾纏着祁長山，只是哈哈地縱聲大笑。

祁長山心中大是憤怒。

若不是他心中記掛着甘四爺的安危，他一定會把這兩個可惡的傢伙，重重的敎訓一頓。

祁長山去得快。

他回來的速度更快。

他終於又回到那座後園了。

但甘四爺不見了。

褟滔、捕快和衙差，也都不見了。

但在荒井之旁，却俯臥着一個靑袍書生。

他已經受了重傷，面如黃紙，氣若游絲。

當祁長山看淸楚這人的容貌時，不禁連自己的臉色都變黃了。

這個人赫然竟是芙蓉堡的副堡主呂寒龍！

× × ×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呂寒龍才醒來。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已並非在那口荒井之旁，而是在一張軟綿綿的床上。

他嗅到一種很特殊的香味。

香味並不濃。

它就像是淡淡的葡萄酒香，又像是少女的身體上散發出來的幽香，淸雅而又醉人。

呂寒龍又看見床頭一張台几之上，有一個花瓶。

花瓶裏插着一束顏色燦爛、色彩迷人的鮮花。

這一瓶花，的確很美麗！

但接着，他又看見了一個比花更美麗的女孩子。

那是一個亭亭玉立，笑靨如花的紅衣少女。

× × ×

呂寒龍最初睜開眼睛的時候，還以爲自己處身在陰曹地府。

但當他看淸楚四週環境的時候，不禁爲之一陣驚呆。

紅衣少女銀鈴般動聽的聲音突然响起，柔和的說道：「呂公子你終於醒了。」

呂寒龍面上一紅。

他不怕殺人，也不怕被殺，死活之間，他從來都沒有放在心上。

假如他現在已在陰曹的話，他也許還不會像現在般，爲之手足無措。

「請……請問這位姑娘，這裏是甚麼地方？」

紅衣少女「噗哧」一聲的笑了出來，

道：「看你的年紀，也不能算是小孩子了，怎麼說話還是如此稚氣？」

呂寒龍的俊臉更是漲紅。

他本來就是個老實人，他的性格，與南月軒的老闆甘四爺最少有八分相似。

紅衣少女嫣然一笑，道：「這裏是什麼地方，你暫時不必過問。」

呂寒龍碰了一個軟釘子，訕訕一笑。

紅衣少女又接着說道：「你的傷勢，十分嚴重，還是好好安歇一下，待傷勢復原之後，我自然會慢慢的告訴你。」

呂寒龍忽然嘆了口氣，道：「姑娘若不肯說，在下唯有告辭。」

說着，掀開被子，便欲離去。

那知他的身子才一轉動，胸腹間以及頭頂之上，均覺一陣劇痛。

他險些倒在地上。

紅衣少女連忙出手相扶。

她把呂寒龍扶回床上，並微帶惱意的說道：「你受傷不輕，千萬不能亂動，否則可白費了我爹一番調治醫理的心血。」

呂寒龍一陣悶納。

但他現在也已知道自己的確受傷甚重，別說要離開這裏，便連下床走動的氣力也大成問題。

至此，他只好長長嘆了口氣，乖乖的躺在床上，動也不動。

過了半晌，呂寒龍忽然道：「在下請問姑娘貴姓芳名？」

紅衣少女微微一笑，道：「你問這個幹嗎？」

呂寒龍一怔，暗自忖道：「好古怪的人，連問她的姓名都會碰釘子？」

當下唯有道：「沒甚麼，姑娘既然不喜歡說出來，在下不再過問就是。」

紅衣少女淺淺一笑：「我可沒有說過不喜歡告訴你啊，我姓宋，名凝芳。」

「宋凝芳？」呂寒龍默唸一遍，道：「這名字可很動聽，在下姓呂，名……」

還沒有說完，宋凝芳便已笑道：「你姓呂，名寒龍，是芙蓉堡的副堡主，對不對？」

呂寒龍倏地一呆，過了半晌才緩緩說道：「姑娘何以竟然如此淸楚？」

宋凝芳笑笑道：「這是祁帮主告訴我爹的。」

「祁帮主？」

「嗯！」

呂寒龍道：「可就是丐帮那位號稱瘋丐醉俠的祁長山帮主？」

宋凝芳道：「不是他還有誰？若不是他三天前將你送到這裏，只怕你早就一命嗚呼了。」

呂寒龍大吃一驚。

「甚麼？三天之前？」

宋凝芳淡淡一笑，道：「你自己當然不會知道，你已昏迷了足足三日三夜。」

呂寒龍機伶伶的打個寒噤。

宋凝芳又道：「若不是我爹用百年蓮葉汁早晚餵你一次，你此刻豈還有性命在這裏跟我說話。」

「原來如此，」呂寒龍嘆着氣，道：「在下這條性命，是令尊檢回來，請問姑娘，令尊的姓名是……」

說到這裏，忽然一聲朗笑，自門外傳來，並聽得一把宏亮的聲音說道：「老夫姓宋，名無雙。」

呂寒龍心頭一震。

那宏亮的聲音又說下去，道：「老夫是祁長山的死對頭，却也是祁長山的老朋友！」

原來宋凝芳的老父，竟是江湖上兩大神醫之一的「醉郎中」宋無雙！

× × ×

宋無雙是祁長山的莫逆之交。

所謂「死對頭」，是指他們兩人在拚酒的時候，的確是一對寃家。

他們兩人縱然喝到天翻地覆，結果往往還是不容易分得出勝負的。

宋無雙出現了。

他自稱「老夫」。

但他的年紀，其實一點也不老。

他只有四十來歲，正值壯年的時候。

這人剛走進了房子，房中幽淡的淸香，立時就被他的一身酒臭所冲散。

他笑嘻嘻的表情，看來就和瘋丐醉俠祁長山的模樣差不多。

這兩人的確是「天作之合」。

宋無雙滿臉笑容，忽然又停止下來。

他深深的吸了口氣，道：「昔年令尊呂無心，也曾中過這種掌力，結果被黃山那牛鼻子救活了。」

呂寒龍目光一亮。

宋無雙語音一頓，又道：「想不到二十年後，你也步了你父親的後塵，而且中掌的部位，一模一樣，眞是巧合之至。」

呂寒龍道：「在下今次能够死裏逃生，全仗宋神醫的歧黃妙技，悉心治理，在下自當永記，大恩大德，沒齒不忘。」

宋無雙怪眼一翻，頻頻搖頭：「眞是窮酸得要命，和令尊一模一樣。」

呂寒龍一陣苦笑。

宋無雙哼一聲，道：「老實說，若不是那個瘋丐子親自送你上來，你早就已經魂遊地府。」

宋無雙這些說話，並不無道理。

他又接着說道：「你要言謝，應該去找祁長山！」

「祁帮主在甚麼地方？」

「嘿嘿，」宋無雙冷冷一笑：「這瘋丐子怕了老夫，不敢和我拚酒，早就溜之大吉。」

呂寒龍一楞。

宋無雙又道：「你的傷勢不輕，多點休息，否則有甚麼三長兩短，你死了不打緊，可別連累老夫這神醫的招牌也給砸掉了。」

說完，離房而去。

呂寒龍又是一楞。

宋凝芳嫣然一笑，道：「我爹樣樣都好，就是老毛病總是改不掉，說起話來，總是土裏土氣，語無倫次的。」

呂寒龍訕訕一笑，道：「那倒並不見得，只不過令尊快人快語而已。」

宋凝芳冷哼一聲。

「想不到連你也是怪人一個，既然如此，你就聽我爹的說話，多點休息罷，我不再奉陪了！」

呂寒龍暗忖：「怪人！我有甚麼地方怪異？」

思忖間，宋凝芳早已挪動嬌軀，像一陣輕風般消失了踪影。

× × ×

黃昏。

晚霞燦爛，夕陽已在西山。

在一條兩旁都長滿了蘆葦的小路上，有一對年輕男女在散步。

這兩人就是呂寒龍和宋凝芳。

宋凝芳今天看來很愉快，笑起來的時候，臉上總是露出了淺淺的兩個小梨渦。

這裏的環境，異常淸靜，呂寒龍甚至可以聽見數十丈外的草蜢，在蘆葦之上跳躍的聲音。

宋凝芳忽然問他：「你的傷勢，已差不多完全復原，你打算將來怎樣做法？」

呂寒龍毫不攷慮，立刻就用一種極其堅毅語氣道：「殺蘇辣，瓦解血魔盟！」

宋凝芳輕輕一嘆：「蘇辣的武功很高，你有把握將他殺掉？」

呂寒龍冷冷一笑，道：「蘇辣的武功，我已經領敎過一次。」

宋凝芳凝神靜聽。

呂寒龍深深吸口氣，緩緩道：「雖然很難勝過他，但他想把我除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宋凝芳柳眉緊緊一聚，道：「如此說來，你們的武功，算是大家彼此半斤八兩了？」

「也許是的，」呂寒龍嘆息一聲，接着又道：「不過，在下無論如何，都一定要把這個心狠手辣的狂徒殺掉，爲先父報仇。」

宋凝芳的眸子一陣閃動：「令尊之死，當眞是蘇辣所下的毒手？」

呂寒龍冷冷一笑，道：「先父是被蘇辣用內家重掌，從背後偷襲而死的。」

宋凝芳道：「背後偷襲，這人當眞卑鄙無恥得很。」

呂寒龍道：「還有，先父懷中貼肉收藏一本『九九玄經內功心法秘笈』，也隨之不翼而飛，這都是蘇辣所幹的好事。」

宋凝芳皺眉道：「照你前幾天告訴我的事情看來，蘇辣顯然已成爲了血魔盟的一份子，你要殺他，恐怕更不容易。」

呂寒龍沉聲說道：「血魔盟目下的勢力如何，江湖上各大門派，都並不十分淸楚。」

宋凝芳「嗯」一聲，道：「如此說來，形勢豈非更加不利？」

呂寒龍緩緩地點頭，道：「他們只是略爲知道血魔盟這一個江湖黑道組織，又再重現於江湖而已。」

宋凝芳道：「照呂公子的看法，血魔盟現在的勢力，已達到了何等程度？」

呂寒龍的回答，十分簡單：「他們的勢力，已達到了極其驚人的程度。」

宋凝芳微感詫異：「何以見得？」

呂寒龍忽然伸手拗折下一根蘆葦，輕聲嘆道：「要在下解釋，倒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法，在下只是憑直覺上，感覺到血魔盟就像是一股充滿血腥氣味的大風暴，正挾着雷霆萬鈞之勢，逐漸在中原武林裏大加肆虐。」

宋凝芳道：「有人能阻止這一股風暴嗎？」

呂寒龍長長的嘆了口氣，良久才道：「很難說，莽莽江湖，有本領的奇人異士固然不少，但這些人却各自分散，彼此間欠缺一種聯繫，縱然他們有心抗敵降魔，也勢難發揮重大的作用。」

宋凝芳道：「然則中原武林八大門派的高手又怎樣？」

呂寒龍道：「八大門派自從三十年前，在華山經過一場浩刼之後，可說是受創極爲深重，損折了不少精英高手。」

宋凝芳臉上憂形於色。

呂寒龍道：「例如少林三尊者，武當八絕劍，峨嵋六絕等，這些人都是江湖上頂尖高手，武功極高，但當年華山浩刼一役，這些武功極高的一代宗師，幾乎陷於玉石俱焚，與血魔盟同歸於盡的狀態。」

宋凝芳道：「這些事，我爹也曾經常提起過，當年的慘烈戰事，實在是太可怕了。」

呂寒龍道：「如今雖然已事隔三十年，但八大門派在重創之下，至今仍然未能恢復元氣，實力大大打了一個折扣。」

宋凝芳道：「八大門派雖然元氣大損，但血魔盟難道就能在這段時間之內，回復昔日的盛勢？」

呂寒龍道：「八大門派走的是正路，而血魔盟走的却是邪路，常言有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血魔盟既存心稱雄武林，當然會用盡各種卑鄙的手段，來達成盟主的心願。」

宋凝芳冷冷道：「這種心願，也未免太野心，太毒辣了。」

呂寒龍沉默着。

宋凝芳又道：「血魔盟一旦重現江湖，勢必又發生一場駭人的浩刼。」

「事實的確如此，」呂寒龍微微一嘆，道：「不過，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要除掉蘇辣。」

宋凝芳道：「蘇辣此人，已謀害過不少正義之輩，這人當然該殺。」

呂寒龍道：「其次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決王隱風大俠遺孤的事。」

宋凝芳道：「南月軒的老闆甘四爺被擄，當時的情況究竟怎樣？」

呂寒龍道：「當時在下與蘇辣劇戰，蘇辣忽然棄戰而逃，在下自然窮追不捨，追了好一程，忽然攔途殺出一個使用雙銅鎚的黑衣大漢，將在下攔截苦戰。」

宋凝芳道：「這人的武功，比諸蘇辣又如何？」

呂寒龍道：「他的鎚法相當凌厲，但與蘇辣的武功相比，仍然有一段距離。」

宋凝芳道：「既然如此，這一名黑衣大漢當然不是你的敵手了？」

呂寒龍點點頭，道：「不錯，在下與他交手只十個回合，他便負創而逃，然而，蘇辣却已逃之夭夭，不見踪影。」

宋凝芳道：「後來又怎樣？」

呂寒龍道：「蘇辣既已逃去無踪，在下唯有返回甘府，回到那個後園之中。」

宋凝芳道：「甘四爺着實霉運得很，好好一個地方，竟給血魔盟的人弄得腥風血雨，一塌糊塗。」

呂寒龍嘆道：「當在下回到那裏的時候，恰巧看見兩個灰袍老者，出手將甘四爺制住。」

宋凝芳道：「甘四爺的武功不弱，居然給他們制住？」

呂寒龍道：「不錯。」

宋凝芳道：「如此說來，這兩個灰袍老者的武功一定很不錯。」

呂寒龍點點頭，道：「這兩人的武功，眞是令人難以置信，以甘四爺的身手，居然僅在一個照面之間，便被其中一個灰袍老者點住了穴道，僵立在場，全身動彈不得。」

宋凝芳道：「後來又如何？」

呂寒龍語聲沉重，緩緩的說道：「在下縱身上前相救，與其中一名灰袍老者交手，但結果……」

宋凝芳輕輕一嘆接道：「呂公子並不是那灰袍老者的敵手？」

呂寒龍神色赧然。

過了半晌，他才點頭說道：「不錯，在下的確不是他們的對手，在第九招之際，那灰袍老者擊中了在下，那一掌力逾千鈞，在下無法承受，終告敗倒。」

宋凝芳道：「看來，血魔盟對於甘四爺是志在必得的了。」

呂寒龍搖搖頭，道：「血魔盟志在必得的並不是甘四爺，而是王隱風大俠的遺孤。」

「王麟？」

「不錯，正是王麟。」

宋凝芳道：「王麟今年幾歲了？」

呂寒龍道：「他今年應該是十五歲左右。」

宋凝芳眉心一聚：「這倒是一件費煞思量的事，以血魔盟這一個龐大的江湖組織，何以會爲了找尋一個十五歲的稚童，而弄得如此緊張？」

呂寒龍道：「其間恐怕大有文章。」

宋凝芳思索片刻，忽道：「在王麟的身上，一定存着某一種秘密。」

呂寒龍也同意她的見解，接口道：「這種秘密，只怕十分驚人，否則血魔盟也不必如此緊張，弄得風聲鶴唳了。」

正當兩人談得投契的時候，他們忽然看見了一個人。

這人混身都是血。

他的頭上，光禿禿的，連一根頭髮也沒有。

他的身材，胖大無比。

呂寒龍的心頭，猛然一震，他已認出了這人，就是當日到南月軒找尋甘四爺的那個胖大和尚。

只見那胖大和尚氣喘喘的走過來，就像一條受了創傷的大象。

宋凝芳的臉色也變了。

她突然皺眉道：「他就是五台山的清平大師。」

呂寒龍的心中更是一震：「他就是清平大師？妳認識他？」

宋凝芳道：「小妹在五歲那年，便認識了這位佛門奇俠。」

宋凝芳說清平大師是佛門奇俠，一點也沒有說錯。

呂寒龍雖然以前從未見過清平大師，但他在江湖上所幹過的俠義事跡，呂寒龍已聽過不少。

宋凝芳又道：「他也是我爹的老朋友哩。」

× × ×

清平大師雖然受傷不輕，但他行走的速度仍然奇快無比。

他一看見了宋凝芳，便喘着氣道：「妳的父親在哪裏？」

宋凝芳道：「他在家中，大師……」

不待宋凝芳說下去，清平大師已急急的道：「事情十分不妙。」

宋凝芳柳眉鎖緊：「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清平大師道：「血魔盟確已重整旗鼓，貧僧剛遇上了血魔盟的魔刀堂主……」

呂寒龍一怔：「魔刀堂主？」

清平大師一楞，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呂寒龍一番，才道：「這位施主是誰？」

宋凝芳於是把呂寒龍的姓名，來歷一一說出。

清平大師道：「原來是呂副堡主，阿彌陀佛。」

宋凝芳問道：「大師，魔刀堂主現時何在？」

清平大師嘆了口氣，道：「貧僧技不如人，眼看難逃此刦，但在最危急的時候，丐幫的四大長老與祁帮主及時趕到，把那魔刀堂主打走，但祁帮主却也身中三刀，傷勢不輕。」

呂寒龍臉色突變，脫口道：「甚麼？祁帮主也受了刀傷？」

清平大師嘆道：「是以貧僧急急趕來，就是要找宋神醫前往救治祁帮主。」

宋凝芳急道：「祁帮主現在在甚麼地方？」

清平大師道：「大名府盛興客棧。」

宋凝芳道：「祁帮主身受重傷，固然可慮，但大師的傷勢，也並不輕，如此急趕一程，對你的身體大是有害。」

清平大師道：「貧僧傷處，無傷大雅，絕不足以致命，但祁帮主的傷勢，却極危殆。」

宋凝芳心頭一凜，道：「大師與祁帮主都受了傷，小妹立刻去喚醒那醉酒的爹爹了。」

× × ×

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

「醉郎中」宋無雙果然已喝醉了酒，躺在一張竹床之上。

看來，他已醉得不省人事。

然而，當他聽見清平大師和「瘋丐醉俠」祁長山都受了傷的時候，就像忽然間有一桶冰冷的水，迎頭澆了下來一樣。

他的酒意好像消失殆盡。

他的醉眼在刹那之間忽然清醒得令人難於置信。

但他畢竟喝了太多的酒，雖然酒意已清醒了不少，但他勉强從竹床上站起來的時候，仍然是搖搖欲墜，站得十分不穩。

宋凝芳望着醉昏昏的老父，不禁焦急萬分，却又無可奈何。

驀地，宋無雙一聲大喝。

誰也不知道他在胡亂吆喝些甚麼，就只好當他還在醉鄉之中。

他大喝一聲之後，就左搖右擺地，走進了屋後的一個花園子裏。

宋凝芳莫名其妙。

她實在不明白，這醉昏昏的老父在弄甚麼玄虛。

忽然之間，宋凝芳聽到了一陣潑水之聲。

水聲嘩啦嘩啦的在作響。

過了片刻，宋無雙又回來了。

但他回來的時候，整個人都已渾身濕透，就像是剛跌進海裏鑽回上岸時的情景一樣。

他從頭髮到腳跟，居然沒有一寸地方是乾着的。

宋凝芳恍然大悟。

也許只有這個辦法，才能把宋無雙的酒意驅除，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清醒。

豪華客館　變成屠殺場

大名府內最講究、修飾最豪華的客棧，就是盛興客棧。

光顧這一間客棧的，通常都是行商旅客。

他們喜歡在這裏落店，因爲這裏不但地方雅潔，而且招呼殷勤，眞的令人有「賓至如歸」之感。

但在這一天的黃昏裏，地方雅潔的盛興客棧，却完完全全的變成另一個地方。

這裏已不像客棧，而是像一個屠場。

屠場這種地方，當然是血淋淋的。

興盛客棧已被血跡掩蓋了它的本來面目。

一向招呼殷勤、工作勤快的幾個店小二，現在已經身首異處，人頭落地。

這幾個店小二，都是無辜的犧牲者。

殺他們的人，是一個面目黝黑，鷹鼻高顴的黑袍老者。

這一個黑袍老者的手中，握着一柄混身黑漆如墨的長劍。

這一柄黑色的劍，看來並不怎麼樣鋒利。

但在劍尖之上，却一滴一滴地，滴着鮮紅色刺眼之極的鮮血。

這個黑袍老者，已殺了四個店小二。

× × ×

興盛客棧的掌櫃，是一個六十八歲的老蒼頭，人人都稱呼他安伯。

他雖然活到六十八歲，但人殺人的場面，他還是第一次親眼看見。

他現在的臉色，灰白得可怕。

他全身都發抖，一雙恐懼的眼睛望着那個手持黑劍的黑袍老者。

他實在不明白，這個黑袍老者爲甚麼這般兇，剛闖進來，一言不發地就連殺四人。

黑袍老者行兇之後，臉上露出了一個殘酷的笑容。

他緩緩地向安伯走了過去。

安伯的身子發抖得更是厲害。

黑袍老者嘿嘿一笑，道：「掌櫃的，老夫這把劍好不好？」

安伯牙關打顫，的的得得的在作響，那裏還答得話上來？

黑袍老者面色一寒，一伸手，劍尖就指在安伯的鼻尖之上。

「老頭兒，老夫若在這個地方刺上一劍，你想這滋味將會如何？」

安伯冷汗如雨，仍然答不上話。

黑袍老者的手很穩定，劍尖一直都沒有離開安伯的鼻尖，但他沒有把安伯鼻尖上的皮膚刺破。

「掌櫃的，老夫想找幾個丐子，你可知道他們住在那一間房子？」

安伯這一次不敢不說話了，他連忙不停地點頭，道：「知……知道。」

黑袍老者冷冷一笑：「既然知道，就快點給我說出來。」

安伯忙道：「他們就在……敝店最尾端的天字第十三號房……」

黑袍老者喃喃的道：「天字第十三號房？」

他一面喃喃自語，一面又將那柄墨黑的長劍，指在安伯的頸子上。

「你有沒有說謊？」

「老漢豈敢，豈敢……大爺若要找那幾個叫化子，老漢可以代爲引路……」

黑袍老者搖搖頭：「不必了，老夫相信你不敢欺騙我，但有一件事，我想告訴你。」

安伯頻頻用手擦汗。

「大……大爺儘管吩咐下來。」

黑袍老者那種殘酷的笑容又再升起。

「老夫不想你還再活在世上。」

安伯大驚。

黑袍老者桀桀一笑：「你已活到這一把年紀，何必再在陽世上枉吃米飯？」

說完，漆黑的長劍，就待向前一送。

但在同一時候，一陣破空之聲，從門外疾傳而至。

噹！

黑袍老者的長劍，竟然被一件金光閃閃的東西震開！

劍身走勢一錯，直插在一條粗大木樑之上。

黑袍老者面色倏變。

那一件金光閃閃的東西，原來竟是一枚髮釵。

× × ×

及時的飛釵，挽救了安伯的性命。

在盛興客棧門外，出現了四個人。

他們就是宋無雙父女，呂寒龍和清平大師。

黑袍老者冷酷的一笑。

他那雙陰森的目光，直盯着宋凝芳的蛋臉。

他忽然從地上將那枚金釵檢起，冷冷的道：「這件東西，想必是這位小姑娘的頭上飾物，如此隨便丟棄，不嫌太可惜了一點？」

宋凝芳沒有回答。

她的臉上，露出了一個十分鄙夷的神色，而且不斷的嗤嗤冷笑。

黑袍老者臉色一寒，叱道：「這柄金釵，老夫現在交還給妳！」

大袖一揮，金釵彷如一支利箭，直向宋凝芳的心窩射去。

宋無雙酒意已醒，睹狀不由得暗吃一驚。

這個黑袍老者的內勁，竟已達到了登峯造極、爐火純青的地步。

只怕連少林寺方丈恩木禪師的內力，也不外如是而已。

而宋凝芳的武功底子如何，宋無雙是非常清楚的。

無論如何，她絕對不是這個黑袍老者的敵手。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地，宋凝芳玉掌一翻，發出一掌，竟然就把那枝來勢急猛的金釵，震落在地上。

宋無雙頓時一呆。

顯然，他並不相信自己的女兒，能有這份深厚的內力，把那枝金釵震跌。

即使換上宋無雙自己，也沒有這種本事。

難道宋凝芳的武功，居然青出於藍，超越過了老父？

宋無雙百思不得其解。

黑袍老者又再揮舞着那柄漆黑如墨的長劍，直向宋凝芳衝近。

宋無雙一凜。

清平大師突然大聲道：「宋姑娘小心，這人是血魔盟的魔劍堂主。」

宋凝芳面如冰霜。

她非但毫不退縮，反而傲然向前踏出了兩步。

魔劍堂主的臉色上殺機大露，冷冷道：「野丫頭，你可是宋無雙的女兒？」

宋凝芳冷冷的一笑，道：「老匹夫聽着，本姑娘正是宋神醫的女兒，那又怎麼樣？」

一句「老匹夫」，登時令魔劍堂主面色疾變。

魔劍堂主勃然怒道：「好，今天本堂主就要宋無雙絕後！」

刷！

刷！

刷！

在電光石火之間，魔劍堂主連攻出三劍。

這三劍似虛似實，變幻莫測。

這三劍一劍比一劍狠，也一招比一招辣。

魔劍堂主顯已下了決心，務求要把宋凝芳置諸死地。

宋無雙倏地一聲怒吼。

宋凝芳是他的掌珠，愛女情切，自然急不及待就要出手援助女兒。

但清平大師却一手把他拉住。

宋無雙怒道：「大和尚你瘋了？凝芳手無寸鐵，如何是人家的敵人？」

清平大師却微微一笑。

「施主大可放心，令嬡縱然勝不過魔劍堂主，她也決不會傷在對方的劍下。」

宋無雙一怔。

忽然間，連聲暴喝，响了起來。

三個老叫化子，同時出現。

宋無雙定睛一看，這三個老叫化子，正是丐帮的三位長老。

× × ×

三位長老一現身，立刻就想上前與魔劍堂堂主展開拚搏。

但宋凝芳却嬌叱道：「三位前輩切莫輕舉妄動，這個老匹夫的劍上有毒。」

三大長老俱是一楞。

只見宋凝芳身如巧燕，穿插在魔劍堂主的劍幕之間，竟然毫不受損。

宋無雙暗暗稱奇。

自己女兒的武功，他一向以爲自己很清楚，很瞭解。

但從現在的情形看來，顯然是恰恰相反。

宋凝芳像是在刹那之間，就變成了武林頂尖兒的高手般。

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來，都與宋無雙所「熟悉」的寶貝女兒，完全兩樣。

魔劍堂主雖然身負絕世武功，劍法更是老辣非常，但這時，竟然佔不到半點上風。

他已儘量施展辣招狠着，依然徒勞無功，被宋凝芳輕靈飄忽的身法閃過。

倏地，魔劍堂主連退三步。

他厲聲喝問道：「井無波是妳的甚麼人？」

宋凝芳冷冷道：「井無波早已去了天竺做和尚，與本姑娘毫無淵源。」

魔劍堂主半信半疑，道：「然則你這一套『萬變迷踪步法』，是從那裏學回來的？」

宋凝芳冷哼一聲：「你管不着。」

魔劍堂主突然一聲慘笑，道：「宋姑娘好厲害的本領，老夫已認栽了，後會有期……」

「期」將甫出口，一蓬鮮血，突然從他的口中噴了出來。

他顯然受了內傷。

但宋凝芳一直都只是以步法與他纏鬥，並沒有出手向他襲擊，他又如何會在忽然之間，受了內傷？

沒有人知道其中原因。

即使是宋凝芳，也是莫名其妙。

只有魔劍堂主心中有數。

因爲他已看見了有人從中向他偷襲。

偷襲的人，無聲無息地向他發出了陰柔至極的一掌。

魔劍堂主不但知道有人向他偷襲，而且，還知道偷襲的人是誰。

當魔劍堂主，知道了偷襲者是甚麼人之際，他心頭吃驚的程度，實在是難以言喻。

所以，他急急忙忙的狼狽逃遁，疾馳而去。

× × ×

宋凝芳並沒有去追趕。

她心裏明白，這個魔劍堂主實在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同時，她已開始明白，魔劍堂主受傷，是另有高人暗中出手所致。

就在這時候，一陣清朗的笑聲響起！

接着，客棧大廳之內，出現了一個衣飾華麗，相貌威武的黑髯老人。

× × ×

在黑髯老人身後，還有八個人。

這八個人其中四個是腰懸佩刀的錦衣大漢。

而另外四人，却是彩衣長髮，笑靨如花的年輕婢女。

宋凝芳一怔，繼而大喜，連忙上前揖禮，道：「參見師伯。」

黑髯老人呵呵大笑。

「不見兩年，妳這丫頭眞是快高長大，人又够聰明伶俐，沈二弟總算有眼光，收錄了一個像妳這般乖巧的女徒弟。」

宋凝芳臉上一紅。

「師伯別再取笑了。」

這一來，宋無雙的眼睛瞪得可大了。

他望着清平大師，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這老傢伙是誰？甚麼師叔師伯？」

清平大師一笑，道：「宋檀樾，這是令嬡的福氣，三年之前，她已拜在沈一空的門下。」

宋無雙更是聽得雙耳伸直。

清平大師又接着說道：「眼前這一位，就是武林中鼎鼎大名的『陰手陽拳』袁七先生，也就是沈一空的師兄，同時，更是中原武林的第一高手，『大樂王府』的主人。」

「甚麼？」

宋無雙幾乎給清平大師的話嚇了一跳：「這位就是大樂王府的袁七先生？」

黑髯老人朗聲一笑。

「老夫正是袁七。這位老兄，想必就是江湖中兩大神醫之一的『醉郎中』宋兄了？」

宋無雙連忙抱拳爲禮：「神醫二字，愧不敢當，但醉酒鬼三字，倒是眞的。」

袁七先生笑道：「宋兄快人快語，正與老夫的情性，不謀而合。」

宋無雙道：「袁七爺名重武林，乃世外高人，武學上的一代宗師，而宋某只不過是個村夫，如何能與七爺相提並論？」

袁七先生搖頭擺手，笑道：「這算是甚麼說話了？老夫今日與宋兄這等奇俠相見，正是三生之幸，今當盛筵設宴，暢飲千杯！」

宋無雙忽然嘆了口氣，道：「宋某能與七爺對飲，本是人生一大樂事，只不過，唉……」

袁七先生一怔。

宋無雙緩緩吸口氣，接道：「只是目下有一件要事待辦，暫時還未能與七爺把盞共醉……」

話猶未了，丐帮三大長老已有一人接口道：「宋神醫此言，可是爲了敝帮帮主的傷勢麼？」

宋無雙連連點頭，道：「不錯，祈帮主與魔刀堂主激戰受傷，救人如救火，這種事萬萬拖延不得，倒不知道他現在的情況如何？」

驀地，一聲冷笑，從客棧另一個角落裏，傳了出來。

「若是等你這個醉魔來救人治傷，恐怕祈帮主早就已經嚥氣了！」

× × ×

聲音是冰冷的。

但這人的語氣，却充滿了爆炸性的火藥味。

然而，宋無雙一點也不氣惱。

他一聽便已知道，來者是黃山仙草谷的余花道長，也就是與自己齊名，當世兩大神醫的另一位怪傑。

冷笑聲中，余花道長出現了。

宋無雙嘿嘿一笑，道：「牛鼻子，不見多年，說話還是如此尖酸刻薄，眞教人噴飯得要命。」

余花道長怪眼圓睜，道：「放屁放屁，本道爺唯一的老毛病，就是喜歡吃狗肉，幾時喜歡用尖酸刻薄的說話來罵人？簡直胡說八道。」

清平大師一聲佛號，肅穆地說道：「未知祈帮主的傷勢目下如何？」

余花道長嘿嘿一笑，道：「有本道爺在，除非已經嚥了氣，否則再重的傷勢，也決死不了的。」

宋無雙心頭一寬。

他也明白，余花道長的醫術高明，絕不在自己之下，祁長山能在危急的時候遇上此名醫，性命應該是絕無問題的了。

當下輕輕咳嗽一聲，目注余花道長說道：「牛鼻子歸隱仙草谷已有多年，今日却是甚麼氣候，居然會在這裏遇見你？」

余花道長輕撫鬍子，嘆口氣道：「實不相瞞，本道爺是被人從仙草谷中逼了出來的。」

宋無雙一愕。

「被逼出谷？甚麼人逼你牛鼻子？是黃山的山神，還是仙草谷的土地公公？」

余花道長雙眉緊皺，長嗟短嘆的道：「逼本道爺出谷的，是三十二顆棋子。」

「三十二顆棋子？」

宋無雙更是大惑不解：「却又是怎麼一回事？」

余花道長嘆道：「本道爺與人賭棋，結果敗北，贏家甚麼都不肯要，只要本道爺重出江湖再混三年，你說氣不氣人？」

宋無雙笑道：「如此說來，應該把你活活氣死才對，但現在你還是神氣活現的，倒是怪事。」

余花道長哼一聲。

宋無雙又道：「你一向棋藝超人，是當世棋壇上屈指可數的高手，怎麼會敗陣？倒不知道把你殺敗的贏家是誰？」

余花道長又是一陣嘆息之聲。

他把目光轉向大樂王府主人袁七先生望去，半晌才緩緩說道：「贏家就是他，連殺三局，把本道爺殺的面目無光，片甲不留。」

宋無雙一怔。

他也望着了袁七先生。

袁七先生笑了一笑，道：「道長棋藝高強，承讓之下，老夫才能倖勝三局，若再對奕下去，老夫勢非敗落不可。」

這分明的謙遜之言，人人都自聽得出來。

那知道余花道長却居然挺胸昂首，傲然說道：「袁老先生此言對極了，若再對奕幾局，貧道隨時都會反敗爲勝，收復失地。」

宋無雙「嗤」一聲地笑了出來。

余花道長瞪眼怒道：「有甚麼好笑？看你這副睡貓打不醒的樣子，準是喝了不少猪牛馬尿！」

宋無雙嘿嘿一笑：「敗軍之將，還要死充面子，眞教人噴飯。」

余花道長怒哼一聲，正待反唇相稽，袁七先生却已然朗聲笑道：「兩位何必爲了這點小事爭論，老夫邀請余花道長出山，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委託於他的。」

一直保持沉默的呂寒龍，突然說道：「袁老先生可是希望余花道長担任軍醫一職？」

袁七先生一怔，望着了呂寒龍，道：「不錯，老夫還未請教閣下貴姓尊名？」

呂寒龍神態恭謹，抱拳爲禮，緩緩地道：「晚輩呂寒龍，來自北邙芙蓉堡。」

袁七先生驚訝的道：「芙蓉堡？」

呂寒龍微微點頭。

宋凝芳走過來，微笑說道：「呂公子是芙蓉堡的副堡主。」

袁七先生臉上驚訝之色更甚。

宋凝芳又道：「師伯你老人家不是時常稱讚芙蓉堡的武功麼？」

袁七先生呵呵一笑，道：「舉世之上，能與芙蓉堡相提並論的門派帮會，眞還不多，只不過芙蓉堡中人，久已未曾在江湖上露面，今次初逢芙蓉堡的後起之秀，着實感到有點意外而已。」

呂寒龍謙遜地答道：「敝堡在江湖之上，雖然薄有名聲，但若與袁老前輩的大樂王府相比，却又還差得遠了。」

袁七先生笑道：「呂副堡主，這算是什麼說話？」

目光一閃，又道：「想來呂無心必是呂副堡主的尊翁罷？」

呂寒龍黯然道：「正是。」

袁七先生道：「令尊與老夫，曾有數面之緣，確是一位英豪人物，他現在還安好麼？」

呂寒龍黯然道：「先父已被血魔盟暗殺而死，長埋地下。」

袁七先生聳然動容：「有這等事？」

呂寒龍默默無語。

袁七先生長長地嘆一口氣，道：「血魔盟如今蠢蠢欲動，四出爲禍，老夫實在決難坐觀，所以，老夫準備聯合各門派的高手，進行剿魔滅寇的行動。」

衆人聞言無不擊掌讚好，齊聲附和。

袁七先生願意帶頭領導，與血魔盟決一死戰，自然是最好不過的一回事。

宋無雙首先哈哈大笑，道：「血魔盟爲禍武林，已非一日，今日袁老先生登高一呼，天下羣豪必然齊聲响應，血魔盟勢必瓦解無疑。」

忽然，客棧門外，傳來了一陣冷笑之聲。

接着，八個白衣佩劍漢子，大步地走了進來。

衆人不禁一怔。

接着，一個白髮、白袍、白靴的年青人，帶着幾分冷酷，幾分驕傲的神色，緩緩地走了進來。

衆人的眼睛，陡地同時一亮。

×　　×　　×

無論從任何方面看去，他都是一個不折不扣，最多只有二十來歲的年青人。

然而，他的頭頂上，偏偏長着滿頭白髮，連半根黑色的頭髮也沒有。

沒有人曾見過他。

更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

袁七先生冷冷地盯着這個白髮青年。

「瞧閣下的樣子，似乎來意不善。」

白髮青年傲然一笑，淡淡地答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袁七先生冷冷一笑：「假如老夫沒有猜錯，你應該是血魔盟中，除了盟主之外的五大領袖人物之一。」

白髮青年淡淡一笑：「袁七爺果然有眼光，你猜的不錯。」

袁七先生道：「你在五大領袖人物之中，算是老幾？」

白髮青年傲然道：「老三。」

袁七先生沉聲道：「如此說來，閣下在血魔盟中，倒是十分重要的人物了。」

白髮青年道：「這句話說得不錯。」

袁七先生道：「你可知道，老夫正想將血魔盟這個組織粉碎掉麼？」

白髮青年哈哈一笑，良久才道：「這一點，早在咱們意料之中。」

袁七先生面露殺機。

白髮青年又道：「目前你的三位愛徒，已被本盟殺掉，你當然含恨於心，所以起而報復，這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袁七先生的臉上，陡地閃過了一絲震怒的神色。

「暗箭傷人，豈是英雄本色？老夫門下三位弟子，個個武藝高强，若非誤中埋伏，豈會飲恨黃泉？」

白髮青年道：「無論如何，他們敗在本盟的手下，此乃不容爭辯的事實。」

袁七先生怒道：「暗箭傷人，此仇此恨，合當在此刻算上一算。」

白髮青年陰聲怪笑，道：「好一句暗箭傷人，但在不久之前，你却暗襲本盟魔劍堂主，這一筆帳，又該怎樣算法？」

袁七先生冷笑道：「那位魔劍堂主，曾暗算過不少英雄豪傑，老夫背後賞他一記陰柔掌，乃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也是他的報應。」

白髮青年嘿嘿一笑：「强辭奪理的本事，天下間恐怕該數你第一。」

袁七先生神色聳然，冷冷道：「別儘說廢話，報上名來，好讓老夫在你墳前立碑。」

白髮青年冷笑道：「誰死誰活，片刻間自有分曉，區區姓白，名不老。」

「白不老」三字才出口，每一個人的眼色都變了。

只有袁七先生，却是神色淡漠，似是絲毫不爲所動。

他冷冷一笑，道：「果然是你這個老人妖。」

白不老冷冷道：「袁老匹夫，你嘴裏可得放乾淨一點。」

袁七先生哼一聲，道：「白不老，老夫雖然未曾與你見過面，但早在三十年前，便已聽過閣下的名號。」

白不老嘿嘿一笑。

袁七先生又道：「咱們今天狹路相逢，老夫倒要見識見識南嶺東河白家莊的三十六路陰魂劍法！」

白不老面色陰沉。

「隨時奉陪！」

鏗！

白不老長劍出鞘，劍氣森森的直指着袁七先生。

袁七先生武功極高，乃是人盡皆知之事。

但白不老的陰魂劍，却也整整三十年未曾吃過敗仗。

白不老看來相貌相當年青。

但實際上，他已屆八旬高齡，至於他如何保持容顏年輕不老，一直是武林中人無法解釋，也無法知道的一件秘密。

白不老的心中，有一個願望。

這一個願望，就是要與袁七先生交交手。

希望能有機會與袁七先生交手的武林人物，並不只白不老一個。

很　人都想跟袁七先生交手，因爲袁七先生是名震天下的中原第一高手。

能與袁七先生相提並論的人物，世上並不很多。

若能一戰擊敗了他，實在是一件極其威風、光采的事。

不過，想戰勝這一位大樂王府的主人，絕對並不容易。

白不老的心中，也知道自己的勝算並不很高。

但他仍然要與袁七先生交手，因爲這是他多年以來的願望。

×　　×　　×

白不老突然發劍。

陰魂劍法展開。

三十六路陰魂劍法的第一招，是「猛鬼升天」。

這一劍，曾擊倒無數的武林高手。

所以不少人，根本連白不老的第一招劍法也無力抵擋。

但眼前這一個對手，並非泛泛之輩，而是大樂王府的主人袁七先生。

袁七先生的外號，是「陰手陽拳」。

他兼修內外功，又精通各門各派的掌法和拳法，他與敵人交手，從來不用兵器，乃是人盡皆知之事。

白不老雖然武功極高，但袁七先生也是赤手空拳，與之對敵。

這是一幕罕世難得一見的惡鬥。

白不老固然是邪魔道上不可一世的大魔頭。

而袁七先生更是武林白道上，有中原第一高手之稱的領袖人物。

劍如電閃。

勢逾奔雷。

瞬息之間，白不老已連發九劍！

×　　×　　×

白不老果然厲害。

他每發一劍，袁七先生的身子，便被逼得向後退守一步。

九劍之後，袁七先生已連退九步。

羣豪雖見袁七先生節節後退，但也並不爲他担心。

因爲袁七先生雖然越往後退，招式也越緊密。

他拳掌翻飛，不但未曾受到白不老的劍幕威脅，反將白不老的半個身子，籠罩在拳掌之下。

白不老橫行江湖，也不只是十年八載的事了。

但他從未遇上過這等武功驚世駭俗的高手，自己明明將對方逼得節節後退，但反而落了下風，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

×　　×　　×

袁七先生突然一聲大喝。

喝聲驚天裂地，隨即一掌向白不老的頭頂劈下。

白不老一凜。

他臨敵經驗豐富，知道袁七先生這一掌的力量，實在非同小可。

他連忙揮劍護住天門。

那知袁七先生的掌勢，忽然一變，改向白不老的腹間疾拍而至。

這一下變招之快速，實在是大出白不老意料之外。

他的臉色陡地大變。

他已絕對無法再躲開這一掌。

×　　×　　×

白不老急怒之下，劍勢橫掃而出。

這一劍，直劈袁七先生的咽喉部位。

他這一劍，顯然已拚着同歸於盡的決心。

他明知袁七先生掌力沉雄，自己被對方一掌劈下，勢難活命。

情勢既然如此危急，倒不如拚將一死，一劍向袁七先生的咽喉部位削去。

白不老想同歸於盡，但袁七先生却沒有這個打算。

他立刻疾退兩步，閃開了白不老這一劍。

但他那一掌，仍然劈中了白不老的腰間！

×　　×　　×

蓬！

一聲結實的掌聲响起。

白不老面如死灰，神情大變。

他怎樣也想不到，袁七先生竟然能在這種情況之下，擊中了自己。

而袁七先生却絲毫無損。

白不老想再發劍。

但他已渾身軟弱，力不從心。

袁七先生背負雙手，冷冷地望着白不老。

白不老慘笑一聲。

「勝者爲王，敗者爲寇，袁七，白某已肉在俎上，你要怎樣？」

袁七先生冷冷道：「白不老，老夫並不想殺你。」

白不老道：「不過白某已中了閣下的九陰絕命手，只怕難見明天之事了。」

袁七先生道：「雖然九陰絕命手至險至柔，却也並非無可救治。」

白不老道：「言下之意，是你能挽救白某的性命？」

袁七先生道：「非但老夫能救你，金花道長和宋無雙兩位神醫，也都能救你一命。」

白不老忽然哈哈一笑，道：「袁七，你究竟有何企圖？」

袁七先生道：「只要你把血魔盟主的身份吐露出來，及其藏身之所，老夫就立刻救你。」

白不老又是一陣冷笑：「果然是這一套如意算盤。」

袁七先生居然也在陪笑：「老夫雖是武林中人，但年青時也是一個生意人，生意人的算盤當然要打得响一些，否則老夫今天已是窮措大一名，又何來今天這樣的日子？」

白不老嘆了口氣，道：「只可惜這一次，你還是算差了一着。」

袁七先生道：「何以見得？」

白不老的神色，漸漸變得很鎮靜。

他悠然一笑，道：「你可知道，我已不打算再活下去了？」

袁七先生一怔。

白不老淡淡一笑，道：「所以，你的提議，完全無效。」

袁七先生目露憐憫之色：「你眞的要自戕？」

白不老點點頭。

「不錯。」

說完，人如朽木，折倒在地上。

× × ×

他說死就死。

而且死得乾淨俐落，絕不拖泥帶水。

原來他齒中早巳藏毒，用牙一咬，毒囊穿裂，毒液溢出，立時便一命嗚呼，即刻了帳。

× × ×

白不老已死。

但隨着白不老而來的八名白衣劍士，却毫無驚詫之色。

他們每一張臉孔，都是冷冰冰的。

但他們的目光，却隱隱透出精悍而深沉的殺氣。

連袁七先生看見這八人，心中都不由爲之一震。

剛才看來，這八人只不過是白不老的部屬，在血魔盟中似乎沒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白不老一死，應該是樹倒猢猻散，走得乾乾淨淨才對。

誰知這八人不但沒有走，而且神態還一片冷漠，相當的鎮定。

難道這八個人的武功，竟比白不老還高？

散盡功力　豈爲舐犢情

袁七先生終於忍不住開口說道：「八位還不離去，莫非還想與老夫交手一拚，爲白不老報仇？」

八人中，一個青臉漢子冷冷的道：「白不老技不如你，强行硬拚，着實該死，咱們絕無理由要爲他報仇。」

這人聲如擊木，語音沉實，令人聽來說不出的納悶。

袁七先生心頭一凜。

想不到這個青臉漢子外表平凡，但內功竟巳練到了一流的境界，連說話的聲音，都有一股逼人神智的力量。

袁七先生冷冷道：「閣下在血魔盟中，是何等地位？」

青臉漢子淡淡道：「我叫阿木。」

袁七道：「金木水火土的木字？」

青臉漢子點頭道：「不錯。」

袁七道：「聽閣下的口音，似乎並非中土人氏。」

阿木道：「不錯，我來自西域達獸摩麻勒爾城。」

袁七的目中，陡地一亮。

「達獸摩麻勒爾城的城主，是你的甚麼人？」

阿木冷冷一笑：「你對達獸摩麻勒爾城很熟悉？」

袁七先生不回答這個問題，却反問道：「花拉扎還活着？」

阿木搖搖頭。

袁七先生的身子倏地一震，道：「他死了？」

阿木點頭，緩緩道：「花拉扎死了，他臨死前唯一的願望，就是能够親手把你殺死，而且還要一寸一寸的把你殺死！」

他最後一句說話，令人聽來眞有毛骨悚然的感覺。

袁七先生黯然一嘆，道：「花拉扎是西域武林的奇材，可惜年輕的時候太任性，誤信人言，居然與血魔盟朋比爲奸，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

阿木倏地怒喝道：「胡說。」

袁七先生淡漠地說道：「你就是花拉扎的兒子？」

阿木沒有否認。他不否認，無疑就是默認。

袁七先生嘆了口氣，道：「令尊中了老夫的九陵絕命掌，雖然用盡天下良藥，也只能令他苟延殘喘而已。」

阿木的目中，巳露出了悲痛、憤怒的光芒。

這種目光，就像是一隻兇惡的猛獸。

袁七先生又再長長的嘆了口氣，揮了揮手，道：「令尊誤交損友，巳鑄成無可補救的大錯，你不應該重蹈覆轍，還是回西域去罷。」

阿木冷笑。

他的心中，只有一個念頭。

「殺袁七，爲父報仇！」

他的手中，巳握着了一柄形狀奇古，但只有半截的斷劍。

袁七的眼睛，陡地一陣急劇的眨動。

因爲這一柄劍，就是花拉扎的劍。

當年他與花拉扎交手，結果劍斷，人也受了重傷。

現在，人巳重傷不治。

但這柄劍却落在花拉扎的兒子手裏。

× × ×

劍氣如虹。

阿木的眼睛也像烈火般殷紅。

其他七個白衣劍士，亦紛紛亮出了長劍。這七柄劍，竟然也是折斷的。

袁七先生吸了口氣，道：「這算是甚麼陣法？」

阿木冷冷的道：「斷劍陣！」

「斷劍陣？」

「不錯。」

袁七先生嘆息一聲。忽然用一種冷漠的聲音說道：「斷劍陣若眞的發動，恐怕不但劍斷，人也得死在劍陣之中。」

阿木大喝，厲聲道：「這個當然，死在劍陣中的人就是你！」

「你」字甫出口，八柄斷劍巳同時向袁七先生攻去。

袁七先生冷笑一聲，大聲道：「任何人都不必插手，老夫要單獨領教一下斷劍陣的厲害。」

斷劍齊施，劍影如山。

袁七先生衣袂飄拂，依然赤手空拳對敵。

八個白衣劍士，彷如飛鳥般，在袁七先生的四週穿插飛翔，他們的劍勢越展越急，如暴雨般向袁七先生身上罩下。

阿木的劍法，似乎比其他七人高明得多。

顯然，他是斷劍陣中的領袖人物。

袁七先生生平闖過不少陣法，甚至名震天下的少林寺羅漢大陣，他也曾領教過一次。

但是，他從未遇見過聲勢如此威猛的劍陣。

這八柄劍雖然都是斷劍，但正因如此，他們所使用的劍招更是靈活，更是令人無法捉摸。

阿木的劍法，更是奇怪，有時候明明看他一劍擊向袁七先生的左胸，但當斷劍劍鋒擊到的時候，所襲擊的位置竟然是袁七先生的右腰。

阿木的劍很快。

但他們仍然無法把袁七先生傷在斷劍下。

倏地，斷劍陣的陣勢突變。

阿木右手揮劍，左掌飛揚，突然射出十二枚毒針。

這十二枚毒針，在斷劍的掩飾下，可說來得十分突然。

袁七先生面色一沉，大袖一揮，十二枚毒針儘皆如泥牛入海，化作無影無踪。

阿木的劍更急，其他七人也是如瘋狂了一般，捨死忘生的向袁七先生襲擊。

好一場惡鬥。

但忽然間，阿木面色慘變，蹌踉地向後連退八步。

袁七先生神色冷漠。

只見阿木的臉，幾乎巳完全變了形。

原來袁七先生突然化掌爲拳，用剛陽巳極的一掌打在阿木的臉上。

袁七先生號稱「陰手陽拳」，他的九陰絕命手固然厲害，而他的另一種絕學九陽神拳，其威力也是非同小可。

阿木不用毒針，也還罷了，毒針一出手，更使袁七先生大露殺機。

一拳巳奠定勝負。

阿木雖然很强壯，但就算是再强壯的人，他的臉也絕對捱不起九陽神拳一擊。

阿木的臉，巳不知變成了甚麼形狀。甚至連他的嘴，也被這一拳打得使人無法辨認出來。

「砰」然一聲，阿木倒下。

但其他七個白衣劍士，仍然毫無退縮之意。

袁七先生怒喝道：「你們若還在糾纏不休，莫怪老夫拳下無情。」

七劍士不理會袁七先生的說話。

袁七面罩寒霜。

他殺性大起，[illegible]呼呼，瞬息之間，又有兩人被九陽神拳擊倒。

餘下五人，還欲再戰。

但忽然間客棧門外，又來了一個像殭屍般的白衣老叟。

白衣老叟陰陰地道：「達獸摩麻勒爾城的武士，果然有種，但你們絕非袁七爺的敵手，還是退下，免作無謂的犧牲。」

他的說話居然很生效。

那餘下來的五個白衣劍士，果然乖乖的退了開去。

袁七先生冷冷的盯着白衣老叟。

白衣老叟淡淡一笑，目中露出一種肅殺的神色：「袁七爺別來無恙？」

袁七先生冷冷一笑：「老殭屍，你能够活到現在，倒算是一件奇蹟。」

白衣者老道：「世上的奇蹟，本來就不少，三十年前你早就說過潘某命不久矣，誰料到一年復一年，潘某仍然活得很不錯。」

宋無雙面色一變，脫口道：「莫非你就是昔年殭屍門的門主？」

白衣老叟看了宋無雙一眼，冷冷的道：「老夫正是潘難活。」

羣豪聞言，皆是心頭一震。

塞北殭屍門，號稱天下第一邪門帮會，這一個帮會的人數並不多，但却盡是兇殘暴戾，毫無人性的凉血動物。

而殭屍門的門主潘難活，江湖上稱「無棺殭屍」，光是聽見這個外號，就巳經知道這人恐怖之極。

袁七先生忽然嘆着氣，道：「潘兄在江湖中，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何以放着殭屍門的門主不幹，却變成了血魔盟的鷹爪狗牙？」

潘難活嘿嘿一笑道：「本盟盟主，乃江湖中的眞命天子，順者昌，逆者亡，潘某乃識時務者之人，當然懂得如何看風駛悝。」

袁七先生道：「潘兄也是血魔盟中五大領袖人物之一？」

潘難活道：「不錯。」

袁七先生指着白不老的屍體，淡淡的道：「白不老也是血魔盟中五大領袖人物之一，但他現在巳落得這個收場。」

潘難活點點頭，道：「這一點老夫知道。」

袁七先生道：「難道你不怕也會步其後塵麼？」

潘難活哈哈一笑，道：「白不老雖然聰明，但却太過自負，他的敗亡，早在老夫意料之中。」

袁七先生冷冷道：「難道潘兄又有甚麼特別的武功，能够對付老夫不成？」

潘難活搖搖頭。

袁七先生說道：「既然如此，還不快滾？」

「滾？」潘難活哈哈大笑，笑聲放肆無比，也難聽無比。

「要老夫離開這裏，並非難事，但袁七爺首先要答應老夫一個條件。」

袁七先生道：「老夫並沒有一定要你離開，你最好還是在這裏，留下來陪伴白不老，也好讓他在黃泉的旅途上，不會覺得太過寂寞。」

潘難活道：「老夫的武功，雖然及不上七爺，但七爺很快就會變成一個毫無武

功之人。」

袁七先生淡然一笑：「老夫可不是三歲小孩。」

潘難活道：「老夫的身上，有一種散功丸，只要你一服下，全身武功就會付諸流水。」

袁七先生道：「只可惜老夫絕不會服下這種散功丸，而閣下也沒有本領强逼老夫把它吞下。」

潘難活斬釘截鐵的斷然道：「錯。」

袁七先生一怔。

潘難活露出了一個陰險的笑容。

在他的身後不遠，突然又出現了一輛馬車。

這輛馬車是灰色的。

馬車上有兩個兇神惡煞般的壯漢。

他們挾着一個黃衣少年，兩把明幌幌的尖刀正抵在這個少年的咽喉上。

黃衣少年神色木然。

他沒有掙扎，甚至連動都沒有動過一下。

袁七先生的神情突然劇變。

刹那之間，他原本紅潤的臉色，已變成十分蒼白。

潘難活却笑了。

他不笑的時候，模樣已難看無比。

他若一笑，更是令人覺得毛骨悚然之極。

潘難活好像笑得很愉快：「這個小娃娃是誰，七爺大概還認得出來罷？」

袁七先生的臉色煞白，他全身的骨骼，都似乎在勒勒作响。

潘難活突然把一顆藥丸，拋給袁七先生。

袁七先生居然伸手接着。

潘難活淡淡的說道：「老夫可以給你一段很短很短的時間，讓你考慮考慮，你若不顧這個娃娃的死活，大可以把這顆藥丸拋掉。」

宋無雙再也忍耐不住，問袁七先生：「馬車上的那個黃毛小子是誰？」

袁七先生的臉上露出了一個難過的神色。

他沉默了許久，才緩緩的說出了五個字：

「他就是王麟。」

× × ×

王麟。

在馬車上被兩個惡漢要脅着的黃衣少年，原來竟然就是王隱風的遺孤王麟。

潘難活却嘿嘿一笑，道：「王麟？袁七爺，你居然說他是王麟？」

衆人皆是一怔。

難道他不是王麟。

他若不是王麟，袁七先生爲甚麼會說他是王麟？

令衆人更覺奇怪的，就是袁七先生居然也沒有與潘難活反駁。

潘難活嘿嘿一笑：「袁七爺，你幹的風流事，瞞得過天下人，可瞞不過本盟盟主。」

袁七先生神情更是黯然。

潘難活的神色越來越是得意。

袁七先生反而黯然無語。

羣豪不禁更是奇怪。

只聽得潘難活又道：「王隱風號稱甚麼大俠，其實却是個老烏龜，而袁七爺也不是甚麼正人君子，照老夫的意見，還是把王麟的姓改一改，改爲袁麟比較恰當一些。」

潘難活的說話，再也明顯不過，羣豪中已有人怒吼起來，要打潘難活。

但袁七先生反而毫無反應。

這一來，羣豪楞住了。

難道潘難活的說話，竟是事實？

× × ×

興盛客棧中的氣氛，緊張得令人有窒息的感覺。

袁七先生突然說出了一句令到羣豪大感詫異的說話：「潘兄的說話是事實。」

潘難活嘿嘿一笑：「你總算還有點人性。」

袁七先生嘆了口氣，道：「王隱風與老夫是好朋友，這一點江湖中人大概都已知道。」

潘難活冷冷一笑：「王隱風能够交到你這種好朋友，眞是難得之至。」

袁七先生道：「王大俠娶妻之日，老夫也在婚宴中開懷暢飲。」

潘難活道：「娶老婆的是王隱風，但花燭洞房之夜，享盡人間艷福的却是大樂王府的主人袁七爺。」

袁七先生居然亦不否認，道：「這是事實。」

聽到這裏，羣豪最少有八成以上的人都爲之臉色大變。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袁七先生嘆了口氣，道：「老夫已成了千古罪人，還有甚麼話好說。」

羣豪中又有人在怒吼。

但這一次的怒吼，並不是針對潘難活，而是針對袁七先生。

袁七先生的面上的神色，也是難看之極。

潘難活嘿嘿一笑，道：「你表面上是個敦厚君子，其實却是個卑鄙無恥的小人，居然連好朋友的老婆也食指大動，這種人又與畜牲禽獸，有何分別？」

袁七先生居然無話可說。

但這時候，呂寒龍却站了出來，朗聲說道：「袁七爺何必隱瞞眞相，你應該把王大俠的苦衷說出來，也該洗脫自己的罪名。」

衆人更是一呆。

怎麼忽然又會變成了是「王大俠的苦衷」？

王大俠又有些甚麼苦衷呢？

難道袁七爺與他的老婆胡混，他是明知而不理會？

天下間又豈有這種道理？

袁七先生啞口無言，答不出來！

但呂寒龍又逼着他，道：「這種事非同小可，你若不說出來，非但毀了七爺的一生清譽，且還連累了王大俠的夫人！」

袁七先生嘆了口氣，頓足道：「這種事又豈能說出？老夫寧願成爲千古罪人，也不願把實情相告。」

羣豪一怔。

呂寒龍爲甚麼居然又會知道其中的情況？

但眞相又是怎樣的？

× × ×

其實，呂寒龍所知道的事情，比任何人都還更多。

昔年王隱風娶妻，呂寒龍的父親呂無心也是座上客。

呂無心與王隱風，也是知己朋友。

王隱風年逾五旬，方始娶妻。

但只有天才曉得，這一個名滿天下的大俠，原來竟然是個「天閹」。

換而言之，他根本就不能接近女色，也無能力傳宗接代。

然而，王家數代單傳，他若不能娶妻，王家豈非就要變成絕後？

王隱風苦思無策，在一次醉酒之後，把這種苦處說了來。

當時，呂無心聽到之後，大感徬徨。

這種事，他實在無能爲力相助。

但過了不久，王隱風居然娶妻，而且還懷孕生子。

直到半年之後，王隱風才對呂無心坦然相告，這一個孩子，是大樂王府的主人袁七先生「代勞」的。

這種事，說出來很荒謬，很可笑。

但其實這種事非但不荒謬，不可笑，而且還充滿了眞摯的友情，和無可奈何的苦衷在內。

呂無心　王隱風的知己，他當然保守祕密。

但他知道，這件事情萬一不幸揭穿，對於袁七先生來說，是極　不利的。

所以，當他遇到臨危之際，他就把這一段武林中的隱密，對呂寒龍說了出來，好爲袁七先生保存一條後路。

果然，事情揭穿了。

呂寒龍原本一早就知道這件事的眞相，但他又豈能對其他人說出？

但現在，想不說也不行了。

否則，袁七先生就會被人所誤解。

× × ×

呂寒龍平時很少說話。

但這時，他把當年的往事一一敍述，居然說得井井有條，沒有絲毫錯亂。

羣豪聽言之後，恍然大悟。

他們都是明曉事理的人。

他們一方面同情王隱風，另一方面對袁七先生的誤解爲之冰釋。

潘難活嘿嘿冷笑：「無論他是王麟也好，袁麟也好，他已經在咱們的手上，你若還不服下散功丸，這個黃毛小子就得立時了帳！」

直到現在，羣豪又再明白了一件事。

血魔盟到處找尋王麟，其實就是希望利用他來要脅袁七先生。

須知袁七先生乃是江湖白道的最大支柱，他若倒下，江湖上還有誰能代替他來與血魔盟對抗？

× × ×

自從王隱風在潼關遇害之後，不但血魔盟到處在找尋王麟，而袁七先生也在找尋王麟。

但到最後，王麟畢竟還是落在了血魔盟的手中。

江湖中，知道王麟下落的人，並不很多。

但甘四爺却是其中之一。

甘四爺被擄，血魔盟用盡嚴刑，依然無法令甘四爺把王麟的下落說出。

直到最後，血魔盟主使用懾魂大法，控制了甘四爺的意志，終於知道了王麟的藏身之所。

曾經在潼關挽救過王麟性命的老禪師，也被血魔盟中人所毀，而王麟也成爲了血魔盟手中一種厲害的武器。

這是唯一可以要脅袁七先生的厲害武器！

呂寒龍是一個很能保守秘密的人。

雖然他早已知道這件武林中絕大的隱秘，但他從未向任何人透露過。

在宋凝芳的面前，他也隻字不提。

這件事，不說總比說出來的好。

但現在的形勢，却使呂寒龍無法不向羣豪原原本本的說出。

但王麟已落在血魔盟的手中，這實在是一件很棘手的事。

潘難活突然冷冷喝道：「袁七爺，潘某給你考慮的時間，已很足够，你若還不把散功丸吞下，王麟的性命就只能活到此刻爲止。」

袁七先生深深的吸了口氣。

他突然張口，把那顆散功丸吞下！

× × ×

袁七先生果然吞下了一顆散功丸。

這一顆散功丸，入口即溶。

袁七先生只覺得渾身發冷。

這位中原第一高手的武功，就此完全散盡。

潘難活哈哈大笑，道：「從今後起，中原第一高手已和江湖上的第九流脚色毫無分別。」

羣豪的心情，俱是一陣絞痛。

袁七先生冷汗直冒，道：「老夫已吞下了散功丸，你們還不釋放麟兒？」

潘難活淡淡一笑，道：「你大可以放心，潘某雖然面目醜陋一些，但講過的說話，却從來不會說了便算數。」

語聲一頓，縱身上馬車。

羣豪追出，馬車已疾馳而去。

潘難活果然沒有食言，在馬車疾馳之前，先把王麟推下馬車。

袁七先生渾身發抖。

他的驚世駭俗武功，果然就此散去。

× × ×

宋無雙與金花道長，是當世兩位大神醫。

然而，集合了這兩大神醫的力量，竟然無法能使袁七先生的武功恢復原狀。

宋無雙感到很難過。

金花道長也是終日長嗟短嘆，想罵人，又不知罵誰才好。

王麟的穴道原本被制，但他從馬車被推下來的時候，手脚已能活動自如，原來是潘難活已把他的穴道解開。

羣豪目前最感到担心的，還是袁七先生的武功。

倘若袁七先生眞的武功盡失，又還有誰能抵抗血魔盟？

× × ×

三個月之後，江湖上許多帮會門派，已變得面目全非。

江南最大的三個帮會，已被血魔盟的勢力所控制。

直到這個時候，血魔盟盟主的身份終於掀露出來。

原來血魔盟盟主，就是大名府內的首富余老樹！

× × ×

余老樹是個怎樣的人，江湖中人知道的並不多。

只有廿四爺對他比較熟悉。

但他無論如何都想不到，這一個一毛不拔的大名府首席富豪人物，原來竟然就是三十年前，掀起江湖一場大浩刦的血魔盟盟主！

× × ×

余老樹的確是一號了不起的梟雄大人物。

在他領導之下的血魔盟，竟然在三十年之後，捲土重來。

他要重張旗鼓，把血魔盟的勢力擴展到武林的每一個角落。

他的野心是驚人的。

而他採用的手段，也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袁七先生的武功盡廢，是余老樹一直都希望發生的事。

現在，一切都已實現。

袁七先生既已變成廢人，又還有誰能有足夠的本領與他爭一日之長短？

少林、武當、峨嵋、崑崙、點蒼、華山等各派，雖全是武林中的大門派，但在余老樹的眼中看來，都只不過是平凡之極而已。

他唯一有所顧忌的，只是大樂王府。

但大樂王府的主人袁七先生已武功盡失，余老樹可說再無其他顧慮。

所以，他不再掩飾自己的身份，公然以血魔盟盟主的身份，在江湖中露臉。

在這一段的時間裏，余老樹可說是威風到了極點。

江湖上絕大部份的人都看走了眼，他們在此之前，怎樣也沒有想到，余老樹竟然就是血魔盟的盟主。

有人懷疑余老樹是冒牌的血魔盟盟主，公然向他挑戰。

但不出三招之內，這些挑戰的武林高手便立刻慘死當場，完全不是他的敵手。

魔血盟的勢力越來越是擴大。

但羣豪的聲勢却反而沉了下去。

難道血魔盟眞的已統治了整個中原武林？

× × ×

余老樹無疑是手段高强，但袁七先生又豈是詔者？

雖然，他已武功盡失，但他的謀略仍在，他在江湖中的聲望仍然未減。

余老樹一向都忌憚袁七先生的武功。

但他却忽畧了一點——

袁七先生的機謀，比他的武功更爲厲害。

大樂王府的潛力，也絕不會因袁七先生的武功盡廢而消失。

可以說，這完全是兩回事。

血魔盟越來越囂張，甚至向八大門派的弟子下手。

最先遭殃的，就是點蒼派。

余老樹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率師進軍點蒼山，把點蒼三老殺得片甲不留！

點蒼派自從三十年前的一塲浩刦之後，武功已大爲退化，只有點蒼三老在支撐着局面，血魔盟雄師一到，又焉有抗衡之力！

點蒼派經此一役，又再消沉了幾乎百年，此乃後話不提。

繼點蒼派之後，五台派也大受摧殘！

但五台派中名氣最大的清平大師，却不在五台山之中。

血魔盟連勝兩仗，自然得到了不少好處。

余老樹意氣風發，他下一個步驟將會怎樣，已成爲了江湖中人惴惴不安的事。

原本一度成爲羣豪之首的大樂王府，忽然也在江湖中銷聲匿跡，難道袁七先生眞的已完了？

× × ×

散功丸果然厲害。

余花道長和宋無雙的神醫招牌，恐怕就得被散功丸所砸碎。

但袁七先生反而毫不在意。

他最關心的，還是王麟。

王麟仍然姓王，不改姓袁。

袁七先生仍然視王麟是王隱風的骨血，這種眞摯的友情，已摒除了一切世俗的眼光。

最難得的，就是王麟居然也很明白事理。

他不但不以此事爲恥，反而覺得這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

他明知袁七先生就是自己的生父，但他仍然稱父親爲袁大叔！

袁七先生極感欣慰。

當血魔盟在江湖中鬧得天翻地覆之際，他却在大樂王府中，加緊秘密訓練一批精銳的戰士。

這是急不容緩的事。

同時，他更要把自己的絕藝，分別傳授給兩個年輕人。

這兩人就是王麟和呂寒龍。

× × ×

呂寒龍在芙蓉堡中，承繼了其父親呂無心原來的職位。

他現在是芙蓉堡的副堡主。

他能夠成爲芙蓉堡的副堡主，並不是因爲他是呂無心的兒子，而是他的武功、聲望，已不在呂無心之下。

年紀輕輕就能夠成爲芙蓉堡的副堡主，當然並不簡單。

事實上，呂寒龍是一個力求上進，勤奮好學的青年。

芙蓉堡堡主蕭姥姥並不是個昏庸無能的老太婆，她比誰都精明！

她能夠如此信任呂寒龍，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可以說，蕭姥姥是很器重呂寒龍的！

至於袁七先生，他更是武林一代宗師，眼光絕不在蕭姥姥之下。

他也認爲，呂寒龍是一個可造之材。

他決意把自己生平的兩大絕學，分別傳授給呂寒龍及王麟兩人！

但唯一令到他感到頭疼的，就是這兩個人的內力，距離自己還有一段頗大的距離！

就算把九陰絕命手和九陽神拳傳授給他們二人，在短期間之內，仍然無法發揮最强大的威力。

如此一來，要對付血魔盟就不太容易

了。

爲了這一件事，他憂心忡忡。

但是他仍然孜孜不倦，細心教導這兩個年輕人，如何練習九陰絕命手和九陽神拳。

呂寒龍練的是九陰絕命手。

而王麟練的則是九陽神拳。

這兩套武功，並不容易練成，光是記誦心訣，就最少得花去三個月的時光。

但出乎意料地，這兩個年輕小子，居然只花了一個月就已經把心訣唸得滾瓜爛熟，還能領悟出其中的諸多變化。

袁七先生心中頗是喜悅。

他開始正式傳授武功給二人。

就在這個時候，大樂王府忽來稀客。

來者並非泛泛之輩，竟是芙蓉堡堡主「血掌仙婆」蕭姥姥！

× × ×

蕭姥姥突臨大樂王府，倒令袁七先生感到有點意外！

在江湖上，袁七先生雖然被稱爲中原第一高手，但蕭姥姥的聲望，也絕不稍遜於袁七先生。

可以說，蕭姥姥是一個來頭極大的貴賓。

袁七先生親自去恭迎，塲面熱鬧而隆重。

蕭姥姥是一個相貌慈祥的老婦人。

論到年紀，她比袁七先生更大，但她仍然精神矍爍，果然是個武功絕頂的內家高手。

蕭姥姥來到大樂王府，非常關注袁七先生。

這時，呂寒龍與王麟正在苦練武功。

蕭姥姥聞悉袁七先生要把武功傳授給呂寒龍，大表贊成。

「寒龍是一個資質極佳、天賦異稟的練武奇材，可惜老身所練的，俱是素女玄心眞經上的武功，不能傳授給寒龍，如今袁七爺願意把九陰絕命手傳給他，實在是他莫大的福氣。」

袁七先生忽然一嘆：「寒龍與麟兒練功甚是勤力，只可惜內力方面，還與我輩有一段頗大的距離。」

蕭姥姥白眉一皺。

袁七先生的說話，不無道理。

她忽然淡淡一笑，目注袁七先生道：「七爺不必爲這件事情担心。」

袁七先生目光一閃，道：「莫非蕭堡主已有妙策，可令他們二人的內力大大增强？」

蕭姥姥緩緩點頭。

她忽然從懷中取出兩根雪參。

「這是千載難求的雙龍參，在人參之中，足可稱之爲王。」

宋無雙與余花道長一看，幾乎連眼珠子都凸了出來。

余 道長首先脫口叫道：「果然是雙龍參。」

宋無雙驚嘆道：「這種參價値連城，服下一兩，足可以抵得上二十年的苦練內功。」

袁七先生也看得呆了。

蕭姥姥笑了笑，道：「這兩根龍形人參，是老身十年之前，在大雪山冰天崖下無意中發現的，當時還有兩頭巨熊在參旁守護着。」

袁七先生道：「那種雪熊好大的氣力呀。」

蕭姥姥笑道：「但老身已把牠們的血喝個清光，還把雙龍參連根挖了出來。」

袁七先生道：「莫非蕭堡主有意把這雙龍參給呂寒龍服下？」

蕭姥姥搖搖頭道：「不是全部都讓呂寒龍服下，而是他和王麟，各得一半。」

袁七先生大喜。

他近來憂心忡忡的，就是爲了這兩個年青人的內力問題。

現在蕭姥姥願意把雙龍參讓他們服下，那自然是最妙不過的一回事。

盡殲羣魔　同訂白首盟

蕭姥姥是個言出必行的老婦人。

她說要把雙龍參給呂、王二人服下，並非徒托空言。

當呂寒龍和王麟分別服下雙龍參之後，突然臉色大變。他們的臉色，變得像火球般，一片通紅。

但袁七先生並沒有吃驚，因爲這是服下雙龍參之後必有的正常現象。

他下令兩人互相對打。

而且打得越激烈越好。

王麟、呂寒龍面面相覷。

宋無雙差點沒跳了起來：「叫你們打就打，還呆甚麼鳥，否則參力發作，脹死你們都不是奇事！」

原來雙龍參威力極大，服下之後最好就是能够痛打一頓，否則反而對身體會大有影响。

當下兩人不再猶疑，各凝功力，互相對打起來。這一仗，居然打得似模似樣，十分激烈。

不明就裏的人，還以爲他們兩人眞的在互相拚命。

經過一番「劇戰」之後，兩人都大汗淋漓，但臉上那種火球般的顏色已漸漸消退。

他們經過這一次激烈的拚搏之後，不但沒有覺得疲倦，反而覺得脚步輕舒，心胸一片舒泰。

蕭姥姥的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神色。

她忽然對呂寒龍道：「呂副堡主，咱們對一掌試試。」

呂寒龍嚇了一跳。

「堡主，在下……豈是妳老人家的敵手？」

蕭姥姥皺眉道：「老身叫你對一掌，居然還不肯賞臉嗎？」

呂寒龍吸了口氣，道：「豈敢！豈敢！只不過在下的確沒有這種本事，堡主掌力如山，在下如何承受得起？」

蕭姥姥「呸」一聲。

「你年紀已長大了，但胆量却反而縮細得像頭老鼠，別再嚕嗦，看掌！」

蕭姥姥那隻血紅色的右掌，已如閃電般脫袖而出。

蕭姥姥號稱「血掌仙婆」，她所練的是無影血手印，威力之强，實在是令人吃驚的。

呂寒龍感到有些心驚。

蕭姥姥的掌勢已逼得他毫無轉圜的餘

地，想不硬碰一掌也不行了。

呂寒龍勉强一喝，運勁揮掌。

一老一少，兩隻手掌緊緊纏在一起。

呂寒龍身子一幌，退出八尺以外。

蕭姥姥也被這一掌的震力，連退了五尺。

兩者相較，自然是蕭姥姥猶勝一籌。

但呂寒龍却已驚訝不已。

他想不到自己的內力，竟已比以前增强了甚多！

否則，剛才那一掌，很可能就要了他的性命。

蕭姥姥哈哈一笑。

她目注袁七先生，道：「他的掌力雖然暫時還蓋不過老身，但顯然已比昔日有飛躍的進展。」

袁七先生微微一笑，道：「雙龍參果然是人間至寶，相信不出三個月之後，他就可以與蕭堡主分庭抗禮了。」

蕭姥姥道：「余老樹武功極高，憑老身之力，也許還能勉强抵禦得住，但想取勝，可就困難得很。」

袁七先生眉頭一皺，道：「聽說余老樹是霹靂大仙巴驚虹的弟子，未知是否屬實？」

蕭姥姥緩緩道：「巴驚虹是八十年前的魔道第一高手，如果此說是屬實的話，余老樹的武功，恐怕猶在七爺之上。」

袁七先生也同意蕭姥姥的見解。

蕭姥姥又道：「如今屈指一計，巴驚虹若還活着的話，他已經達一百六十高齡了。」

袁七先生道：「他有可能活到這個歲數？」

蕭姥搖搖頭，道：「這是不大可能的，就算巴虹驚現在仍然活着，他也無能爲力再在江湖中逞雄了。」

袁七先生道：「血魔盟的野心，似乎不少。」

蕭姥姥道：「實不相瞞，老身今次來到貴府，是志在與貴府聯成一股力量，對抗血魔盟。」

袁七先生苦笑一聲，道：「可惜老夫已武功盡失！」

蕭姥姥道：「這算得了甚麼，七爺武功雖暫時未能恢復，但大樂王府的力量，又豈容輕視。」

袁七先生淡淡一笑，忽道：「蕭堡主認爲呂副堡主與王麟的武功如何？」

蕭姥姥沉吟半晌：道：「不出半年之內，他們的武功，陰陽兩種絕藝合璧，其成就恐怕猶在昔日七爺之上。」

袁七先生目光閃動：「雙龍參的力量，的確不可思議。」

蕭姥姥淡淡的道：「目下余老樹正躊躇滿志，他大概還想不到，這兩個少年人竟會是他的致命剋星！」

袁七先生長長吐出口氣，道：「余老樹既有雄霸武林的野心，恐怕必會對本府以及貴堡下手。」

蕭姥姥道：「這只是遲早間的事。」

袁七先生道：「未知貴堡是否已有所準備？」

蕭姥姥露出了一個冰冷的笑容，緩緩地道：「敝堡已把全部精英高手，轉換到另外一個地方。」

袁七先生一怔。

蕭姥姥又接道：「現在大樂王府內外，除了七爺的固有精英高手之外，敝堡中人亦爲數不少。」

袁七先生撫掌笑道：「如此甚好，血魔盟想侵佔本王府，可得大費週章了。」

所以，戰事並未結束。

戰爭僅在開始的階段。

大樂王府看來很平靜。

但在大樂王府之外，又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 × ×

血魔盟主的氣焰，實在驚人。

余老樹居然要大鬧少林寺。

少林寺南北兩支數千子弟，潛力龐大，豈容輕侮？

但血魔盟在江湖之上，橫掃了半邊中原，已將素負盛名的若干門派殺得片甲不留，連丐帮七十二個分舵也毀了一大半。

武當派的掌敎洞玄眞人，也在武當山下，被余老樹一掌打成殘廢，全身癱瘓，此刻還在武當山上躺着。

血魔盟大有蓆捲江湖，唯我獨尊之勢了。

到了最後，余老樹更不惜訂下計劃，大舉進攻嵩山少林寺。

於是，一場大戰又告爆發。

這一戰，比起三十年前華山下那一役，恐怕還更激烈得多？

× × ×

這一戰，眞是驚天動地，風雲變色。

正邪兩派的高手，少說也有千餘人。

這千餘人，並非泛泛之輩，可說是聚集了天下絕大部份的精英高手。

這是令人畢生難忘的一仗。

血魔盟氣勢正盛。

但他們却未曾料到，少林寺並非孤軍作戰。

血魔盟向少林寺大舉進軍之事，早已傳遍了整個武林。

事實上，在血魔盟進襲少林寺之前，江湖中人早已料到此乃必然會發生的事。

血魔盟既要獨霸江湖，當然首先得把少林寺征服！

所以，在血魔盟的高手還未曾到達嵩山之前，已有不少自願爲保護少林寺而戰的援兵，在少室峯四週佈下嚴陣。

嚴陣以待。

這將會是決定今後武林百年之內命運的一戰。

× × ×

拂曉時分，血魔盟大軍殺到少室峯。

余老樹坐在一頂四四方方的轎子之上，他的神態很平靜。

他平靜得就像是在遊山玩水，毫無緊張之色。

率雄師，犯少林，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難得他還如此鎭定。

大戰一觸即發。

血魔盟中，最魯莽、也最勇猛的，是開山斧王雷豹。

雷豹在血魔盟的地位並不高，但每逢有戰事，他總是個勇不可當的先鋒人物。

雷豹手揮巨斧，氣勢懾人。

他遇上的第一個對手，是嵩山老俠。

嵩山老俠複姓南宮，名一閃。

他自幼就在嵩山山下的一條小河邊長大，直到今年七十多歲，還是沒有離開過嵩山半步。

可以說，他的一生，都在嵩山渡過。

雖然他從未離開過這裏，但提起了南宮一閃，江湖中人莫不肅然起敬。

數十年來，南宮一閃已在這一個地方上，誅除過不少惡魔，其中還包括了二十年前名震關中的响馬大盜霍雄狼。

霍雄狼在關中橫行多年，想不到居然會死在嵩山之下。

但雷豹自恃膂力非凡，而且開山斧法勇猛無比，他居然沒有把南宮一閃放在眼內。

但南宮一閃寶刀未老。

十招之內，已把雷豹的咽喉，用金刀刺穿了一個大洞。

雷先鋒陣亡，余老樹大爲光火。

他立刻下令，無論如何，一定要把南宮一閃的頭顱割下，以振軍心。

他的命令剛發出，立刻就有一人前往對付南宮一閃。

這人赫然正是辣手詩人蘇辣。

× × ×

南宮一閃手持金刀，滿臉怒色。

蘇辣淡然一笑。

「看見閣下，使蘇某想起了另外一個人。」

「誰？」

「呂苗，」蘇辣露出了一種冷酷的笑意：「聽說這位鐵心帮帮主，與閣下頗有交情？」

南宮一閃的臉色倏變。

他突然厲聲喝道：「你是誰？」

蘇辣緩緩的說道：「區區姓蘇。」

嵩山大俠南宮一閃深深的吸了口氣：「蘇辣？」

「不錯，區區正是蘇辣。」

「辣手詩人蘇辣就是你？」

「也不錯。」

南宮一閃忽然用力咬了咬嘴唇。

這一咬之力，眞還不輕，居然咬得自己的下唇鮮血淋漓。

蘇辣冷冷一笑，道：「南宮老俠當眞恨蘇某如此之深？」

南宮一閃目露殺機，恨恨的道：「老夫恨不得把你碎屍萬段，爲苗眞報仇？」

「蘇辣一笑，笑聲充滿了挑釁的氣味：「你現在大可以動手了。」

南宮一閃不再答腔，果然一刀就向蘇辣的臉上劈去。

這一刀，劈得並不快，但却位置準確，大有必殺蘇辣之勢。

蘇辣大笑，他閃身避過，反手就是一掌。

南宮一閃急退。

叮一聲响，金刀忽然擊在地上，又再反彈，刀鋒直射蘇辣胸膛。

這一招好險。

蘇辣雖然身手靈活，但也給這一刀在胸膛的前劃過，衣衫登時裂開一道口子。

南宮一閃氣勢更是猛烈，連環揮刀，瞬即把蘇辣逼的險象環生。

蘇辣身在險境。

但他居然仍是神態從容，嘴裏還淡淡的笑道：「嵩山老俠的地煞刀法，果然比鐵心帮帮主高明得多。」

南宮一閃不理會蘇辣，刀如急風驟雨，一味只向蘇辣的身上攻去。

蘇辣突然在一片刀光之中，劈出了一掌。

這一掌一閃即過，彷彿驟雨中的一隻小鳥，瞬即無影無踪。

南宮一閃突然臉色大變。

「你……好毒辣的手段……」

說完這七個字之後，這個在嵩山長大的老俠，也在嵩山之上死去。

只見他的額前，冒出了一道淡淡的血絲。

一枚紫色的毒針，正釘在他眉心上兩寸的部位。

× × ×

蘇辣一擊得手，臉上又回復了他平時那種傲然不可一世的表情。

這時，血魔盟已大舉進襲少林寺。

但他們都遭遇到强大的反擊力量。

丐帮帮主「瘋丐醉俠」祁長山，雖然曾一度受傷，但現在已傷勢完全復原，並且率領大批丐帮子弟，在少林寺外佈下打狗大陣。

打狗大陣是丐帮的絕學，威力不在少林寺羅漢大陣之下。

血魔盟雖然網羅了不少黑道上的高手，但要闖過打狗大陣，也並非易事。

蘇辣臉色一寒。

他洒開大步，縱上山去。

他要親自指揮血魔盟的高手。

他要攻破在祁長山領導之下的打狗大陣。

但他剛離開南宮一閃的屍身不遠，便突然遇上了一個人。

那是一個身穿青袍，年青英俊，比他還更瀟洒得多的書生。

蘇辣的瞳孔在收縮。

「原來是你，想不到你仍然活着。」

那人淡淡一笑，道：「你意想不到的事情，還有很多。」

那人的笑容雖然是淡淡的，但他的眼中，已流露出無限的殺機。

他就是呂寒龍！

× × ×

呂寒龍！

蘇辣想不到在這裏居然會碰上了呂寒龍。

他殺了呂寒龍的父親呂無心。

斬草除根，呂寒龍當然也非殺不可。

呂寒龍曾受重傷，如今事隔不遠，他的體力未必就能復原得這樣快。

這是殺呂寒龍的最好機會。

蘇辣並不愚蠢。

他當然知道，在有利的時候不向敵人襲擊，是天下間最愚蠢的事。

現在，機會已來臨。

就算呂寒龍不向他挑戰，他也一樣要對付呂寒龍。

兩人靜靜的互望着。

這是對峙。

就像是森林中的兩隻猛獸，彼此都在虎視眈眈，等待着發出致命的一擊！

× × ×

蘇辣忽然發現了一件事。

呂寒龍的手中無劍。

他不但手中無劍，腰間也無劍。

他的劍在哪裏？

呂寒龍彷彿已看穿了蘇辣心中所想的事。

他冷冷的笑道：「今天我的手裏沒有劍，身上也沒有劍，劍在我的心中。」

蘇辣的瞳孔倏地擴大。

「劍在心中？」

「不錯。」

「心中的劍也能殺人？」

「能！」

蘇辣嘿嘿一笑：「我就不相信你這一套。」

呂寒龍冷笑。

蘇辣又道：「照我的看法，你手中無劍，身上也無劍，就等如一個跛子，沒有一雙枴杖。」

呂寒龍沉默着。

蘇辣緩緩地，一字一字地說下去：「所以，你這一仗必敗無疑，而且也必死無疑。」

他的說話的聲音並不大，但却有一種逼人神智的力量。

他彷彿已看見呂寒龍倒下時的情景一樣。

× × ×

呂寒龍沒有倒下。

蘇辣還未出手，他又怎會倒下去。

蘇辣沒有出手。

但呂寒龍却已出手了。

蘇辣一直還以爲呂寒龍將會很沉得住氣。

他甚至以爲呂寒龍不敢首先向自己出手。

可是，他的判斷完全錯誤。

呂寒龍不但比他更早出手，而且一出手就把蘇辣擊倒！

× × ×

蘇辣呆住了。

他呆住的時候，整個人已像元寶般跌在地上。

他竟然無法看清楚呂寒龍是怎樣出手的。

他只覺得一股陰柔無比的勁力，從呂寒龍的掌心直透過來，使他整個人都爲之僵硬。

這是甚麼武功？這樣快，這樣冷！

「難道……這就是……袁七先生的……九陰絕命手？」

他突然想起九陰絕命手！

他只希望自己的推測是錯誤的。

但呂寒龍却點頭。

「不錯，這就是九陰絕命手！」

蘇辣渾身都在發抖。

呂寒龍咬牙冷笑。

他再補上一掌。

這一掌，了無聲息，連一點聲音也沒有發出來，看來簡直就像虛招一樣。

但蘇辣的臉色却在刹那間變得更加蒼白。

蒼白如雪的臉。

他突然一陣抽搐，連臉上的肌肉都已硬化。

他不但臉上的肌肉硬化，全身的肌肉也在硬化。

呂寒龍目中仇恨的光芒漸散。

蘇辣雖然是他的仇人。

但他從不對一個死人記恨。

蘇辣已死。

他已在僵硬中死去……

× × ×

余老樹仍然坐在那一頂四四方方的轎子之上。

這一頂轎子，就是余老樹發號施令，領導羣魔進攻少林寺的地方。

血魔盟捲土重來，已先後大敗青城、點蒼、峨嵋、武當、鐵心帮等若干門派。

攻打少林，這是志在必行的事。

少林寺雖然是執掌武林牛耳的大門派，但余老樹一向都沒有把它看在眼內。

他最顧忌的，並不是少林寺，而是大樂王府和芙蓉堡這兩派的高手。

這兩大派的高手，人數比不上少林寺多。

但他們的力量，却猶在少林寺之上。

現在唯一令到余老樹放心的，就是袁七先生已服下散功丸，武功盡失。

散功丸是余老樹親手泡製的一種藥丸，服下之後，就算武功再厲害的人，也無法抵抗這種霸道的藥力。

這種藥力，不會毒死人，但却可以令任何人的武功，在片刻之間，消失得一乾二淨。

而且，絕對無法復原。

所以，原本號稱中原第一高手的袁七先生，現在已無異是個平凡的人。

可惜，他還是算漏了一件事。

袁七先生雖然武功盡失，但他却把「陰手陽拳」兩種絕世奇學，分別傳授給了呂寒龍和王麟二人！

× × ×

血魔盟進攻少林寺，並不如想像中般順利。

少林寺的子弟還未出動，少林寺外便已打得天翻地覆。

祁長山率領的丐帮弟子，固然勇不可當，而其他帮會聞訊趕至的援兵，也是人人奮勇作戰，絕不惜命。

可以說，他們的戰意是極其高昂的。

大概每一個人都明白，少林寺一旦被攻破，今後江湖之上，勢難再有片刻安寧的日子。

這是正邪之間的生死決戰。

自願前來參戰的武林人物，除了大部份是正義之師之外，居然也有小部份是綠林出身的黑道高手。

原來血魔盟不但與白道武林高手作對，對於不服從血魔盟的黑道人物，亦一律採取鐵腕手段對付。

所以，若干黑道高手，也在血魔盟的血腥統治政策之下被殺。

他們被殺之後，其餘黨親屬份子，當然含恨在心。

這時，血魔盟與羣豪大戰，這些黑道人物亦紛紛前來參戰，向血魔盟報復。

所以，當世武林兩大神醫之一的余花道長大笑道：「少室峯今天熱鬧極了。」

× × ×

熱鬧。

嵩山少室峯果然熱鬧。

但與其說是熱鬧，不如說是慘烈，更爲恰當。

尤其是丐帮的弟子，更是傷亡慘重。

在保護少林寺這一役，丐帮可說是出盡了全力。

那是俠義感人，互相扶持的場面。

少林寺的僧侶，絕非貪生怕死。

少林寺羅漢陣終於出動。

血魔盟的高手，已把丐帮的打狗大陣衝散了陣脚。

但代之而起的，却是羅漢大陣。

恩木禪師親自主持領導這一個陣法。

場面悲壯無比。

也混亂無比。

少林寺已面臨着最殘酷的考驗。

× × ×

余老樹坐在那頂轎中，神態肅穆。

他已不能再保持着今天之前的樂觀態度。

他突然沉聲一喝，道：「施天河，施天峯！」

立刻就有兩個灰袍老者應聲而出。

余老樹忽然嘆了口氣，道：「敲銅鼓，十七響。」

施天河，施天峯的臉色同時一變。

嗚鼓十七響，那是血魔盟的暗號。

這個暗號的意思就是立即撤退。

× × ×

立即撤退！

十七下震人心弦的鼓聲終於響起。

銅鼓之聲剛響過，少室峯上的形勢立時大變。

血魔盟的高手，相繼向後撤退。

但他們的撤退，並不慌亂，而是有條不紊，層次分明的逐步撤退。

余老樹果然不愧是個梟雄人物。

他所領導的血魔盟，絕非烏合之衆，簡直就是一支由武林高手所組成的精兵。

若非今天它所遇到的對手太強，又有誰能攖其鋒？

× × ×

袁七先生和蕭姥姥在遠處看見血魔盟高手撤退的情景，不禁齊聲浩嘆。

袁七先生道：「余老樹確是人中之傑，若非芙蓉堡與本王府的精英高手殺到，他又如何會吃這一塲敗仗？」

蕭姥姥點點頭，道：「七爺所言甚是，今日嵩山少室峯，就是血魔盟與余老樹葬身之所。」

宋無雙在旁道：「呂副堡主與麟兒已練成七爺的絕世武功，對付余老樹恐怕該游刃有餘罷？」

袁七先生道：「這一點還不能太早肯定，余老樹是個非凡人物，要把他誅除，還得大費一番功夫。」

宋無雙笑道：「怕甚麼，還有蕭堡主呢！」

蕭姥姥微微一笑。

× × ×

少室峯上，忽然又再殺聲大起，噓喝之聲，與慘呼之聲，混成一片。

我佛如來，也難免作獅子之吼。

現在，佛門中人，正是大發獅吼的時候。

少林寺的僧侶，已蜂湧般向血魔盟的高手作無情的追擊。

而丐帮的弟子，雖然傷亡慘重，但仍然有不少人揮動打狗棒，向血魔盟的高手窮追猛打。

余老樹一聲長嘆，居然放棄了那頂四四方方的轎子，施展步法望南而去。

但他僅僅走了半里，就被兩個年輕人截住去路。

余老樹冷漠地一笑。

「爾等無名小卒，還是滾得遠一點的好。」

說着，大袖一揮，掃出一股勁風。

他這一揮，只用了三成的勁力。

在他想像之中，這兩個少年人無論如何也禁受不起的了。

那知他這一股勁風，竟然給對方兩股大力反擊，彈回過來。

余老樹的臉色陡地一變。

他閃身避過，冷冷大喝道：「你們是誰？」

兩個年輕人的臉上毫無表情，並不答話。

余老樹冷冷一笑，臉色陰晴不定。

在他身後的兩個灰袍老者突然同時厲聲說道：「這個小子就是呂寒龍！」

× × ×

余老樹的眼色變了。

呂寒龍的眼色也變了。

他已認出，這兩個灰袍老者，就是當日在甘府中，打傷自己，擄去甘四爺的兩人。

呂寒龍冷冷道：「兩位的掌力好渾雄，未知是哪一位前輩高人？」

右邊一個灰袍老者冷冷一笑，道：「說你知也無妨，老夫施天河，他就是施天峯，甘四爺已死在咱們的手上。」

呂寒龍乍聞甘四爺死訊，又驚又怒：「原來是名震天下的河峯雙殺手，難怪如此厲害。」

施天峯冷冷一笑：「敗軍之將，再吃老夫一掌！」

說着，果然一掌就向呂寒龍的胸膛上劈去。

掌影如山，威勢嚇人已極。

但呂寒龍隨隨便便的揮出一掌，居然就把施天峯震得後退三丈。

施天河見狀，大爲驚怒。

這小子明明內力稀鬆平常，怎會在忽然之間判若兩人？

他不信這個邪，用盡全力，猛然一掌向呂寒龍的腰間擊去。

但在呂寒龍身旁的另一黃衫少年，却同時一聲大喝，以拳迎掌與施天河硬拚。

施天河大怒。

這黃毛小子眞是不自量力，憑你的小小拳頭也敢來與老夫硬拚，豈不是送死？

他生性兇殘，雖見對方弱小，仍毫無承讓之心，掌上勁力反而更添增幾分。

那知拳掌相拚之下，施天河的右掌竟然生生折斷，血如泉湧不止。

施天河一聲驚呼，再欲揮動左掌，那知竟已突然氣絕畢命！

× × ×

施天峯受了重傷，已令余老樹大爲震駭。

但令他更無法想像得到的，就是施天河竟然死在這個黃衫少年的拳下。

他又驚又怒，大喝：「你是誰？」

黃衫少年臉上殺機不絕，冷冷道：「

王麟。」

余老樹深深的吸了口氣。

他良久才道：「果然英雄出少年，長江後浪推前浪。」

呂寒龍與王麟不語。

他們突然拳掌齊施鉗形進攻余老樹。

× × ×

余老樹自恃神功蓋世，雖知呂寒龍與王麟已練成絕頂武功，但也毫不畏縮。

王麟拳擊余老樹，余老樹也用拳與之抗衡。

呂寒龍用掌襲擊余老樹，余老樹也用掌與之對抗。

這是激烈的一戰。

也是一招即判生死的一戰。

誰將勝？誰將負？

× × ×

袁七先生與蕭姥姥已看見余老樹的撤退行動。

他們可看見王麟和呂寒龍截住余老樹。但他們沒有看見這一戰。

一叢樹林，阻擋住他們的視綫。當他們趕到的時候，他們都驚得呆住了。

地上躺着五個人。那是兩個灰袍老者，余老樹，呂寒龍和王麟。

他們全部都躺了下去！

× × ×

「躺了下去」，通常都是「已經被殺」的意思。

那兩個灰衫老者，已經被認出是昔年名震天下的河峯雙殺手。

施天河已當場畢命。

而施天峯也是奄奄一息。

至於余老樹，他的臉色很奇怪。

他的左半邊臉，是蒼白如雪的。

但他的右半邊臉，却是殷紅如火。

但無論臉色怎樣，都已不重要。

因爲他已變成了一個死人。死人的臉色怎樣，當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了。

× × ×

白魔盟終於在少室峯下被瓦解。余老樹一手創出來的基業，已完全崩潰。

但沒有人覺得可惜。

只有人覺得慶幸。

中原武林，終於有救了。

挽救中原武林，力斃余老樹的人，就是呂寒龍和王麟。

他們沒有死，但却是足足在床上躺了半個月。

但他們覺得這是值得的。

別說要他們躺在床上半個月，就算要他們躺在棺材裏，他們也要把余老樹這個魔頭收拾下來。

他們苦練陰手陽拳終於達到了目的。

三兩月後，呂寒龍的傷勢已完全復原。把他傷勢治癒的，當然又是醉郎中宋無雙。可以說，宋無雙是他的救命恩人。他兩次把呂寒龍的傷勢治癒，功不可歿。

呂寒龍無以爲報。到最後，還是由袁七先生做主，教導他怎樣去報答神醫。

這一個報答的法子很特別，就是叫呂寒龍把宋凝芳娶過去，作爲報答宋神醫。

宋無雙聞言，呵呵笑道：「這也算是報答？哈哈……哈哈……」

在笑聲中，他已成爲了呂寒龍的岳丈，成爲武林中的一段佳話。（全文完）

其人其事

江北山威鎮夏威夷

·希華·

有許多洋人練習中國拳法，因爲他們看見過李小龍在舊金山電視台上表現中國功夫，還因李小龍參加加州的萬邦自由搏擊大會，奪取冠軍，影响所及，便使若干喜歡研究武功的西人拳師，把視綫投在中國功夫方面。

此外，還有另外一條路使洋人喜歡中國功夫的，它就是由空手道變成中國功夫的拳迷，換句話說，他們多次看見日本空手道的拳師用脚踢爛幾塊木板，而且一掌打去特別厚的汽水瓶登時折斷，汽水如泉噴出，他却沒有受傷，由此崇拜空手道，但因爲空手道的拳師眞正跟中國功夫交手時，竟然打輸，因此轉而崇拜中國功夫，實情如此，中國功夫能够在歐美站得穩，然後得到外國人的崇拜。

在若干中國功夫的高手當中，有一名好漢叫做「江北山」，現時他在美國正式設館教授蔡李佛拳，至於他在美國會得享譽，就因爲在夏威夷跟日本人拳師江勇三郎挑戰，打贏了對方，然後引起夏威夷美國的崇拜。

當時他在夏威夷開設拳館，教授蔡李佛拳，風頭很勁，因此在美國本土有一名獲得日本空手道的高手，叫做江勇三郎，脚法凌厲，所向無敵，他對江北山的聲譽有所妒忌，而且覺得江北山未必一定能够打贏他，基於這種因素，終於公開向江北山挑戰。

江北山師傅接受了他的挑戰之後，就在美國夏威夷的一個叢林之內，兩人分別站在空地上，展開劇烈的搏鬥。

對方不愧是一名高手，脚刀凌厲，出脚之後跟發拳，拳勢綿密，江北山如果施展普通的拳脚，實在難以應付，但因他擅長蔡李佛拳，稱做「貓兒手」，「千字手」以及「旋風雙飛腿」等，經過一番苦戰，終於突然標馬，一拳打中對方的額角，那一招是蔡李佛有名的啃拳，只是一拳，江勇三郎就登時暈倒。

事後這一位空手道高手非常佩服，到處宣揚江北山的拳技，因此影响，江北山的聲譽就更加响噹噹，此後他在夏威夷一直教授蔡李佛的拳脚，門徒甚衆。

一向在香港挾技赴美國設館教授拳脚的師傅，總有特殊的造詣，準備隨時有美國拳師或異籍拳王登門挑戰，萬一打輸，就無法站得穩，反之，打贏對方，自然聲價日增，甚至把對方拳館裏面原有的徒弟也拉過來，館務蒸蒸日上。

這種情況，反映出一件事情，洋人崇拜中國功夫，有增無減。（完）

武壇雜摭

岳飛八段錦的秘奧

萬里傳·文

「武術鈎玄」載：「世傳八段錦爲岳武穆手創，以訓練軍役之基礎，而爲徒手搏擊及强壯體力之嚆矢。實胎源于華陀五禽戲，再揉入北派少林十八羅漢手之招式精華而成。岳家軍之所向披靡，我武維揚，實得力于八段錦爲本，長短兵器、馬上步下陣法之精鍊、故能以一當十，雖金寇漂悍，素以騎術著稱，亦非岳軍之敵也。武穆能爲一代名將，享祀千秋，自有其可取之處。

而八段錦者，原名「崩斷金」也！金指金寇，當二帝蒙塵，臨安偏立，朝野恥之。岳王奮起河朔，痛恨胡虜，朝夕習武，兼及兵法，誓以滅虜雪恥爲志，始創此基本八式，乃喻意爲要把金寇崩斷也。後人諱之，稱爲「八段錦」，乃見雅馴，但失其原意矣！南宋之後，岳王原迹轉輾傳抄，多有舛誤，蓋此八式，暗寓陰陽，動靜，剛柔之理，而以强筋壯骨，內外兼修爲旨。故必明其動作中矩與何者爲呼，何者爲吸，稍有差誤，反成內傷，不得其法，反受害矣。後人宜凜遵勿謬。」

呼吸「吐納調息」爲中國國術最要緊的一個環節。外國各種運動，因多不明呼吸調息之訣，故多內傷而不自知（即「運動病」）一般習武功者，十九不明呼吸與拳脚動作之連鎖性，故除了能使肌肉發達，體魄强壯，氣力增加外，多是內部臟腑機能受損而不曉得！一到遭遇外傷或染病、或年老時，就會發作（併發症），哮喘、關節炎等即是。

如果我們只讀過「裨史岳傳」（精忠說岳）之類或「宋史」等，是難以眞正了解岳飛的。

因爲舊小說多是神話故事，例如：說岳飛是「金翅大鵬王」轉世投胎等等，豈可當眞？

因小說多是民間附會傳說，故多誇大，渲染，就失實了。

而所謂「正史」，又多忌諱之處，語焉不詳。故查遍有關岳武穆的記載，幾乎都沒有說明他一身武藝的出處及正確的信史。

筆者祖代爲藏書家，十九是搜羅天下，費盡金錢、心血、與時間精神收集來者，以其中手抄本最爲珍貴，因原書或原來手稿眞跡歷經年代久遠與水火刀兵等損失，不易保存完全原璧，故手抄本的珍貴價值，僅次于原本作者親手原稿也。

也即是手抄本筆者是價值連城的絕版書。

絕版書指有錢也買不到的書，或可遇而不可求的「稀世之寶」。

「空靈九笈」中的「雜記篇」，有人所不知的武林秘辛，言人所未言者，十九皆世所不知者。

雜記篇中有「少林外記」一章，載：

「……少林自達摩東渡，歷代有盛時，亦有衰時……雖代有能者，對少林武術有所增進，而少林弟子中，得享盛名者，僅二人焉，一爲帝王，一爲名將，二者皆世稱少林俗家弟子也。唯少林以空門淸淨，不涉塵俗富貴浮名，故歷代諱之，而不爲世所知。帝王者，即宋之趙匡胤。名將者，即岳武穆也。

趙氏得少林心法眞傳，自成一家，世謂「太祖長拳」是也。俗稱太祖一條桿棒打出天下，即反證其武功之高强矣。長拳大開大闔，縱橫磅礴，儼然有人君之八面威風焉。

岳飛啓蒙業師氏周名侗，確爲少林外家子弟，傳衣鉢於岳氏，岳氏天資特異，大而化之，以八段錦爲基，再變化爲「刁拿」，「鎖扣」，「束小」、「綿軟功」、「閃轉」、「騰挪」、「分筋」、「錯骨」、「離位」等手法，實脫胎于少林「大小擒拿手」與「降龍伏虎式」焉。

世稱鈎掛連環，倚碰擠靠，乃至「貓穿」，「狗閃」、「兔躍」、「鷹翻」等身法，與趙氏長拳中之「揸」；「滑」、「洪」、「炮」、「彈」五字訣，若合符節，互有貫通，由此亦反證趙、岳皆源出少林無疑矣。

——好傢伙，難怪「少林」武功威揚天下，歷千秋而不墜，爲武林共仰之泰山北斗。

原來，連貫有宋一代的「開國之君」的趙匡胤與一代名將岳飛也是不折不扣的少林弟子呀。

也難怪筆者小時拜師，其中二位恩師是少林嫡傳弟子，一開始就教授紮子午樁及每天必須早晚二次做八段錦了。

在那時筆者還小，莫名其妙，當作八段錦就是學校內的早操（體操）運動了。

的確，好多人把八段錦當作一項健身運動來看，而不知道它是一種武功根基之學。

關于八段錦，在筆者的記憶裏，自民國三十一年起就看過當時上海「精武會」印行的文字與圖解說明本，却有四種不同的版本。

其中以太極拳名家吳鑑泉氏手繪的八段錦圖解，石版宣紙印的最正確。但與筆者恩師所教的也有幾處不同。

在香港，及到台灣這二十多年來，筆者先後買了十七種，也是各有差異或大同小異，却每種都和筆者所習的至少有七八處不同，據筆者分析，可能是各人的師門傳授有差別，或因大陸變色後，海外人士都找不到以前在大陸印行的「正本」了，只好由各人憑自己所習過與記憶力加以畫圖及文字說明，而致各有一套，無一全部相同了。

而筆者認爲是正確的乃二位少林恩師所傳者。

因爲，筆者由六歲起直到現在，平均

每天至少練習八段錦一次。

過去苦練的拳法，脚法與兵器招式，由于拋荒了，已無法全部追憶淸晳了。

但對八段錦則可說迄今爲止，包括海內外國術名家，運動名宿，沒有一位比筆者更明白它的訣竅與正確鍛鍊心法了。

這不是可以「胡吹亂蓋」的事。差以毫厘，失之千里。

中國國術式微，每況愈下，主要原因就是名家挾技自秘，不肯把絕學傳授後人，乃至隨人死而失傳了！一句話，私心太重了！

再加以「以訛傳訛」，失實了！

或者，只有皮毛，而無血肉，僅存糟粕，失了精華，使後學者無所適從，將錯就錯，一直錯下去，錯到底，當然使後學者未得其利，反受其害了！一起懷疑，當然失去繼續學習下去的興趣了，後學者也就日益減少了……

——這就是中國國術逐漸失去其意義與價值的致命傷了！

連八段錦的八個名稱，十分簡單的事，也會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稱謂呢！

有的只不同一二個字，有的把原來的名稱擅自竄改了！

有的圖文並列，可稱詳細了。

可是，照片也好，圖畫也好，圖上再加「變化」的「虛綫」也好，由于都沒有註明呼吸方法與何時應呼氣？何時應當吸氣等訣竅，有的照片與圖畫姿勢也搞錯了，或動作次序弄得顚而倒之，都是貽害後學的。

爲了重視國術，提高大家的興趣，筆者不揣冒昧，盡一己愚，把八段錦的正確練習方法扼要註解——只要依照下文次序練習即可，不必照片與畫圖，也可一淸二楚了。

先把八段錦的正確名稱依序列左：

第一段「雙手托天理三焦。」

第二段「左右開弓似射鵰。」

第三段「調理脾胃單舉手。」

第四段「五勞七傷往後瞧。」

第五段「搖頭擺尾去心火。」

第六段「背後七顚百病消。」

第七段「怒目攢拳增氣力。」

第八段「兩掌攀足固腎腰。」

——好了，再逐一述明練習八段錦的正確動作次序吧！

但必須先注意做到下列各點，才可正式開始動作。

（一）要在空氣新鮮地方，最好是野外或山間，在家內最好在花圃或陽台上。

（二）要穿寬襠的內褲或睡衣，市上流行練工夫穿的「唐衫褲」最合適，切忌穿貼身繃緊的衣褲！

（三）不能在肚子飽的時候練習，故以空腹時的早上與晚間就寢入浴前爲最適宜。

（四）褲帶不宜緊，能使褲子不下落即可。

（五）最好穿寬鬆的中式布鞋。

（六）最好先作深呼吸十次，放鬆全身肌肉，絕對不可在跑步或打拳後，呼吸還未平均時練習！如喘息未定就練八段錦，易犯哮喘病！切記，切記！

可以開始了！

兩脚合併，作外八字——脚跟靠攏，而雙脚尖八字分開。像一個倒寫的「人」字。

雙手向左右分開平張，齊肩平。（掌心向下）

雙手向頭順正中交叉合掌，成雙手扣握，十指交疊式。

雙掌十指相叉，向天上仰掌翻起，十指不可分開或鬆脫。

當向天仰掌時，胸前挺起，小腹內縮，作深呼吸。（以鼻呼吸，絕忌用口呼吸，口要閉緊，齒要咬緊。）

當雙掌向天翻時，由于雙臂力道向上伸張，雙脚跟也要隨着上提離地，以雙脚脚前板與十個脚趾沾地爲全身重心。

脚跟離地，身形保持挺直平衡。

雙掌向天盡力翻仰上去，約深呼吸三次之久，十指在空中（頭頂上空）自行鬆開，兩臂徐降，回復齊雙肩平擧引，雙手再收回貼股，脚跟也自然隨手下落，仍是脚踏實地。

初學者，能如此循環連做三次即可。逐步增到十二次爲一度，即第一段巳完畢了。

如果在動作時，把舌頭倒捲上下顎，自然含嘴內生津液，在每做完一次——手放下，貼兩股旁，脚跟下落實地時閉目聚光，把口中一口津液徐徐咽下，就是道家的「還津補腦」。

但初學者不宜，因易呼吸急促，要等習慣了，自然可以做到。

連續做第二段。

右脚向右平分，移出一尺四寸。個子高的移開一尺八寸。

左右脚尖要一字排平，空襠，微向下蹲。

右臂隨右脚移開時伸向左邊，儘力伸直是向右邊橫伸，五指貫力，如扣弓弦——拇指與食指作虛圈狀。

同時，左臂抬起，曲肘，五指貫力，作拉箭欲放狀。

頭向右偏，目光集中在弓弦——即是凝注拇指與食指虛扣的圈子內，也即是凝注目的物也。

此時，緊縮小腹，提起肛門，如忍大便狀，作深呼吸。約三次深呼吸即可收勢，仍直立。

再以左脚向左橫移一尺四——一尺八寸。

左聳作弓弦，右臂曲肘作放箭狀，目光左注，深呼吸三次。

——如此左右循環，作三次到十二次即第二段完畢了。

（本段乃鍛鍊腰力與臂力、眼神。）

連續做第三段。

右脚略開——即左右脚與左右肩成一直綫位置，右臂平起齊右肩，再向上直掌而立，鼻作深呼吸，同時，右掌變直爲斜翻向天，如此循環三呼吸，不回肩平，放下手，垂放右股。

繼續再移左脚，起左臂，依照右式同樣進行，左右手如此交替做三次，即隨着體力之增加，可逐漸增到每次作十二次爲一度。

（本段僅是循環高擧左右背，向天翻掌而已，表面是助長臂力靈活旋轉力道，

實際是增強內部脾胃的功能，因身體動作，不論如何運動，與內部臟腑，筋骨、脈絡、息息相關也。）

連續再作第四段。

先移右脚，與右肩成直綫，頭向右轉，盡力往後面看，以能看到自己背脊，屁股，直到能看到自己的左脚跟爲度。頭要平直綫，不可上翹或低歪傾側，在眼光向背後俯瞰時，要閉住呼吸，直到一口氣蹩到必須呼吸時，隨頭面回復正面平視時才可長長呼吸。再左脚移動，與左肩齊直綫，頭面向左轉，目光能看到自己背脊，屁股到右脚跟爲度。

如此循環三次至十二次即可。

（本段專爲調養內傷而設。作用在頭部向後轉，閉住呼吸，以促進全身經脈血液循環加速，增進新陳代謝作用。）

連續再作第五段。

身體半蹲，雙脚跨開作騎馬式，雙手緊貼在全膝蓋上三寸處，先把頭部與上半身向右傾側，腰部運力，以到最大的傾側度爲度。

當傾側時，要盡力以鼻部吸氣，吸到最大限度，隨頭部與上身恢復正直時再緩緩呼吸。接着，就是頭部與上身向左傾側，深深吸氣，恢復上身與頭部正直時呼氣。如此循環左右傾側三次至十二次爲度。再收腿直立，恢復正常站立姿勢。

（本段乃鍛鍊腰力，使增強其韌性與彈性，由于深呼吸關係，有擴張肺葉，促進心臟血液加速循環作用。）

連續再作第六段。

雙脚併攏作平直綫狀，即如「11」形。

先深吸一口氣，挺胸縮腹，雙脚跟緩緩離地，直到離脚趾頂地，再緩緩把脚跟下落。脚跟沾地時再緩緩呼氣。

重心在「緩緩」二字與「呼」和「吸」的均勻。而背脊骨應當有自然的節奏震動爲訣竅。

就是這樣——一吸氣間，雙脚跟緩緩離地。全身意志力却在背脊骨間。脚跟緩緩落地時呼氣。

如此循環七次。

（因爲本段是鍛鍊背脊骨椎爲主，而又必須雙脚跟離地，才可影响背脊骨的機能。因脊椎爲人身神經系統最敏感與最集中地帶，鍛鍊脊椎，刺激它的機能，可以促進性荷爾蒙分泌與健全週身神經系統也，故有「百病消」之效果，岳飛創始八段錦時，是由中國武學的精髓中悟出八個式子對人類體能與健康有非常的好處，却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筆者乃參考中西書籍，最新的學說再反證本身的體驗才加以說明一下。因古時也沒有現代醫藥名詞，例如什麼神經系統、荷爾蒙，大腦垂體之類。）

連續做第七段。

先作三次深呼吸。

右脚橫移開一尺六寸，作騎馬式。

兩臂向左右平張，再向兩脅靠胸處緊縮（收肘）雙拳緊握，就是攢拳，雙目向前平視，目光凝注一點，全身用力，至雙拳因用力過度而震動爲度。

由于全身用力，雙目又凝聚一處焦點，故就和「怒目」金剛一樣有「威」了。

當雙拳用力緊握到震動時，要停止呼吸（屏息）到非換氣不可時，雙拳先鬆開，全身力氣也退去，兩臂再平肩分開，身形站直，右脚當然收回直立，再作深呼吸三次。又繼續如上式進行。以作三次到十二次爲度。（此段乃專爲强臂力，拳力與全身力氣爲重點，而對眼神的集中力道有影响，習之既久，則雙眸有光，顧盼有神、和鷹隼一樣銳利了。）

空靈居士特別加上一段批語：「此一段與紮樁立馬有關係，不止增益氣力、轉弱爲强，久之力聚全身，拳出有力，重量日加，且使胸肌挺突，小腹收縮，全身結實有彈性，與第八段同具去腹贅之效。」（腹贅就是大肚皮）

好！最後一式了。

也是總結前面七段：效果最大，功用最多的一段——就是這一段「兩手攀足固腎腰」！

我們常看到運動員，特別是籃球運動員們在開賽或練習前，多有作「熱身」運動者，十九是雙手下垂到脚指或者反握在足脛上，全身不住伸縮動作——也可以說是全身運動，先活動筋骨的。

多少新亭揮淚客，誰夢中原塊土！算事業須效果而巳。

正是由八段錦這最後一式蛻變而來。

但「兩手攀足固腎腰」正確動作是：

雙脚合併，作倒「人」字形，全身肌肉放鬆，以達到先鬆後緊的效果。

兩臂向左右横張，再直擧頭頂，與雙肩齊平，隨着頭面與上身向下低俯之勢，雙手也由頂上向下按到雙脚之趾端。

當這種過程動作間，必須雙脚盡力挺直，兩脚彎更要全力向後挺，絕對不可彎曲，一點也不行。

每當向下俯時，應閉住呼吸（屏息），以暗勁緊縮肛門如强忍大便狀，以雙手十指能自然地攀着雙脚之趾爲度。

當十指巳接觸了脚趾後，頭部緩緩向上仰，仰到不能再仰時，手指離開脚趾，隨着向上抬起的上身緩緩向後仰。

也即是雙臂由下仍向上擧，隨上身後仰之勢盡力向頭頂背後伸張。

在這個過程中，以鼻呼吸——頭向上仰，上身胸腹部份仍在微曲過程時猛吸氣——在胸前提起，縮腹、頭向後仰，上身與雙臂也向後仰時呼氣。

當上身與頭面，雙臂（掌）都巳經仰向後，到了極限，（再仰會仰面跌倒之前）；又再屏氣，上身下俯，手臂也再隨着扳向脚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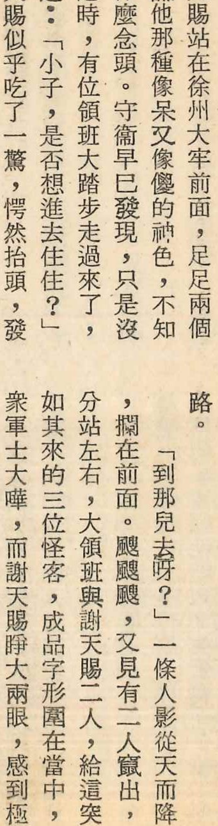
如此循環三次至十二次爲度。

這就是八段錦全套練習完畢了。

應當雙手叉腰，雙肩震動，再緩步前進十步，後（倒）退十步，雙脚踩圓圈三次到十次，以鬆弛全身緊張。

這不是八段錦原來的規定範圍內。而是一代奇人「空靈居士」在八段錦後加的按語，說明是他個人的體會心得，以嘉惠後學者。

第八段乃是鍛鍊全身筋骨，可預防骨硬化，强腰力，就是固腎，緊縮肛門就是固精關，增强性能力。由于頭面下俯，促進血液循環，故可悅容顏，血色紅潤。如果天天練習，可以預防腰酸背痛，效果最著，故此段爲全部精華所凝聚也。（完）



精選短篇俠情小說

楊柳·文
子成·圖

天地雙煞

謝天賜站在徐州大牢前面，足足兩個時辰，瞧他那種像呆又傻的神色，不知心內有什麼念頭。守衛早已發現，只是沒在意，這時，有位領班大踏步走過來了，宏聲問道：「小子，是否想進去住住？」

謝天賜似乎吃了一驚，愕然抬頭，發現這位雄糾糾、氣昂昂、威風赫赫的大領班，傻傻地笑問道：「這位大哥，牢房眞堅固呵！」

「哈哈哈！」十幾個軍士轟然大笑，他們看着謝天賜，只不過十八九歲，地地道道的鄉下人，神態天眞，言語又那樣有趣，所以忍不住笑起來！

「小朋友，你剛到徐州？」領班疑心去了幾分，所以語氣也緩和多了，但仍然不敢掉以輕心，江湖上什麼鬼域伎倆沒有？看人再不能只看表面，所以他又要出言盤查。

「是呀，我找舅舅！」謝天賜老老實實答應。

「你舅舅叫什麼名字？」

「馬行空！」謝天賜有問必答。

「呀！」十幾個軍士聽到「馬行空」三個字，似乎都吃了一驚，忍不住叫了起來。

大領班神色凝重，深深吸了口氣，緩緩地道：「你舅舅的地方很難找，我帶你去！」

「謝謝大哥！」謝天賜更高興了。

「走吧！」大領班說了一聲，當先領路。

「到那兒去呀？」一條人影從天而降，攔在前面。颼颼颼，又見有二人竄出，分站左右，大領班與謝天賜二人，給這突如其來的三位怪客，成品字形圍在當中，衆軍士大嘩，而謝天賜睜大兩眼，感到極度奇怪，却無絲毫的害怕神色。

三位突如其來的怪客，衣着形貌亦如行逕，怪異之外，還有股陰沉的意味。

攔在前面那位，大約六十歲開外，滿臉毛蓬蓬的白鬍子，只露出兩隻眼睛，驟眼看來，像頭猩猩，全身衣褲，一色鮮紅，手上一枝枴杖，也是血紅色，另兩位年齡約在六十左右，裝飾拐杖也相同，只是全副黑色。

「紅黑怪三，你們好大的胆！」大領班怒喝。

「嘿嘿，走腿子，別擺什麼官架子了，我們來此目的，你大概也知道，爽快的說一句，答應不答應！」老大紅衣屠夫戴引開門見山說出來意。

大領班暗自焦急，眼前三位煞星武功別成一格，陰毒狠辣，不知有多少成名英雄，喪身在他們手下，今日有意尋仇，實在大大不妙。

正在這時，有一名軍士，抽出腰刀，悍不畏死的衝了過來，向紅衣屠夫戴引猛劈。

「小心！」大領班想出聲阻止。紅衣屠夫戴引神色不動，氣定神閒，右手輕幌

，拐杖往後點去，準確地點在那個軍士的喉結上面，人已氣絕身亡，翻倒地上！

紅衣屠夫戴引連眉毛都未動一根，殺個把人，好像踏死一隻螞蟻，稀鬆平常得很！

大領班怒吼道：「紅黑三怪也是江湖成名人物，怎麼對這微不足道的小兵下毒手，不怕人笑話！」

「自己送死，怪誰？」紅衣屠夫戴引平靜的道。

大領班濃眉一軒，轉頭對謝天賜道：「小兄弟站到一旁去，等會我帶你去找舅舅！」

「好！」謝天賜神色自若，經過紅黑三怪身旁，站在四丈開外空地上，三怪任其離去，也不攔阻。

大領班這時才轉身向三怪道：「鬼劍向百仁犯案如山，殺人放火，無所不爲，上月給八方風雨趙青雲趙大俠所擒，這正是惡人應有的報應，不錯，鬼劍向百仁是三位的徒姪輩，今日即使殺了我，徐州大牢也不會放人，別把三位也賠了進去，才不划算呢！」

「手底下見眞章吧！」紅衣屠夫戴引冷冷道。

「老大，讓我會會這位大領班！」二怪拘魂判官詹秋平踏前一步討令出戰。

「小心！」老大吩咐一聲，隨即與三怪退在一旁掠陣。

「嘿嘿嘿，看徐州府大領班有什麼絕學，竟敢禁錮老夫師姪！」拘魂判官詹秋平冷笑道。

大領班也不打話 只是全神戒備．他知道，今日遇上三大煞星，非同小可，一世英名付之流水且不說它，如果性命賠上，這些軍士恐怕也要遭殃，正是生死關頭，只有拚命一條路了！

拘魂判官詹秋平肩頭微幌，人已滑前五尺，烏黑發亮的鬼爪已迫近大領班胸前，其間危險眞是間不容髮，事先毫無徵兆，待得發覺，已無法閃避。

大領班暗一咬牙，竟不閃避，「嘿！」一聲悶哼，右掌倏劈，猛擊對方的期門大穴，抱着同歸於盡的決心，因而提足十成功力，掌風如刀，發出一股銳嘯聲，當眞是威勢駭人。

拘魂判官詹秋平得意洋揚，誰也想不到對方採取這種不要的命打法，他當然不願同歸於盡，微一吸氣，胸腹肌肉突然往內縮七寸，有了這極小的間隙時間緩冲，急擰腰往左划開一尺，堪堪避了對方掌力中鋒，饒是如此，袖口處也給刮去一片。

說來雖慢，其間危機當眞是千鈞一髮，險到極點。當事二人以及在場的二怪，這時也不禁暗中抹了把冷汗．尤其是拘魂判官詹秋平，似乎給駭呆了，望住大領班，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大領班雖然畧佔上風，面上仍無絲毫得色，暗忖：這下出其不意 解除厄危，但拘魂判官詹秋平功力卓越，正面拼鬥，已不易取勝，還有旁立的二怪；二怪之中，老大武技最好，想到這裏 大領班實在不敢往下想。局勢很明朗，根本就是個有死無生的絕境！

「殺！」拘魂判官詹秋平陡地猛喝一聲，全身蹤起，雙掌疾揮，這下含憤而發，貫足了十二成功力，實在非同小可，掌風尖銳急勁，嗤嗤聲響，不絕於耳。

大領班不敢怠慢，倒踩七星步，頻頻換步，避開正面交鋒，在目前來說，這是不得已的打法，硬拼掌力，消耗體力極快，三五十回合下來，無論是大怪或三怪再換一個，那時只有束手待斃份兒，大領班明白這點，自然不肯上當了！

二怪愈打愈火，自己成名江湖數十年了，對付一個主管牢房的差人也收拾不了，還說什麼其他的呢！

儘管大領班步步倒退，仍然可以支持得住，二人就這樣僵持着！

徐州大牢兵卒已退回去，鐵門嚴閉，只有六名黑衣差官站在門前掠陣，注視戰場中二人。而謝天賜，站在原來地方，不露絲毫喜怒神色，對於一個乜下人來說，這的確有點奇怪！

「颼！」一條長鞭突如其來飛出，有如靈蛇出洞，纏在大領班的脚踝上，一端正握在三怪手中，二怪不由大喜，呼呼三掌，連環進擊，大領班急施千斤墜功夫，穩住身形，再無法閃避，只有招招硬拼，砰砰砰，七掌過後，大領班大有吃不消之感，胸腹間血氣翻騰，這樣下去，不出十招，定然落敗，而脚下還要用力分神應付，自然愈來愈苦。

六名黑衣差官見形勢危急，再不怠慢，揮動兵刃，猛衝過來，大怪三怪當然不會把他們放在眼內，擋住去路，三怪手中長鞭仍未放手，另一隻手中拐杖，封住三人刀劍進擊。

老大紅衣屠夫戴引突然長嘯一聲，身形疾轉，雙掌揮出，兩名黑衣人應聲飛起來，砰砰跌在五丈開外的草地上，再也爬不起來，另一名黑衣官差似乎駭呆了，紅衣屠夫手下毫不容情，補上一掌，當場了帳，瞧他下手絕情，不愧紅衣屠夫外號。

與三怪拚纏的三名差官，見同伴不死即傷，不由大吃一驚，微一分神之際，三怪手中拐杖，幻起一股黑光，像烏雲蓋頂般罩下來，三名差官紛紛受傷倒地，再也爬不起來了。

大領班眼睛雖然注視二怪，耳內聽得很清楚，六名手下頻頻受傷，却分不出手援助，而自己處境愈加困難，眼看也是同一下塲。

「老二，加點勁，快收拾這狗腿子，再去救百仁！」紅衣屠夫戴引有點不耐煩了。

「我來湊湊熱鬧好吧！」三怪手中皮鞭不放，緩緩往場中走去。

大領班暗叫一聲：「苦也！」

正在這時，叮叮叮，一陣清脆的銀鈴聲劃過長空，隨即是密集的鐵蹄聲，來勢好快，一匹雪白的駿馬有如飛將軍自天而降，三怪還未定下神來，馬背上一條人影騰身而起，掠向場中，劍光閃處，大領班脚踝上的皮鞭給斬斷了。

「多謝大小姐！」大領班宏聲道。

三怪這時才看清楚這位不速之客：「嘿！好漂亮的小妞兒！」

這眞是奇蹟，大領班眼看就要喪身魔手下，突如其來的女羅刹，解救了倒懸之危，三怪心內固然生氣，見只有一個女娃兒，仍然不放在心上，只是冷冷的站在一

旁，細細打量面前的女孩子。

雪白皮膚，烏黑秀髮，苗條的身段，令人看起來，娉婷婀娜，秀麗娟好，一雙黑白分明的秀目，靈氣盎然，十八九歲年紀，正是女孩子錦綉年華，這位大小姐，正是徐州知府小姐董琦瑛。

「徐楓，你這奪命神拿外號怎麼叫的，竟然容這三個老賊在大牢門口猖狂，太無能了！」大小姐對大領班有點不滿意。

「是，大小姐說得是，有你在此，諒他們跑不了！」大領班奪命神拿徐楓低聲下氣道。

「哈……」紅衣屠夫戴引再也忍不住，縱聲狂笑起來，他好像有意示威，笑聲裹貫足眞力，鋪天蓋地向四下擴展開來，大有風雲變色，山崩地裂之慨，端的非同小可。

「鬼號什麼，難聽死啦！」大小姐董琦瑛急伸手掩耳，皺起眉頭，感到很難受之狀。

「這次，容我收拾這小丫頭！」二怪道。

「別和他們纏了，夜長夢多，又起變化，我們二人一起動手，靈活運用，窺隙進擊，放倒他們，只是這小妞兒，捉活的更有價值，有她在手上，拿來交換百仁，再好沒有！」老大紅衣屠夫戴引眼看當前情況，必須速戰速決，如果捉到董琦瑛，交換自已徒弟鬼劍向百仁，那就是最理想的事，故而發出命令。

「紅黑三怪，好不要臉！」奪命神拿徐楓暗自焦急，他雖然耳聞知府小姐董琦瑛武功傳自異人，普通江湖道誰也不願惹官府人家，因此在武林中，董琦瑛也闖下了極響亮的萬兒，金劍銀針四個字，在黑白兩道中，倒也是個叫得起來的字號，但眼前紅黑三怪，可不是等閒之輩，並且是滑得出油的老狐狸，闖蕩江湖數十年，豈是容易對付得了，萬一有個失閃，知府小姐被擄，那可不好應付！

「呼！」三怪手中斷鞭突然發難，向董琦瑛捲過來，二怪也悄沒聲地滑前六尺，手中拐杖幻一起團黑影，猛點大領班奪命神拿徐楓任脈之十六大穴。

大怪紅衣屠夫仍然站在原地不動，一雙眼睛，滴溜溜往二人身上轉，大領班心內怎敢忽視這位强敵，而二怪武功又是那樣强悍，臨敵應戰，最忌心神不定，一個不小心，二怪拐杖已掃中大腿，大領班一個踉蹌，往右跌倒，大怪紅衣屠夫陡地長嘯一聲，雙足疾蹬，凌空撲來，雙掌猛拍，捲起一股强勁無匹的掌風，銳不可當，朝大領班身上襲來！

奪命神拿徐楓不由大驚，但他到底經過大風大浪，臨危不亂，往右翻滾，雖然避開了致命一擊，但左側的二怪手中拐杖，又擊中徐楓的肩頭。

這時候，大領班受傷，手中又無兵刃，而對方最利害的二人全力合擊，形勢當眞是間不容髮。「砰！」地聲大响，大領班又中了一脚，整個人飛了起來，直飛到三丈開外地上，掙扎了兩下，仍然爬不起來，二怪拘魂判官詹秋平豈會客氣，衝上前去，舉起拐杖，正想往下猛擊時，突然曲池穴一麻，徐楓已逃開去！

「臭丫頭，看我斃了你！」三怪怒吼旨雷。

二怪往手臂看時，一枝亮晶晶的銀針閃閃生光，正是董琦瑛的成名暗器銀針，不由大怒，想衝過去收拾這個可惡的小妞兒。

大怪紅衣屠夫戴引沉聲道：「暫時不理小丫頭，先收拾這個鷹爪孫，別亂了陣脚！」

二怪拘魂判官心內有點嘀咕，奪命神拿徐楓一人，有你老大還不够，還要我帮手，豈非太過份，心雖如此想，口却不敢說，吊兒郎當的走到徐楓面前提脚猛踢。

半死不活的大領班突然動了，右手疾伸，已撈住拘魂判官詹秋平左脚踝，順勢一掀，身形翻起，掌指如飛，已點了二怪八處穴道。

這下變化實在太奇，大怪紅衣屠夫戴引怪叫如泣，有如一朵紅雲，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猛衝過來，奪命神拿徐楓右掌疾翻，已印在二怪的百會穴上，一言不發，望住大怪，紅衣屠夫戴引一下子給定住，兩隻眼睛瞪得像燈籠，好像要噴出火來。

二人不言不動，你望住我，我望住你，就這樣僵持着，鄉下小子謝天賜依然像傻子一樣，站在原地看戲，看得他聚神會神，似乎蠻過癮的！

三怪與董琦瑛動手，本來不甚在意，四十招過去，覺得有點蹩扭，看上去這小丫頭無甚出奇，可是一柄金劍招式穩健，內涵極大，反擊力也在與時俱增，還要提防她那神出鬼沒的銀針，表面看來，二人不分勝負，但三怪却有點不是味，自己在武林中的輩份，竟與這乳臭未乾的黃毛丫頭打個平手，說出去怎能見得人？

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眞是一點不假，三怪本來穩操勝劵，誰知奪命神拿徐楓用驕兵之計，擒住二怪，大怪投鼠忌器，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三怪看得清楚，聽得分明，心神微動之際，左側封擋稍遲，金劍銀針董琦瑛得理不讓人，颼颼颼，連環三劍，「噹」的聲大响，三怪手中拐杖，給挑上半天，嗤嗤，七枝銀針分上中下三路打來，這位老怪不由大吃一驚，拚命閃避，仍然受了四枝，尤其是軟麻穴上一枝，令他全身力道頓時消失。

金劍銀針董琦瑛年輕經驗淺，這當兒却毫不含糊，嬌軀微閃，寒森森的寶劍已擱在三怪脖子上，望住紅衣屠夫戴引一言不發。

俗語說得好，兵敗如山倒，的確不錯，老怪紅衣屠夫戴引神色頹喪，整個人似乎老了二十年，全身脫力，呆呆地站着，好像痲木了。

大領班徐楓很小心地移動，一隻手抓住二怪，另一隻手仍然按在對方百會穴上，不敢稍爲大意，別看大怪神色頹喪，一身功力非同小可，稍有疏忽，又起變化，說不定又會全功盡棄，那才得不償失呢。

金劍銀針董琦瑛似乎明白大領班的心事，緩緩移動，二人靠在一起，聯防看守二怪三怪，比較穩健多了。

「老戴！」大領班發話道：「你們紅黑三怪，橫行江湖，爭强好勝，所作所爲，仍不失其本，可是閣下這位高足，實在不敢恭維，犯案如山，試想，八方風雨趨

青雲大俠既然出手，江湖道上，那有鬼劍向百仁的容身之地，你這做師父及二位師叔的，犯得着爲這樣人，與天下人爲敵麼？言盡於此，你一個人好好去想吧？」

「成者爲王，敗者爲寇，你也別說風涼話了，我徒弟及兩位拜弟失手，繫獄徐州，只要我有一口氣在，必然會再來冒險犯禁，他們在牢中如果受了委曲，看我不踏平徐州，誓不爲人，」紅衣屠夫戴引倒還硬朗，交待清楚，也不等答覆，雙足疾蹬，三個起落，人已消失了。

這時候，奪命神拿徐楓才算鬆了口氣，今天能够反敗爲勝，可說是個奇蹟，想到這裏，立即笑容滿臉轉向知府大小姐道：「今天大小姐出手，解救徐州大牢危機，還帮着擒下這兩怪，就是我個人身家性命，也是大小姐所救，請受我一拜。」

金劍銀針董琦瑛當然高興，不過見大領班眞個拜下去，也有點不好意思，趕緊笑着道：「別客氣啦，大家自己人，什麼功不功的，大領班那手神拿，可說是勝負關鍵，三怪如不心慌，穩扎穩打，眞不知今日結局如何呢？」

這時候，衆軍士又打開門，奔向前來，扶起受傷的人，同時又把二怪三怪二人，七手八脚上了鎖枷，推進大牢去。徐楓與董琦瑛也想回去。

「大哥，舅舅呢？」謝天賜高聲叫起來。

「這是誰？」金劍銀針董琦瑛怪道。

「我，這位小兄弟是馬行空的外甥，剛從鄉下來，不認識路，順帶帶他去！」大領班道。

「嗯，他剛才站在這兒，似乎絲毫不害怕，一個鄉下人，却也難得！」金劍銀針董琦瑛看看謝天賜，倒也蠻順眼，忍不住讚了幾句。

「大小姐，你眞好本事，把這兩個惡人捉住，我好高興呵！」謝天賜笑道。

大領班徐楓見到這情況，突然走過來，伸手拍拍謝天賜的肩頭，親熱的道：「小兄弟，你舅父和我交情很好，他三月前就離開徐州，至今仍不見踪跡，我本應帶你到他家裏再告訴你，現在知府大小姐正找一位馬伕，反正你也沒有事，不妨試試，好麼？」

謝天賜聽說舅父不在，微微一愕，旋又聽說大小姐請馬伕，毫不考慮，很爽快答道：「好呀，只怕我做不，有空跟大小姐出去，多捉幾個惡人，太開心啦！」

「這也是緣份？」大領班轉頭向董琦瑛笑道：「今天這樣巧，鄉下小兄弟雖是第一次見面，我們總覺得特別親切，以後多聊聊。」

當下三人談談笑笑，往前走去。陽光依然高照大地，蒼松翠柏如舊，不是親眼看見，很難相信這兒曾經有過一次生死大戰呢。

× × ×

放馬、餵馬、洗馬，十來天工夫，謝天賜已經習慣下來，大小姐董琦瑛對這鄉下小子，看得蠻順眼，有時候在附近地方騎馬蹓步，也帶着謝天賜在一起。

大領班徐楓一方面喜歡這鄉下少年，同時也感激大小姐那天救命解圍之德，送了一匹馬給謝天賜，因此，伴隨大小姐出門，謝天賜也有自己的坐騎，這自然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一天中午時分，董琦瑛要趕到徐州近郊的綠楊莊去探望親戚，由於這位遠房親戚家境貧困，大小姐帶了好些東西，另封了一百兩紋銀，全交給謝天賜携帶。

三秋時分，正是秋高氣爽，滿山紅楓，遍地野菊，小橋流水，清香可聞，金劍銀針董琦瑛和對面前的自然景色，似乎有點着迷，駐馬橋頭，不願離開，謝天賜只是默默地跟在後，不發一言。

過了好半晌，大小姐幽幽地嘆了口氣，神色有點黯淡，不知心內有何感觸，懶散地揮動馬鞭，往前趕路。

突然，兩張大網凌空罩下，猝不提防之下，董琦瑛及謝天賜給網住了，高高繼而地給扯了起來。

「哈哈，」林中走出十幾人，當先一人，正是紅衣屠夫戴引，一見擒了董琦瑛，得意已極，蹤聲狂笑起來。

「恭喜戴老，今日捉到這丫頭，二位令拜弟及高足生還有望了，事不宜遲，從速安排走馬換將！」一個五十來歲的老者笑道。

「今日成功了，全是你老弟之功，不費一兵一卒，舉手之間，擒住這等强敵，小留侯的確名不虛傳。」紅衣屠夫戴引高興的道。

原來這老者正是江湖上有名之士王英，綽號小留侯，滿腹機智，只是愛財如命，只要有錢，你要他設計害人，那是有求必應，因此江湖上正義俠士，羞與爲伍，黑道人物遇到困難時，多去找他！

「好啦，把這丫頭綁好，別粗心大意，小李，你親自動手，別出了漏子！」小留侯王英儼然有大將風度，指揮若定，對於謝天賜，他也查清楚，只是個馬伕，所以並不怎樣注意，那班手下也就隨隨便便不理他。

「老賊，那天放了你，仍然不知悔改，今日又作惡，暗算本姑娘，好不要臉！」金劍銀針董琦瑛怒罵。

「臭丫頭，那天你壞我大事，累我二位拜弟陷身大牢，徒弟仍然受苦，嘿嘿，今天有你好受的了！」紅衣屠夫戴引咬牙切齒道。

「大哥，這小子怎麼辦？」小李請敎小留侯王英。

「斃了算啦！」紅衣屠夫怒火冲天，只想殺人。

「這鄉下少年，殺之也無用，叫他帶信回去，不是很好嗎？」小留侯王英淡淡的道。

「對！」紅衣屠夫戴引一聽小留侯說，卽道：「這是好主意，派別人甚爲冒險，就是敢去，也決沒有這小子好呀！」

「這小妞兒臉蛋眞漂亮？」小李伸手去摸。

「滾！」金劍銀針董琦瑛手足被縛，急忙翻滾避開。

「看你往那兒逃！」小李似乎興緻愈高，不但不罷休，反而步步進迫，小留侯王英也不去阻擋，只是冷靜地站在旁邊看着。

三五個翻滾，董琦瑛已經是筋疲力竭，看來難逃小人羞辱的了。

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颼颼颼，三枚樹葉破空飛來，一枚穿進小李的手腕，痛得他呱呱怪叫，另兩片樹葉劃過董琦瑛身上繩索，金劍銀針雙臂疾振，蹤身跳起，玉掌揚處，十幾名小盜全部中掌，紛紛怪叫逃開。

小留侯王英大怒，蹤身上前，兩枝長短不一的判官筆展開，擋住去路，金劍銀針董琦瑛一肚子悶火，猛地爆發開來，連環殺着一招緊似一招，劍氣縱橫，刀光劍影，漫天飛舞。

紅衣屠夫瞪大兩隻猴子眼，四下打量，他認爲那暗中救人的才是可怕的勁敵，僅是這一手摘葉傷人的功力，就難以抵擋，更何況董琦瑛的金劍銀針，也是犀利異常武，眼看今日成功的希望又成泡影了。

「是什麼人，鬼鬼祟祟的算那門子好漢，有本領的站出來，明刀明槍拼一場！」紅衣屠夫戴引怒罵。

空山寂寂，不見半個人影，那暗中出手的人似乎已從秋風中消失了，毫無半點痕跡。

小留侯王英與董琦瑛繼續纏戰，仍然是不勝不敗的局面，董琦瑛心內也暗暗驚異，瞧這小留侯毫不起眼，除機智過人外，武功也這樣紮實，紅衣屠夫戴引在那兒找到這樣的好帮手！

「嘿嘿嘿！」紅衣屠夫戴引等了半天，仍不見暗中隱藏的敵人，眼睛一轉，已再不顧及，他拿出拐杖，突然飛身蹤起衝向董琦瑛，全力出擊。

噹噹，董琦瑛硬封三招，雙臂也有點發痲，那小留侯王英判官筆運用如飛，點、敲、崩、打，變化多端，兼之這條老狐狸鬼計層出不窮，董琦瑛不敢稍有大意，還勉強支持得住，如今加上紅衣屠夫戴引，那的確相當困難，因而形勢頗險！

「多加點勁，王老弟，看這小丫頭今天往那裏跑！」紅衣屠夫戴引見勝劵在握，高聲大叫，主要想擾亂董琦瑛心神，以收擒敵之效。

「放心，」小留侯王英豈有不知其理，也像唱戲般答道：「戴老在此，這女娃兒即使插了雙翼，也飛不出去。」

「待會捉到這丫頭，先剝掉她衣服，看她還能這樣兇麼？」十幾個小盜拔掉身上銀針，漸漸圍上來，有的心內實在火，忍不住出言辱罵。

金劍銀針董琦瑛悶聲不響，將一柄寶劍使得風雨不透，全力抗敵，對方污言污語，置之不理。

「看杖！」紅衣屠夫陡地喝一聲，一招「獨劈華山」，猛擊董琦瑛頭頂，小留侯王英長短判官筆，突然幻起一股光影，虛虛實實，罩住董琦瑛督脈三十六大穴。

「好！」羣盜轟叫如雷。

董琦瑛肩頭幌處，往左已移開二尺有餘，雙腳疾蹬，冲天而起，一個倒翻觔斗，準確地落在小留侯王英身後，颼颼……「神龍擺尾」「天女散花」「八仙上壽」連環三招，銳不可當地猛攻。

紅衣屠夫戴引怪叫如雷，如風似的捲將上來，小留侯王英拚命抗拒，董琦瑛優勢頓時消失，又陷入苦戰之中，形勢愈來愈困危了。

「噹！」一聲大响，董琦瑛的金劍被震落，她急忙沖霄飛起，手忙脚亂中，避開了小留侯王英的判官筆，紅衣屠夫戴引右掌倏劈，一股狂飈起處，還未及身，就嗅到一股窒息的味道，董琦瑛大駡，拚命往旁逃開，「叭！」身上挨了一下判官筆，還好不是點在穴上，饒是如此，一個踉蹌跌了開去。

紅衣屠夫戴引旋風般捲到，鐵掌翻飛，三十六掌同時襲到，小留侯王英同時窺隙進擊。

董琦瑛盡力閃避，仍然中了一下，看着又要落敗被擒之際，倏地，嗤一聲响，小留侯王英與紅衣屠夫戴引慌忙避開去。

不見半個人影，只見幾顆小石子，此時已深深嵌在大樹幹上，露出幾個小洞可見發射石子的人手勁是如何强勁有力了。

董琦瑛趁這時候快拾起寶劍，站在一邊，注視對方，看他們有甚麼作爲！

武林出雙煞　天煞遜地煞

小留侯五英眼珠疾轉，突然叫道：「戴老，我們走。」說時當先轉身，餘人也相繼跟去。

董琦瑛今日僥倖逃脫被擒之危，仍然不知暗中帮手的是那位高人是誰，塲地上敵人逃得一乾二淨，只有鄉下小子謝天賜仍然像傻子一般站着。

「大小姐，走吧。」謝天賜淡然道。

「小謝，你不怕麼？」董琦瑛有點奇怪，謝天賜只不過剛由鄉下跑出來的少年人，見了這種血腥的塲面，無動於中，這倒是有點奇怪，所以忍不住問。

「哦，我與他們無怨無仇，怕甚麼？」謝天賜笑道。

「說得也是。」金劍銀針董琦瑛口中答應着，心內暗暗震駭，這鄉下少年話中，大有玄機，平淡中含有極深的哲理，莫非他表面的天眞是裝出來的麼，想到此處，不由轉過頭來細細打量，只見他滿臉純樸之態，並無絲毫世故神色，暗道：我也太多心啦。

謝天賜若無其事，木納地坐在馬背上，不時用手拉緊包裹繩索，其它的絲毫也不在乎似的。

兩人沉默着，蹄聲敲在碎石路上，特別淸脆，在這山郊內响起陣陣空谷迴音。

「救命呀。」林中突然又傳來女人的呼救聲。

金劍銀針董琦瑛秀眉一揚，右手疾按馬背，人已騰身而起，循聲走去，只見一名二十來歲的少女正被綁在樹上，旁邊有幾名是小留侯王英手下的小盜。

「嘿！」董琦瑛大怒，一式燕子穿簾，玉掌翻飛，劈劈拍拍响聲不絕，衆小盜叫苦連天，逃竄而去。

「姊姊救我。」那女子哭着呼救。

「放心，有我在這裏，不容他們做這傷天害理的事。」董琦瑛口內雖然這樣說，心內仍然提高警惕，由於小留侯王英及紅衣屠夫戴引這兩大鬼頭，不見踪影，這似乎超出常理以外，難道還有其它甚麼鬼計？

端詳了半天，林中確無其它人在，董琦瑛這才小心走向前去，伸手替女子解去束縛！

「多謝姑娘救命大恩。」那女子翻身拜倒，大概綁得太久的緣故，血脈未暢，竟然「叭」地一聲跪倒。

「別多禮啦。」董琦瑛上前伸手扶起那少女，這時那有心思講甚麼禮節，心內雖有點不耐煩，董琦瑛也不好意思駡人家呀！

少女想站起來，突然一個踉蹌，又往旁跌倒，董琦瑛右手輕挽，又扶住那少女，正想說時，那少女的手正扣住董琦瑛的手腕寸關大穴，董琦瑛仍不在意，但少女手上的勁力越來越强，有如一道鐵鉗，金劍銀針董琦瑛大驚，知道又中了對方的鬼計，但已無能爲力了。

「小妹九尾仙狐柳如媚，多多得罪了。」少女盈盈淺笑，嬌美如花，誰知她竟是江湖聞名的女魔王，瞧她那副楚楚可憐神態，眞像不折不扣的弱質千金，就因爲這樣，才使得董琦瑛再上一次當。

「哈……」小留侯王英與紅衣屠夫戴引等十數人，從樹林中走出，個個笑容滿臉，顯然，對於成功的鬼計，感到極度滿意。然後把董琦瑛綁起來。

「王老弟，當年留侯計謀，未必及你，今日兩擒强敵，先後不到一個時辰，這等才智，眞是空前絕後，當今武林第一人。」紅衣屠夫戴引讚不絕口，他是由衷的欽佩小留侯王英。

「戴老過譽了，這是靠各位兄弟與柳姑娘帮忙，才能成功，靠我個人又何濟於事。」小留侯王英口中雖然客氣，瞧他臉上的笑容，心內似乎在說：「這當然是我的功勞，靠你們還行？」

「大小姐，大小姐，你在那裏呀？」林外謝天賜的聲音在叫！

「你一個人先走，別等我啦。」董琦瑛高聲回答，她心內暗暗焦急，這鄉下少年走進林來，萬一惹翻了羣盜，那是死無葬身之地。

「我不認識路呀。」謝天賜說時已走進樹林，抬頭看淸楚眼前情景，忍不住叫起來：「又是你們」

「這小子土頭土腦的，抓回山寨做粗工夫倒也適宜。只不知他肯麼？」小盜老李道。

「小子。」小留侯王英喝道：「你趕快回去報信，釋放戴老二位拜弟與徒弟，才能換回這位大小姐的性命。」

「我……我一個人不敢走。」謝天賜畏畏縮縮道。

「他媽的，鄉巴佬胆小如鼠，眞沒有出息。」小李忍不住罵起來。

小留侯王英微一沉吟，心內已有了主意，隨即叫道：「老李，你陪他回去。」

「大哥，這不是要我的命麼？」小李滿臉害怕神色。

「怎麼這般糊塗，大小姐的性命，比你貴重百倍甚至一千倍，你只要送這鄉下小子到徐州附近就行了，難道會請你去做客住十幾天麼？剛才還罵人沒有胆，你自己才是無胆匪類，眞沒有出息。」小留侯王英罵道。

「各位大王，我把大小姐的寶劍帶回去，也好讓家裏相信她被你們捉住，才好說話呀。」謝天賜又道。

「嗯！這鄉下小子倒還有點頭腦，好吧，你自己過來拿好啦。」小留侯王英吩咐！

謝天賜有點胆顫心驚的模樣，高一脚低一脚走來，大約距董琦瑛五尺左右，才彎腰去拾起寶劍，毛手毛脚摸了幾下，又搖了搖頭，轉向小留侯王英道：「這寶劍好鋒利啊，最好把套子套上，不然，很容易割傷手呢。」

「好吧，你自己去解下來。」小留侯王英見這鄉下小子傻得有點可愛，何況這要求又是合情合理，所以叫他自己動手。

謝天賜搖搖幌幌經過羣盜身旁，來到董琦瑛身後，颼颼颼，劍光閃處，束縛盡去，衆人還未定下神來，謝天賜跨前一步，雙手疾伸，也不知他用的甚麼手法，已抓住兩名小盜的腰帶，雙臂振處，兩名小盜像騰雲駕霧似的，直飛到十五六丈開外的一株大樹上，駭得他們呱呱怪叫，定下神時，已掛在樹枝上，搖幌不定的好像要跌下去，更加胆顫心驚地死命抓住樹幹不敢放手。

「小謝，你原來會武功。」董琦瑛驚喜交集，呆了好半晌，才弄清楚甚麼回事，忍不住叫了起來！

「原來是這小子搞的鬼。」紅衣屠夫戴引，兩次事情功敗垂成，完全是謝天賜暗中破壞，突然又想起徐州大牢前面，兩位拜弟失手被擒，必然也是這小鬼暗中搞的鬼，想到此處，紅衣屠夫戴引實在恨極了。

「剛才暗中救人也是你。」小留侯王英道。

「正是，大王是否不高興。」謝天賜笑容滿面回答！

小留侯王英心內的確有點不信，看樣子，謝天賜只不過二十歲上下，怎會有那樣的功力，他到底是何來歷？有這小子從中作梗，事情有點辣手了。

「老賊拿命來。」董琦瑛這時再也忍不住，揮劍急刺小留侯王英。

「臭丫頭竟然發惡，看我宰了你。」紅衣屠夫戴引越想越氣，攔截在中間，揮動拐杖作戰。

謝天賜身形微閃，右掌奇快抓住拐杖，開聲吐氣，陡地猛喝一聲：「去！」紅衣屠夫戴引只覺得手上傳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道：「呼」地一聲响，血紅拐杖挾着風雷巨响冲天飛去，樹枝樹葉，給掃得滿空飛舞，聲勢赫赫，極爲驚人！

羣盜何曾見過這樣武功，相顧失色，紅衣屠夫戴引更驚得呆了！

小留侯王英一個人比較清醒，他知道目前局勢，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才是上上之策，再不猶豫，當機立斷，高聲喝道：「我們走。」

「想逃。」金劍銀針董琦瑛兩次被擒，心內極恨，如今又有謝天賜這樣高手相助，胆氣立壯，嬌軀閃處，已攔住去路，展開劍法，立刻劍氣縱橫，罩住羣盜。

小留侯王英暗一咬牙，硬接三招，待羣盜走盡，虛幌一招，雙脚疾蹬，急馳而去，董琦瑛玉手揮處，二十六枚銀針飛出，小留侯王英在連呼「哎喲」聲中，已跑得無踪無影，顯然已掛了彩。

「今天便宜了你。」董琦瑛步也手不追趕。

「大小姐，我們走吧。」謝天賜一旁招呼。

董琦瑛這下才定下心神，回轉頭來高興的道：「小謝，你竟然有這樣高的武功，今天謝謝你兩次解圍，免我受辱，回去再好好謝你。」

「這算得甚麼？」謝天賜淡淡的道。

「嗯，大領班徐楓知道，一定高興得不得了，說不定以後還要你多多帮忙呢。」董琦瑛心情開朗，像隻出了籠的小雀兒，嘰嘰喳喳說個不停。

「我這次來徐州，主要是尋訪舅舅的下落，他老人家上半月來信時，已說身處險境，爲了武林蒼生，不避危難，誓與奸邪拚鬥到底，如今不知怎樣了。」謝天賜說明來意，語氣中落落寡歡，顯然心事重重。

「地煞星馬行空老前輩，平生嫉惡如仇，仁心俠骨，爲朋友出力賣命，從不計較甚麼名利，徐州黑白兩道，提起他老人家，沒有不五體投地信服，這次突然失踪，曾引起極大風波，但如今仍然無絲毫信息，定然有不平常變化，像他這樣仁心俠骨之士，定能逢凶化吉，轉危爲安，你也別躭憂。」

「我能不躭憂麼？」謝天賜喃喃道，好像是自言自語，也好像是向董琦瑛說。

董琦瑛自然不便回答，只有沉默。

大約一個時辰，快到董琦瑛的親戚家時，「颼」的一聲响，一條人影從林中穿出，不是別人，正是小留侯王英，滿臉得色，當道而立，望住二人，含笑不語。

「閣下又有新的詭計吧？」謝天賜平靜的道。

「哈哈。」小留侯王英哈哈一笑，顯然得意已極，像頗有風度的拱手道：「閣下不僅武功高强，心思也較常人敏捷，想來是個了不起的人才。」

「空話別嚕嗦，有話儘管說吧。」董琦瑛有點不耐煩。

「好，一句話，把戴老的拜弟與徒兒釋放。」小留侯朗聲道。

「憑甚麼？」金劍銀針董琦瑛大喝，但她知道小留侯王英旣敢單身前來，自然有把握，看到這老賊一副奸猾的咀臉就氣，所以語調特別不好。

「你親戚的母女二人性命，這够不够？」小留侯王英笑得很狡猾，也充滿了把握。

「不要臉，連孤兒寡婦也利用，看來你這小留侯的外號改作無恥侯最好。」董琦瑛恨聲道。

「姓王的，你如果想活下去，就立即放人。」謝天賜平靜的聲音中充滿殺氣。

「死了拉個把人墊底，放了紅黑三怪老兄弟與徒弟三人，在你們來說，只不過是舉手之勞，又何必那樣絕情？」小留侯王英堅持到底。

「哼！」謝天賜第二話不說，肩頭微幌，人已平滑前去，右手伸處，已扣住小留侯王英的肩頭，指頭一陣伸縮，已連續點了十二個大穴。

「好功夫。」董琦瑛見到謝天賜身手奇高，舉手之間已制住老狐狸，心內實在欽佩。

「對付這樣的人，下手實在不用留情。」謝天賜含笑道。轉頭又向小留侯王英喝道：「你捉的人在那兒，快說，否則的話，可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小留侯王英淡淡的道：「只要再等半盞茶工夫，我不回去，只怕母女二人就有性命之虞了。」

謝天賜俊目中神光暴射，右手舉處，正要給小留侯一個苦吃，董琦瑛急叫道：「慢來。」轉頭對小留侯王英道：「關在徐州大牢中，非得有上司的公文才能放人，我們即使有心，也無能爲力，又何必使兩個弱質女子受驚吃苦呢？」

「如今我也沒法可想。」小留侯王英道：「你們知道，紅衣屠夫戴引是何等人物，他的拜弟徒兒關在大牢，那是甚麼手段都會做出來的，即使我想放人，恐怕也不會聽，二位殺了我，又無補於事呀。」

這老狐狸說得似眞似假，謝天賜及董琦瑛不辨眞僞，二人年輕識淺，碰到滑得出油的老狐狸，自然是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二位快放我回去，免得紅衣屠夫戴引不耐煩，那母女又要吃苦頭了。」小留侯王英苦口苦臉道。

董琦瑛向謝天賜望去，露出乞求神色，小留侯王英看在眼內，暗暗得意，故意唉聲嘆氣，作出莫可奈何之狀，謝天賜眉頭一皺，手揮處，幾股勁風透過，穴道已解，小留侯王英緩緩站起身來。

「回去趕快放人，她們母女有絲毫損傷，唯你是問！」金劍金針董琦瑛道。

「我……」小留侯王英還想說時，一見謝天賜滿臉殺氣，知道多說無用，轉身就走，幾個縱身，消失在林中深處。

謝天賜深吸口氣，身形如一股輕烟，翻上樹頂，展開登萍渡水功夫，足踏樹枝，遠遠追縱在小留侯王英後面，董琦瑛輕功不及謝天賜那樣好，但她也全力展開身形，與謝天賜保持一段距離，緊追不捨。

小留侯王英似乎也怕謝天賜跟踪，所以在林中七穿八轉，猶不放心，停在一塊草地，靠在一株大樹上，閉目養神。

謝天賜停在樹梢上，董琦瑛也到了，低聲問：「怎麼樣？」說時也見到小留侯王英，恨道：「這老賊端的是狡猾，捉到你時，抽筋剝皮，挫骨揚灰，以消心頭之恨。」

足足有兩個時辰，這老像伙仍然不動，竟然發出很大鼾聲，好像睡着了一樣。

謝天賜坐在樹上閉目養神，無絲毫煩躁之狀，董琦瑛心中暗暗欽佩，對付小留侯王英，沒有耐心，根本無法交手，謝天賜年紀輕輕，即有如此智慧，確實難得。

又過了一個時辰，小留侯王英這才醒過來，伸了一個懶腰，緩緩站起身來，又朝四方很小心端詳半天，才展開輕功，往前疾馳而去，這一全力施爲，端的是疾如飄風，快逾奔馬，謝天賜也不禁暗暗欽佩這老頭子固然是以詭計見長，而武功也有其過人之處。

小留侯王英身形漸漸緩下來，謝天賜也跟着慢，而董琦瑛突然拉了拉謝天賜，用手往前指了指，神色凝重，似乎看到什麼可怕的事物。

謝天賜定睛往前去，只見一座寬宏廣大的城堡聳立在前面，在夕陽餘暉裏，「

金剛堡」三個金漆大字，閃閃生光，有股與衆不同的威望屹立於羣山環抱之中。

小留侯王英放慢脚步，必恭必敬往堡內走去。

「這是什麼地方？」謝天賜問。

「『金剛堡』威震武林，天煞星李慶元身懷絕學，數十年來未逢敵手，十年前創立金剛堡，儼然是當今武林一大門派，怎會容小留侯王英這般黑道巨寇容身，豈非怪事？說不定紅衣屠夫戴引也在堡內，難道我們親戚母女二人亦被困堡內麼？」董琦瑛道。

「無論如何，總要先到堡內查明再説！」謝天賜決心探明白

「好吧！就是龍潭虎穴，也無退縮之理，水裏火裏，也要闖一闖。」董琦瑛也是年青人心理，說幹就幹，立即展開身形往前撲去，話雖如此，但金剛堡威震寰宇，豈是等閒之地，所以董琦瑛特別小心，尋找隱蔽之處，但謝天賜知道，金剛堡既能在武林中稱王道霸，防守不亞於銅牆鐵壁，豈能任人出入，此時深入虎穴，危機四伏，小心行動，只不過盡點人事而已。

此時，二人已進入堡內，兩排大松樹並列路旁，微風吹拂，針葉招展，一條人影橫掠而來，凌空下擊，伸手往董琦瑛頭上抓來，其勢極快，待到發覺時，手指已快沾着秀髮，董琦瑛大驚，又不敢呼叫，拚命往旁閃去，看情形仍難逃掌下。

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謝天賜有如天馬行空，人未到時，鐵指輕彈，嗤嗤嗤，勁氣排空，那人似乎受了一下，只聽到悶哼一聲，人已跌下。

董琦瑛死裏逃生，已驚出一身冷汗，呆在路旁，不知動彈，謝天賜上前輕聲道：「受了傷麼？」

徵稿啓事

你有好故事嗎？你有豐富幻想力嗎？你想不想試一試寫作的能力！本刊爲鼓勵各地讀友及文友撰寫武俠、技擊、鬥智、偵探小說之有志者，特另儲資金，專事培植新進作者。祇要你有好故事就可以！

一、故事請勿超過十萬字。

二、題材正確，故事獨立。新鮮緊凑，文字簡潔，情節動人，佈局奇幻，注意技巧。

三、稿酬每千字港幣十五元至五十元。

「沒有，已經驚動金剛堡的人，暗中訪查恐怕不行，仍然往裏闖麼？」董琦瑛見過剛才那人身手，心內有點氣餒，想退出去，另想別法

「旣入寶山，豈可空手回，今天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才放手！」謝天賜道。

「朋友旣來金剛堡，何妨大方點，請到客廳待茶，」一名老者站在前面空地上，向二人講話，看來堡中早已發現董琦瑛二人的縱跡。

「正要叨擾！」謝天賜一抱拳即跟老者往前走去，七彎八轉，已到了一間大廳，由於暮色低垂，廳內四周點起兒臂粗的臘燭，照耀得如同白晝。

廳內有十幾人，個個神閒氣定，氣宇沉穩，看來都是絕頂高手，小留侯王英踪影不見，謝天賜一踏入大廳，即抱拳來個羅圈揖，朗聲道，「晚輩謝天賜，追一匪徒，誤入金剛堡，待發覺時，已深入寶莊，此舉頗有冒犯虎威之處，但晚輩事先實在不知，堡主實乃當今武林泰山、北斗，當能明察秋毫，體諒下情，而匪徒仍匿居堡內，請堡主速派高手擒之，勿令逃去爲要！」

「哈哈！」金剛堡主天煞星李慶元縱聲狂笑，他似乎有些示威，笑聲中貫足氣勁，當眞是金聲玉振，直透重霄，端的非同小可，不容忽視，足足有半盞茶之久，笑聲突停，沉聲道：「匪徒竟敢進我金剛堡，那是天大的笑話，年紀輕輕，心腸毒狠，竟然當面毀我金剛堡的聲譽，你是依仗着什麼靠山？」

「堡主，眞的有一個匪徒逃入堡中，這位少俠不是別個，正是地煞星馬行空的甥兒，你別誤會才好，」董琦瑛此時好不着急，忙出來解說。

「地煞星馬行空孤家寡人一個，那有什麼親戚，這小子遲不來，早不來，地煞星失踪時候跑出來，看來定是奸匪一夥，嗯！馬行空失踪，大概是他一夥人奸計暗算，今日拿下這小子，定能查出他們匪窟在何處，解救馬行空，素欣，你去拿下這小子。」天煞星李慶元一面怒容，吩咐右側一名少女。

「我……」謝天賜急着想分辯，那位少女盈盈起立，輕移玉步，直逼過來，陡地清叱一聲：「看掌！」那隻欺霜賽雪的纖纖玉手，如封如閉，手指飛快抖動，罩住謝天賜任脈十六大穴，別看她手指柔若無骨，眞要中了一下的話，別想能爬得起來。

董琦瑛不由大急，但她也不敢造次，只好站在旁邊乾作急。

謝天賜陡地猛吸口氣，凝神聚氣屹立如山，右手毫不在意抬起，隨手揮去，這下輕描淡寫，絲毫不着皮相，却如神來之筆，妙絕巔峯，自自然然的，透入少女重重掌影中。

少女拚命封擋，仍然阻不住謝天賜的手掌，這眞是她從未見過的怪事，遇敵過招，豈容你思索，謝天賜手指快沾着少女衣襟時，突然收掌往後退去，站在原地，一言不發，而少女呆呆的釘在地上，似乎嚇傻了一般。

「好功夫，大羅掌重現武林，老朽也來會會這久已失傳的絕學。」天煞星李慶

元知道其他的人不行，只有自己來親自出馬。

聽內十幾人，全是金剛堡的精英，個個都是內外兼修的絕頂高手，經驗眼界何等高明，見謝天賜只出一招，已令他們嘆爲觀止，俱屬平生僅見，一個年紀輕輕的，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子竟懷久巳失傳的絕學，如果眞與金剛堡爲敵 那確是一件麻煩的事情。

天煞星李慶元雄偉的身軀如一座小山，面如重棗，濃眉大眼，氣慨不凡，確有雄霸一方的過人之處，此時沉緩地走向謝天賜，步伐凝重，只走五步，一股無形殺氣直迫過來，令人有一種窒息的感覺，而殺氣愈來愈濃，四周燭火突然往外移，聽內頓時暗淡下去。

謝天賜知道面對强敵，是一位非同凡響的霸主，稍爲不愼，即有殺身之禍，因此全神戒備，不敢疏忽

「看掌！」天煞星李慶元掌心疾吐，一股絲絲聲响的勁風挾着排山倒海之勢，集中焦點往謝天賜身上衝擊，威不可當。

謝天賜屹立如山，全身衣服無風自動，高高鼓起，雙手下垂，並未施反擊。但是，天煞星李慶元所發出來的掌力，一到謝天賜身前三尺左右，立即消失，有若魚入大海，無踪無影

這情景一直延續半盞茶之久，二人站的姿勢不變，但謝天賜身旁地面，堅硬的大理石上面，竟然給踩下去五寸左右。

漸漸地，天煞星李慶元放下右掌，哈哈大笑，向左右望了望，宏聲道：「自古英雄出少年，長江後浪推前浪 這位老弟身負大羅掌及般若神功，決不是壞人，師父必然是當今武林中宇內二奇之一，來來來，不打不相識，老弟，我認錯，快準備酒菜，我要和謝老弟痛快地共謀一醉，三十年來，未有今日這樣痛快過，來來來，咱們大家齊來見過謝老弟。」

謝天賜連忙拱手道：「不敢！」原來有幾位年輕人，大槪是天煞星李慶元的子姪徒弟，竟然拜下去，謝天賜怎肯受人大禮，只急得雙手亂搖，不知所措。

「好啦！好啦！謝老弟臉嫩，這般俗禮可以免了，一齊坐下來喝一杯吧！」天煞星李慶元豪邁過人，不願受這些俗套約束。

席間，董琦瑛總是記掛親戚，又向天煞星李慶元道：「小留侯王英確實逃入貴堡，別讓他在此做壞事，敝親戚母女二人亦在其手中，兼有紅衣屠夫戴引助紂爲虐，他們想在徐州大牢救出同夥，所以什麼事都會做得出來。」

「好，唐新去後面吩咐一聲，將所有出路封閉，將那幾個毛賊捉來！」天煞星李慶元這時相信了，立刻吩咐手下到後面辦理。

「我舅父失踪快三個月了，以他一身武功，除非中了詭計，否則，決不會失手，堡主名重江湖，黑白兩道均奉爲盟主，人面極廣，可否帮助查明？」謝天賜憂心地道。

「這事件極端奇怪，老馬似乎突然在空氣中消失了，明天，我再傳下信符，務使查個水落石出！」天煞星李慶元慨然允諾。

「報告堡主，小留侯王英及紅衣屠夫戴引等十數人，全部擒下，目下鎖在刑房，還有婦人及少女各一名。」唐新回報。

謝天賜與董琦瑛心中暗自震駭，金剛堡威震宇內，確有其不凡之處，即此辦事效率，已非尋常人可及了。

「酒菜也差不多了，謝老弟及董姑娘一起去看看吧！」天煞星李慶元說時站起身來。

「琦瑛小姐！」刑房中一老一少婦女見了董琦瑛，連忙高叫着奔過來。

「大家坐！」天煞星李慶元招呼，刑房中預先巳擺好一排椅子，謝天賜董琦瑛等分別坐下，突然 「卡卡」聲响，衆人還未定下神來，刑房中巳起了極大變化。

「哈哈……」天煞星李慶元放聲狂笑起來，似乎心內感到極度暢快

「你這是幹什麼？」董琦瑛怪叫。

原來謝天賜董琦瑛甚至那母女二人，手足全給鎖住，不知那是什麼金屬，堅硬巳極，以謝天賜的武功，竟然不能掙扎扭斷，硬度可見一般了。

被鎖住的小留侯王英及紅衣屠夫戴引，反而從枷鎖中釋放出來，相顧大笑。

「把他們送到徐州大牢去！」天煞星李慶元道。

「什麼？」董琦瑛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朶，天煞星李慶元說這話，究竟是何含意？

「姓謝的小子。」小留侯王英得意洋洋道：「你舅父地煞星目中無人，譭謗我們金剛堡，說什麼武林雙俠，天不如地，一次公平的比試，你舅父地煞星馬行空被擒，金剛堡是武林盛地，總不能設監獄，由我獻計，在徐州大牢底下挖了一個大地下室，將捉來囚犯放置其中，誰又知道，入口處却在酒家厨房之內，你可想像得到，至於戴老二位拜弟及高足，根本不需你們釋放，只要打通一塊石板，就可救他們出來，今日用不了許多計謀，步步爲營，就巳捉了你這位少年的武林高手，現在可以去見舅舅了。」

謝天賜知道多說無用，即閉口不言。

「老狐狸，我有點懷疑，你們既然可以輕而易擧救出他們三個，爲何你又要耍這許多花樣？」董玻瑛問。

「問得有理！」小留侯王英得意洋洋道：「打開石板，則我怕苦心經營廢於一旦，最重要的，他們三人判定死刑時間一定，緊急時候，隨時可救人，但中間這些安排，主要誘你們來金剛堡，發現武功不易取勝，即用機關，這一切，可以說是天衣無縫 你們還有何話說？」

「沒有，」謝天賜沉聲道：「你們可聽過一句俗話，人算不如天算，善惡有報，冥冥中自有主宰，別得意太早。」

「那是以後的事情，現在，你們可以去會會地煞星馬老兒，看看我們巧奪天工的牢獄吧！」天煞星李慶元說完，即回頭喝道：「將他們帶到徐州大牢去。」

牢內光綫很差，經過十二個時辰，謝天賜等人身上穴道巳解，立刻站起身來。

「天賜，你才出師門就遭遇危險，叫我說什麼好呢？」地煞星馬行空內心很難過。

「舅父！我們逃生並不難，」謝天賜

三大新篇預告・

俠情新派
中篇故事「**獵刀奇俠**」　龍乘風・著

獵刀—是獵取江湖敗類性命的刀！司馬縱橫—是獵刀的第四代主人！不平凡的人，不平凡的刀！產生一個不平凡的故事……

雪刀浪子
傳奇故事「**醫谷驚魂**」　龍乘風・著

神秘劍手，萬里殲仇，恐怖魔船，興風作浪，羣雄會師方家集，決一死戰蝴蝶城。陸上行舟，有何驚人秘密？浪子一刀，怎生挽救狂瀾？請留意刊出！

赤手空拳走
天涯事故：「**血名單**」　馬雲・著

古代占士邦式人物主角，面臨另一項大的挑戰，爲了追尋一名殺人兇手，爲了揭開一份血名單的幕後情況，不惜冒生命危險……

這話一出，大夥兒全站起來叫道：「什麼，你說什麼？」

「小留侯王英昨日說過，我們這地方是在徐州大牢下面，相隔只不過一石板，大夥兒只要找到方向，大小姐的金劍削鐵如泥，再加上我們掌力，當然不難打通石板，即使徐州大牢守衞發現，大夥兒一樣可以逃出。」

「說得好，大家快找。」地煞星馬行空高興得跳起來，其他的人不用說，誰不想逃出生天，大家便敲敲打打，終於找出正確方向，「砰」一聲大响，石板打開。

「有人逃獄呀！快來人呀！」守衞發現時，拚命大叫，兵士及大領班奪命神拿徐楓一湧而入。

「咦！大小姐，是你！」守衞們感到奇怪。

「這是什麼回事，馬老前輩，你也在此。」大領班徐楓驟然看到許多人，一時給弄糊塗了。

「大領班！趕快招集軍士跟我前去拿人，一路上我再告訴你詳情，遲則生變，快！」

金剛堡聳立在燦爛的陽光裏，看上去，仍是那樣平靜莊嚴，地煞星馬行空及大領班徐楓出現，堡內警鐘亂鳴，天煞星李慶元與堡中高手齊出。小留侯王英奇怪道：「你們怎麼會逃出來？」

「這要拜你所賜！」謝天賜說道。

「什麼？」小留侯王英越攪越糊塗。

「昨日你不是說過，你們囚人之地與徐州大牢，只隔一層石板，以我們的武功，打通一層石板，相信不會太難吧！」

天煞星李慶元鐵掌翻處，小留侯王英半聲未出，立即了帳，這傢伙天生詭計多端，今日死在自己人手中，可說是報應。

地煞星馬行空踏前一步，高聲道：「江湖上流傳兩句歌謠：武林雙煞，天不如地。你這老賊心胸狹小，竟然爲了這兩句話，用詭計施毒，妄想迫我向天下武林朋友宣佈：武林雙煞，地不如天。今天我們可以當衆比試，看看是誰不如誰。來吧，不用他人動手，就只我們兩個好啦。」

「難道我還會怕你？」

「吠！」暴喝聲中，兩人全是以快打快，硬封硬架，五十招過後，額頭巳見冒汗，手法巳沒有開始時威勢，好不容易又挨了七十餘招，天煞星李慶元突然伸手入懷掏出一把鐵菱角，喝道：「看鏢！」

「好不要臉！」董琦瑛大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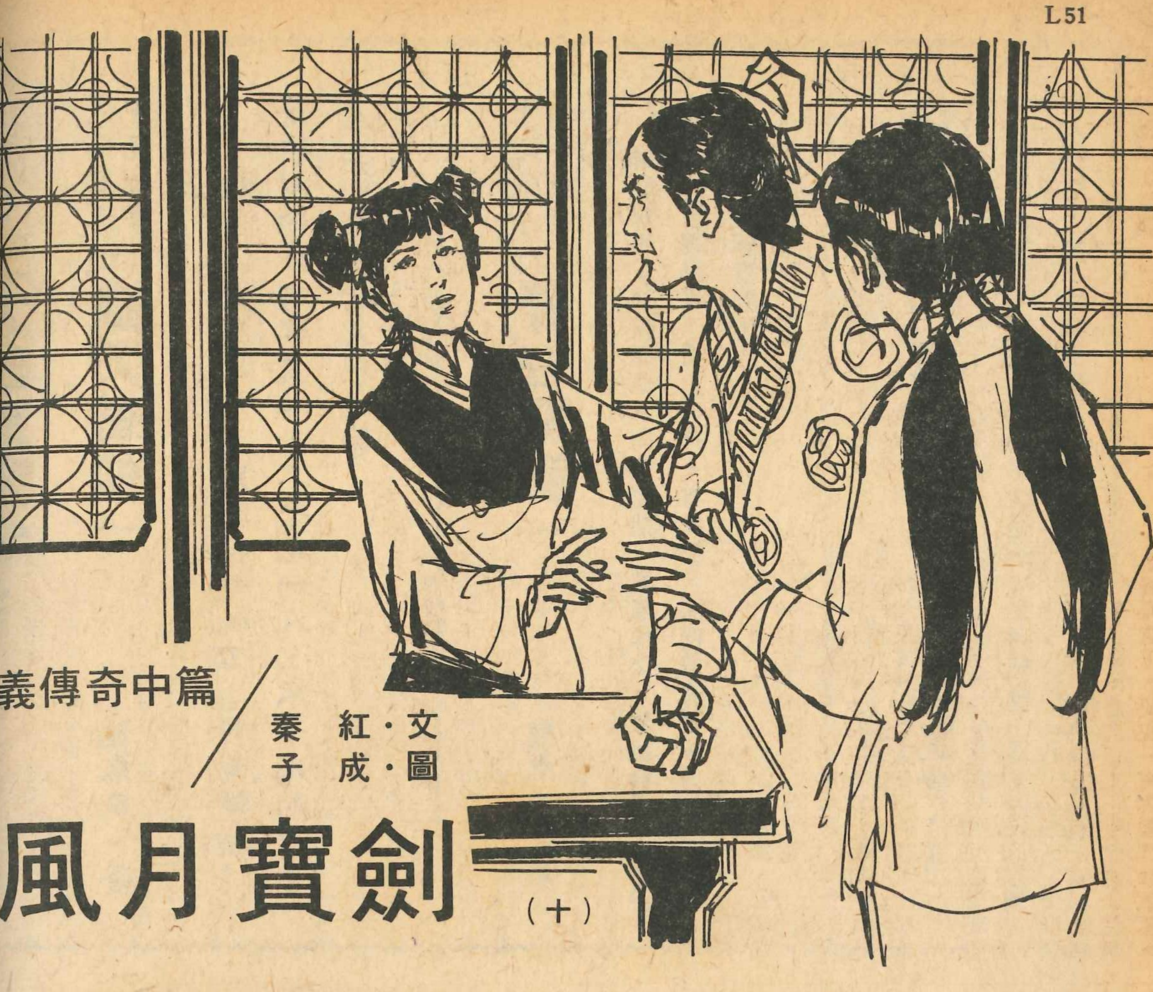
地煞星馬行空似乎也不能接受這事實，天煞星李慶元必是江湖上一號人物，臨危也不顧自己聲譽，施用暗算手段，眞叫人不能相信

正在危急時，一條人影冲天而起，正是謝天賜，右手隨意一撈，鐵菱角有如乳燕歸巢，全部投入袖中。

天煞星李慶元見形勢不對，想跑，地煞星馬行空雙脚疾蹬，人如脫弦之箭，開聲吐氣：「看掌！」巳結結實實打在李老兒的百會穴上，一代奸雄，蹬蹬蹬，連退三步，「砰」的一聲大响，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了。

陽光更加明亮燦爛，人間又恢復了和平、寧靜。

——全文完——



俠義傳奇中篇

秦紅·文
子成·圖

風月寶劍（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茅大寶獨自來到豹莊，想找項若愚問訊，不料到達豹莊，人影全無，正在驚愕時，寄塵長老已率智光惠光二僧趕至。茅大寶乃將一切經過情形說出，並請假以時日，去找項若愚索回珍珠寶塔。但寄塵長老不允，堅要茅大寶同去見他父親，爭持不下，於是動起手來，茅大寶不敵逃遁，三僧走後，茅大寶返入豹莊，愧憤交加，不禁淚流滿面。時鶯燕二婢突然來到，百般安慰，且從二婢口中獲知，始知家中被焚惡耗……

南下訪故友　途遇舊情人

茅大寶握拳透爪，悲憤萬分道：「我是該死，可是這完全是『南山隱豹項若愚』的詭計啊！」

燕燕問道：「你趕到豹莊時，他們已跑了？」

茅大寶說道：「正是，鬼都沒見一個，那座豹莊是臨時搭建出來哄騙我的！不過，昨天我在莊內碰上了眞容院的三個喇嘛……」

鶯鶯一驚道：「後來怎樣？」

茅大寶將經過情形說了一遍，最後咬牙切齒道：「這件事，現在可確定是項若愚有計劃的一項陰謀，他的目的顯然是打擊我爹，我只不過是被他利用而已！」

燕燕道：「我和鶯鶯料定你必在豹莊，在趕來的途中，聽到不少謠言，都說老爺自恃是『武林大元帥』，所以放任你胡作胡爲，又有人說你去眞容院竊取『珍珠寶塔』是老爺授意的呢！」

茅大寶怒道：「這一定是項若愚那老賊放的謠言！」

鶯鶯道：「還有人說老爺已不配爲『武林大元帥』，應將武林兵符交出來。」

茅大寶暴怒道：「這就是項老賊的目的！」

燕燕道：「如果他敢明目張胆的現身搧動，要老爺交出武林兵符來，那倒好辦了。」

茅大寶道：「怎麼說呢？」

燕燕道：「他設下詭計騙你去殺人及竊取『珍珠寶塔』，外面的人雖然不知，但至少有一個人知道，他就是神拳山莊的少莊主刁天英！」

茅大寶道：「那又怎樣？」

燕燕道：「他也曾殺了一百個人，所以你如果去要求他出面作證，相信他不敢拒絕。」

茅大寶搖頭道：「算了，何必再拖他下水？」

燕燕道：「話不是這麼說，依我看，他既然也是項老賊欺騙的對象之一，項老賊的目的顯然在一箭雙鵰，要一舉將武林兩大世家毀滅掉，因此項老賊必已唆使被刁天英殺死的一百個武林人物的親友去找『百步神拳刁山君』算帳，如此一來，刁天英的處境便與你相同，你們兩個大可聯合起來對付項老賊。」

茅大寶聽得心弦一動，點點頭道：「有道理，但你知道刁天英此刻在何處？」

燕燕道：「他竊取『珍珠寶塔』失敗之後，可能已返回神拳山莊，因此要見刁天英，只有到神拳山莊去。」

茅大寶沉思有頃，道：「在前往神拳山莊之前，我是否應該先去見我爹，把一切眞相告訴他？」

燕燕道：「不可，老爺正在火頭上，他若見到你，不當塲打死才怪，這件事不比尋常，只怕老夫人也保護不了你哩。」

鶯鶯道：「對，錯已鑄成，你暫時不要理會家人，等將來逮到項若愚父女，再去見老爺不遲。」

茅大寶黯然道：「可是，我娘和老奶奶一定爲我担心死了，我實不忍她們担驚受怕……」

燕燕道：「這是沒辦法的事，總之現在不是回去見老爺的時候，何況老爺和老夫人等人已不知去向，找也找不到。」

茅大寶又想了一會，點頭道：「好，咱們一起去神拳山莊，但我已成衆矢之的，此去神拳山莊遙遙數千里，路上難免遇上武林人……」

燕燕接口道：「不錯，所以咱們最好先喬裝之後再動身，咱們現在有三匹馬，只要改變一下容貌，就可上路了。」

茅大寶道：「有不少人知道我『武林少爺』身邊常跟着妳們兩人，所以妳們最好易敘而弁才穩當。」

鶯鶯道：「這要兩件男人的衣服，我和燕燕都沒有男人的衣服呀！」

燕燕道：「咱們到山下人家去偷兩件來如何？」

鶯鶯比較胆小，聽到「偷」就害怕，道：「不成，被人抓到了怎麼得了，還是去鎮上買吧。」

燕燕笑道：「瞧妳，這裏距鎮上有好遠的一段路，一去一回就得一天工夫，現在時機緊迫，哪有時間去鎮上購買？其次，妳又不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姑娘，還怕被人抓到不成？」

鶯鶯道：「要偷，妳一個人去，我在此陪他。」

燕燕道：「好，你們守在這裏別走開，我至遲天亮即可回來。」

說畢，縱身而去。

鶯鶯聽出燕燕已去遠，便走去檢回茅大寶的長劍，回到茅大寶面前蹲下，指着自己的嘴唇笑道：「小祖宗，我這嘴上的胭脂是剛塗上的，你還吃不吃？」

茅大寶瞪她一眼道：「去妳 ，我煩死了，妳還有心情逗我！」

× × ×

次日上午，主婢三人經過喬裝之後，即乘馬離開豹莊，取道南下，目的地是十萬大山的神拳山莊。

這段路程，馬行約需一個月以上，急也沒用，故三人曉行夜宿，以正常的速度趕路。

走了一天，薄暮時分來到一處名叫「橋下」的大鎮，由於三人一整天均未進食，都覺得餓了，便在一家飯館門口下馬，進入飯館打尖。

鶯鶯和燕燕因是女扮男裝，故到了公衆的地方都不敢開口說話，怕被人聽出她們是女兒身，故由茅大寶點菜，主婢三人還想再趕一程，只叫了幾樣下飯的菜，就圍着桌子吃了起來。

正默默進食之間，忽見一個面有刀疤的大漢快步走入飯館，向鄰桌三個客人拱手道：「抱歉！抱歉，讓你們久等了！」

原來，隣桌的三個客已叫了許多酒菜，却一直沒動，分明在等待客人，而他們所等待的，就是現在進來的疤面漢子，三人當即起身相迎，彼此寒暄過後，即各據一邊坐下來。

「葉兄，你這回難得回鄉，今天可得多喝杯。」

「當然！當然！」

四人互敬酒之後，便開始一邊吃喝一邊暢談起來。

「葉兄，聽說你現在是趙子手了。」

「是的啊！」

「這是多年媳婦熬成婆了。」

「哈哈哈……」

「杭州大鏢局是中原數一數二的大鏢局，你能混個趙子手幹幹也很不錯了，每月有幾兩銀子？」

「不多，不多，二三十兩罷了。」

「哇！每月二三十兩，這比我們三人强得多了，我們半年也賺不到這個數目，還是你有出息！」

「那裏，三位老兄太客氣了！」

「最近，有沒有甚麼值得一提的事情呢？」

「我們鏢局一帆風順，沒出過漏子，不過最近江湖上倒發生了一樁轟動天下的大事，不知三位聽說過沒有？」

「甚麼事？」

「武林大元帥茅兆霖垮了！」

「啊，怎麼垮的？」

「垮在他兒子手裏，他有個兒子叫茅玉麟，乳名大寶，雖然從小就練武功，唯因是獨子，他老奶奶太寵愛他，就變成了個嬌生慣養的公子哥兒，五谷不分，是非不明，整天就只會與女人鬼混！」

茅大寶一聽到這話，不禁羞怒交集，起身便欲過去責問對方爲何河漢斯言，鶯鶯趕忙拉住他，頻頻向他使眼色，要他不要動怒生事。

茅大寶轉而一想，亦覺不宜在此時暴露身份，只得忍住氣，復坐了下去。

只聽那三個客人異口同聲的向那姓葉的漢子問道：「這個茅家公子怎麼了？」

葉姓漢子喝了一口酒，逸興遄飛地道：「哈！提起這公子哥兒，話可多了，他的個性和他老子完全不一樣，他只愛女人不愛男人，見到女人就眉開眼笑，見到男人就皺眉頭，而且不愛讀書，正經的書不要看，只喜歡看那些詩啦詞啦或風花雪月亂七八糟的書，因此把他老子氣壞了。」

「富貴人家的子弟總有這個毛病，這也算不了甚麼大事嘛！」

「慢着，好戲還在後頭，去年茅兆霖不顧其母的反對，將那茅大寶叫去楓林書院讀書，嚴格規定給他一些功課，據說開始還算安分些，後來就不行了，經常帶着他的兩個侍婢四出遊蕩，混得了一個『武

林少爺』之名。」

「那又怎樣？」

「喝，那小子胆子越來越大，後來居然以殺人爲樂，一口氣殺了一百個人！」

「嗄，殺了一百個人？」

「可不是，而且還將死者的首級摘去，被他殺死的一百個人，個個成了無頭屍呢！」

「這甚麼意思呀？」

「誰知道，只怕是患了殺人狂吧！更絕的是，他上個月竟跑去五台山眞容院，把人家黃衣僧人的鎭山之寶『珍珠寶塔』偷走了！」

「哎呀，這可不得了，那些黃衣僧人可不是好惹的呀！」

「數月前，有兩百多個武林人一起去江都向茅兆霖討取公道，茅兆霖竟稱不知其子所做之事，於是引起公憤，兩百多人一起殺入元帥府，把個元帥府打得鷄飛狗跳，死傷達四、五十人，後來又放火燒屋，把整個元帥府燒得片瓦不存！」

「茅兆霖本人呢？」

「聽說帶着其母和妻子落荒逃了。」

「唉，茅兆霖爲人不錯，沒想到竟落得如此下場，如今他那個寶貝兒子呢？」

「不知躱到那裏去啦！」

「那小子眞該死，他父親一世英名竟這樣葬送在他手裏。」

「可不是，他們茅家稱雄武林數十年，就這麼一夜之間垮下來了。」

「茅兆霖一垮，誰將稱雄？」

「自然是神拳山莊那位『百步神拳刁山君』了，他的武功不在茅兆霖之下，麾下高手比茅兆霖還多，由他接任爲『武林大元帥』可謂最適當不過了。」

「刁山君爲人如何？」

「不大清楚，反正武林中的事，强者爲王，誰有辦法誰稱雄。」

「這件事對你們杭州大鏢局有沒有影响？」

「現在還不知道，那天我聽我們總鏢頭說：茅兆霖担任『武林大元帥』期間，江湖太平，宵小斂跡，我們幹保鏢的受惠最多，今後繼任者有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我們總鏢頭倒有些懷疑呢。」

「唉，生子不肖，莫此爲甚，茅大寶那小子把他父親害慘了！」

「可不是，我要是見到他，非揍他一拳出出氣不可！」

「哈，你呀？人家是家學淵源，武功絕世，他只要伸出一個小指頭就夠你受的了，你拿甚麼東西去揍他一拳呢？」

「嘻嘻，我只不過說着出出氣罷了，來來來，咱們喝酒！」

茅大寶聽到這裏，心情煩惱已極，起身向鶯鶯和燕燕說道：「咱們走吧！」

付過帳，主婢三人上馬離鎭，繼續南行。

茅大寶一路沉默不言，想着剛才聽到的那些話，想着父親和自己今後的處境，不禁百感交集，眼淚又要掉下來了。

燕燕了解他的感受，一看他眼睛發紅，忙道：「小祖宗，我問你一句話。」

茅大寶道：「甚麼事？」

燕燕道：「我聽人說有所謂『虎父虎子』和『虎父犬子』，你要做『虎子』還是『犬子』呢？」

茅大寶黯然神傷道：「我現在連狗都不如了，還談甚麼『虎父虎子』！」

燕燕道：「不，我的想法是這樣：你父親原是一位聲名赫赫威鎭天下的大英豪，你如老老實實的依靠父親過一輩子，即使沒出過一點差錯，依我看也是沒出息的，那就如『虎父犬子』一般。」

茅大寶道：「妳的意思是：要鬧成現在這個樣子才算有出息？」

燕燕道：「不是，我的想法是：既然錯巳鑄成，現在是你表現出『虎父虎子』的機會。」

茅大寶道：「怎麼說？」

燕燕道：「逮住項老賊，追回『珍珠寶塔』，將他的陰謀公諸於世，挽回你們茅家的聲譽，這些你如能一一做到，才不愧是『武林大元帥』的兒子！」

茅大寶聽到這話，好像被打足了氣的皮球，不禁精神一振道：「對，燕兒，妳說的不錯，我是應該這麼做，問題是我一個人力量有限，只怕……」

燕燕笑道：「我的少爺，你沒聽老夫人說起麼？你爹之所以被天下武林公推爲『武林大元帥』，可不是靠你祖父打出的天下，而是他一個人努力爭取的結果，當年你爹單槍匹馬上天山，一劍殲滅天山三鬼，又單劍連挑綠林十八寨，後來又大破爲害江湖的五通教，這些可都是你爹一個人幹的啊！」

茅大寶說道：「不錯，我爹眞個了不起！」

燕燕道：「你目前的武功修爲，比起當年你爹，有過之而無不及，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有爲者……」

茅大寶道：「有爲者亦若是！」

燕燕道：「對啦！這是你以前一再說過的話，你怎麼忘了？」

茅大寶道：「燕兒，我現在才知道，妳和鶯鶯是世界上最好的姑娘，以後我討不到老婆沒關係，有妳們兩個跟我在一起，這輩子沒有甚麼遺憾了！」

燕燕嗤之以鼻道：「得了，你現在說這話，趕明兒遇上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一定把今天的話抛到九霄雲外去了！」

茅大寶忙道：「不會，我發誓今後絕不再爲色所迷，全心全意辦正經事，要是故態復萌，老毛病又發作的話，我就是『犬子』！」

鶯鶯又問道：「要是碰上那位成姑娘呢？」

茅大寶道：「一樣，絕不理她！」

鶯鶯笑了笑道：「算了，別把話說得太滿，其實我們只是你的丫頭，老夫人說一聲：『滾！』我們就只好滾得遠遠的，所以我們才不敢期望將來怎樣怎樣，我們只是希望你學好，做個有用的人，這就够了。」

語聲微頓，繼道：「說到那位成姑娘，我倒覺得她不壞，雖然她長得不如項人鳳之美，却是個誠誠實實的姑娘呢。」

茅大寶道：「她才不誠實，她精靈刁鑽透了。」

燕燕道：「總比項人鳳好吧？」

茅大寶一想起項人鳳，不覺感慨萬千，搖頭太息道：「我眞不明白，那樣一個

如天仙的姑娘，外貌玉潔冰清，骨子裏竟是毒如蛇蝎，太可怕了。」

鶯鶯道：「她本人也許不壞，壞的是她父親。」

燕燕道：「不，我不同意妳這種說法，她若眞有情有意，就會阻止其父害人，她非但沒有阻止，而且帮着她父親害人，這樣的一個姑娘，簡直是個妖精！」

鶯鶯忽然說道：「看，天黑了，今夜咱們要在哪裏過夜好呢？」

茅大寶道：「再趕一程看看，要是趕不上宿頭，就找個寺廟借宿便了。」

主婢三人縱騎奔馳了一程，眼前所見仍是一望無際的荒野地帶，看不見一村一店。

燕燕道：「小時候我走過這條路，記得數十里外有個大鎭，叫甚麼泗安的。」

鶯鶯道：「再走數十里，坐騎就支持不下去了，還是找個地方歇歇吧。」

茅大寶眼尖，發現左方百丈之外的一片樹林中，有炊烟嬝嬝升起，乃舉手一指道：「那邊有一戶人家，咱們去看看能不能借宿。」

三人撥馬轉向那樹林馳去，轉眼到達林前，發現有一條小路通入林中，三人正擬下馬行入，忽聽林中馬蹄「得得」由遠而近，不久便見一騎自林中小路走出來。

馬鞍上坐着一個文儒打扮的老人，背上揹着一個藥箱，一看就知是個大夫。

另一個五旬左右的青衣人隨在馬側，他見茅大寶三人，不禁面色一變，連忙越前問道：「三位貴姓大名，到此何爲？」

茅大寶下馬拱手道：「抱歉，在下三人因趕路錯過宿頭，剛剛發現林中有一戶人家，想去問問能不能借宿過一夜，尊駕莫非是那家的主人？」

青衣人目光炯炯的對着他們三人打量了一番，忽然微微一笑道：「既是借宿，且請等一下，等我送走了這位大夫再做決定吧！」

說罷，回對小路上那位大夫笑道：「袁老先生，你從這裏回鎭上去，不會迷路吧？」

那位大夫道：「不會，不會。」

青衣人道：「此地距鎭上有二十多里路，你看，都有人前來借宿了，你老不如也在舍下住一夜，明早再走如何？」

那位大夫道：「不成，鎭上的徐員外病勢甚重，正等着老漢回去，實在不能再躭擱了。」

青衣人道：「哦，那麼，關於小女之疾……」

那位大夫沉吟道：「令嬡之疾，好不了也壞不了，因爲，世間無藥治相思！」

青衣人搓搓手嘆道：「眞是要命，在下一輩子要强好勝，不道生了這個女兒拆了我的台，問她喜歡哪個後生小子，她又不肯說，眞不知怎麼辦才好！」

那位大夫微笑道：「令嬡心事，自然不便說給你這個做父親的知道，找個女親戚來問問，包管問得出來。」

說到此，拱拱手道：「告辭了！」

一抖馬索，騁馳而去了。

青衣人搖搖頭，才轉對茅大寶三人問道：「三位說要借宿？」

茅大寶道：「是的，只是令嬡有病在身，在下三人不宜打擾……」

青衣人一笑道：「不要緊，你老弟跟我睡一房，至於這兩位……」

他對鶯鶯和燕燕笑了笑，接着道：「可與小女同睡，順便替我問問小女的心事，豈不佳妙？」

茅大寶一怔道：「這如何使得，他們是男人啊！」

青衣人哈哈笑道：「我走了幾十年江湖，別的不行，看人倒不會看錯，是雄是雌，一目瞭然！」

茅大寶早巳看出他非普通人物，這時聽了他的話，巳知被他識破了，不禁莞爾道：「老丈好眼力，請問貴姓大名？」

青衣人笑道：「咳，咱們不要通名道姓好不好，你叫我老丈，我稱你老弟，這不是很好麼！」

茅大寶也不想表露身份，聽了正中下懷，拱手道：「在下從命。」

於是，青衣人領着他們進入林中，行約百步，便見茅屋三間，四周圍着竹籬，蒔花修竹，顯見主人爲清高之隱士。

青衣人請他們三人將馬匹拴在林中，即領入茅屋之中，請他們在廳堂上坐下，說道：「山居簡陋，三位莫要見怪。」

茅大寶欠身道：「不敢，在下三人只求一宿，承蒙老丈——」

剛說到這裏，忽聞左邊的一間房中「乒乓！」地一响，好像有人從床上跳了起來！

青衣人吃了一驚，向茅大寶三人說了一聲「失陪」，起身便欲入房探視，但就在這時候，一個容顏憔悴頭髮散亂的姑娘巳自房中踉蹌顚出，口中叫道：「大寶！大寶！是你麼？」

這個姑娘，竟是成小娟！

茅大寶做夢也沒想到會是她，刹那間爲之呆若木鷄，瞠目結舌說不出話來。

原來，茅大寶面部巳經易容，只是說話的音調沒有改變，成小娟躺在房中床上聽到他的聲音，頓如吃了仙藥靈丸，立刻衝了出來，但一到廳堂上，一看在廳上之人，並非茅大寶，頓時又洩了氣，扶在門上搖搖欲墜了。

青衣人，不問可知即是她的父親「神偷成凱」了，他趕忙上前攙扶女兒，道：「娟兒，妳起來幹麼呀？妳剛才在叫誰？誰是大寶？」

成小娟搖頭不答，轉身欲入房去。

只不過隔了不到一個月，她竟巳變成了另一個人，由一個活潑可愛的少女變成纖纖弱弱，懨懨無趣的姑娘，這種情形，看得茅大寶心如刀割，難過極了。

但是，他因受到重大的打擊，對情愛巳看得很淡，不想在這個時候再爲情所困，故竭力壓抑住激動的感情，沒有表露出來。

成小娟移步欲入房時，忽又轉回身子，神情惆悵的，望着茅大寶問道：「你……你是誰？」

茅大寶心頭大亂，吶吶的答不上話。

成小娟目不轉睛的望着他，又問道：「你是何人？爲什麼不回答？」

茅大寶結結巴巴道：「我……」

神偷成凱忙道：「娟兒，他們三位是來我們家借宿的，妳不要管，快回房躺着

吧！」

成小娟兩眼死盯着茅大寶，喃喃說道：「好奇怪，好奇怪啊！」

茅大寶終於忍不住了，衝口道：「小娟，我對不起妳！」

成小娟渾身一震，大叫問道：「你大寶？」

茅大寶點頭道：「是，我是大寶！」

神偷成凱呆住了，看看茅大寶又看看自己的女兒，不勝驚詫地道：「你們是認識？」

成小娟眼淚掉了下來。

神偷成凱恍然大悟道：「娟兒，妳就是爲這個人而害相思病的？」

成小娟臉上一紅，擧袖掩臉，却破涕爲笑道：「爹，您不要亂講，女兒只是有些不舒服，誰說我害……害病呀！」真妙，就這麼片刻之間，她的病已霍然而癒，沒有一點病容了。

神偷成凱很高興，回對茅大寶笑道：「原來如此！哈哈，你——年輕人，你來得正是時候！」

茅大寶尷尬萬狀。

神偷成凱笑道：「既然你是小女的朋友，咱們彼此就可以通姓報名了，你姓甚麼？」

茅大寶吶吶答道：「晚輩姓茅。」

成小娟一邊抹去眼淚，一邊笑道：「爹，他叫茅大寶，是『武林大元帥』的兒子！」

神偷成凱嚇了一大跳，張目失聲道：「甚麼？你是『武林大元帥茅兆霖』的兒子？」

茅大寶一揖道：「是的，晚輩拜見成老英雄。」

神偷成凱忽然像一隻洩了氣的皮球，嗒然道：「錯了！錯了！娟兒，妳大錯特錯了！妳也不想想妳是甚麼人的女兒，怎麼可以攀得這樣高啊？」

成小娟彷彿沒聽到父親的話，興沖沖的走到茅大寶面前，欣然道：「大寶，你是來找我的麼？」

茅大寶道：「不，我路過此地，想到此借宿，沒想到這是妳家……」

發現成小娟臉色變了，忙又接下道：「小娟，我實話實說，妳不要生氣。」

成小娟黯然的低下了頭，道：「你五台之行，得手了沒有？」

茅大寶苦笑道：「得手了，可是也闖下滔天大禍了！」

成小娟抬頭微驚道：「怎麼回事？」

茅大寶長嘆一聲道：「我中了人家的詭計，害得家破人亡……」

當下，源源本本的把一切說給她聽，然後說明打算去十萬大山神拳山莊找小拳王刁天英，擬請他出面做證，要與他聯合對付南山隱豹項若愚父女。

成小娟聽完他的敍述，始知當日他要竊取「珍珠寶塔」的眞實原因，心中很覺不是味道，但同時也有些高興，心喜他和項人鳳的愛情告吹了，當下佯怒道：「你這個笨蛋，活該受這個罪，你當時爲甚麼不老老實實告訴我？你若告訴我，我一定會阻止你的，這種鬼域伎倆騙不過我們父女的呀！」

成凱神情嚴肅地道：「茅公子，你這個禍闖的不輕，令尊只怕饒不過你了。」

茅大寶嘆道：「是的，晚輩連累了家父，實在該死，但是晚輩暫時不想去見家父領罪，因爲晚輩被家父處死無補於事，晚輩要留有用之身，親手擒拿項若愚父女，公佈實情，挽回家父的聲譽！」

成凱太息道：「你閱歷太淺，才會上了這個當，那南山隱豹項若愚設下這詭計，分明懷有野心，只是這個人我沒聽說過，不知是何方神聖……」

成小娟道：「南山隱豹項若愚這個名必是假的，如果他計劃取令尊的地位而代之，不久必會以另一個名號及另一副面貌出現！」

成凱點點頭道：「不錯。」

茅大寶道：「您老江湖經驗豐富，這件事晚輩該怎麼應付才好？」

成凱沉思了半晌，道：「既然神拳山莊的少莊主刁天英也受了騙，神拳山莊只怕也不保了，你先趕去看看是對的，只是此事恐非你一人所能應付，應該先讓令尊了解全盤眞相爲是！」

茅大寶道：「您老說得是，只是家父對晚輩非常嚴厲，他若見到晚輩，一定會將晚輩立斃掌下，那……」

成小娟道：「對，你千萬不要在這時候回去和你爹相見，等將來眞相大白再見不遲。」

成凱說道：「這樣好了，我們父女幫你一個忙，去見令尊把一切告訴他，好不好？」

茅大寶大喜道：「您老肯幫這個忙，晚輩就感激不盡了！」

成凱道：「可知令尊目前在何處？」

茅大寶道：「不知道，不過晚輩有位舅舅住在嘉興，他姓燕，乃是嘉興的首富，家父家母等人說不定會去投奔他暫避風頭。」

成凱道：「那麼，我們父女明天便動身趕去嘉興看看，你回來時，也可去你舅舅家和我們取得連絡。」

大家商定之後，成凱問起他們主婢三人還沒吃飯，便說道：「茅公子且坐一會，我去弄些吃的來。」

成小娟搶着說：「我去弄！」

說畢，跑入後面厨房去了。

成凱到了這時，已完全明白女兒迷上了茅大寶，今天由於茅大寶的到達，她的相思病已不藥而癒，女兒病癒自是好事，但想到自己是個人人皆知的偸兒，而茅大寶却是出身名門，門不當戶不對，此事發展下去必有痲煩，因此心情極爲沉重。

看見女兒跑入厨房，他不禁長長嘆了一口氣道：「小女無知，給茅公子增添困擾，此事眞使成某汗顏無地，不知如何是好……」

茅大寶也不知道怎麼辦好，只有苦笑而已。

成凱太息道：「我只有這個女兒，平日難免對她寵愛了些，以致養成了她任性胡爲的脾氣，要是得罪了茅公子，還望海涵。」

茅大寶道：「好說，令嬡天眞無邪，是個好姑娘，只是……」

成凱道：「茅公子直言無妨。」

茅大寶道：「由於在下的愚蠢，連累

家父受到嚴重的挫折，晚輩現在一心只想逮住那項老賊，挽回家聲，別的事情都只好暫時擱置一邊了。」

成凱點了點頭道：「是的，是的。」

他窘笑一下，接着道：「不過，成某現在有個不情之求，希望茅公子能够答應我。」

茅大寶道：「您老請說，晚輩力所能及，無不從命。」

成凱說道：「我這個女兒有些死心眼，我又不忍見她被痛苦所折磨，要是茅公子肯當面與她說明白，那成某就感激不盡了。」

茅大寶道：「您老要晚輩如何說？」

成凱道：「爲恐她想不開，暫時不要說得太明白，就說你現在無心於其他的事情，勸她不要……不要太痴，保重身體要緊。」

茅大寶道：「現在？」

成凱道：「是的。」

茅大寶道：「好的，晚輩這就去說說看。」

說罷，起身向屋內的厨房走去。

他輕步走入厨房，看見成小娟正在淘米下鍋，一眼看到她的背身，覺得她清瘦了不少，給人一種楚楚可憐之感，心中頗覺不忍，當下輕輕喊道：「小娟！」

成小娟回頭一看是他，嫣然一笑道：「你去廳上坐着吧，飯等一會就可以燒好啦。」

茅大寶走到她跟前，含笑道：「小娟，我要跟妳談一談。」

成小娟這會倒有些害羞了，低下螓首道：「談甚麼呀？」

茅大寶道：「妳瘦了許多。」

成小娟道：「沒有啊。」

茅大寶道：「令尊說妳病了！」

成小娟道：「沒有，我只是有些不舒服……」

茅大寶道：「不要說謊，小娟，我知道我對不起妳，使妳傷心。」

成小娟道：「我現在不傷心了。」

茅大寶道：「可是，我有件事要告訴妳，我因闖了大禍，現在心亂得很——」

成小娟截口道：「我知道，不過你放心，我們父女都願幫助你，相信總有一天，一切都會恢復的。」

茅大寶道：「但在這中間，我沒有心情顧及其他，我要全心全力去解決我所犯下的錯，妳了解我的意思麼？」

成小娟點點頭道：「我了解。」

茅大寶又問道：「妳不會再作繭自縛吧？」

成小娟羞答答一笑道：「不會，只要你……只要你……」

茅大寶忙道：「妳還是沒有完全了解我的意思，我是說我現在甚麼都不想，只想——」

成小娟搶着道：「我知道，我不會給你增添痲煩的，你放心好了。」

茅大寶道：「這樣我就放心了，妳要知道，妳是令尊唯一的女兒，他見到妳受苦，心裏比甚麼都難過，妳要做個孝順的女兒，不要讓父親難過。」

成小娟笑道：「你現在倒懂得說這些，當初你爲甚麼沒有替你父親想想？」

茅大寶發窘道：「這個……我……我當初是鬼迷了心竅……」

成小娟吃吃輕笑道：「每個人都會有鬼迷心竅的時候，是不？」

茅大寶道：「是……」

成小娟又道：「還想不想那個項人鳳呢？」

茅大寶道：「想！」

成小娟臉色一變道：「你……」

茅大寶道：「我想食她的肉，寢她的皮！」

成小娟這才明白他的意思，一顆吊起來的心才又放了下去，嬌嗔的白他一眼道：「哼，甚麼食她的肉寢她的皮，那樣壞心眼的女人，該扔給狗吃才對！」

茅大寶道：「對，扔給狗吃！」

成小娟道：「現在想來，那天我們在烈婦嶺上見到的『月下劍客月無容』和『趕山神鞭月在天』必是『南山隱豹項若愚』的部下，而那個蒙面女子極可能就是項人鳳，他們要殺我的原因，是怕我跟你在一起，你說是不是？」

茅大寶道：「不錯，不過我總覺得那自稱『月下劍客』的傢伙可能是冒牌貨，據我所知，『月下劍客月無容』的劍術十分高强，而且生性孤傲自大，不大可能委身於項若愚的麾下。」

成小娟道：「管他是眞是假，反正都不是好東西！」

茅大寶笑了笑道：「不跟妳談了，妳燒飯，我到前面去……」

× × ×

次日，成凱父女動身北上，前往嘉興找『武林大元帥茅兆霖』，茅大寶和鶯鶯燕燕則繼續南行，目的地仍是十萬大山的神拳山莊。

曉行夜宿，走了十二天，來到江西境內的龍虎山下，主婢三人正馳行間，忽見一騎自山麓樹林裏衝出，朝他們三人疾馳過來。

茅大寶覺得有異，連忙向鶯鶯燕燕兩人說道：「注意，來人似乎是衝着咱們來的！」

馬上騎士，是個勁衣大漢，背上斜插着一柄鋼刀，一看即知是武林人物！

這勁衣大漢果然是衝着他們主婢三人來的，馳馬趕到近距離，便見他擧手大聲道：「三位站住！」

茅大寶勒住坐騎，等他來到跟前，拱手道：「這位兄台有何賜教？」

勁衣漢子打量他們三人一眼，問道：「三位何處去？」

茅大寶道：「素不相識，兄台問此何爲？」

勁衣漢子面色一沉道：「快說！」

茅大寶不想鬧事，乃答道：「我們三人有事欲去南方，有甚麼不對麼？」

勁衣漢子一指鶯鶯背上的長包袱，又問道：「那包袱裏是甚麼東西？」

茅大寶笑道：「哦，你老兄莫非是翦徑賊？」

勁衣漢子怒道：「別胡說！」

茅大寶道：「不是？」

勁衣漢子道：「不是！」

茅大寶微笑道：「既非翦徑賊，爲何問起我們包袱來了？」

勁衣漢子道：「今日有貴賓由此過境，我們龍虎山莊不希望有人在此生事！」

茅大寶一哦道：「對了，在下聽說龍虎山上有一座龍虎山莊，大莊主叫『雲中龍曹守鋒』，二莊主叫『過山虎雷一鳴』，乃是江西境內响噹噹的人物——兄台可是龍虎山莊的兄弟？」

勁衣漢子道：「不錯！」

茅大寶道：「你說今日有貴賓將由此過境，那貴賓是何許人？」

勁衣漢子道：「十萬大山神拳山莊的老莊主，百步神拳刁山君！」

茅大寶一楞道：「眞的？」

勁衣漢子道：「當然是眞的！我們二莊主乃是『百步神拳』的記名弟子，今日『百步神拳』將由此過境，我們二莊主爲了對『百步神拳』表示敬意，故下令淸道五十里，不准形跡可疑的人走這條路！」

茅大寶回對鶯鶯和燕燕笑道：「聽，這不是太巧了麼？」

鶯鶯和燕燕微笑不語，她們在外人面前都不開口講話，怕被人聽出她們是女兒身。

勁衣漢子一聽茅大寶所言，登時疑心大起，沉聲道：「你說甚麼太巧了？」

茅大寶笑道：「實不相瞞，我們正要去神拳山莊見刁老莊主，不想他已進入中原來了，這倒省了我們跋涉幾千里路！」

勁衣漢子面色一變道：「甚麼，你們要見百步神拳刁老莊主？」

茅大寶道：「是的，兄台請勿誤會，在下與少莊主刁天英是朋友。」

勁衣漢子以懷疑的眼光看了他片刻，問道：「你貴姓大名？」

茅大寶答道：「蘇文艮。」

這是他在五台山竊取「珍珠寶塔」時，所使用的化名，刁天英是知道他這個化名。

勁衣漢子一歪頭道：「蘇文艮？沒聽說過啊！」

茅大寶笑笑道：「在下是個無名小卒嘛！」

勁衣漢子想了想，又指着鶯鶯背上的長形包袱問道：「那包袱中是刀是劍？」

茅大寶道：「劍。」

勁衣漢子道：「這麼說，三位也是武林中人了？」

茅大寶道：「是的，是武林中的無名小卒。」

勁衣漢子道：「既是無名小卒，怎麼會和『小拳王刁天英』成爲朋友？」

茅大寶道：「由於某件事情，在下便與刁少莊主成了朋友——兄台說刁老莊主今日將從此經過，那麼刁少莊主是否隨行呢？」

勁衣漢子越看越覺茅大寶可疑，不肯再回答，當下揮揮手說道：「你們回頭去吧！」

茅大寶道：「怎麼呢？」

勁衣漢子說道：「剛才我已經說明白了，我們龍虎山莊不希望有人在這境內生事！」

茅大寶道：「我們不會生事呀！」

勁衣漢子冷笑道：「難說得很，三位偏在刁老莊主要由此過境之時到達此地，又說要見刁老莊主，世上那會有這麼巧的事麼？」

茅大寶忖度難以得到他的信任，乃問道：「兄台說貴莊要在此淸道五十里，請問從何開始止於何地？」

勁衣漢子道：「就由此開始，沿龍虎山五十里之內。」

茅大寶又問道：「刁老莊主何時過境呢？」

勁衣漢子搖頭不答。

茅大寶道：「那麼，在下三人就在此處等候，不要進入貴莊淸道範圍之內，這樣使得麼？」

勁衣漢子想了想，把頭一點道：「可以，你們就在這道旁等着，若然擅自闖入，別怪敝莊對你們不客氣！」

說罷，撥轉坐騎，向路上疾馳而去。

茅大寶看着他遠去不見之後，才回對鶯鶯燕燕笑道：「這眞是太巧了，如今咱們就在這裏等着他們父子，若能見到『百步神拳』或小拳王刁天英，可省跋涉數千里路。」

燕燕道：「這會不會是詭計？」

茅大寶一怔道：「妳的意思是……」

燕燕道：「龍虎山莊的大莊主『雲中龍曹守鋒』和二莊主『過山虎雷一鳴』不是甚麼好東西，他們會不會是得知咱們要由此經過，因此——」

茅大寶搖頭道：「不會，咱們三人自荆南山一路到此，只跟成凱父女見過面，除了他們父女之外，沒有人知道咱們是誰，也沒有人知道咱們要去神拳山莊，因此這不可能是甚麼詭計。」

鶯鶯道：「刁山君父子此番進入中原，所爲何來？」

茅大寶道：「很可能神拳山莊也遭受到襲擊，他們父子要入中原查究。」

鶯鶯道：「你既要見刁天英，剛才爲何不索性表明身份？」

茅大寶道：「不可，萬一沒有這回事，豈不等於自找麻煩。」

燕燕道：「那勁衣漢子對咱們已有了懷疑，他這一去，必是回莊報告，因此我猜等下就有麻煩。」

茅大寶道：「對，不過妳放心，我自有應對之策。」

鶯鶯道：「這個時候，你可千萬不要再惹是生非了，要知你現在是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的呀！」

茅大寶苦笑道：「我知道……」

燕燕道：「後面路旁有一棵大樹，咱們到那樹蔭下去等着吧。」

於是，主婢三人退到樹下，下馬在樹下鵠候。

等了約莫半個時辰光景，忽見遠處的路上塵烟大起，有數騎疾馳過來了！

燕燕道：「鶯兒，把劍取出備用。」

鶯鶯便從包袱中抽出長劍，一面說道：「小祖宗，來的若是龍虎山莊的人，你要盡量忍耐，千萬不再耍少爺脾氣啊！」

茅大寶道：「我知道，我已經不是少爺了，我如今是個罪人……」

俄頃，那數騎已馳至近處，一共是六個人，一律着勁衣短裝，看樣子正是龍虎山莊的人！

再臨近一瞧，果然不錯。帶頭的那個人，正是剛才那個勁衣漢

子！

在後面的五個，年齡在四十到五十不等，個個形相驃悍雄武，背上都佩帶着兵器！

茅大寶站了起來。

對方六人馳至大樹前，一齊勒住坐騎，爲首的勁衣大漢一指茅大寶道：「閻副總管，就是這三人！」

六人飄身下馬，當中一個年紀最大的青衣老者越前向茅大寶抱拳一禮道：「三位朋友請了。」

茅大寶拱手還禮：「請。」

青衣老者道：「在下閻耀祖，龍虎山莊副總管，請教三位貴姓大名？」

茅大寶道：「敝姓蘇，賤名文艮，身邊這兩個是在下的僕人。」

閻耀祖一對精眸如冷電般一掃他們三人，道：「剛才敝莊這個兄弟回莊報告，說尊駕要見神拳山莊的刁老莊主？」

茅大寶道：「是的。」

閻耀祖道：「有何貴幹？」

茅大寶道：「在下與少莊主是朋友，有事欲赴神拳山莊，不想今日路過此地，聽貴莊這位兄台說——」

閻耀祖打斷了他的話，沉聲道：「這位朋友，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好不好？」

茅大寶道：「在下說的是實情呀！」

閻耀祖冷笑道：「你說與刁少莊主是朋友，怪的是刁少莊主却說不認識你這個人！」

茅大寶一怔道：「刁家父子已到了貴莊？」

閻耀祖道：「不錯，敝莊主乃是刁老莊主的記名弟子，今日刁老莊主北上到達此地，我們大莊主已迎接他們父子入莊招待，剛才刁少莊主說他不認得有蘇文艮這個朋友！」

茅大寶感到奇怪，喃喃自語道：「奇怪，莫非他忘記了？」

閻耀祖道：「刁少莊主說得明明白白，他沒有尊駕這麼一個朋友！」

茅大寶暗忖道：「是了，那天在五台山玉花池的時候，我雖曾告訴他化名爲蘇文艮，但他可能沒放在心上，是以記不得，現在我要不要表明自己是茅大寶呢？」

他沉思了片刻，決定暫時不說，當下拱手一揖道：「閻副總管，在下確與刁少莊主有過一見之緣，可否請帶在下去和他見上一見？」

閻耀祖搖頭道：「抱歉，刁少莊主不會接見你的，我們也不希望有武林朋友在此滋事！」

茅大寶道：「刁老莊主乃是與『武林大元帥』齊名的一位武學大宗師，你看在下有能力在他老人家面前生事麼？」

閻耀祖回答道：「明槍易敵，暗箭難防！」

茅大寶道：「閻副總管旣如此說，在下便不去見刁少莊主，也不進入貴莊淸道的範圍之內，就在這兒恭候其大駕，這總可以吧？」

閻耀祖冷冷道：「不可以！」

茅大寶愕然道：「這還不可以，那要怎樣啊？」

閻耀祖道：「遠離此地！」

茅大寶微微一皺眉道：「請問，在下現在所站的這塊地，可是貴莊所有？」

閻耀祖道：「不是。」

茅大寶道：「既非貴莊所有，閣下憑甚麼要在下遠離此地？」

閻耀祖道：「憑龍虎山莊四個字！」

茅大寶笑道：「在下久聞『雲中龍曹守鋒』和『過山虎雷一鳴』是江西一地响噹噹的人物，但可沒聽說過他們如此不講道理呀！」

閻耀祖面色變得更難看，嘿嘿一笑道：「看樣子，你們果然是找碴來的，既是如此，閻某不自量力，先領教一二！」

茅大寶搖頭道：「我不想跟你動手，咱們現在是河水不犯井水，你請回吧！」

閻耀祖悍然道：「你們不遠離此地，閻某只好得罪了！」

話聲一落，欺身上前，雙臂似螳螂攪動了幾下，倏地一掌切出！

招式俐落，力道雄渾，顯然非等閒之輩。

茅大寶側身避開，道：「閻副總管，請勿欺人太甚好不好？」

閻耀祖一招落空，第二招緊接着發出，左臂一曲，抬肘撞出，攻擊茅大寶胸部，使的是螳螂派的武功！

茅大寶退開一步，又道：「請住手，不要打了。」

閻耀祖一見他輕輕鬆鬆的就避過了自己的兩招攻擊，不禁面色一變，喝道：「好身法，再接這一招試試！」

話聲中，左手一抬，手掌一鈎，恰似螳螂攫物，猛可向茅大寶的面門抓去！

茅大寶火了，右手揚起一抄，拍的一聲，很準確的扣住了他的脈門，繼之眞力突施！

閻耀祖頓感全身無力，腕骨似欲被捏碎一般，奇痛難當，不禁「哎呀！」叫了一聲，整個人都癱瘓了。

其餘五人一見閻副總管受制，一齊發出一聲怒吼，迅速撤出兵器，便欲上前搶救。

茅大寶左手一托閻耀祖的腰部，將他高高舉起，大喝道：「別動，一動我就摔死他！」

那五人一看這情形，便不敢攻上，只將茅大寶圍住，其中一人喝道：「小子，你待怎的？」

茅大寶道：「不要怎樣，回去告訴刁天英，說好朋友在此等他！」

說畢，用力一拋，將閻耀祖拋出數丈開外。

閻耀祖脈門受制才不能動，這時脈門一鬆，力氣頓告恢復，只見他空中身形一翻，居然卸去了力道，飄然落到地上，沒有摔倒！

那五人不知厲害，一看閻耀祖無事，吶喊一聲，一齊運刀揮劍攻了上去。

茅大寶容得對方五件兵器攻近身邊之際，突地將身一縱，似鶴冲天拔空三丈，完全躱過了對方五人的攻擊。

鶯鶯適時將長劍拋上去，叫道：「接住了！」

茅大寶就在空中接住了長劍，緊接着一個鷂子翻身，仗劍電瀉而下，一聲長嘯，撲入對方五人羣中，刹那間便見劍光連連閃動！

一片金鐵交鳴聲中，那五人的兵器一齊脫手飛出，似水花般飛濺出去！

那五人全不知自己的兵器是怎麼被打掉的，只覺遇上一股强烈的旋力的拉扯，手上的兵器便告脫手飛出，這種情形，是他們自從身爲武林人以來未聞未見之事，一時震駭欲絕，慌忙頓足暴退。

茅大寶並無傷害他們的打算，看着他們退開之後，只微微一笑道：「諸位請回吧！」

那閻耀祖本想上前再戰，但一看茅大寶武功神奇，一個照面就將五個同伴的兵器打掉，不覺氣餒胆喪，不敢再動手了，一招手道：「咱們走！」

於是，六人急急上馬，撥馬疾馳而去了。

茅大寶回對鶯鶯和燕燕笑道：「我處理得如何？」

鶯鶯道：「還是得罪了他們。」

茅大寶道：「這沒辦法，咱們既要見刁天英，又不能向他們下跪要求，只好挫一挫他們的銳氣了，反正沒傷到他們一根汗毛，不致於弄得不可收拾。」

燕燕道：「這樣也好，刁山君父子聽到報告之後，一定會來和咱們相見。」

茅大寶道：「是呀，咱們坐下來等等吧！」

主婢三人在樹蔭下坐候約兩刻時，又見遠處的路上塵烟大起，又有數騎從龍虎山那邊馳來了。

鶯鶯道：「來了！來了！」

燕燕道：「好像有十個人哩！」

茅大寶把劍交給鶯鶯，說道：「我猜來的必是刁家父子及『雲中龍曹守鋒』、『過山虎雷一鳴』和剛才那六個人。」

說話間，十騎已馳至近處，果然當中六人正是剛才敗北的閻耀祖六個，另外一個正是小拳王刁天英，還有另外三個，茅大寶雖然不認識，却知是曹守鋒、雷一鳴及名震天下武林的「百步神拳」刁山君！

百步神拳刁山君年已六十多歲，濃眉大眼，身材雄偉，披斗篷，騎白馬，威風凜凜，給人一種不可侵犯的印象！

小拳王刁天英騎着一匹棗紅駿馬，緊跟在他父親身邊，神態也甚高傲。

在前開路的曹守鋒和雷一鳴都是五十開外的人，他們老遠看見茅大寶三人在樹下坐着，臉色就十分難看，可能他們認爲茅大寶拆了他們兩人的台，因此心中非常憤怒。

茅大寶起身含笑以待。

對於曹、雷二人掛在臉上的憤怒，他一點也不放在心上，因爲這只是個誤會，只要小拳王刁天英看出他是茅大寶，誤會便可冰釋，那時曹、雷二人就會對自己「後恭」了。

俄頃，百步神拳刁山君一行人巳到達大樹前，勒馬停了下來。

看情形，茅大寶主婢三人的易容頗爲高明，小拳王刁天英沒有認出是他，故未開口與他招呼。

茅大寶拱手一揖，說道：「刁兄別來無恙。」

刁天英冷冷道：「你是何人？」

茅大寶沒有立刻回答，轉對百步神拳深深施了一禮道：「這位想必是刁老前輩了，小子拜見！」

百步神拳刁山君冷哼一聲道：「我兒在問你是何人，你先回答他的話吧！」

茅大寶回對刁天英笑道：「刁兄，小弟面上經過易容——我在玉花池的化名是蘇文艮！」

這樣回答，應該很清楚了，可是刁天英竟似一點也想不起，眉頭一鎖道：「閣下說的話我一點聽不懂，你究竟是誰？」

茅大寶有些困惑了，但仍含笑道：「咱們一起由豹莊動身去五台山眞容院，又曾在玉花池下過棋，你說我會是誰呢？」

刁天英面上出現了不耐煩之色，冷然道：「閣下必是瘋了，我不知道甚麼豹莊，更沒去過五台山，也沒跟你下過棋！」

茅大寶一聽他推得乾乾淨淨，心中頗不高興，微微一笑道：「刁兄，你我都是受害者，要是小弟料得不差，貴莊必然也遭受到攻擊，咱們二家遭此巨變，如能同舟共濟，合力撲滅奸徒，豈不比單獨對付來得好些？」

刁天英眉頭更是皺成了一團，冷然道：「閣下若非看錯了人，必是瘋了，我根本不認識你呀！」

茅大寶道：「你是刁天英沒錯吧？」

刁天英道：「我是刁天英不錯！」

茅大寶笑道：「那麼，你可以不認識任何人，却不該忘記了我！」

說到這裏，舉手往臉上一抹，露出了本來面目。

刁天英一見之下，面色一變道：「咦，原來是你……」

茅大寶含笑道：「不錯，是我！」

百步神拳刁山君問道：「天英，他是誰？」

刁天英答道：「孩兒也不知他是誰，上個月孩兒爲三叔之事自神池回南，在太原一家客棧住了一夜，次日離開時就在客棧中碰上了這小子，當時他也跟孩兒打招呼，叫得出孩兒的姓名，聽他口氣，好像孩兒跟他是多年老友，可是孩兒實在對他陌生得很，想不起在何處跟他見過面。」

百步神拳刁山君聽了兒子的解釋，心中也充滿困惑，瞪視着茅大寶問道：「小子，你究竟是誰，快報上名來！」

茅大寶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他突然想通了，眼前這個小拳王刁天英，和上個月在太原府客棧見到的那個刁天英是同一人，而這個刁天英才是眞正的刁天英，至於那個送一百顆人頭去豹莊，後來又在眞容院竊取「珍珠寶塔」的刁天英，毫無疑問是冒牌的刁天英！

爲甚麼會出現一個冒牌的刁天英呢？

他也在這一刻突然想通了，那個冒牌的刁天英必是「南山隱豹項若愚」的傑作，項若愚爲了讓自己陷得更深，也爲了引誘自己又竊取「珍珠寶塔」，他便叫一個手下冒充刁天英，假裝也送一百顆人頭去豹莊，形成一種爭持不下的局面，然後他再提出以竊取「珍珠寶塔」決定勝負的辦法，誘使自己去上當！

然後假刁天英在眞容院竊得「珍珠寶塔」，將它藏在山中一棵樹上，原來都是一種預謀和圈套，目的就是要引誘自己將「珍珠寶塔」帶下山去，使自己蒙上竊取「珍珠寶塔」的罪名！（下期續完）

古今武俠掌篇叢書

俠盜郭大爺

·混沌書生·

清光緒初年，邑諸生李某，赴金陵應秋試，雇一大船由蘇州解纜，泛運河而上，共載三四人，皆同學友也，李故富家子，此行志不在功名，特爲遊覽計，所過若常州，若無錫，輒隨意停頓，流連一二日始去，併市酒肉，以犒舟子，船主王二，淮上產也，待客極周密，無妻子，僅有女一，年約十七八，姿態甚姸，雙足細如蓮瓣，日必至諸客坐臥處，洒掃多次，使淨無纖塵始已，或問其故，則曰，吾父好潔，不如此恐遭譴責也，有挑以游語者，俯首不答，唯見李則時以目示意，間或微喟，李以爲女之繫情於彼也，亦頗戀戀，絕不疑其有他，一日舟行丹陽道中，時方新秋，天尤熱甚，因暫息大樹下，李亦登岸閒眺，忽見一少年，彳亍而來，肘雨蓋，背青衣袱，至船側睨視久之，即揖李請附載，自言爲靖江諸生，欲赴試而貲斧不繼，故徘徊於此，冀有人憐而載之也，李性故伉爽，又見少年衣履樸潔，吐屬溫雅，遂慨然許之，既登舟，少年再三稱謝，李亟止之曰，客毋然，爾我皆讀書人，何介介爲，於是解維遂行，少年健於談，長途無事，俗傳舟至鎭江，行船者必購香燭三牲，就船唇而祭之，求江神庇佑，後以餘物犒水手，是夕，船主與水手飲，肥魚大肉，羅列滿案，且飲且以隱語相問答，少年微露驚異色，出倚篷背聽之，點頭者再，李問彼輩云何，少年曰，我亦不知，想係船家慣用之術語耳，夜深矣，吾輩盍就寢，明晨當早起，看金焦山色也，於是衆皆就枕，比醒，船巳出長江十餘里，所謂金焦者巳在背後，隱隱如兩點螺黛而已，少年矍然而起，汲汲梳洗，呼舟子進早膳，既撤去，乃低聲語李曰，君知船主爲何人，曰不知也，少年嘆曰，君等眞瞶瞶，人，殺人蓋越貨之盜也，水手則其黨羽，衆疑信參半，姑默識以視其效，是日風勢其利，瞬息已越數十里。正行間，船主忽轉舵直向蘆葦叢處駛去，遂擱於淺灘上，膠不能動，少年謂諸人曰，君等且速避彼將下手矣，衆乃爭匿床下，不敢動，少年倚窻坐，手書一册觀之，陽若無事，俄而艙門闢矣，船主躍入，手握利刃，目烱烱露凶光，見少年大聲叱曰，爾勿動，動則取爾命，少年笑曰，爾將何爲，船主怒曰，窮光蛋何預汝事，舉刃欲下，少年突起飛一足，船主仆刀鏗然而墮，船主復騰身欲起，少年又飛一足，中其胸，血自口出死矣，水手聞鬬聲爭進，少年拾刀於手，指而謂之曰，來來，鼠輩不怕死，敢與郭大爺比武乎，水手聞之皆失色，崩角泣告曰，某等萬死，不知大爺在，願恕微命，少年以刀擬其頸曰，此後再敢萌異志否，衆對曰，不敢，願聽大爺命，少年乃叱之起曰，去休，速爲我取女子來，賤婢爲虎作倀，罪亦不可恕也，時諸人已續續自床下出，汗流浹背，羣向少年致謝，少年止之曰，君等勿爾，且觀我了此賤婢，俄而女至，玉容慘淡，戰慄無人色，見船主陳屍於地，驚而啼，少年呵止之，即問船主爲爾何人，爾何以甘爲其倀，女乃泣訴身世，謂己本良家女，自幼爲此賊所刦，撫爲己出，敎以種種窺探客囊之術，不從即鞭撻之，身入樊籠，欲逃不得，實非出於本心也，少年不信，女指李曰，君不信，請問李老爺，妾非屢以眼色，囑令警備耶，特監察嚴密，不敢明言耳，李謂少年曰，事誠有之，鄙人愚昧，誤爲女別有用意，乃至於此，願君恕之，諸人亦代爲乞免，少年見李與女，雅有情愫，乃問女曰，今惡徒巳死，汝煢煢弱質，將何所歸，女不即答，目注李者移時，少年曰，汝願從李老爺乎，女垂首至臆，脈脈不語，少年擲刀笑曰，好好，小妮子眼力誠不弱，吾當，爲汝玉成之，李力拒，謂家中巳有大婦，少年起立曰，君毋固辭，彼一無告之女，寗有奢望，齒於小星之列足矣，回顧女曰，汝願之乎，女嗚咽答曰，得見天日，爲婢爲妾，所不敢辭，少年不喜，促女下拜，李亦不復拒，受之如禮，諸人各向李道賀，少年乃撫掌笑曰，快事快事，今日除一巨憝，成就一多情眷屬矣，隨取船主屍，擲之江中，開尊痛飲，船即泝流而上，席間李問少年，君何以知船主爲盜，少年曰，勿問船主，實告君，某亦江湖大盜耳，某之初意，頗欲有所圖謀，自入舟中，渥承禮遇，李君豁達大度，不以萍水相逢，有所疑慮，吾輩作事，磊落第一，人既推誠相待，我復陰蓄不利，非丈夫也，故初擬至鎭江登岸，繼見此輩實非善類，且眉宇間已露殺氣，知君等必遭毒手，迨至聞其隱語益信，遂決意除之，以報數日來欵待之雅意，今元凶巳死，諸君可高枕而臥，某當親送至石頭城下也，衆咸起謝，越日船抵水西門外，李與女及諸人皆登岸，少年乃貨其船，得五百金，以三百金爲女奩貲，以二百金分給諸水手，勉令改行爲善，已則一無所取，向李告別，李挽留之不得，仍肘雨蓋背青袱掉頭逕去。



瘋雷狂雨動江湖（八）

俠義傳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白少亭被白髮老者鄺廣成醫好怪病，救回他的生命，另一方面藍袍道長北劍夏侯爾又收錄他為徒，傳授白少亭武功，使白少亭武功更高一籌……鐵含烟和小菀一路追尋到無名島，找到白少亭，而此刻祝巧巧又是白少亭的夫人，鐵含烟容不得巧巧的無禮，而與巧巧作生死拚鬥一番，幸得小菀從中攔阻，使雙方無傷，但巧巧也因此離去……巧巧離去後，她為習得高深武功準備對付鐵含烟，忍辱做了費彥衡的情婦，只待武功習成之時，再將費彥衡殺死……

深夜偵仇踪 血濺方家集

費彥衡道：「咳，巧巧，妳問這些做什麼？來，咱們……」

「不，聽故事嘛，就要完整，你不說我不依。」

「好，我說，是秦公子主持，除了我，還有西刀，蘇成輔，廋子隆，及一個姓鄺的。」

「哦……」

祝巧巧似乎出了神，一個不防，就被費彥衡一把抓住。

他以極快的速度為他解除，祝巧巧沒有再作半絲反抗。但，正當他意亂神迷，逸興遄飛之際，忽然感到脅門一陣劇痛，竟從床上一直翻跌下來。

原來他的脅門之下，插進了一隻竹筷，已經齊柄而沒，足見祝巧巧用力之重。

他張大雙眼，愕然詢問道：「巧巧，妳為甚麼？」

祝巧巧緩緩着回衣衫，目射兇光，冷冷一哼道：「為我，為我的丈夫，為我的公公。」

東掌費彥衡道：「妳的丈夫，姓黑的不是我殺的，妳為甚麼算在我的頭上？」

祝巧巧道：「你錯了，我的丈夫姓白，就是被你一掌打進石隙中的那位。」

東掌費彥衡道：「姓白的會是妳的丈夫，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祝巧巧撇撇嘴道：「老實點，姓費的，否則姑奶奶會叫你嚐遍人間最難忍受的苦頭。」

名列四大名家的費彥衡，功力之高，果然不同凡响，他雖然被竹筷插得深入內腑，經過一陣暗中調息，已經可以勉力一戰。

可惜祝巧巧也不是一個平凡的人物，適時踢出兩腳，又封閉了他兩處穴道，而且他這兩腳踢得十分之重，牽動費彥衡的內腑傷勢，使得他痛哼出聲。

於是，他哀求道：「巧巧！一夜夫妻百夜恩，何況我將一身所學傾囊相授，對妳可說不薄。」

祝巧巧牙根一挫道：「你用強暴侮辱

我，使我愧對我的丈夫，這是你應得的死罪之一，還有，你害了我的公公，殺害我五十餘口，我如果不將你凌遲碎剮，死者在九泉之下怎能瞑目！」

東掌費彥衡氣得破口大罵道：「賤人，老夫也是妳的丈夫，妳忘記老夫給妳的快活了，再說妳如此淫賤，姓白的縱然活在世間也不會要妳的……」

祝巧巧一指點出，先封着了他的啞穴，再取出一柄小刀，在他的鼻子上面磨了兩下道：「不要發橫，老忘八，待姑奶奶慢慢的消遣你。」

她先挑斷了費彥衡的手筋及腳筋，使他縱然衝開穴道，也沒有反抗之能。

此時費彥衡已痛得肌肉亂跳，汗下如雨，他雖然無法說話，雙目却紅得像要冒出火來。

這個女人實在潑辣已極，能忍，能狠，做出如此血淋淋的動作，她好像一點也不在乎。

最後，費彥衡當眞被她整治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然後挖出他的心肝，來一個凌遲碎剮。

處置完了費彥衡，總算平熄了她心頭的怒火，沒等天亮，她便離開小鎭，向東海急馳。

費彥衡給她的侮辱，她不得不對白少亭說個明白。

不過她變了，此時的祝巧巧，與以前已判若兩人。

穩重，沉默，這是她以前所沒有的，淡泊名利，心如止水，她幾乎像一個超然物外的修道之人了。

這天她到達豫皖邊境的葉家集，瞧瞧天色，已是薄暮時分。

如果她願意走，她還可以趕到前面的一個鎭集投宿，但她沒有，只是邁動着意與闌珊的腳步，跨進了一家客棧。

「啊，祝姑娘，是妳？來，這裏坐，在下替妳介紹一位朋友。」

祝巧巧估不到會在這大別山麓的小鎭上碰到熟人，目光一抬，便向那說話之人瞧去。

「原來是唐兄，盛意心領。」

那人是黃河帮的瓢把子，翻天鷂子唐連捷。

黃河帮與鹽帮是同流合汚，實際上黃河帮等於鹽帮的附屬機構，一切作為，完全接受鹽帮的指揮。

唐連捷的對面，坐着一名身着勁裝，長像威猛的大漢，祝巧巧認識他，知道此人是鹽帮南路的總管，人稱南天王的楊兆玉。

他們同桌的還有五人，祝巧巧全認識，都是鹽帮有頭有臉的高手。

在往常，她會與他們交往的，現在不同了，他們是白少亭的仇家，她豈能與仇人同席。

唐連捷見祝巧巧語氣冰冷，擺出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情，心頭一怒，面上立即變了顏色。

楊兆玉擺擺手道：「你是怎麼啦？唐兄，難道你瞧不出祝姑娘僕僕風塵，神色疲敝麼？別理他，祝姑娘，在下敬妳一[illegible]，喝點酒就可驅除疲乏了。」

唐連捷哈哈一笑道：「原來楊兄與祝姑娘是老交情，他鄉遇舊，是人生一樂，嘿嘿……」

他說的話不算太過下流，只是神色與動作都叫人無法忍受。

按祝巧巧以往那潑辣的性格，像唐連捷這麼放肆，她必然會翻臉成仇，現在她忍下了，只是面色冷峻的輕哼一聲道：「祝巧巧是有夫之婦，閣下說話最好留點口德。」

唐連捷道：「祝姑娘，這就是妳的不是了，不錯，妳曾經有過丈夫，可是他已經被閻王老子請去了……」

祝巧巧怒叱道：「住口！」

唐連捷道：「怎麼，難道我說的不對麼？」

祝巧巧道：「你自然說的不對，我現在就是會晤我丈夫去的。」

唐連捷道：「哦，尊夫是誰？」

祝巧巧道：「白少亭。」

唐連捷一怔道：「白少亭？據在下所知，他似乎已有妻子！」

祝巧巧道：「這個你管不着。」

唐連捷一幌身，攔住祝巧巧的去路道：「祝姑娘，明人眼裏不揉沙子，妳這話叫咱們無法相信。」

祝巧巧冷冷的道：「信不信由你，閃開。」

唐連捷道：「話不是這麼說，祝姑娘，因為妳是不是姓白的妻子，對咱們十分重要，因此，咱們必須問個明白。」

祝巧巧道：「有這等事，請問是如何一個重要法？」

唐連捷道：「很抱歉，如果祝姑娘不肯實話實話，咱們也不能告訴妳。」

祝巧巧道：「祝巧巧沒有不可告人的事，有什麼不肯實話實說的？告訴你，我丈夫另有大婦，我只是他第三位侍妾。」

唐連捷愕然道：「憑祝姑娘的姿色，竟會做姓白的第三位侍妾，我想那姓白的必然是一個淫魔，否則祝姑娘怎會如此自甘墜落！」

祝巧巧大怒道：「姓唐的，你如若再侮辱我的丈夫，哼！祝巧巧包管叫你血流五步。」

唐連捷哈哈一陣狂笑道：「很好，妳如果不能教我血流五步，唐某就讓妳呻吟床榻，不信咱們就試試。」

祝巧巧面色一寒道：「下流東西，姑奶奶要是不讓你吃點苦頭，你當眞不知道什麼叫天高地厚了。」

語音甫落，纖掌倏吐，一股形如實質的掌力，閃電般向唐連捷當胸湧去。

一見祝巧巧的掌勢，唐連捷就暗道一聲不好，匆忙間一提眞力，盡全力揮掌迎了上去。

「格洛」一聲脆响，唐連捷的右腕立刻折斷，他的身體同時倒飛而起，轟的一聲巨响，竟然連櫃枱一起撞翻。

他只是喊出一聲悶哼，便已寂然不動，口中的鮮血却在不停的湧出。

以翻天鷂子唐連捷的一身功力，竟無法接下祝巧巧一掌，這不只是駭人聽聞，也有點令人難以置信。

楊兆玉立起身形，嘿嘿一笑道：「在下看走眼了，敢情白夫人是一位罕見的高

手。」

祝巧巧道：「這是他自尋死路，怪不得我心狠手辣。」

楊兆玉道：「是的，這只怪姓唐的學藝不精，在下怎敢怪白夫人，不過楊某見獵心喜，想請白夫人指教一二。」

祝巧巧道：「好，此地動手不太方便，咱們到鎮外去。」

楊兆玉道：「在下一切遵命，白夫人請。」

祝巧巧轉身奔出鎮外，楊兆玉率領手下五名高手也隨後跟踪追來。

在一片草坪之上，祝巧巧停下腳步道：「楊兄認為此地可好？」

楊兆玉道：「白夫人好眼光，此地的風水的確不錯。」

祝巧巧道：「那是說楊兄對此地頗為喜愛了，好，祝巧巧成全你就是。」

楊兆玉伸手摘下一對判官筆道：「白夫人請。」

祝巧巧道：「別忙，我想先向楊兄請教一個問題。」

楊兆玉道：「什麼事？」

祝巧巧道：「適才唐連捷曾說我是不是姓白的妻子，對你們十分重要，祝巧巧想知道其中的原因。」

楊兆玉道：「這個麼，楊某也不太明白。」

祝巧巧道：「楊兄是不願意說？」

楊兆玉道：「其實這也沒有甚麼，我想唐兄之意是說姓白的傷了本帮不少屬下，你如果是姓白的妻子，就變做咱們的仇家了。」

祝巧巧道：「有道理，不過我丈夫為甚麼要找你們的晦氣，你能够告訴我其中的原因麼？」

楊兆玉道：「這就難說了，江湖上嗜殺之人很多，殺人立威，也是揚名立萬的一種手段。」

祝巧巧冷哼一聲道：「當眞麼？閣下毀滅潼關白家莊也是為了揚名立萬？」

楊兆玉面色一變，道：「祝巧巧！楊某本有憐香惜玉之心，希望妳不要自找死路！」

祝巧巧道：「可惜姓白的與閣下仇深似海，姑奶奶却饒你不得！」

楊兆玉目射兇光，伸手一揮，道：「上。」

他身後的五人應聲向四週一散，然後像走馬燈似的在祝巧巧的週圍遊走起來。

這五人是鹽帮南路高手，除了總管楊兆玉就數他們功力最高，此時五人聯手，威力更是不凡。

祝巧巧懷抱勞宮毒劍，像山岳般的昂然卓立，她沒有瞧這五人在如何的遊走着，却以聽音辨位之法，尋找出手攻敵的時機。

忽然一聲大喝，跟着寒光一閃，一柄長劍挾着勁風由身前劈到，來勢之急，宛如流矢劃空。

祝巧巧久經戰陣，她明白正面的攻勢只是誘敵，因而雖是全身凝足功力，却絲毫不為所動，果然不錯，這一刀終於一閃即收。

為首者誘敵無功，其餘的攻勢也為之一窒，雙方首度相接，他們便落了下風。

這是稍縱即逝的時機，祝巧巧豈肯輕輕放過，只見她纖足一點地面，嬌軀凌空而起，勞宮毒劍以追風拿月之勢，向適才誘敵之人全力揮出。

對方五人估不到祝巧巧會如此大胆，而身手又如此之高，只不過微微遲疑了一下，一聲慘呼便在空際蕩漾了起來。

她一劍剁掉對方為首者的六陽魁首，返身一掌劈出，正好迎上由後面撲來的四名大漢。

對付丈夫的仇家，出手決不容情，這一掌她使的是東掌費彥衡的獨門絕藝，破雲三掌之一。

掌風有如狂飆，任何血肉之軀也難當她全力一擊。

這四名鹽帮的高手遭了慘報，身形被一股強大的衝力擊得騰空而起，在血肉飛洒中一起摔到一丈以外。

這是何等驚人的功力，縱然是費彥衡復生也不過如此。

一旁觀戰的楊兆玉傻了，他作夢也想不到他的五名得力部屬，會一舉喪生在祝巧巧的劍掌之下。

祝巧巧正好與他相反，懷抱勞宮毒劍，瞅着楊兆玉輕鬆的一笑道：「到你了，楊兄，你出招吧。」

楊兆玉咳了一聲道：「白夫人！咱們以往總是朋友，妳為何如此出手無情？」

祝巧巧冷冷道：「不必套交情，姑奶奶軟硬不吃，你如果不再出招，姑奶奶就不再跟你客套了。」

楊兆玉道：「白夫人！楊某並不是怕妳，只因妳要跟白家莊復仇，楊某不願揹這個黑鍋罷了。」

祝巧巧道：「哦，這麼說白家莊的滅門慘案你是沒有參加了？」

楊兆玉道：「大丈夫敢做敢當，我如果參加了何須對妳隱瞞。」

祝巧巧道：「好，你說，參加的都是誰？」

楊兆玉道：「對不起，白夫人，在下只知道是青衫客秦三畏主持，是些什麼人參與，在下實在毫無所知。」

祝巧巧冷哼一聲道：「你認為我會相信？」

楊兆玉道：「在下說的確屬實情，白夫人如若不信，在下也無可奈何。」

祝巧巧略作沉思道：「我姑且相信你一次，你請吧。」

楊兆玉想不到祝巧巧會這麼輕易的放過他，他呆了一下之後，忽然長長一嘆道：「勿怪祝姑娘能嫁給白少俠，正派豪俠的胸襟畢竟不同凡俗。」

祝巧巧淡淡道：「楊兄勿須客套，適才傷你五名手下，希望楊兄多多包涵。」

楊兆玉道：「這五人作惡很多，他們的死應該是罪有應得。」

祝巧巧微微一笑，接着雙拳一抱道：「楊兄如無他事，祝巧巧就此告別。」

楊兆玉道：「慢點，白夫人……」

祝巧巧道：「楊兄還有什麼指教？」

楊兆玉道：「江湖之上，正面臨一項空前的浩刧……」

祝巧巧一怔道：「怎麼說？」

楊兆玉道：「白夫人曾經親眼瞧到太行第一家的盛會，難道妳還不明白？」

祝巧巧道：「這個……我知道，秦三畏是有獨霸江湖的野心，但也不過如此而已。」

楊兆玉道：「這麼說白夫人只是瞧到表面，並未了解它的內容。」

祝巧巧道：「什麼內容？」

楊兆玉道：「青衫客秦三畏，年歲雖然不大，但心機之深，却是當代武林的第一人，他首先剷除了兩個最尖銳的敵人，那就是關洛大俠白龍，與洪門龍頭大哥顧山立，然後，聯絡黑白兩道，伸展他的勢力……」

祝巧巧道：「哦。」

楊兆玉道：「此次太行之會，當今五大門派都只派了一個代表參加，因此，在會後秦三畏就定下了一個可怕的決策……」

祝巧巧道：「毀滅五大門派？」

楊兆玉道：「不錯。」

祝巧巧心頭一震道：「五大門派如果當眞被毀，那豈不是要天下大亂了！」

楊兆玉道：「是的，這就是在下要告訴白夫人的原因。」

祝巧巧道：「可惜我只是一個女流之輩，無力挽狂瀾於既倒。」

楊兆玉道：「不，白夫人武功機智，均超越常人，何況尊夫白少俠更是人間蛟龍，武林奇蛟，挽救武林危難的千斤重担，非賢夫婦莫屬。」

祝巧巧道：「多謝楊兄謬讚，祝巧巧待尋到拙夫之時，當敦促他勉力以赴。」

楊兆玉雙拳一抱道：「這是武林同道之福，楊某代表天下武林向夫人致謝。」

祝巧巧還了一禮道：「不敢當，愚夫婦能力有限，如果不能達成任務，還望楊兄不要見怪。」

楊兆玉道：「白夫人言重了，只要咱們盡到心力就行，成敗全在天意。」

祝巧巧道：「我還要請教楊兄，秦三畏何時向五大門派下手，有沒有決定下手的時間？」

楊兆玉道：「據在下的知，秦三畏的第一個目標是少林寺，時間就在下個月的十五之夜，以下是華山，終南，峨嵋，武當，華山以次沒有決定時間，因為他要看撲滅少林是否順手再作決定。」

祝巧巧愕然道：「下個月十五距今只不過四十二天，我還沒有找到拙夫……」

楊兆玉道：「這一點白夫人不必担憂，白少俠一行五人，最遲明晚必可到達此地。」

祝巧巧道：「哦，楊兄是怎樣會知道的？」

楊兆玉道：「秦三畏對鐵含烟姑娘存有野心，加上鐵姑娘與小堯在膠州灣一戰，使得太行第一家受到極大的損失，她們的行踪，自然會受到秦三畏的注意。」

祝巧巧面色一紅道：「哦。」

她想到青衫客秦三畏既然在東海一帶密佈眼綫，她的行動豈能逃過那般人的觀察！

其實秦三畏的眼綫，並未注意木排，她往返東海無名島，秦三畏迄無所知。

不過她只是稍感不安，就將這件心事放過，她與秦三畏已是勢不兩立的對頭寃家，對此人何須顧慮。

楊兆玉自然不明白祝巧巧的心事，仍神色凝重的道：「姓秦的已在這一帶佈置了天羅地網，他要獲得鐵姑娘，自然也不會放過白少俠。」

祝巧巧面色一寒道：「他在作夢，單憑祝巧巧就會叫他難以如願。」

楊兆玉道：「白夫人說的是，不過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咱們還是應該多加一份小心。」

祝巧巧道：「多謝指教，楊兄可知道他們有些什麼佈置？」

楊兆玉道：「據在下所知，由此地前往商城的途中有一個方家集，該集地勢險要，是一個埋伏重兵的好所在，秦三畏預定在那裏對白少俠下手。」

祝巧巧道：「多謝楊兄指教，只是，今後楊兄將何以自處？」

楊兆玉道：「白夫人放心，在下會應付的。」

祝巧巧道：「秦三畏心機深沉，楊兄千萬不能大意。」

楊兆玉道：「這個在下明白，好在知道白夫人身份的都已死亡，白夫人原與鐵含烟有仇，在下只要說因阻止妳對鐵含烟尋仇而引起惡鬥，姓秦的必會相信。」

祝巧巧道：「如此甚好。」

楊兆玉道：「白夫人最好不要離開此地，以免與白少俠途中錯過。」

祝巧巧道：「楊兄奉命守候拙夫？」

楊兆玉道：「在下不只是守候白少俠，而且偵察及傳報白少俠行踪之事全由在下負責。」

祝巧巧雙拳一抱道：「多謝楊兄關顧，祝巧巧就此告辭。」

楊兆玉道：「白夫人請。」

× × ×

一葉輕舟，送來三男二女，他們是由東海無名島歸來的白少亭夫婦，以及漠北雙鵰下門兄弟。

在溫州，他們採購了所需的衣物及馬匹準備前往漢口，因為鐵旗鏢局成名不易，他們能不能輕易的放棄。

但江湖盛傳，老局主鐵千仞已重行出山，並將鏢局遷往信陽。

這一傳說使鐵含烟大吃一驚，她不相信鐵千仞會東山再起，重入江湖。

但這是一件大事，不管她相不相信，她必須趕到信陽去瞧瞧。

因此，他們改變了行程，穿過浙皖兩省，逕行奔向信陽。

這天到達豫皖邊境的葉家集，才不過申初時分。

白少亭瞧了一下天色，回顧鐵含烟道：「含烟，咱們在此地打一個尖，還可以再趕一程。」

鐵含烟道：「好的，那邊有一個福來酒館，咱們去瞧瞧。」

也許已經過了午餐的時辰吧，福來酒館的客人不多。

白少亭選了兩張臨窗的空桌，五個人分別坐了下來。

店小二送上酒菜之後，鐵含烟忽然眉峯一皺道：「少亭，你說爹為什麼要重出江湖，而且將鏢局遷往信陽？」

白少亭道：「唯一的理由，是他老人家怕咱們無法保持鐵旗鏢局百年不墜的聲威，所以……」

鐵含烟道：「不，爹既巳封劍歸隱，決不會再出山的，我不相信這是眞的。」

白少亭道：「不論眞假，反正信陽距離漢口不遠，多走一點路，對咱們也沒有什麼損失。」

鐵含烟道：「話是不錯，不過白家莊滅門慘案未找不出半點頭緒，鐵旗鏢局百年聲譽雖然要緊，但我不能如此自私。」

白少亭長長一嘆道：「天涯尋仇，而又不知道誰是仇家，這是急不來的，妳何須心中不安。」

小菀道：「相公，聽島主鄺廣成的口吻，似乎那無形之毒是他的兒子所下。」

白少亭道：「是的，這是唯一的一點綫索，不過鄺島主對我有恩，臨行之時還給了我不少解毒的靈藥，對這樣一個老人，咱們焉能使他遭受喪子之痛！」

鐵含烟道：「所以你就沒有問他的兒子在那裏？」

白少亭道：「是的，因爲他不一定知道。」

鐵含烟道：「如果他知道呢？少亭，你太厚道了，咱們可以放過鄺島主的兒子，却能由他而找到其他的仇人。」

「這不要緊，還有別人知道。」

鐵含烟語音甫落，忽然飄來這兩句驚人的言語，她向發聲之處一瞥，只瞧到一個身着青衫的背影。

白少亭向那人抱拳一拱道：「朋友，何不請過來談談？」

那人身形一轉，現出一張威猛的面頰，他衝着白少亭拱手一禮道：「尊夫人祝巧巧片刻即到，白家莊滅門慘案她會告訴少俠的。」

白少亭道：「朋友的上下怎樣稱呼，你怎麼認識拙荊的？」

那人道：「這些話還是等尊夫人告訴少俠吧，失陪！」

他丟了一錠銀兩在桌上，但剛剛跨出一步，便被下門如虎攔住去路。

「不要走，姓楊的，先回答我家主人的話再走不遲。」

「啊，下門大俠，貴主人是誰？」

「少裝蒜，適才你跟誰說話來了？」

「哦，貴主人就是白少亭。」

「不錯！」

「漠北雙鵰竟然還有主人，這倒是一件聳人聽聞之事！」

「怎麼，你敢是不服？」

「在下不敢，囉，下門大俠的三主母來了，她知道的比在下還多，何須要在下多作嘵舌？」

他說的不錯，較往常削瘦了幾分的祝巧巧果然走了進來。

「啊，少亭，你果然來了，兩位姐姐妳們好？」

祝巧巧奔上前來，八面俱到的向白少亭，鐵含烟，及小菀打招呼，她那穩重的神態，與往常當眞判若兩人。

鐵含烟只是任性一點，決非醋娘子，祝巧巧既巳低頭。她自然不爲巳甚，因而起身露顏一笑道：「妳可來了，否則少亭茶飯無心，我與小菀也寢不安蓆，來，快坐下吃點甚麼？」

祝巧巧面色一紅：「含烟姐姐眞會說笑話，不過，妳這麼一說，不管是眞是假，我都感到十分高興。」

白少亭招呼店小二添上杯筷，才瞅着祝巧巧道：「巧巧，妳這一向跑到那裏去了？」

祝巧巧道：「去了一趟太行山，倒也頗有所獲。」

小菀道：「聽說妳知道白家莊滅門慘案，這可是眞的？」

祝巧巧道：「是眞的！」

小菀道：「主兇是誰？」

祝巧巧道：「青衫客秦三畏！」

白少亭愕然道：「是他，咱們白家跟他有什麼血海深仇？」

祝巧巧道：「咱們跟他毫無仇怨，是他想躍馬江湖稱尊武林，白家莊及洪帮的顧山立，只是他剷除異己的手段而巳。」

白少亭大怒道：「好一個惡賊，白少亭跟他勢不兩立！」

鐵含烟道：「巧巧，我有點懷疑，憑他青衫客秦三畏，就敢興風作浪，爲惡江湖？」

祝巧巧道：「姐姐可知道他眞正的身份？」

鐵含烟道：「他跟敬親王有關？」

祝巧巧道：「何止有關，他是敬親王的私生子！」

接着她將秦三畏在敬親王暗中支持之下，不僅由東掌西刀教給他一身超凡絕俗的武功，而且在江湖上創出一個惟我獨尊的新局面，並將太行聚會，以及秦三畏要消滅三大門派之事一一說出。

白少亭驚道：「咱們不能讓他毀掉五大門派，於公於私咱們必須立即馳援。」

鐵含烟道：「不錯，馳援少林刻不容緩，不過，巧巧，妳可知道我爹重出江湖，並將鏢局遷往信陽之事？」

祝巧巧道：「這不是眞的，只是楊兆玉奉秦三畏之命所造的謠言，目的無非想將你們引來此地罷了。」

鐵含烟道：「秦三畏爲甚要將咱們引來了？」

祝巧巧道：「前面方家集巳佈下天羅地網，他想獲得含烟姐姐，並將咱們擺在那兒。」

鐵含烟面色一變道：「狗賊竟如此卑鄙，少亭，走，咱們去會會那個惡賊。」

小菀道：「不要急，此事咱們必須從長計議。」

祝巧巧道：「不錯，方家集地勢險惡，咱們又不知道姓秦的準備的是些什麼惡毒的法子，所以……」

小菀道：「妳看咱們該如何應付目前的這個難關？」

祝巧巧道：「方家集距此不遠，我想咱們不如乘夜前往一探？」

小菀瞧向白少亭道：「相公，你說怎樣？」

白少亭道：「辦法可行，不過咱們不能全體都去。」

鐵含烟道：「我去。」

白少亭略作沉吟道：「好，咱們兩人去。」

祝巧巧道：「我也想去。」

白少亭道：「咱們只是暗中探查敵情，人多了反爲不便，妳陪小菀在店裏聊聊，還要請下門兄弟多加戒備，我想咱們的

行動必然有人暗中監視，探敵之擧，決不能讓敵人事先發覺。」

小菀道：「就這麼辦，不過你們兩人可得多加小心？」

鐵含烟道：「妳放心，咱們會小心的了。」

飯後他們訂了三間客房，爲了掩人耳目，小菀及祝巧巧各佔一間，下門兄弟佔一間，三個房間都有人，是要監視者莫測高深。

二更初起，白少亭鐵含烟便巳穿窗而出，因爲方家集相距還有幾十里路，他們不得不早一點動身。

待白少亭鐵含烟離開約莫半盞熱茶之後，祝巧巧輕敲壁板招呼小菀道：「小菀姐……」

小菀道：「什麼事？」

祝巧巧道：「我有一點意見，不知道妳贊不贊同？」

小菀道：「什麼意見，妳說說看！」

祝巧巧道：「我認爲少亭與含烟姐姐探敵之擧是多餘的。」

小菀道：「探敵不是妳出的主意麼？怎麼又變做多餘的了？」

祝巧巧道：「不錯，主意是我出的，可是我現在仔細一想，咱們探敵倒不如夜襲，今晚一了百了，何必等待明朝？」

小菀略作沉吟道：「辦法很好，但妳何不早說？」

祝巧巧道：「原先沒有想到，不過現在還得及。」

小菀道：「好吧，如龍如虎……」

另一客房中的下門兄弟，隨時在聽候小菀的吩咐，聞言應聲道：「夫人有什麼指示？」

小菀道：「你們暗中先交清房錢，然後咱們到鎭西會合。」

下門如龍道：「咱們今晚就走了？」

小菀道：「是的。」

下門如龍道：「夫人請先走，咱們兄弟隨後就到。」

小菀與祝巧巧收拾停當，雙雙由後窗躍出，兩人同打了一下手勢，一逕奔向鎭西。

片刻之後，下門兄弟趕來，四人趁着迷濛的月色，向方家集聯袂急馳。

他們與白少亭相差不過一盞熱茶的時間，但一直追到方家集，却始終沒有追到白、鐵二人。

小菀脚下一停，瞅着十丈外的方家集道：「巧妹子：咱們是不是找錯地方？」

祝巧巧道：「這裏只有一條官道，怎麼錯得了呢？」

小菀道：「那麼前面應該就是方家集了，爲什麼還沒有發現相公他們？」

祝巧巧道：「妳別忘了，他們只是暗探，在行藏上自然要加點小心。」

下門如龍道：「兩位夫人，小的倒有一點淺見。」

小菀道：「好，你說。」

下門如龍道：「小的認爲想圖謀咱們的那般人，可能不在鎭上。」

小菀道：「哦，是猜想，還是有所發現？」

下門如龍道：「兩者都有。」

小菀道：「那就快說。」

下門如龍道：「楊兆玉說秦三畏要在此地佈下天羅地網對付咱們，那麼他們的人數就不會太少，鎭上如此寧靜，有點不合情理，再說，一個做壞事的，多少總顧忌一點，鎭上的耳目如此之多，對他們也不太適宜。」

祝巧巧道：「這又是猜想，還有發現呢？」

下門如龍道：「夫人請看，那邊林木森森，隱約間露出一幢莊院，小的對那兒頗爲懷疑。」

小菀道：「有點道理，咱們去那兒瞧瞧。」

那是一個山坳，一片槐林之中聳立着一幢莊院。

距槐林還有一箭之地，祝巧巧招呼小菀及下門兄弟藏身一塊大石之後，然後面色一整道：「這幢莊院隱隱中含有一股殺氣，我担心少亭他們巳經陷身在莊院之內了。」

小菀道：「那我也有點担心，咱們快去。」

祝巧巧道：「這樣吧，咱們分作三路，菀姐姐跟我由兩邊進去，下門兄弟走中央，不管有沒有什麼發現，咱們準定在中央會合，菀姐姐，妳看怎樣？」

小菀道：「就這樣吧，走。」

祝巧巧走的是右側，她以獸伏蛇行的姿態，迅速接近槐林。

忽然，她柳眉一挑，嘴角間現出一股殘酷的冷笑，同時右臂急吐，嘶的一聲輕聲，一股凌厲的指風，逕向她身側不遠處一顆大樹射去。

自然，她決定不是無的放矢。

果然，一聲悶哼，樹椏上立即摔下一條黑影。

其實，那只是半聲悶哼，因爲她那是可洞穿金石的指力，正好點上那名大漢的喉頭，能够哼出半聲巳經算是不錯的了。

放倒了一個暗樁，祝巧巧更加小心，結果她再度碰上了一個，依樣葫蘆，這位老兄同樣沒有逃過死亡的命運。

通過槐林，再也沒有阻碍，又是前面是一塊空地，長度超過十丈，如果有人監視，她必然無法隱蔽。

而且她不能使用聲東擊西，調虎離山之計，如若因此而影响了小菀或下門兄弟，倒不如由她自己承担。

她運足目力，向十丈外的莊院打量，瞧看半晌，她還是拿不定主意。

因爲莊院外面是一道比人體稍高的圍牆，牆內種有不少樹木，能够藏人之處十分之多。

最後人急智生，她想出了一個難登大雅之堂的辦法。

嬌啼婉轉，無病呻吟，是女人最拿手的特長，祝巧巧有樂於挨受鞭打的心理，對呻吟尤能入木三分。

因此，一股動人心弦的呻吟之聲，由槐林中緩緩飄出。

這確是一記絕招，她只不過發出兩聲，兩名彪形大漢便由暗影之中閃身而出。

魚兒要上釣了，她再度發出一聲呻吟，同時摘下兩截樹枝，作爲送給他們的禮物。

那兩名大漢只是微微遲疑了一下，便

一起向樹林中奔來。

祝巧巧雙掌齊揚，樹枝急逾冷箭，十分準確的射入那兩名大漢的太陽穴內，他們只發出兩聲悶哼，大好生命就此結束。

她將兩具屍體拖進林中，然後以最高的速度馳過那截空地，再縱身一躍，攀上圍牆裏面的一顆大樹。

圍牆之內是一片園林，花木扶疏，亭台處處，但靜悄悄的沒有絲毫人跡。

也許這一帶是由適才被她擊斃的兩人守衛，所以才顯得如此的寧靜。

但她依然不敢大意，由樹上躍落地面，立即隱藏於另一樹蔭之中。

直待斷定確屬無人，她才小心翼翼的穿過園林，貼身於莊院牆壁的暗影之處。

這片莊院是一個器字形，方方正正的，建築得十分雄偉。此時夜色深沉，萬籟無聲，這幢雄偉的莊院，像死城一般的岑寂。

祝巧巧躍上屋面，縱目向四周打量了一陣，然後身形一幌，直趨一片長廊。

原來這幢莊院雖然靜寂，仍有幾處露出燈光。

而且，它並不是眞的靜寂，只不過莊院太大，縱然有些房中發出聲响，外面也不易發現罷了。

長廊附近的房間也有燈光，是距離祝巧巧最近的地方，因此，她想就近先去那裏瞧瞧。

由屋頂投入長廊，比一片落葉還要輕巧，祝巧巧爲免被房中人查覺，行動上十分小心。

其實她的小心是多餘的，因爲房中在猜拳行令，聲音雖是不大，但決不會有人聽到門外的落葉。

她先在窗下聽了一陣，原來房中對飲的只是兩人。

然後她輕輕點破窗紙，運目向裏面一瞧，這一眼瞧去，她不由大吃一驚。

對飲的兩名粗獷的漢子，桌上杯盤狼藉，他們都有了幾分醉意。

在房中左邊有一位姑娘，坐在一張靠椅之上，她正是與白少亭同來探敵的鐵含烟。

鐵含烟是何等高傲的性格，她怎能坐在那裏瞧着別人飲酒作樂。

自然，她是穴道受制，身不由己。

此時一名背揹單刀的漢子輸了拳，脖子一仰，灌下了一杯黃湯道：「老杜，時辰過晚，我該去歇息了。」

姓杜的手邊擺着一隻三截棍，似乎是擅用此等兵器的能手，他吃吃一笑道：「不行，你一走，咱老杜豈不就剩下一個人了，一個人喝酒還有什麼勁兒？」

揹單刀的漢子道：「這裏不是還有一個美人麼？你老兄守着美人，應該幹勁十足才對。」

使三截棍的大漢道：「別說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是秦公子要的，除了今晚，咱們兄弟只怕連瞧一眼都很難了。」

揹單刀的道：「咱們兄弟何不先樂一樂，反正她又少不了什麼，樂完了再交給秦公子還不是一樣麼？」

使三截棍的道：「這個……」

揹單刀的道：「別怕，老杜，此等事並不光榮，她不會告訴秦公子的，說不定咱們兄弟侍候她一個，她歡迎還來不及呢？嘿……」

使三截棍的略作遲疑，終於呼的一聲站了起來。

所謂酒是色的胆，面對鐵含烟如此一個美人兒，怎禁得別人的撩撥！

眼見鐵含烟就要遭到毒手，祝巧巧怎敢怠慢！她一掌震飛了木窗，同時穿窗而入。

那兩名漢子大吃一驚，被這一意外驚得連醉意都醒了一半，及回身一瞥，發覺來者又是一位罕見的美人。

揹單刀的嘿嘿一笑道：「這一下當眞是天從人願，我正在爲誰先誰後發愁，現在……嘿嘿……」

祝巧巧嬌容一笑，不待她再說出難聽的髒話，勞宮毒劍化作一溜寒光直向那人的心窩刺去。

揹單刀的估不到祝巧巧的身子如此之高，一劍出手，快得他連拔刀都來不及。

他想逃避，也確是避過了心窩，但是咽喉一陣劇痛，他還是將生命送給祝巧巧了。

其實祝巧巧原本就是要割開他的咽喉的。

這只是像電光石火般的一閃，一個人便已了賬，另一人搶過去想抓三截棍，他的手指還沒有搭到桌邊，後心一痛一麻，他也趕着他的同伴去了。

祝巧巧指顧之間連殺兩人，這才返身拍開鐵含烟被制的穴道。

「烟姐姐，妳怎麼落入這般人的手中的，少亭呢？」

「謝謝妳，巧妹子，少亭追賊入去了，我不幸中了他們的機關。」

她們對答之間，一片呼喊之聲忽然在外面揚起，鐵含烟隨手抄起一柄單刀道：

「小菀是不是也來了。」

祝巧巧道：「是的，還有下門兄弟都來了。」

鐵含烟道：「他們只怕已經遇險，咱們快去瞧瞧。」

祝巧巧道：「好的，不過，烟姐姐，小妹有點担心……」

鐵含烟道：「担心少亭？」

祝巧巧道：「是的，他追賊怎能如此之久，他就不怕妳孤身遇險麼？」

鐵含烟道：「妳說的對，我也在爲他担憂，不管怎樣，咱們先找到小菀再作計議。」

祝巧巧道：「好，咱們走。」

她們闖出房外，立即聽到一片急驟的脚步之聲，祝巧巧一拉鐵含烟，閃身避到一根大柱之後。

來人是十餘名手持長刀的勁裝大漢，領頭的年約四旬，粗眉暴眼，赫然竟是曾經參加太行之會的終南代表黎子厚。

他們一直奔向關閉鐵含烟的房間，神色間顯得十分匆忙。

衝進房間的黎子厚瞧到了兩具屍體，翻身便回，雙目精光暴射，向隨行的大漢喝道：「搜。」

祝巧巧附着鐵含烟的耳根道：「姐姐先不要動，讓我出去套他幾句。」

她由柱後緩緩轉出，同時啊了一聲道：「原來是黎大俠，你們來勢洶洶的，幾

乎嚇了我一大跳。」

她這一出現，原想分開搜索的全被她所吸引，一個個全都目光灼灼的瞧着她，像是在欣賞她那萬種風情似的。

黎子厚先是一呆，然後面色一沉道：「是妳救走了鐵含烟？」

祝巧巧故意一怔道：「鐵含烟？你們抓着她了，嗯，這倒是大功一件……」

黎子厚哼了一聲道：「妳少跟我打哈哈，鐵含烟現在那裏？」

祝巧巧櫻唇一噘道：「你是怎麼啦？黎大俠，咱們不久前才在太行第一家見過，難道你就忘了不成？」

黎子厚道：「少來這一套，白夫人，妳的一切咱們清楚得很。」

祝巧巧心頭暗驚，但仍故作委屈的幽幽一嘆道：「你誤會了，黎大俠，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小妹落入了姓白的手中，換了你又能怎樣？」

祝巧巧生得明艷照人，加上她那種天生的媚態，縱然是一顰一笑，都有扣人心弦之力，黎子厚在太行大會之中，早就對她傾心了，現在她再這麼一解釋，黎子厚不由得相信了八成。

於是他雙拳一抱道：「對不起，祝姑娘，請恕在下言語無狀。」

祝巧巧嫣然一笑道：「別這麼說，黎大哥，這麼說就太見外了，你瞧到過姓白的麼？我要找他報復相辱之仇！」

她一聲黎大哥，叫得黎子厚連骨頭都輕了幾分，急忙哈哈一笑道：「放心吧，祝家妹子，常莊主已經替妳報了仇了，過去的何必再放在心上。」

祝巧巧嬌容一變道：「什麼？你說白少亭他……」

黎子厚道：「小山左側有一片死海，常莊主將他誘到裏面，他縱有飛天之能，也非葬身死海不可！」

祝巧巧痛得心如刀絞，但仍故作從容道：「什麼叫做死海？在那裏？」

黎子厚道：「那是一塊連鵝毛都會沉的弱水，離此地大約十里不到，不要管這些了，祝家妹子，鐵含烟逃了，妳帮帮我抓她回來。」

祝巧巧一嘆道：「黎子厚，我爲你十分可惜！」

黎子厚一呆道：「妳說甚麼？祝家妹子。」

祝巧巧道：「人往高處爬，水向低處流，你也算得是一個名門高弟，爲什麼要與這般人同流合汚？」

黎子厚這時總算明白了，原來祝巧巧是在刺探內情。

不過他還是不死心，面色一沉道：「祝家妹子，妳得清楚一點，常家莊不亞於龍潭虎穴，只要到了這兒，沒有一個心存反抗之人能夠活着出去！」

藏身柱後的鐵含烟早已不耐，此時閃身而出道：「巧妹子，不要跟他囉嗦了，趁早打發了他，咱們還有正事待辦。」

鐵含烟一現身，黎子厚知道希望已經幻滅，即揮手道：「上，跟我拿下來。」

祝巧巧冷冷道：「姓黎的，我再說一句，終南在江湖道上頗享盛譽，希望閣下回頭是岸，不要成爲貴派的一代罪人！」

黎子厚哼了一聲道：「妳錯了，白夫人，在下奉師命前來襄助秦公子，勿須你來教訓。」

此時鐵含烟已經與幾名大漢動上了手，祝巧巧勞宮毒劍一指黎子厚道：「咱們多說無益，接招。」

她這伸臂一指，劍尖逼出一股勁風，直奔黎子厚的玄機重穴，力道之重，不亞於疾雷撼山。

黎子厚是終南一派的衣砵傳人，功力之高，在年青一代之中堪稱罕見的高手。

但祝巧巧那一劍點出，竟使他大吃一驚，如非他見機躲避，可能就會喪生在祝巧巧的劍炁之下。

他雖是避開了祝巧巧的劍炁，但覺得面上無光，口中一聲暴吼，也掄劍展開了一輪快攻。

可惜無論他如何快法，仍無法接近祝巧巧五尺以內，因爲他碰到了一股無形的阻力，劍勢說甚麼也施展不開。

祝巧巧担心白少亭的安危，不願意浪費半點時間，陡地伸手一抓，左手五根纖纖玉指竟由黎子厚的劍光中突然插入。

這一插快如電光石火，黎子厚來不及作任何反應，劍身已被祝巧巧一把抓着。

以手指抓寶劍，算不得怎樣出奇，但那寶劍如果是在迎風生嘯的揮舞之際，那就不得不令人震駭了。

在如此情形之下，黎子厚的神色自然會爲之一呆。這一呆的時間雖然十分暫短，却因此而送掉了他大好的生命。

因爲祝巧巧的右手趁機向前一送，勞宮毒劍立由黎子厚的胸膛插入。

她再也沒有瞧看黎子厚一眼，勞宮毒劍捲起無數血花，已刺入一人的胸膛。

在一陣追奔逐北之後，敵人已沒有留下一個活口，她們不敢作絲毫停留，雙雙向殺聲震耳之處撲去。

那是一個廣場，四週燃着無數的火把，中間正有三對男女在捨死忘生的厮殺。

其中一對是小菀與一個年約五旬，使用點穴筆的黑衣老者，另兩對爲下門兄弟分別與鹽帮北路總管郝威，及安清會江南壇主朱五倫在打得難解難分。

廣場上方立着一羣觀戰的，內有鹽帮帮主蘇成輔，常家莊少莊主常懷安，太行第一家少山主智敬才邱三娘夫婦，以及太行山的八將九神等。

廣場四週還有不少圍觀之人，爲數之多，怕不近百。

而且這般人雖是在四週圍觀，却行列嚴整，像是久經訓練的隊伍似的。

最使鐵含烟祝巧巧瞧得心頭震驚的，是廣場四面都有懷抱諸葛連珠弩的箭手，一旦百弩齊發，就很難全身而退。

鐵含烟瞧了一陣道：「小菀功力極高，下門兄弟也不是泛泛之流，只是無論他們功力多高，也難以拒抗四方攢射的連珠強弩！」

祝巧巧道：「烟姐姐顧慮的極是，這樣吧，咱們一左一右闖進廣場，專門向弩箭手全力攻擊。」

鐵含烟道：「就這麼辦。」

她們悄悄接近廣場，兩人一聲嬌叱，飛身向弩箭手疾撲。

飛將軍從天而降，攻擊又是功力不高的箭弩手，立時慘呼四起，鮮血橫飛，廣

場之內登時秩序大亂。

鹽帮帮主蘇成輔大爲震怒，身形一晃，飛身向祝巧巧撲去。

以祝巧巧目前的功力，她自然不會將蘇成輔放在心上，但她不願被纏着，因爲那些弩箭手才是她最大的威脅。

她不待蘇成輔撲到，便往人叢中亂鑽，勞宮劍划起一溜溜的晶芒，仍不斷的向弩箭手痛下殺手。

鐵含烟似乎運道較差，她雖然廢掉不少弩箭手，却碰到了兩個勁敵。

他們是太行山的少山主智敬才夫婦。

智敬才使的是鞭，邱三娘用的是劍，他們一長一短相輔爲用，在聯手合擊之際，更顯得威力驚人。

不過，以鐵含烟的功力，她足可以破解這對夫婦的聯手，只是她失去了家傳的兵刃，現在使的是一柄拾來的單刀。

以刀作劍，使來已經不太順手，以刀作旗，更不可能發揮鐵旗精妙的招式。

因此，鐵含烟在苦苦的支撐着，雖然不致立即落敗，勝算的機會却並不太多。

此時鬪場已形成十分混亂的局面，小菀及下門兄弟的對手增加了幾倍，他們全部陷入苦鬪之中。

最後祝巧巧終於被蘇成輔截到，立即展開一場兇狠的搏殺。

小菀這一行五人，功力都十分高明，但無論他們功力多高，在雙拳難敵四手的情況下，他們已陷入極爲不利的危境。

因爲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敵人前仆後繼，實在殺不勝殺，何況還有一些弩箭手在一旁虎視眈眈，他們隨時都有被冷箭射傷的可能。

不過這是因爲小菀心神不能集中，以致處境危如纍卵，其實她還未盡全力。

原來她在想，此地鬪得天翻地覆，白少亭爲什麼還不出現？難道他遭到了意外不成！

及鐵含烟現身鬪場，她更是焦急萬狀，一股不祥的念頭，幾乎使她喪失了鬥志了。

她全力向一側移動，經過重重攔阻，終於到達鐵含烟的身前。

智敬才不容她與鐵含烟會合，長鞭一抖，刷的一聲迎頭抽來。

小菀哼了一聲，左掌倏的一伸，一把抓住鞭梢，嬌軀忽然一個旋轉，一腳踢在智敬才的胸口之上。

這一腳如驚濤擊岸，竟將智敬才踢得飛了起來，同時長劍急吐，邱三娘立即響起一聲慘呼。

她舉手投足之間，連傷對方兩名高手，當眞是威風八面，技壓羣倫。

她不再理會四週的敵人，只是迫不及待的詢問道：「含烟！少亭呢？」

鐵含烟道：「聽說少亭被常莊主誘往死海……」

小菀大吃一驚道：「什麼叫做死海？在那裏？」

適才與小菀惡鬥的黑衣老者正領着四名大漢追來，聞言哈哈一笑道：「死海麼？是一個十分可愛的地方，妳如果喜歡，老夫送妳前去就是。」

小菀冷哼一聲道：「閣下是誰？」

黑衣老者道：「南七省的瓢把子廖如山，老夫送妳前往死海，應該是妳的一份榮幸。」

小菀目射煞光，冷冷道：「我要早知道你是强盜頭兒，就不會手下留情了，接招。」

長劍吞吐之間，一連劈出三劍，三劍雖有先後，却是一氣呵成，廖如山雖是勉强接下了三招，却迫得一連倒退三步。

名震黑道的南七省瓢把子，竟接不下一名少婦的連環三招，如非親眼瞧見，幾乎使人不敢相信。

廖如山也不信，因爲他適才鬥過小菀了。

於是，一聲怒叱，點穴筆已全力推出去。

這一招他使了全力，出招之快，宛如電掣星馳。

他是存心要扳回適才的失着，否則南七省的瓢把子塌不起這個台。

然而他這志在必得的一招竟然走空，劍光一閃，小菀的長劍又已攻到。

來劍是攻向他的左肩，他側身一避，點穴筆橫砸小菀的腰眼。

他久經戰陣，臨敵的經驗十分豐富，這一招避招還擊，縱然傷不到小菀，最少也能將她迫退幾步。

但，他面色忽然一呆，臉上的肌肉刹那之間竟然凍結了起來。

他丟掉點穴筆，以雙手掩着前胸，仍無法阻止鮮血由指縫中滲出。

敢情他中了一劍，而且是一劍奪命。

他睜着一雙死魚的大眼緊緊盯着小菀道：「姑……娘！妳……使的是……倒馬槍法？」

小菀道：「不錯。」

廖如山長長吁出一口大氣，身形一幌，噗的一聲倒了下去。

小菀指顧之間，連毀對方三大高手，原本不利的戰局立即改觀，四週的敵人噤如寒蟬，沒有一個再敢踏前半步。

生命畢竟是可貴的，沒有人願意自趨死亡。

而且他們退走了，在一陣鑼聲之後，他們像潮水一般向後方撤離。

祝巧巧及下門兄弟迅速與小菀會合，這一場以少敵衆的惡鬥，他們竟然絲毫無損。

但……

「夫人小心……」

這是下門如龍的警告，難道已經潰退的敵人，還會捲土重來不成？

不，這不是捲土重來，而是他們仍在包圍之中。

他們適才既能以寡敵衆，包圍又算得了什麼？

只是，當小菀流目一轉之後，她不由面色一變。原來他們四週的敵人，每一個都抱着一具諸葛連珠弩，勿怪敵人適才會一起撤退了。

當鐵含烟與祝巧巧投身鬥場之際，曾經毀掉不少弩箭手，可惜她們忘了毀掉那些黑色的鐵匣，以致再度陷入險境。

此時鹽帮帮主蘇成輔忽然現身，他意得志滿的哈哈一笑道：「各位已是籠中的鳥兒，天空雖然廣大，你們却是有翼難飛，嘿嘿……」

鐵含烟怒叱道：「不錯，咱們確是不易生離此地，不過，咱們可以撈回一點本錢，大概還不會虧本，你信是不信？」

蘇成輔道：「信，信，其實咱們並無爲難各位之意，你們又何必如此緊張！」

鐵含烟道：「這麼說你是有條件的了，說說看。」

蘇成輔道：「鐵姑娘果然聰明，其實這也算不得什麼條件，只是咱們秦公子……嘿嘿，老夫做一個現成的媒人罷了。」

鐵含烟粉頰一沉道：「姓蘇的，你說話可得仔細一點，否則姑奶奶拚作亂箭攢身，也要摘下你的人頭。」

祝巧巧撇撇嘴道：「聽說姓蘇的有一個千嬌百媚，但却人盡可夫的女兒，八成他是想攀龍附鳳，將他的寶貝女兒送給秦三畏做侍妾，不過，姓蘇的，你是要咱們替你在江湖上宣揚呢？還是想請咱們喝一杯喜酒？」

蘇成輔身爲一帮之主，怎能忍受祝巧巧的嘻笑怒罵，不由大喝一聲道：「給我將這個賤人拿下！」

立在他身旁的常少莊主急忙阻止道：「蘇帮主請息怒，你老人大量大，何必跟此等女人一般見識。」

祝巧巧冷哼一聲道：「姑奶奶說的都是事實，江湖道上誰不知道蘇老賊有一個亢宗之女，替他們蘇家廣結善緣，不知製了多少綠頭巾，也不知生張熟魏招了多少未過門的女婿。」

——下期續完——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減竈誘敵計

龐涓率領大軍攻伐韓國，韓哀侯派遣使者向齊國求救。齊宣王答應了，於是任用田忌爲大將，孫臏爲軍師，率兵十萬救韓。

齊國軍隊並不開往韓國，而直接進軍魏國的都城。

龐涓正挾破竹之勢，連戰皆捷，眼看就要進逼韓國的新都。忽然接到緊急命令，說是齊軍已到魏國的邊境，情況危急，必須立即班師救危。

龐涓即時傳令撤軍救魏，日夜趕行。

孫臏聽說龐涓的軍隊就要到了，告訴田忌說：「魏國的軍隊一向勇猛善戰，而且對齊國心存輕慢。現在我們可以詐弱來引誘他們。」

「怎麼個誘法呢？」田忌說。

「可以用減竈方法，比方說今天我們用十萬竈，明天就減了一些，後天再減去一些。龐涓經過我們屯兵的地方，看到軍灶減少了，必定以爲我們兵士怯弱，大半逃亡。這樣一來，他們就會加緊步子追擊。我可以斷定：他們的士氣必然驕慢，軍力自然疲憊不堪，我自有法子來對付他們。」

田忌就採納孫臏的計策。

那龐涓看到齊軍減灶，果然立即選了二萬精兵，和太子申分成二隊人馬，急步直追，而大批軍隊留在後面慢行。

孫臏時時使人刺探消息，曉得龐涓的軍隊已到了龍山，日落時將會到達馬陵道。那馬陵道是在兩山中間，茂林深谷，很可以設下伏兵。於是命令軍士們把所有的樹儘行砍倒，橫擺在路上；只在路旁留下大樹一棵，把樹皮刮去，用墨寫上了「龐涓死在樹下，軍師孫臏。」十個大字。又準備了五千個弓箭手，在左右埋伏，吩咐見得樹下火光起，就一齊發射。自己和田忌也率着軍隊隨時準備接應。

到了日落時分，龐涓果然率着軍隊到達馬陵道，前行的部隊派人告訴龐涓道：「前面有樹木擋路，難以前進。」

龐涓親自指揮軍士搬木開路，抬起頭來，看見大樹上有字跡，天已昏黑了，看不出寫的是甚麼。

「拿火來！」龐涓命令軍士說。

「快退！快退！」龐涓看清了字跡，知道已中了孫臏的計。

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一聲吶喊，兩邊的箭就如同急雨一般紛紛射下。

千萬枝箭，向龐涓的身上射來。

龐涓自料是逃脫不了，也就拔劍自殺了。

增竈示强計

兵法運用的巧妙，存乎一心。因爲「兵不厭詐」，本來就不必拘泥於兵書，何況有時還要考慮當時的客觀環境。當韓信佈下「背水陣」時，將士們都誹笑他，後來反而致勝，將士們都覺得奇怪，以爲是與兵法所說的大相悖謬，其實將士們是不曉得，「置之死地而復生」的道理，所以說韓信是善於運用兵法。

以下再舉一個活用古人兵法的例子：

虞詡新調任爲武都太守，路過陳倉時，被羌兵所襲擊，虞詡因兵力單薄，不敢迎敵，於是按兵不動，並且傳言說：「救兵就要到了」。

羌兵探得這個消息後，立刻在各要道佈下兵力，準備迎擊援兵。

虞詡乘羌兵軍力分散，由小路夜逃，馬不停蹄的趕了二百多里路。虞詡告訴軍士們：作飯時每人各起二灶，過一天增加二灶。

羌兵看到增灶，果然不敢追擊。

將士們問虞詡說：「我們只聽說孫臏用減灶法而勝了龐涓；但先生相反，用的是增灶，不曉得這是甚麼道理？」

虞詡說：「孫臏用的減灶，是使敵人起輕慢之心；我用的增灶，是使敵人起畏懼之心。賊兵看到我軍的泥灶增多，必然以爲援軍已到，所以不敢輕易追擊。這就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啊！」

（本節完）

練功秘訣

尙巧門虎爪神功

藍廷懋

關於鐵掌功及鐵指功已在我國具有非常悠久的流傳歷史，而且隨着門派的繁多，不但種類不少，就是鍛鍊方法、過程、也往往是各具不同的特色，作者在此所列述的練功法及秘方係秉承歷代祖先嫡授相延，按其秘傳步驟分析於左，旨在虔誠地不吝公開給愛好此道者參考：

一、這種虎爪神功的寓意是根源於少林五形拳中的虎拳及豹拳！

虎拳——以練習骨爲目的，練時，須鼓實全身之氣，臂堅腰實，腋力充沛，一氣整貫，始終不懈，起落有勢，怒目强項，有怒虎出林，兩爪有排山之勢。

豹拳——以練力爲目的。因豹之威雖不及虎，但其力較虎爲巨，蓋以豹喜跳躍，腰腎不若虎之弱也。故練時必須短馬起落，全身鼓力，兩拳緊握，五指如鈎銅曲鐵，故豹拳之招式多握拳，又名金豹拳。

作者祖傳傳之虎爪神功，以五指鈎曲之掌形，故可又稱金豹神掌，在運用之招式上的要領就是根據以上所述之寓意與象形而領悟之。

二、每天早晚兩次練功，每次先要練靜式百把功，然後才練器材鍛功卅分鐘，以後依時日之增加而將鍛鍊之時間逐漸加長至六十分鐘。

1靜式百把功之練法：是雙足肩寬平開步端坐姿勢，兩眼注視着前方或手均可，雙手先平伸身前，掌心向上，指尖向前，吸氣時，以意行氣，以氣行勁貫於指尖，且是指尖向內屈曲如鈎，然後以掌心集勁翻轉手腕，使掌心向不按壓之，速度緩慢，彷如要將千斤鐵板扭轉。

2像接着要把巨大如球的鐵蛋按壓使成扁餅一般，記住！此時手指仍是保持鈎指形。呼氣時，指尖隨着呼氣向外伸彈挺出，如彈簧之外跳狀，氣與勁均舒鬆平開而自然。以上爲一周次之練習，稱爲一把，學者可由此法從卅次練起，以後每隔二、三天加多一把，至百把爲告一段落，並持久勤練之，而此種百把功之按壓手法，亦可添加爲向左，向右、向上及由近胸向胸前推出等不同的練習，更能增强功力的滋長及培養日後運功展用的變化基礎。

三、每天在練完百把功後，再練器具增功，所謂練功器具是用大黑豆及綠豆各一半，以木桶盛裝，木桶長一呎八寸，寬一呎半，深一尺六寸，木板之厚度是八分至一寸之堅固長方型木桶。以坐馬步姿勢，立於盛滿黑綠二豆之大木桶前，光以手掌心駢指向桶內之豆拍，按、切。其次以手掌背向桶內之豆拍，打、摔。然後再改用手指駢攏挺直向桶內之豆插、刺。然繼以握拳之拳緣、拳背、拳心及前衝拳向桶內之豆搥、擊、打、衝攻。如此爲一周次練習，每當練完一周以後，即將練畢之手掌浸於備好之溫葉酒液內燙、洗、浸數分鐘，記住！浸手時要浸至手腕部爲佳，取出以自然之力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及圓圈形甩摔，至手上之藥液全乾。可用浸燙，可取出依法甩摔，如此數次，最後用另一隻手揉擦並按摩浸過之手掌，兩手輪換着燙浸，甩摔，揉擦按摩。

四、平日除了按以上方法鍛鍊之外，更要常用雙手之手指尖挺立於地面作伏地挺身，次數是可由三上三下起，漸漸隨練習日數之增加而增加，尤其，要訓練以一隻手掌按着地面上，雙足向後平伸挺直，一足貼着地面，而另一足則放於該足之上面，如此作單手側身之伏地挺身，並左右手輪換姿勢側身訓練，前者之目的在訓練指上的貫勁助功，後者是可藉以貫勁於掌心，掌跟而助增功力之滋長，均是隨訓練日數的增加漸漸添多！

五、按以上各法訓練至四個月至半年之久時，則先把拍豆插豆之方式，改爲插小碎石摻合網砂，及至換插鐵砂，均依前述一至四各種手法之要領鍛鍊，如此可鍛鍊半年之久時，則掌上及手指的功勁已有相當成功了（包括掌心面、掌背、手力、拳及指尖、指節均甚威銳。）

六、不過，當吾人依前述方法從事鍛鍊時，有點需注意的重要點是：在一面用黑綠豆插練，進而改用網砂混合小碎石至換爲練鐵砂之過程中，最好一面用帆布縫製一個大砂袋，內裝滿小碎石混合網砂，仍然按照前述各項手法利用此帆布砂袋鍛鍊手指、掌心、拳、手刀等，以更增益皮膚肌肉及筋骨之堅韌。

七、虎爪神功有三點與其他掌功不同的特色，也是上乘掌功應有的獨到優點：

①此種掌功是以百把靜功爲自始恒練的功課，藉以意行氣，以氣行力，運力蘊成可柔可剛的堅而毅韌的功勁，直到掌及手刀與斷磚碎瓦之境界後，可不必再練豆、砂、小碎石及鐵砂之鍛鍊，只要每日早晚勤練百把靜功之心法及動作，並配合意與氣、勁之運用的技巧，即可愈練愈精進，進而不會減退練成之功力，所以稱爲「神功」之一也！

②因爲練習此種虎爪神功時，不但有藥湯浸燙及獨家兼有的揉擦按摩，更有獨特處方——「滌炎嫩膚軟膏」，於練功並燙浸藥湯甩摔全乾可揉擦按摩後，即施用此膏揉擦手臂、手腕、掌背、掌心，拳及手指，尤其要注重筋脈之揉擦，不但可免除受傷之弊害，且能使練成之手的外表，不會有起繭粗糙之難看現象。附一、百把靜式練手神功可參考變化練習之招式：

圖一、吸氣集勁鈎指。圖二、呼氣吐勁按壓。圖三、吸氣集勁緊拳。圖四、呼氣吐勁左右按。圖五、吸氣集勁上下鈎爪。圖六、閉氣提勁胸前雙爪合壓。圖七、右式呼氣推壓右金爪左拉回頭爪再吸氣。圖八、呼氣扭身旋腕右推掌跟並回拉左手刀。圖九、接圖八吸氣回身右弓雙推虎爪。圖十、吸氣提勁貫駢指。圖十一、呼氣吐勁雙點戳。

註：圖十及圖十一之提勁和吐勁均是施用彈勁，兩式輪換練習，可慢可迅。

說明：以上招式要分爲完全靜式練習及動式練，動式是指培養快速實用之基礎施勁要領，吐納氣息時及提勁吞吐之際，均務必注重自然狀況，多在「好似綿綫墜銅錢，不見勁來才是勁」去領悟吐勁出招之要訣，切忌使用拙滯蠻力，則始能臻達神功妙用兼能强壯體魄臟腑之潛在威力！

附二、虎爪神功外用燙浸藥酒秘方：

鴨公青六錢，生南星七錢，生川烏七錢，伽藍葉六錢，觀音串七錢，大丁黃（病）頭以下同七錢，穿山甲八錢，當歸尾二兩，伸筋藤三兩，皂角莿六錢，滾地龍七錢，血餘炭三兩，骨碎補兩半，兩面莿八錢，蘇木七錢，錦沒各一兩，桃仁八錢，透骨草三兩，生半夏八錢，地骨皮六錢，土細辛六錢，大力草七錢，水錦樹六錢，生梔子七錢半，續骨木一兩，獨行千里六錢，絲瓜筋三兩，三黃末各七錢，番木敝（魚）脚以下同三兩，莪朮六錢，苧麻根二兩，三稜七錢，虎㕮黃八錢，鳳仙花根八錢，丹皮八錢，忽根二兩，地敝二兩，生草烏一兩，赤芍七錢，虎脛骨三兩半，以上各藥加青鹽三兩，膺爪一對，用生羌一斤和米酒浸二日，慢火煮，每天要練掌功、指功時，用火煮熱燙浸洗手。

本秘方之功效：能活血，散瘀，止血，消腫，生肌，活絡通經，强筋骨，舒血脈，堅固掌指等處，又是治療外傷之最佳外用藥液，且有透筋骨，暢血脈之威力，對於燙浸洗治風濕關節腫痛亦有神效，乃是千金難得之練功第一寶貴秘方。

附三、滌炎嫩膚軟膏秘方：

白樹樹皮三錢，人中白三錢，三黃末各四錢，白芨末八錢，白斂三錢半，葛蒲八分，番木敝七錢浸水去毛，孩兒茶六錢，甘松二錢，三奈七錢，牛黃一錢，象牙三錢末，黃連一錢，白蒺藜四錢，白芷四錢，冬瓜子一兩，五倍子五錢，彩龍骨五錢，血竭一錢，輕粉八分，馬齒莧八錢，寒水石三錢，猪胆三個，珍珠母一兩。

以上諸藥共研細末（要極細之粉狀），調上好猪油攪勻，每次於練完掌功，扣功並燙洗藥液用摔全乾後，或平時常用此膏揉擦於練功之處，即可使練功之手不會起繭粗糙等難看的現象。本和方之功效：能生肌、解毒、去汚、除皺、消炎、止血、退黃、消腫、散瘀、活血及保養又滋潤皮膚之功用。並可用作袪腐，化膿、收口，療疽癰均有相當奇驗神效。

附四：以上所述秘方，乃是不傳秘學之一，今爲嚮應復興中華文化運動，提倡全民德智體羣敎股方針，旨在全誠發揚我國固有寶貴國粹之光彩，特不吝公開問世。而作者尚擁有許多千古不傳之神奇功效的驗方秘訣，歡迎愛好此道者連絡撰笈問世，以示貢獻社會羣衆保健之誠忱。

粉紅色的色狼（四）

東方四女俠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場大火把吳而夫的那間實驗室燒毀了，亞王被重擊後再被火燒焦的屍體也被發現了，大家都以爲吳而夫是兇手，此時忽然得知吳而夫的屍體被發現在海面一隻遊艇上，口中有氰化鉀味，吳而夫是和一個叫向立華的男子出門的，她是自殺或被殺？向立華是何人？只有亞王和吳而夫認識向立華，但他們兩人均已死去……警方宣佈粉紅色的色狼是失去心智的狂人，發案後已乘船逃亡並自行引爆身亡，但陳秀蓮認爲眞正兇手向立華還未找到，她們於是繼續對向立華展開追踪偵查……

難中難 海底去撈針

這餘波的喧揚對警方是有利的，因爲那證實了兇手已經死亡，沒有人再責備警方了，有些報紙還對警方的工作作了一番表揚。

李曉天成了市民們口中的英雄，他升了級。

那個女警也成了風雲人物，整天接受不計其數的新聞記者的訪問，複述着同樣的故事。

眞正對破案最得力的東方偵探社却被遺忘了，眞正的英雄陳秀蓮，却沒有一個人談起過。李曉天感到很抱歉，魯薏絲也感到憤憤不平。但陳秀蓮却毫不在乎，她不是爲了名而做這件事的，而且這份榮譽是她自己放棄的。

因爲原來的決議是要把誘捕兇手的主角由陳秀蓮來担任，但被她堅決的拒絕了。她所持的理由是：

一，她的偵探工作還想繼續下去，爲了以後工作上的方便，她以爲越少人認識她越好。

二，眞正的兇手還沒有落網，案子也沒有眞正的結束，她還要繼續追查下去，把那個向立華找出來。

東方偵探社已往的名譽很好，破了很多的案子，但偵探社的人員，沒有一個上過報的，這是偵探社的要求，而且透過葉長青的關係，向所有的同業打過招呼，在這件事上自然也不能例外。

當大家在對兩個製造出來的英雄人物備加讚揚時，東方偵探社的人員却爲着眞正的緝兇工作在活動着。

吳而夫的那個基金會的代表留下沒有走，他要主持吳而夫的葬禮。

他帶來的兩名私家偵探也沒有走，他們表示過，他們要澈查眞相，找出那個眞正的兇手。

陳秀蓮却知道他們的目的何在。

他們是爲了基金會而要找到兇手——向立華，不是爲了繩之以法，而是希望能由向立華的口中，對吳而夫的研究作更充實的補充。

在學術研究的立場，這種態度是無可厚非的。

可是陳秀蓮却不以爲然，基金會不肯承認那種研究的邪惡影響，陳秀蓮是深深知道的。

向立華以前沒有犯罪，至少，他是在接近吳而夫以後才開始這一連串的瘋狂舉動的。

她相信吳而夫也知道的，所以吳而夫跟向立華的關係沒有讓任何人知道，只除了一個亞王。

吳而夫可能在將向立華也列爲研究的對象，甚至於把自己也投入了，所以她的研究報告中是沒有提到向立華，也因此，基金會才不承認那種邪惡的影響。

何況同性戀或畸形的性戀在西方社會中已經不是秘密了，在上流社會中更是流行，因此他們的觀點上也與東方人有了差距。

那兩名私家偵探一個叫白朗，一個叫李查遜，都是蘇格蘭塲的退休人員，兩人都是五十歲左右的中年人，辦案經驗豐富，陳秀蓮叫葉長青跟朱麗分別釘住他們兩個人，記載他們的行動。

她倒不是想跟他們別別苗頭，而是希望在他們之前，找到向立華。她還懷疑基金會掌握有較爲詳盡的資料不肯公開，這些資料對找到向立華一定很有帮助。

跟蹤了兩天之後，大家在寫字樓聽取報告。

首先是葉長青報告跟蹤白朗的結果。

「兩天內，他跑了二十七家書店，探問的內容都是關於那本叫『狠的生活』的書。並詢問這一個月內賣出的情形，以及購買者是誰？」

陳秀蓮目中眨出了光：「到底是名家出身，手法老到，我們竟沒想到這個綫索，這既然是一本冷門的書，存貨不多，書店裏對賣出的情形一定印象很深刻，而且這本書的售價很貴，價值五十元港幣，沒有譯本，除了研究動物學的人，很少人會去購買，怎麼樣，他有結果了嗎？」

「不多，只有兩家有銷售記錄，其餘的幾家都是最近兩天內賣出的，那是警方搜購去了！」

「是那兩家？」

「我跟着調查了，那兩家的書都是賣給一個圖書館的管理員的，我追問到圖書館，發現書是由吳而夫的診所借去而遺失了，這是賠償補購的，新買去的書還在圖書館……」

陳秀蓮嘆了口氣：「這又是向立華攪的鬼，消息中斷了！妳有沒有問那個管理員，借書的是誰？」

「問了，管理員對借書的人已經沒有印象了，而賠書的欵子則是郵寄支票，支票是吳而夫的。」

陳秀蓮嘆了口氣：「可憐的白朗先生，白忙了一塲。」

葉長青笑道：「他白忙了一塲，我却有了收穫，我跟他跑了十幾家書店後，知道他的偵查方向，搶在他面前去調查，結果在沙甸道一家英文書店裏問出他們去年將舊書作了一番淸理，這種書還存有七本。因爲幾乎無人問津，封面已經發了霉，一概以極低的價格賣給了一個舊書商。」

「妳有沒有繼續追下去？」

「追了！而且我在書局裏要了一記花招，書局的經理是報館的同業，我叫他在白朗去問的時候，回答說沒有進口代銷這種書，所以這條綫索他是追不到了。」

朱麗笑道：「這祇有你們幹記者的才想得出的惡劣花招，壟斷新聞，爭取獨家報導。」

陳秀蓮却道：「老二！快說妳追到舊書商那兒的結果。」

「這七本書完全在本月前被一個女學生打扮的少女買去了，因爲是一次買去七本同樣的舊書，那個書商自然比較注意，而且他說那個女學生以前常去逛他的書攤，長得很漂亮，有一次還遺失了一個錢包，那裏面有一相片，跟幾十元零錢。」

「錢包呢？」

「錢包已經還給那個女學生了。」

陳秀蓮嘆了口氣，葉長青取出一張三寸的藝術像，遞給陳秀蓮道：「相片却被我以兩百元的代價買來了。」

陳秀蓮驚喜地道：「他沒有把相片還給人家？」

「沒有！那倒不是他存心留下來，因爲他當時把錢包拿回家，被他那好奇心重的老婆藏了起來，以爲他有外遇，解釋了半天，幾天後還是老婆把錢包還給了那個女學生，總算把誤會解釋清楚，那張相片因爲他老婆留着對人，沒有放進錢包，就這麼留了下來。」

陳秀蓮非常興奮，連忙拿起來看了半天，才點頭笑道：「不錯！就是他，向立華！」

找了一張透明紙，先比照臉型輪廓描了下來，然後又在紙上畫下了男子髮型，放在相片上。

魯薏絲看了也叫道：「我們那天看見跟吳而夫一起離開的年青男子，就是這個樣子的。」

陳秀蓮照記憶又畫了個髮型，再度安在相片上道：「這就是我們在維多利亞公園門口看見跟方思美同行的那個女郎，所以我們在吳而夫門口見到的那個男子，我一直有似曾相識之感，嘴裏說不上來，但是見到相片後一比照就認出來了：老二！你眞了不起，這是個大發現！」

朱麗道：「我們拿着相片去找人就方便多了。」

陳秀蓮搖搖頭：「也不盡然，這傢伙用了好幾頂假髮，可見是個擅於化裝的男人，所以才能時男時女，也許他眞正的形相，跟他化裝出現的是另一個樣子，我們祇能記住這個大概的輪廓，作爲一個參考的資料而已。」

她拿過了警方根據口述所描繪的畫相來一比，笑着道：「大家看，這就差得多了，可見口述的形象以及記憶中的樣子，總是會有很大出入的，世界上二十億人口，都是一張人臉，就有二十億個形態，可知形貌上只不過是極細微的差異，看起來就完全不同了！不過，老二的這個發現，的確是很了不起的！朱麗，妳的跟蹤收穫呢？」

朱麗道：「有了二姊的發現，我的收穫就完全沒價值了，李查遜的偵查方向是去查問那些以前見過兇手的少女，他把警

方的畫像帶了很多複印版，每個訪問者都用掉一張，請對方就記憶中修正那畫像的差異點。」

馬佳琍道：「那會有用嗎？」

「他很有耐心，拿了畫筆，照對方的口述儘量修改，直到對方點頭爲止，然後還送了對方一點小禮物，一瓶法國夜巴黎香水，兩天之內，總共送出了兩打多。」

葉長青道：「這傢伙倒是肯花錢，那是幾千元港紙呢！反正花的是基金會的錢！他樂得大方。」

陳秀蓮道：「他的進行方向都是完全正確的，二十多個人的敍述，可能完全不同，因爲有些人接觸的不一定是兇手，可是他把一切的可能性都歸納下來，再加以綜合，差不多就能得到一張近似的畫像了。這些前輩的偵查手法，頗有可借鏡之處，我們都該記下來，以前我們就沒想到這些問題，我要妳們去跟蹤這兩個人，就是希望能學到一點他們的長處，因此我認爲老三的收穫，比老二還大！」

葉長青不服氣道：「我不是爭吵，李查遜所得到的形相，不會比我這張相片更爲接近兇手吧。」

「不錯，可是相片祇是在這件案子上有用，而且是屬於機遇的成份多，不足爲法，老三學來的偵查手法，却是用在任何案情的追查上都有效的！」

這番話使幾個女孩子深爲折服，葉長青也不再辯了。

陳秀蓮拿起相片道：「老二，妳有個工作，要借重你們報館裏的照相人員，把這張相片複印加洗後，配上各種髮型，包括男女兩方面的，製出一整套來。」

「那要多少份呢？」

「能製多少份就製多少份，別心痛錢，開支列在社內支出項目，工作人員的加時津貼從優計算，只是有一個條件，務須保密，我相信妳做得到的。」

葉長青道：「那當然沒問題，我可以把它列爲最機密資料處理，絕對不會洩漏出去的，祇是爲什麼要如此呢？我們眞需要更多的人力來指認這相片上的人。」

「可是被兇手知道了，他只要稍稍改變形貌，我們的一切綫索都白費了！」

葉長青拿了照片走了，陳秀蓮又取出一幅全市的地圖，攤開在桌面上。

「朱麗，妳把那些經李查遜訪問過的地址以及她們遇上疑似兇手的地點用針在地圖上標示出來。」

「那有什麼用呢？」

「用處很大，我要找出一個兇手的活動範圍圈出來，老四，妳列一個表，把各個對象的形貌，年齡都統計出來，歸納一下她們的共同相似點，再跟以前那些被害者的資料作個比較。」

「這麼多，如何統計呢？」

「不多，向警方自動申報的有十七名，被各報記者發掘出來的有二十五名，總計是四十二名，每個人都有很詳細的述描，讓魯薏絲帮妳的忙，三個小時內，我希望妳能弄出個結果來。」

每個人都分配了工作，陳秀蓮自己則開始作了個更詳密的推測與分析，因爲現在的資料更多了。

一、兇手暫時定名爲向立華。

二、兇手是男的，但好作少女打扮，而且精於化裝術。

三、他是個性無能者。

四、他是個高級知識份子，藥物以及外國語文的了解能力很高，因此才會被吳而夫選作助手。

五、兇手的運動天分很高，精於射箭，技擊，游泳。

六、他對於瑜珈術，催眠術等造詣極高。

七、他還精擅於表演術。

八、他的外形很柔美，高鼻樑，大眼睛，瓜子型臉，極符合古希臘美的標準。

九、他行兇殺人，固然是一種變態心理的發洩，但並不瘋狂，似乎是爲了達成另一種目的而不濫殺。

十、他智慧極高，行事從容而冷靜。

分析完了這十點後，陳秀蓮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這十點分析，使她產生了很深的感觸，這是一個何等優秀的青年，因爲分析的十條中，大部份都是一個人的優點，一個青年，祇要具備了其中一㸃，就是個能令少女們傾心的對象，而他一個人竟具備了這麼多的優點。

假如他不是個罪犯，假如他是個正常的男人……

陳秀蓮居然莫名其妙地臉紅起來了。

她自視極高，但畢竟是個女孩子，是個有血有肉的人，閒暇時，也爲自己編織過一些少女的綺夢，塑造一個夢中的白馬王子，而這個兇手，竟然與她夢中的偶像非常地接近了，奈何這個年青人，偏偏是個萬惡的兇手罪犯。

陳秀蓮跌入深深的沉思中，忽地感到意興蕭索，對於追捕那個兇手，她的興緻已不像先前那麼濃了。

不知多久，她被馬佳琍從迷惘中拉回了現實。

馬佳琍已經完成了她的歸納，朱麗也完成了標示地點的工作，陳秀蓮拿過來一看。

馬佳琍的統計分類工作做得很詳細，在四十二個被詢問的對象中，找出了有十四個可能是被兇手接觸過的女孩子，她們都是姿容秀麗，身材適中，性格帶點抑鬱，偏屬於內向型的女孩子。

而且她還配合了朱麗的工作，把這十四個女孩子住處，特別用紅色的圓頭針標示出來。

那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統計，也是很科學的歸納，陳秀蓮發現這十四顆紅色標針竟是集中在中環一帶。

這是兇手的活動區域，毫無疑問，兇手本身也居住在這個地區，因爲她們所接觸的，很可能就是那個兇手。

她用紅筆把中環勾了出來道：「我們可以在這個地區開始作爲緝兇的範圍。」

幾個女孩子都沒有異議，顯然一切的資料使她們都有相同的感覺，朱麗嘆了口氣：「大姊，我眞佩服妳，我還是學過法律的，犯罪學偵探學都是主修科目，我的成績很高，但是跟妳一比，我差多了，這麼簡單的一個方法，我竟沒想到。」

「偵探是實際重於理論的學科，寫那些書的人，未必都當過偵探，理論只能告

訴妳一個進行的方向，而如何運用資料，如何選擇資料，都是屬於行動與經驗的部門。」

她把自己的新分析也提出來給大家看了。

馬佳琍嘟着嘴說：「大姊，妳的分析十分正確，加上我們的統計與歸納，甚至於兇手的相片也有了，但是我們又如何着手呢？中環是香港最繁盛的心臟地帶，人口密集，有幾十萬人集中擠在這個地區，如果能公開緝兇，把相片放大複印了，或許還有可能，但事實上又不允許這麼做，我們更不能拿了相片到處去問！因此這個工作進行時還是很困難。」

朱麗道：「不錯！兇手既然不叫向立華，自然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與兇案有關，而且我們所能找到的目擊證人，她們見到的都是個女子，只要兇手以男人的姿態出現，我們就是找到他，也拿他毫無辦法！」

陳秀蓮笑道：「是的，眞正能指證向立華的祇有兩個人，但吳而夫跟亞王都死了，我們的確沒有任何證據能控之以罪，何況粉紅色的色狼已成定案，而且不可能翻案了，眞的能找到他，也是拿他沒辦法的！」

魯薏絲笑笑道：「我現在是改邪歸正了，但我主張再用一次暴力，法律不能審判他，正義可以制裁他的！」

朱麗道：「我是最崇尚法治的，就是這一次，我贊成魯薏絲的見解，這樣的一個暴徒，必須加以制裁的，我相信告訴李曉天後，他也會採取同樣的手段。」

陳秀蓮笑道：「什麼手段？」

「把他秘密綁架過來，放上女神號遊艇，開到海裏去，綁塊石頭，把他沉下海去，邀李曉天作證，讓他帶幾個高級警官，在船上開一次審判，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會反對那種判決！」

陳秀蓮笑道：「妳現在已經在爲兇手作缺席審判了！」

「當然先要找到他，然後再證實他的罪行！」

「先解決第一個問題，如何才能找到他？」

「這的確是個難題，但總有辦法可以想的！」

魯薏絲沉思片刻才道：「我以黑社會的經驗提供一個找人的方法，要捉一隻貓，就得到有腥氣的地方去！」

「妳說他還會犯罪？」

「很可能，貓兒改不了吃腥，也許目前他會隱藏一段時間，等大家都冷了下去，忘記這件事的時候，他一定會再犯的，也許會改變一下殺人的方式，避免跟前一件事牽在一起，但是他一定會再殺人。」

陳秀蓮臉色莊重地道：「絕對不能讓他再犯了，粉紅色的色狼在人們心中造成的影響太大了，好容易有了個結果，假如再掀起一場風暴，關係太大了！我們必須要在他沒有犯罪前，找到這個人，然後再去試探他，看他是不是兇手。」

「怎麼找到他呢？」

「根據手頭的資料，大家再想想辦法，否則就祇好借重警方，把我們掌握的相片交給李曉天，由他去設法，否則這個關係太重大了！」

項與向　令人耐尋味

正在說話時，李曉天來了，這位探長神色顯得很疲倦，進門後，他就拿出一個印刷信封，抽出一張卡片。

赫然又是一張粉紅色的卡片，卡片上貼着一野狼望月長嗥的圖案，卡片上只有兩個字：「恭喜」。

幾個女孩子的臉色都變了，陳秀蓮連忙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我剛收到的！郵寄來的，寄發的地點是中環郵局，我接到後立刻就拿來。」

「信封呢？」

「交給化驗組去化驗了，這次的字雖然也是用打字機打上去的，但跟以前完全不同。」

「會不會是別的人跟探長開玩笑？」

李曉天用手擦着汗道：「希望是如此，如果這傢伙再來一次，就要了我的命了，陳小姐，照妳的判斷呢？」

陳秀蓮沉吟良久，才沉聲地道：「是兇手寄出的，舊有的那架打字機已毀於火場，因此他必須另換一架打字機。」

李曉天的臉色更白了，但仍然含着希望道：「不會是有人惡作劇嗎？因爲卡片已經製版刊上報紙了，也許有人看到後，來開開玩笑！」

「這個可能性很少，因爲那張圖片的來源很難找到！圖片來源的那本書名沒有宣佈，別人怎會知道的。」

「也許他手頭早存有這本書，順便開個玩笑。」

「但是報上刊出的照片是黑白的，雖然大家都知道卡片是粉紅色的，但色澤深淺，尺寸大小，報紙上並沒有詳細說明，除了兇手之外，誰都無法再造一張完全相同的卡片寄給你。」

李曉天幾乎要昏倒下來道：「這怎麼說，如果他再犯一次案，我非自殺不可，陳小姐，我們必須立刻想個對策。」

看着李曉天愁眉苦臉，氣急敗壞的樣子，陳秀蓮本來想跟他開開玩笑的，却也不忍心了，笑笑道：「探長，不！我該稱你爲帮辦了！」

李曉天苦笑着臉道：「天地良心，這次連陞兩級是我最不開心的事，這兩天逢人說鬼話的滋味，實在不好受，而且警署裏的同仁都知道整個案子的偵破，根本不是我的功勞。」

「帮辦太客氣了，這是你應得的，因爲帮辦在整個案子上，也的確是費了很多的苦心。」

「我祇是白費勁，眞正出力的是貴社的人員，尤其是陳小姐，如果不是妳迅速地找到了吳而夫，遏阻了兇手的繼續行兇，事情眞不知會如何演變呢？」

他迅速又把話題轉了回來：「陳小姐，兇手寄這張卡片給我是什麼意思？」

陳秀蓮沉吟片刻才道：「這要分兩個可能來說，一個是他很滿意警方所發表的情節，特地向你表示一下他的謝意，這是往好的方面說，如果往壞的方面想，可就麻煩了，他是向你示威，表示他仍然逍遙法外，希望你以警方的力量，阻止一些人

對本案的繼續追究，否則他就要再犯兩次案子來……」

「陳小姐，妳們沒有放棄對事件的探討嗎？」

「我們是不會放棄的，不過我們握有的證據已經很多了，不會公開去調查這件案子，兇手也不會知道我們在對他追查，可是另外有人在對他着手調查。」

「誰？還有誰？」

「李帮辦，你這不是明知故問嗎？除了我們幾個人外，還有誰對這案情最了解的呢？」

「妳是說白朗跟李查遜？」

「不錯！這兩個人不愧爲老警探出身，兩個人分別在進行深一步的探索，而且所行的方向十分正確，假如他們鍥而不捨地追下去，很可能會被他們追出來的！」

李曉天苦着臉道：「這兩個人我也沒辦法阻止他們，因爲他們不但了解案情，而且跟上級有了協議，有權調閱任何資料檔案……」

「這是不是最高當局跟他們達成的協議？」

「是的！那個基金會的代表跟最高當局私下接的頭，達成的協議，我還接到指示，要我盡一切的力量支持他們，唯一的條件是，他們承認案情的宣佈而不提反證，正因爲達成了協議，我們才跟陳小姐互相研究案情的公佈……」

「假如我們把向立華找出來，這又如何呢？」

李曉天遲疑片刻才道：「把兇手秘密遞解出境，交給他們處理，由基金會接管，基金會負責保證不牽涉到這件案子的翻覆！」

陳秀蓮眉頭一揚道：「我就猜測他們有這個意圖，但沒有想到會得到警方的同意，這是違反基本人權的！」

「這是個特殊的案件，警察受到壓力太重，不得不答應，政府的立場希望能維護基本人權的，但是爲了某些因素，不得不向某方面屈服。正如前些日子，對邊境逃亡過來的難民在某方的要求下又遣送回去一樣，雖然明知這些人是爲了嚮往自由而費盡千辛萬苦逃亡過來，但是在政治的壓力下，只好昧着良心又把他們送回去。陳小姐，這點苦衷，相信妳能諒解的！」

陳秀蓮嘆了口氣，她也知道李曉天說的是事實，老大的帝國政府到了這個地步，撐着這個局面，已經是煞費苦心，實在沒有力量來爲正義作堅定立場的維護！

李曉天接着道：「而且這件事情的本身並不違反正義，那個兇手是不能給予任何同情的，我跟警方的一些同仁私下作成了決議，祇要我們能先一步探悉兇手的行蹤，我們寧可冒着失職的罪名，以拒捕爲由，先將兇手擊斃了也不交給他們！」

「那又爲了什麼呢？」

「爲了法律的尊嚴，那個基金會的一批學者，他們只着重學術研究，有時不會衡量法律的尊嚴，如果兇手答應跟他們合作，他們很可能會盡一切力量，給予兇手更多的保護，這是我們所無法容忍的！」

「這是李帮辦私人所持的態度？」

「不僅是我一個人的，而且是了解內情全體同仁的態度，執法人員的責任是維護法律的尊嚴，我們儘量要求做到無私無偏，無枉無縱！雖然上級有壓力，但我們這些低階層的人員却沒有那些顧忌！」

陳秀蓮肅然起敬地道：「李帮辦，如果照最高當局的態度，我們是絕不會再給予任何帮助的，但是爲了警方的這些人員公正無私的精神態度，我們願意貢獻全力合作。現在我們把這兩天的發展報告給帮辦聽聽，由於運氣好，我們比白朗他們領先一步，相信兇手已經在握，而且大有眉目了！」

於是她把葉長青與朱麗兩人追蹤白朗與李查遜的結果與收穫告訴了李曉天。

李曉天興奮地道：「那眞是太了不起了，只要有照片，我們就可以利用綫人，展開深入的調查！」

「不！不能這麼做，如果大張旗鼓地幹，萬一有一個風吹草動，打草驚蛇，兇手有了警覺，就不容易找到他了。再說白朗的偵查手法很老練，如果照片落到他手裏，在重賞之下，他很可能會比我們早一步找到兇手，那個基金會很富有，他們也不在乎花錢，警方的綫人唯利是圖，他們所出的賞格可能會高出警方幾十倍！」

「但是我們可以跟蹤白朗跟李查遜的呀！」

「李帮辦，這個辦法行得通嗎？他們兩個人是倫敦一家很有名的偵探社的負責人，連波士都出動了，可見他們對這件事的重視，一定還有很多屬員跟着來的，他們也會想到警方可能採取的行動，自己坐鎮不動，指揮屬員出去進行活動，如果在他們身上找綫索，恐怕人被帶走了，警方還不知道呢！」

李曉天有點難堪：「這兩個傢伙是警界的老狐狸，辦起案子來是有一套的，他們還是我老師，的確精明過人，因此他們到了四十五歲時，不管蘇格蘭場如何挽留，都堅持不肯留任，開辦起私人偵探社來求利了！」

陳秀蓮一笑道：「這倒無可厚非，事實上，身在官方，辦起事來束手縛脚，還要受窩囊氣，的確無可戀棧！」

李曉天只有搖搖頭苦笑：「陳小姐，妳的意思是如何進行呢？」

「不動聲色，我們自己私下進行，人手也許不足，李帮辦如果肯帮忙，就撥幾個靠得住的人，跟我們密切連繫，一切都以不驚動官方爲原則！」

李曉天想了一下：「好！這件案子後，有幾個人可以得到休假，我就叫他們開始休假，以私人的身份聽候陳小姐的調度，這幾個人都是警官，操守與辦事能力都可以信任的！」

「調度不敢當，只不過大家互相研究而已！」

「不！他們對陳小姐的能力十分欽佩，跟着陳小姐學習，他們都非常樂意，明天我就叫他們向陳小姐報到！」

陳秀蓮又攤開最新的研判歸納道：「這是我們最新的判斷資料，李帮辦請指教一下！」

李曉天看得很仔細，一面看一面點頭，臉上現出了敬佩之色，最後放下資料道：「最後我接到的卡片是在中環寄出的，陳小姐所作的判斷可以說完全正確，我只

有一點意見，就是關於向立華這個名字，那既然不是兇手的本名，當然是他冒用的，可是這三個字很特別，不像是信手拈來的普通名字，兇手與向立華之間，「能會有什麼淵源！」

陳秀蓮目中異采一閃道：「對！李帮辦這個發現非常有價值，在警方的資料中，既有六個同姓名的向立華，那我們不妨對那六個人再加以一番調查，拿了葉長青洗印的各種照片去問問他們是否認識。」

但她想了一下道：「還是放棄這個綫索吧，我們恐怕又遲了一步，白朗他們也許已經做了這個工作了！」

李曉天道：「不錯！他們已經把那份名單地址都要去了，因此我才想到這個名字上有綫索可尋，不過我認爲還是值得進行，因爲我們掌握了兇手的照片，我想等他們去調查後，我們再去提示照片，而且再找一些類似的相片去請他們辨認，只叫他們把認識的指出來，如果他們恰好指出了我們暗定的那一張，就值得再追問下去了！」

陳秀蓮連連點頭道：「李帮辦究竟辦案是經驗豐富，這些方法都是我們想不到的，可見集思廣益，的確是大有道理，這個工作就由李帮辦去進行吧！」

李曉天走了之後，陳秀蓮靈機一動道：「朱麗，妳向老二要一套照片，到幾家大學裏去借閱一下十年來的畢業紀念册，對照一下，看看有沒有與照片上的人相似的，查男生部門，而且特別注意，醫科、心理與哲學系的，或許會有一點收穫！」

這也是一個有力的綫索，朱麗與冲冲地去了。

第二天，是梅思禮博士的葬禮，他是個天主教徒，在教堂裏舉行過望安彌撒後，遺體送到天主教公墓安葬。

從開始彌撒，陳秀蓮與魯薏絲都參加了，她們都經過了化裝，希望能找到一點兇手的綫索。

在她們的思想中，兇手可能也會去參加的！

梅思禮是名教授，執紼的弟子很多，因此也增加了搜索的困難，因爲人多了，她們就很難對每一個人作仔細的觀察，更不能把照片掏出來核對每一個人！

好在李曉天也以官方的身份參加了葬禮，而且還接受了不少記者的訪問，但如果弔唁的賓客中有兇手參加的話，他一定對那些談話會注意的，所以陳秀蓮就在李曉天的附近，注意着每一個接近的人！

忽然有人在她的肩頭拍了一下：「王小姐！妳也來參加！」這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陳秀蓮一怔，她不姓王，怎麼會有人叫她王小姐呢？回頭一看，看見招呼她的人是個三十多歲，淡粧雍容的女人，氣質很高雅，她回憶了一下，才認出這是她在訪問吳而夫之前，先去訪問過的那個姓聶的女醫生。

一個和靄可親而又熱心的女性，也是靈魂學會的會員，曾經被陳秀蓮列爲嫌疑者之一。

陳秀蓮去的時候，是喬裝一個未婚而懷孕的女學生，獲得她很多指示與帮助，出來後，陳秀蓮就把她從嫌疑單上劃掉了，當時陳秀蓮登記的名字就是王菲菲。

因此陳秀蓮的臉紅了一紅：「聶醫生，您也來了，梅敎授是我的老師！」

聶醫生的眼睛有點紅：「梅教授的學識人品都是舉世無匹的，想不到會有這種不幸，王小姐，妳怎麼沒有再來找我？」

陳秀蓮的臉又紅了，一半是爲了她以前爲偵查時所持的藉口，一半也是爲了欺騙這位可敬的女性而慚愧！

「我……我的問題已經不存在了！」

「那太好了，但妳還是可以來找我的，交個朋友也好，我還說過我妹妹的那個男朋友，希望你們能認識他！」

說着指指遠處的一個黑衣青年，陳秀蓮的眼睛一亮，那個黑衣青年對她來說，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

這種似曾相識之感不是突然的，不是陌生的，而是一種期盼已久，突然出現的感覺。

「衆裏尋他千百處，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祇有這種感覺才能形容陳秀蓮此刻的心情。

「向立華！」「向立華！」

陳秀蓮的心中已經作了千百聲的呼喊，但是她不敢形諸於色，因爲她知道關係太重大了，萬不能出一點錯，假如這是一個錯誤，對一個人的影響有多大。

假如錯了，驚動了眞正的兇手，鴻飛冥冥，恐怕再也捕捉不到他了。

而且白朗與李查遜也在當場，這是不能讓他們知道的，否則他們可以直接跟兇手接頭，運用一切的力量，把兇手保護出境去，逍遙法外了。

因此陳秀蓮祇是稍微有點興趣地向那個青年望着，而且友善地笑了一笑。

她還是樸素的女學生裝束，一副書院女的模樣，比實際的年齡要小了五歲，而且也嫵媚得多了。

大概就是這嫵媚吸引了那青年的注意，他慢慢地踱了過來，聶醫生更是親切地招招手。

「樹中，你過來呀，我給你介紹個朋友！」

青年也友善地點點頭：「大姊，這位小姐是……」

聶大夫笑着道：「王小姐，王菲菲，就是我跟你提起過的……」

陳秀蓮不禁滿臉通紅，怨責地看了一下聶大夫，似乎她不該把這些事講給別人聽似的。

聶大夫却握着她的手，笑道：「王小姐，沒關係，我把樹中的事也跟妳說了，這樣不會引起彼此的誤會，更不會引起妳那一位對他誤會，我是希望你們這些年輕人能交成朋友，眞正的朋友……」

她放低了聲音又道：「當然我希望妳能爲他介紹一個女朋友……」

這聲音很輕，但是那青年已經聽見了，神情立刻變得很冷淡，退後了兩步道：「大姊，我並不反對交朋友，而且我也希望能結識一些朋友，但是不希望有進一步的女朋友，你應該了解我，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聶大夫皺皺眉頭：「樹中，你怎麼還是那麼死心眼兒？」

青年的臉上現出了痛苦的神色：「大

姊，你爲什麼總是不了解我的心。」

這一刹那間，陳秀蓮幾乎要放棄自己的推測了，因爲她看出這青年的痛苦是眞的。

絕對地眞實的，因爲他眼中已有淚光，臉色也由憤怒而轉紅，像是受了無限的委屈。

一個對死去的戀人鍾情如此之深的男孩子，絕對不會是個殘酷殺人的兇手。

可是陳秀蓮很快地就又建立了信心。

因爲她在那青年的眼中，又看出一種狂熱，一種由鍾情而生的狂熱，可以導致人瘋狂的狂熱。

那是在他看向聶大夫時，無意間流露出來的。

飽經世故，對人類充滿了愛心的聶大夫是個偉大的女性，是個具有仁心與仁術的醫生，她的手指或許是一枝很敏感的探測器，只要輕輕一觸，可以測出只高出半度的體溫，但却可惜的，她不是詩人，不是藝術家，不是文學家，更不是個演員或偵探。

這種情感上的狂熱對她的反應是痳木的！

即使有所知覺，她也會當作是一種孺慕的親情，一種幼弟對長姊的眷戀而認爲十分自然。

陳秀蓮想起了一部名著小說——茶與同情。

小說被拍成電影，兩者同樣也相當成功。

文學家的筆觸與天才演員精湛的演技，成功地表達了一種由慕而生的愛。

陳秀蓮跟聶大夫第二次見面，但無法不爲她那種風度、胸懷、儀態以及愛心、慈祥、寬大、了解、同情等種種優點所吸引，無法不愛她。

那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女人。

但陳秀蓮所表現的是敬愛，是正常的感情。

可是這個叫樹中的青年却把敬愛加了高溫而昇華了。

「昇華」是個物理名詞，是物體三態變化中的突變現象，由固體跳過液體的過程而直接氣化的狀況。

「昇華」每被文學家用來作感情上突破的形容詞，男女雙方經婚姻而結合，稱之爲愛的「昇華」。

這個叫樹中的青年對聶大夫的感情已經昇華了，可是他壓抑着不敢表示，那就可以使一個人瘋狂。

「茶與同情」的結局是理智的。

還有一部類似的西德片叫「慕情」。

結果也是理智的。

那是經過文學家理智的處理而使感情淨化了，但在現實的社會中，人沒有那麼理智，所以才有悲劇的發生。

假如聶大夫是吳而夫，悲劇就不會發生了。

這一刹那間，陳秀蓮想得很多，不知不覺地呆了。

那青年遞過一張名片，陳秀蓮竟忘了接，對她迷惘而神經質似的表情，使他警覺地退了一步：「王小姐，妳怎麼了？」

陳秀蓮發覺自己的失態，連忙道：「我是爲向先生的摯情而感動了。」

青年更爲警覺地收起了名片。

「王小姐認識我？」

陳秀蓮發覺更糟，對方還沒有經過介紹，怎麼就道出對方的姓氏了呢！

好在她很有急智，笑笑道：「上次就聽聶大夫說起了。」

青年這才釋然了，遞出了名片，陳秀蓮接了過來，忍住了心中的狂跳，而且暗罵自己犯了多大的錯誤。

名片上的姓名是項樹中，而且加了個括弧，註明了他的名號，赫然正是立華二字。

「項立華」，「向立華」這祇是一字之差，但項向音同，唸起來是一樣的。

亞王說出向立華三個字時，並沒有指定是那一個字，或許根本就是這個項字。

祇怪自己先入爲主，沒有在同音上去深思，就認定了那個向字，才把偵探的路綫導入迷途，這是個不可原諒的錯誤。

但仔細地一想，那實在無多大關係。

名字是父母起的，註在出生紙上，號是自擬的，加印在名片上，就是從項立華三個字去調查也沒有結果的。

「項立華」，「粉紅色的色狼」，「殺人的兇手」，「變態的心理病患者」這幾乎已經能確定了。

因爲自己皮包中的一大堆相片中，至少有一張是跟面前這傢伙是完全脗合的。

但是在法律上，項立華是完全淸白的，跟一連串的兇案扯不上半點關係。

要想證明他犯罪，必須還有一次新的罪證。

項立華的名片上沒有住址，沒有電話號碼，却有一個頭銜：「皇家攝影協會會員」。

這不是一個顯赫的頭銜，却是個很榮譽的身份。

因爲這是一個很難取得的身份，必須對攝影藝術有着極高的造詣，在國際沙龍上有卓越的表現，獲得不止一次的入選才能獲准入會。

這個協會對會員的審查是極爲嚴格的，幾乎是攝影學者權威的象徵。

因此這個頭銜比某某董事長之類更能贏得尊敬，因這份榮譽是金錢買不到的。

但是這個頭銜的啓示對陳秀蓮而言，却是另有一種意義的，一個攝影家不僅是懂得如何運用靈感去捕捉那刹那間美的造象，還要懂得冲晒、放大、複印等黑房技術。

一幀藝術的作品多半出自作者本身的製作，照相館中的匠人是無法表達靈感的，而黑房中的顯影定影液中有氰酸溶液，吳而夫就是那種毒物殺死的。

這個項立華有取得氰酸液的機會。

陳秀蓮收起了名片後，在欽羡的神情中，開始把話題轉向攝影方面。

她的知識是多方面的，但不敢表現得太多，可是也不表現得太幼稚使對方有一個印象。

她有欣賞的能力，有藝術的氣質，有天份，只是表現的技巧還不够，她擁有的器材也不對。

這是最容易引起老手好感的方法，藝術的任何一行都不如攝影的圈子裏和平而互重。

因爲他們沒有利害的衝突，即使是同一題材，各人所表現的靈性也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攝影家的作品是無法用來比較的，所以他們只有互相欣賞，彼此推崇，很少有相互攻訐批評的事情，因爲他們捕捉的是刹那的靈感。

因此這兩個年輕人似乎談得很投機，而且遠遠地離開了人羣，聶大夫倒成爲聽衆了，但是她很欣慰。

直到李曉天有所覺，也準備過來時，項樹中居然很敏感，伸出手來道：「王小姐，我很歡迎妳常來研究，更歡迎妳的未婚夫一起來玩，今天我有事，要先走一步了。」

輕輕一握，他在公墓裏轉了一下，就混在人羣裏不見了，聶大夫高興地笑着道：「王小姐，樹中很難得像這麼高興過，以前他都是一個人把自己鎖在屋子裏，要不就是駕了車子，帶了帳篷，一個人上山露營，再這樣下去，我眞担心他會變成神經病了，所以我希望你們能引導他多活動活動。」

「項先生對令妹的愛情，眞是令人感動。」

聶大夫又嘆了口氣：「可憐的孩子，一直爲那件事自責，我說過那不是他的錯，但沒想到他會變成這個樣子。」

「項先生是個很了不起的青年人，這麼年輕，就成爲皇家攝影學會的會員。」

「其實他在各方面都有天才，不僅是攝影一門，因此看着他的消沉，實在叫人痛心。王小姐，妳一定要常去找他玩玩，帶着妳的未婚夫一起來，他會更自然一些，他現在迫切需要的是友誼，尤其是像妳這種名花有主的女孩子，他的心理就正常得多，可憐的孩子，一聽說要爲他介紹女朋友就緊張……」

聶大夫是憐愛地嘆息，陳秀蓮則是憐憫的嘆息：「聶大夫，妳才是使他不正常的原因。」但是這話能對她說嗎？

聶大夫唏噓一嘆道：「他原來是專攻藥劑的，我妹妹却是學戲劇的，這兩個人的個性完全不合，不知他們怎麼會相愛如此之深。」

「項先生的才華是多方面的。」

「是的，告訴妳一個秘密，他跟我妹妹認識是在業餘的一次戲劇演出，那是一個大學生的慈善義演，演的是莎翁名劇羅密歐與茱麗葉，演員分AB兩組，樹中是那齣戲的導演，我妹妹演茱麗葉，另外還有一個女孩子也是担任女主角，公演第二天，担任B組主角的女孩子突然生了病，他就叫我妹妹接替，因爲他導演時很嚴厲，我妹妹也是個好强的人，氣他不過，借機會藉故不肯答應，要他低聲下氣去央求，那知他催了兩次，就是不肯低頭，一火之下，他居然自己戴了假髮，代替女主角出台……」

陳秀蓮心中一動，却故意問道：「那怎麼行呢？」

聶大夫的臉上閃出了光采：「不行？說來妳不會相信，他上了裝，扮相比我妹妹還美，更難得的是他把聲音也控制運用得嬌滴滴的，演技之精練，表情的刻劃，壓倒了職業性的伶人，那次參觀的貴賓中有莎翁權威勞倫爵士，演畢，他第一個到後台致賀，要跟他簽一張演出合約。」

陳秀蓮彷彿記得這件事，笑了一笑，說道：「發現他竟是個男的，那一定很有趣。」

「可不是嗎？當這位莎翁權威發現是一位男士使茱麗葉復活時，驚詫得連單片眼鏡都掉了下來，不過還是要請他簽一張女主角合約。」

「我想他一定不會答應的。」

聶大夫點點頭道：「是的，他們的對話非常有意思，他說如果是請他演羅密歐，他還可以考慮，勞倫爵士說知道他演羅密歐一定會非常出色成功的，可是我自己就沒有角色可演了，因爲我演不好茱麗葉。然後樹中說了一句非常有意義的話，他說中國有一個梅蘭芳已經够了！」

陳秀蓮忍不住也哈哈大笑起來：「項先生是個很有趣的人。」

「以前是的，我妹妹那樣驕傲的一個人，自從那次之後，對他百依百順，變成了一個最溫柔的女孩子，這兩個孩子經常來找我，拖着我這個老太婆一起玩……」

聶大夫的眼中有淚光閃爍，那是一種幸福的神往……

「不，聶大夫，妳並不老，即使現在看來，妳也仍然十分年輕。」

「我的心境老了，眞沒想到，兩個這麼聰明的孩子，會做出這種糊塗事。」

陳秀蓮忽然道：「也許是他們對妳太尊敬了，不願意在妳心中留下一個不好的印象，所以才瞞着妳去另外找人墮胎。」

聶大夫呆了一呆，黯然地道：「是的，我知道，兩個孩子都是爲了我，他們多傻呀，妳想想看我那麼愛他們，還會計較這些嗎？何況是個婦科醫生，對這種事的看法是比較超然的，所以我對以後爲這種煩惱來找我求助的女孩子，總是儘量帮助她們。」

她聲音一轉：「樹中是爲了對我的內咎，他有時半夜會悄悄到我房裏來，跪在我的床前流淚，懺悔，但我不敢驚動他，只好裝作睡着了不知道，其實我對他的內咎更深，這孩子，我給他的愛竟會傷害了他……」

「項先生跟妳住在一起？」

「是的，在我診所的後院，有兩幢小樓，我住一幢，另一幢本來是我妹妹住的，妹妹死後，他就住了進去，越來越深沉了，我們那所院子的暮氣太深，需要更多的活力，更多的青春與歡笑，王小姐，歡迎妳常常來玩。」

「我會的，也許我可以爲他找個伴侶呢。」

「那最好，不過要愼重一點，我曾經試過，他有時會對人家很不禮貌，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也使人家很難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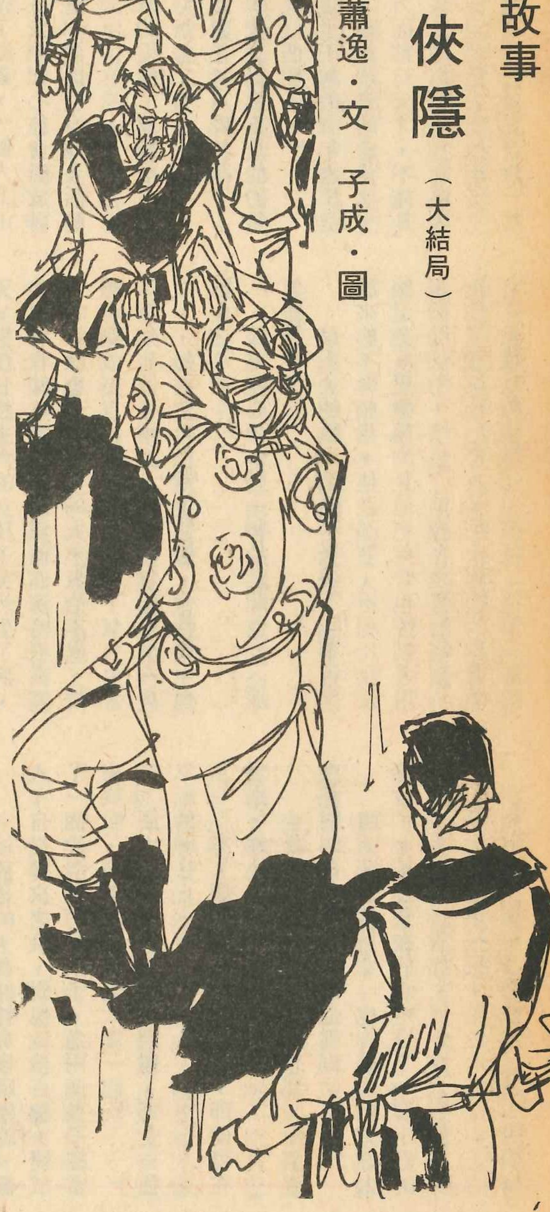
陳秀蓮說道：「我想不會的，我有個英國女同學，一直在歐洲長大，但她却醉心東方的文化，跑到香港來求學，她很寂寞，也很高傲，把追求她的男孩子摔得遠遠的，因此她不會去主動喜歡一個男孩子，她很需要友誼，我們把這兩個怪人湊在一起，不去鼓勵他們，至少他們可以成爲朋友。」

聶大夫欣慰地道：「眞的嗎？那個女孩子長得怎麼樣？」（下期續完）

長篇武俠故事

殘山俠隱（大結局）

蕭逸．文　子成．圖



哈門陀敗陣　古浪成筆主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古浪正與桑九娘談話，哈門陀突然來到，原來九娘和哈門陀是舊相識，哈門陀是爲春秋筆而追來，另一方面也爲了古浪有叛師之罪，桑九娘約了哈門陀，要在次日在「青山廳」設宴招待他……桑燕對古浪愛意未消，也因此對童石紅十分妹客氣，古浪爲之氣結，而桑魯歌對他妹妹桑燕的所作所爲大爲不滿，認爲這種強硬要古浪向她就範是種可恥的行爲。桑九娘在「青山廳」設宴招待哈門陀，奇怪的是古浪和童石紅竟也被請去，不知是什麼原因？

古浪心中忖道：「琴先生的功夫已是了不得，這金旭光的工夫更是高強啊！」

古浪正在想的時候，無意接觸到桑燕的目光，後者正用一種說不出的複雜表情看着自己，不由想到：「不知我有何長處？値得她如此愛我，若不是脾氣太壞，倒也才貌雙全！」

正當古浪想得出神的時候，忽聽桑魯歌道：「古兄弟，一代筆主，可喜可賀，小弟僅以水酒祝賀你與童姑娘！」

古浪與童石紅大方的站了起來，古浪滿懷感激的說道：「這一路承蒙桑兄的照顧，小弟銘感五內，但願以後長相共處，與桑兄一起行俠江湖。」

桑魯歌看了一眼古浪，頗爲深意的含笑不語。

古浪看到桑九娘仍是一語不發，下面的人不斷的上菜，每道菜她只嚐一口，並飲着好幾種不同顏色的酒！

古浪不由忖道：「這老婆婆眞是享盡人間之福，這等雅居，這等飲食，難怪她終老此間，不肯再出江湖了。」

突然古浪發現哈門陀也在席間，正似笑非笑的看着自己，古浪不由驚道：「呀！這老鬼又來了，丁訝又一直未現身，桑九娘尙懼他三分，今日看來怕無人對付得了。」

古浪低下了頭，又隨意的吃了一些，把目光轉向別處，古浪突覺一隻柔滑溫膩的手，提着自己的手。

古浪轉臉一看，童石紅一雙深情的大眼正灼灼的看着自己，古浪把她的手握在手中忖道：「石紅眞是純潔可愛，待春秋筆事一解決，早日與她共締鴛盟才好。」

正當古浪想得發呆的時候，桑九娘突對大家言道：「承蒙各位對我桑家堡異常抬愛，我想借此機會了却一樁公事和我自己堡裏的事。」

桑九娘說完，示意旁立的婦嫗，婦嫗捧了那玉盒，走至一案前，把玉盒擺在案上，再點燃了兩隻巨燭，然後又退至桑九娘身後！

桑九娘又道：「案上擺的是『春秋筆圖譜』，這一代春秋筆主已產生，春秋筆向以行俠仗義，行走江湖，有德者居之，桑家堡不容貪婪之人。」

桑九娘神情肅穆的說完了這些話，環目四周，只見哈門陀仍是自斟自飲，絲毫未當作一回事。

桑九娘又轉向古浪，說道：「古浪，你出來！」

古浪整理了一下衣衫，非常鎭定的走了出去，站在桑九娘的面前！

桑九娘緩緩的又說道：「古浪，你是阿難子選出的這一代筆主，阿難子的眼光大概不會錯，只看你造化如何？」

桑九娘說完之後，又聲色俱厲的道：「你私自進入梅園放人，一意孤行，目無尊長……」

古浪正想回口的當兒，只見桑魯歌很快的到桑九娘身前俯首謔了幾句話，桑九娘頓時又道：「今日念你年少無知，一方面也是燕丫頭作怪，私自監禁，我向來是恩怨分明，少時再命燕丫頭向你及童姑娘陪不是也就罷了！」

這實在是大出古浪意料之外，忖道：

「外人都道桑九娘脾氣怪異，尤其護短，不知今日何以對我這麼寬大？想是桑魯歌仗義執言！」

古浪想到這裏，說道：「我一路至桑家堡也多有不該，九娘原諒已屬萬幸，道歉之事千萬不可！」

桑九娘却是不肯答應，轉向桑燕說道：「都是妳一人惹出來的禍，還不斟酒去向古浪陪個不是。」

只見桑燕脹紅了臉，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往常的潑辣剛烈的作風已不復存在，緩緩的走至童石紅的面前，說道：「童姑娘，都是我的不是，不該這樣對妳，是我一時……只盼妳能原諒我才好，現在以水酒一杯，聊表道歉之意！」

桑燕說完了，然後一口氣把酒喝了下去！

古浪不由忖道：「這桑燕能夠一改平日作風，毫無忸怩之態，也算是難能可貴的了。」

桑燕又姍姍的向古浪走來，然後說道：「都是我不該，希望能原諒……」

桑燕講完了這些話，眼圈一紅，幾乎落淚，飛快的回到了桑九娘身後。

古浪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好像覺得自己虧待了桑燕甚多，不由得有些內疚。

此時，桑九娘又說道：「好了！燕丫頭已道歉過了，你們該不會與她一般見識吧！」

這時酒菜又上來，古浪歸了坐，這時所上之菜都是淸一色的素菜，香味撲鼻。

古浪看了這些奇怪的菜，不由暗想：「恐怕皇母娘娘也未必有這等享受。」

這時金旭光已在旁邊吃得嗒嗒有聲，好似很久沒有嚐到這等滋味，一抬眼看到古浪注視自己，不由笑道：「看什麼，還不吃！機會難得呢，快！吃！」

說完了，也不待古浪回話，又埋頭吃喝起來。

古浪才來時，因心中有事，未能開懷痛飲，此時桑燕的誤會一解除，心中釋然，與童石紅也就開懷大飲起來，煩惱暫拋腦後，一口一口的吃起菜來！

古浪這時看到哈門陀也在慢慢啜飲，不時把目光飄向案上的「春秋筆圖譜」。

再一看桑燕，正紅着兩隻眼睛，羞澀的望着這邊，看到古浪又把頭轉向別處。

古浪奇怪桑燕何以有這樣大的轉變，不由想道：「這桑燕看來對我仍是一往情深，唉！不知如何來擺脫這些煩惱。」

突然浦兒跑來說道：「嘿！快！我拿了一瓶百年老酒！」

古浪笑道：「不知道你又從那裏偷來的。」

金旭光接過了酒瓶，一下就喝了個半瓶，舐了舐嘴唇，埋怨的對浦兒說道：「你這個小子，是不是從『東樓』地窖裏偷來的，才偷來一瓶，眞是！」

然後回頭對古浪說道：「這是九娘親自釀造的『凍梅酒』，是用雪水釀造的，這小子偷起來倒怪方便！」

浦兒氣得大叫道：「這是九娘讓我拿來饗客的，你得了便宜還要賣乖，差不多都給你喝光了，要不是古兄弟在場，你連想喝都喝不成！」

浦兒說罷！分別敬了每人一杯，古浪一嚐，果然味道奇佳，一種清涼之香，味似梅又似麝，一看童石紅，也已飲得臉紅形形的。

古浪看九娘對自己如此好，不由稱謝道：「謝謝九娘，這等佳餚，我還是第一次嚐到。」

九娘笑道：「這算不了什麼，還有更好的酒，祇是比較難釀，費事吧了！」

古浪看着席間所坐的，都是一些震驚江湖的人物，不由心中忖道：「不知何日才能揚名天下，自己一心學武，志在替天行道，何日再能達成願望？以後的折磨還不知有多少！」

桑九娘此時與況紅居在閒聊着，她們好似許久未見的老姐妹，一談就是沒完！

桑九娘低聲對況紅居說道：「老妹妹，咱倆也不是外人了，妳準備什麼時候喝妳姪女的喜酒？」

況紅居笑道：「石紅這丫頭，背着我就跟古浪訂了百年之約，好在古浪不是浪蕩子弟，等他『春秋筆』技藝學成之日，就給他們完婚。」

桑九娘又道：「老妹妹，我還有一事相求，請你務必答應才好！」

況紅居不由奇道：「老姊姊，妳有什麼事盡管說好了，只要我能辦到，絕不會推辭！」

「如此甚好！」

桑九娘把聲音更放低一些，俯首過去，只見況紅居頻頻點首，最後說道：「這也無妨，我一定成全的！」

桑九娘又道：「那麻煩了，只看燕丫頭她造化如何？」

這時酒已過三巡，大家都已有飽意，這時桑九娘又對大家說道：「請大家休息！休息……等會兒還有菜！」

古浪心中忖道：「乖乖！吃了這麼久還沒有完，少時還有佳餚，『滿漢全席』也不過如此！」

這時客人三三兩兩的都走到庭園之中，古浪與童石紅浦兒也走到外面，園內奇花異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尤其是童石紅更高興萬分。

古浪看見桑魯歌與桑燕在說話，桑燕不時點頭，再一看哈門陀，已不在了！

況紅居走了過去說道：「石紅，我有話要同妳說！」

童石紅走了過去，只見況紅居與她說了一些話，童石紅似感爲難，又感欣喜的樣子。

突然金旭光對浦兒道：「嘿！小子，下面的酒席還沒開出來，你再去偷一瓶酒來喝喝如何？」

浦兒笑道：「要喝酒也行！老規矩！你得教我一套功夫才行！」

金旭光笑罵道：「你這猴小子就會敲詐，壓箱底的功夫，全給你學去了！」

浦兒氣道：「要教就教，不教就沒酒喝！」

金旭光轉臉對古浪道：「這小子，知道我生性好酒，就出了這麼一個歪主意，眞是把他沒辦法！」

古浪也笑了：「金老，你就教他一手，籍此也讓我們開開眼界，你說如何？」

金旭光笑着對浦兒說道：「好了！好

了！我教你一套暗器的手法叫『三花吐蕊』，你可要看清了，我不教第二次！」

金旭光說着，就在園中摘了一朵不知名的小花，拿在手上，然後把花拋上半空，接着就看見金旭光食、無名，中指急速的彈了三下，那朵花好像被什麼力量牽扯着似的，一連飛出去幾丈，落在了地上。

浦兒趕忙拾起一看，只是其中三根花蕊沒有了，再一看這三根花蕊插在對面的一棵樹上，浦兒不由暗驚道：「好傢伙！這種功夫，不要說見過了，聽也沒聽過呀！這玩意還要學會了『隔空點穴』和『借力使力』才能練這種暗器功夫！」

「金老的絕技，眞是使晚生大開眼界了！」

古浪看了後，與旁立的人同時讚美。

金旭光玩笑的說道：「雕蟲小技，算得了什麼，只不過騙杯酒喝喝，倒叫各位見笑！」

古浪心中想道：「這老鬼的暗器功夫，眞是練到家了，不知以他的功力比哈門陀如何？若他能打敗哈門陀的話，倒也了却我一件心事。」

古浪一想到哈門陀，不由得又在人羣中尋找，可是那有人影，而且連桑魯歌及桑燕也不知去向。

這時幾個小僮，分別端來了香噴噴的熱。

古浪自習武以來，從未有過這等享受，想不到在這個時候，却能得到這麼一份安逸的情趣！

古浪心中又忖道：「且不管它以後的煩惱，兵來將擋，水來土淹，有什麼大不了的。」

古浪正在沉思之際，忽看見桑魯歌與桑燕由後轉來，桑燕站到了桑九娘身後，桑魯歌却一直的向自己走來，並且對古浪說道：「古兄弟，我有一件事與你相商，不知可否借一地方說說！」

古浪笑道：「有何不可！桑兄既有事相商，我們就到那棵大樹的假山石旁，你看如何？」

「如此甚好！」

古浪與桑魯歌避開了人羣，走到了假山石旁，桑魯歌對古浪說道：「我有一不智之請，希望古兄弟捐去前嫌，答應了才好！」

古浪心中雖然不停地在狐疑，可是桑魯歌沿途一直照料着自己，日前又仗義執言，萬萬沒有回絕的道理，因此，笑對桑魯歌道：「桑兄有話請說好了，只要我古浪能够辦到，絕不會讓桑兄失望就是！」

桑魯歌看着古浪說道：「我知道古兄弟會給我這個面子的，只是，此事很難啓口，……」

古浪心中暗想道：「奇怪！桑魯歌一向豪邁大方，像這樣吞吞吐吐，還是首見，莫非眞有疑難之事不成！」

古浪心中想着，笑對桑魯歌道：「桑兄但說無妨，小弟願聽差遣。」

桑魯歌沉吟了半天，最後始道：「古兄弟！你看我們這桑家堡如何？」

古浪不知他爲何提出這個問題，於是接道：「桑家堡人多園廣，遍植奇花異卉，可以說是人間仙境了！」

桑魯歌又接道：「你看我姑婆與我桑魯歌如何？」

古浪更是摸不着頭腦，含笑道：「九娘一堡之主，恩怨分明，不愧爲武林領袖人物，桑兄英俊爽朗爲人熱忱，對小弟更是恩重如山，實是難以尋得的好朋友！」

桑魯歌又沉吟了一會道：「過獎了……古兄弟，你看我那燕妹如何？」

古浪心中一動略有所悟，想了一下道：「令妹天眞爛漫，只是剛愎自用……」

桑魯歌突然道：「我向古兄弟提一門親事如何？」

古浪不由一驚，連忙答道：「桑兄，我已與童姑娘訂下百年之盟，桑兄何出此言？」

桑魯歌顯得很不好意思，嘆了一口氣道：「唉！……你當知舍妹，她想到以前所做實在不對，不由得心中懊悔，且對你種情已深，我看她日來痛苦異常，手足情深，禁不住有此不情之擧，尚望古兄莫予見怪，是否……」

古浪一時倒說不出話來，心中忖道：「這桑魯歌倒是性情中人，此意分明是提親，回絕不好，不回絕也不好，桑燕所做一切，都是爲了我，我又何嘗不明白？這門親事，總不能冒冒失失就認了下來，再說，對童石紅也無法交待，還是拖幾日再說吧！」

古浪想到這裏，便對桑魯歌說道：「桑兄所提之事，我一時也無法決定，再說『春秋筆』之事尚未了結，那能又論婚嫁，容小弟再考慮幾日，再來回覆，你看如何？」

桑魯歌笑對古浪言道：「當然，當然，只希望古兄若不過份勉强的話，千萬賞我個臉！」

桑魯歌說完之後，告退了古浪，又回到廳內，去忙着下一頓的大菜！

古浪不想半途却出了這等事，心中毫無主意，想那桑燕並無大惡，只是這一陣子交惡已久，再說自己也實無此意。

這實在是給了古浪很大的難題，頓時使他變得沒有主意了。

古浪想着想着，又回到了人羣之中，看着童石紅坐在一張石櫈上，楞楞的在發呆！

古浪走上前去問道：「石紅！妳有什麼事？況老師可是與妳談些什麼？」

童石紅一看到古浪，顯得非常高興，說道：「剛才婆婆與我談了許多，她雖然怪我不聽教訓，但她並沒有堅決反對，只說要等到你『春秋筆』習完之後才能談婚事，另外，她還附帶一個條件！」

古浪不由笑道：「只要況婆婆能够答應，已屬萬幸了，我這就去問她有什麼條件？」

古浪說完了，便繞着花園，去找況紅居了。

古浪終于在一排的矮樹旁找到了況紅居。

沒有等到古浪開口說話，況紅居已道：「我等你很久了！」

古浪接道：「況婆婆找我，可是爲了童石紅之事麼？」

況紅居笑罵道：「別裝傻了，你來找我，還不是爲了石紅的事？」

古浪對況紅居道：「這裏先謝謝況婆

婆的成全，只不知況婆婆附帶的條件是什麼？」

況紅居道：「其實這個條件，也不是對你無益的，只要你想開點，其實這也是爲你好！」

古浪道：「況婆婆，有什麼事，請說好了！」

況紅居道：「你在『春秋筆』習成之後，與石紅結爲夫婦，自是很好，可是你可曾想到另一個女孩子的心情？」

古浪驚道：「什麼？」

況紅居道：「這女孩子愛你如痴，難道還要我說出她的名字？」

古浪說道：「唉，妳不講，我也知道是誰了，妳說的是桑姑娘！」

況紅居道：「是的，她不是一直愛着你嗎？」

古浪嘆了一口氣，「唉！方才桑魯歌已向我提過了！」

況紅居笑道：「你可是答應了他沒有呀？」

古浪回答說道：「我告訴他，我要考慮幾天，等問過了石紅再回覆！」

況紅居又道：「我看你也不用考慮了，桑姑娘雖然野些，但是品貌俱佳，愛你亦深……。」

古浪正色道：「況婆婆此言差矣，我古浪並非濫情之人，婚姻本靠緣份，我與桑姑娘既然無緣份，也只好辜負她的用情了！」

古浪看了一下況紅居的臉色，接着又道：「況且這時諸事未了，心情混亂，實在無心再去談到這些呢！」

況紅居點了點頭，說道：「好！你有此心胸，我很佩服，以前倒把你看錯了，不過你可以仔細的想想，能够不辜負桑燕對你的愛心更好！」

古浪心中很紊亂，桑魯歌及況紅居先後向自己提起此事，眞是出乎意料之外。

耳旁又聽到況紅居叮嚀道：「你考慮一下再說吧！」

古浪告別了況紅居，很想找童石紅與她商量商量這事！

可是古浪却遍找不着童石紅，正當古浪走到了一排竹林前，忽聽得喁喁的談話聲，古浪進內一看，只見童石紅正在和桑燕低低的私語。

桑燕一見古浪，突的臉頰飛紅，轉身隱入林中。

童石紅也是含笑不語，雙目注定着古浪，古浪不由奇道：「妳怎麼會與她一起聊天？」

童石紅笑道：「我與燕姊姊正在談些事情！」

古浪心中暗想道：「這倒怪了！半天的工夫，童石紅會與桑燕這麼好，不知是爲何原故！」

古浪正在忖思的當兒，童石紅開口問道：「我婆婆剛才與你談的條件如何？」

古浪看了一眼童石紅，正色道：「沒想到妳婆婆出了這麼一個難題，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童石紅感激的看着古浪，說道：「你還是答應吧！」

古浪啊了一聲，頗感驚奇的問道：「妳忘了，她把妳當作『囚犯』關在梅林之中嗎？妳有沒有想到以後還會發生這種事呢？」

童石紅答道：「那只是以前的事了，再說燕姊姊也不是作惡多端的人，她所做的一切，還不是爲了你，她實在也沒有什麼大的罪過，再說剛才酒筵之間，她也向我們道了歉，我們不應再記前嫌，你說是不是？」

古浪看着童石紅的一片純潔，胸無城府，心中不由愛極，一把就把童石紅抱在懷中！

童石紅忸怩的道：「快放開！等一下讓人看見了，多難爲情！」

古浪輕輕的撫弄着童石紅的頭髮，低聲說道：「妳現在可以容納桑燕，妳可知道桑燕容得下妳麼？」

童石紅抬頭說道：「燕姊姊爲了你也是花了不少心血，再說她本心也不壞，現在再讓她不愛你，那就太難了！」

古浪心中一想，雖說桑燕一切的事情，均是出於愛自己，奈何自己情有所鍾，心中已難容納別人，再說根本辦不到……

古浪轉臉對童石紅說道：「妳與桑燕剛才談些什麼！妳們可是相處得很融洽，你想要我怎樣？妳乾脆說出來好了！」

童石紅聽了古浪的話，然後正色道：「我與燕姊姊現在相處得很好，你不必担憂，而且我婆婆又以此爲條件，我看你就答應了吧！」

古浪心中忖道：「石紅如此說，恐怕況紅居以此爲條件，再說又牽扯到這麼多人情，本想石紅會與我一個想法，不想她却催着我應允，我若是應允，只怕以後難得清靜了！」

古浪想到這裏，便對童石紅說道：「我心中早已有決定，不必再爭論了！」

童石紅一呆道：「啊……！古浪，沒想到你會這樣固執，婆婆的條件怎麼辦呢？燕姊姊對你的愛意又如何呢？」

古浪與童石紅也談論不出一個結果，一會兒浦兒跑了過來，急忙的說道：「快！快！吃的時候又到了！」

古浪見浦兒猴急的樣子，不由笑罵道：「看你饞得那個樣子，說不定等會盤子都給你吃了下去！」

古浪與浦兒說笑着，他們已進入了大廳！

只見衆人聚齊正等着吃！再一找哈門陀，已杳無踪影了，古浪不由嘀咕起來。

金旭光早已坐在原來的位置，一副等吃的樣子，一見浦兒，急忙問道：「嘿！小子！你酒可拿到沒有！」

浦兒嘻笑道：「那還會錯得了，你沒看我衣服裏面鼓鼓的嗎？」

金旭光喜笑顏開道：「來！來！坐在我身邊，一塊吃！」

古浪看了之後，忖道：「這老小二人，眞不知是怎麼搞的，饞成這個樣子，等到菜上來，該不知是一副什麼德性！」

金旭光又對古浪說道：「最精彩的就是這後半桌酒席，都是些桑家堡的名菜，所以我前一桌沒有吃什麼！」

古浪不由暗暗好笑道：「乖乖！還說沒有吃什麼！要眞吃還得了！」

桑九娘仍與桑燕桑魯歌坐在一起，古浪看見桑燕收起任性的作風之後，倒也顯

得端莊不少！

況紅居這次坐在離九娘不遠的一張桌子，桌子上坐的全是一些不知名的老者，想來大概都是些三山五嶽的人物吧！

不一回，出來了一些青衫的童子，高矮都是一致，服務得都異常周到，端菜，下菜全都是他們的事，襯着這青山廳更是顯得幽雅！

每一桌都先切了四盤鮮果，都是應時水果，削好了皮，插上牙籤，古浪嚐了一塊，果然清涼淡香，餘味無窮，不禁又重吃了好幾塊。

又兢擱了一會，這批童子一一的上菜，上的菜都是珍禽異獸，奇怪已極！

古浪心中想到哈門陀的事，心裏總是放不下，心想桑九娘尚懼他三分，不知如何才能應付過去！

金旭光見古浪呆呆的想着心事，便說道：「古浪！你有什麼事告訴我，我也可以替你拿了主意解決一下！」

古浪忖道：「金旭光應付琴子南已感吃力，恐未能應付哈門陀，不過告訴了他，到時多一帮手也好！」

古浪心裏想着，便對金旭光說道：「我一路到這裏來，有不少厲害的人物跟隨着我，其中一個最厲害的，我當時還誤投他爲師，唉……」

金旭光一看古浪這副愁眉苦臉的樣子，說道：「這厲害的人物比琴子南老兄怎樣？」

古浪沉吟了一下道：「比琴子南當要厲害三分！」

金旭光不由氣道：「啊！如此厲害的人物，來時我倒要會一會。」

古浪聽罷，微微一笑，便與金旭光及浦兒又舉杯共飲起來！

不一會，大家都開始敬起酒來，頓時整個「青山廳」又變得熱鬧非凡，偶而也有猜拳行令之聲。

古浪一直保持着警覺性，突見桑魯歌及桑燕，遙遙的向着自己這一桌走來！

古浪與童石紅連忙站起來，只聽得桑魯歌說道：「我兄妹二人謹代表桑家堡向二位敬酒！」

古浪連忙說道：「不敢！不敢！理當我們敬賢兄妹才是！」

桑燕一直羞澀的低着頭，一句話也不說，一副楚楚可人的樣子，奈何古浪早已心有別屬！

桑魯歌敬完了古浪他們，又轉到別的桌子敬酒去了！

古浪於是對童石紅道：「石紅！我們也去敬九娘！」

說完了！古浪與童石紅雙雙走到了九娘面前，深深一揖說道：「九娘！謝謝您對我們的欵待，我們敬您一杯酒，祝您永遠健康快樂！」

桑九娘聽了這話，露出一絲和藹的笑容說道：「謝謝你們二位了，簡陋得很，多多吃……」

古浪敬完了桑九娘之後，又去敬況紅居！

只見況紅居笑嘻嘻的說道：「你們兩個眞是郎才女貌！」

古浪不好意思的稱謝道：「況婆婆過獎了……這事都是婆婆的成全，晚輩感激不盡……」

況紅居聽了古浪的話又道：「先別說謝！還有許多事未作了斷，你可不要忘了，魔難總是在後面的！」

童石紅應道：「婆婆說的是，不過，我想古浪會成功的！」

古浪與童石紅敬完了酒，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古浪不時的用眼睛環視四周，担憂着哈門陀的出現！

廳前巨燭點燃着，案上擺的是春秋筆圖譜，對古浪發出莫大的吸引力，案前站的兩個老婦，虎視眈眈的守護着，由她們神情外表看來，定是高手無疑，古浪不由摸着自己懷裏的「春秋筆」，幻想到技成之後，行俠江湖的情景！

突然，一小僮喚道：「面前的這位，可是古相公麼？」

古浪答道：「不錯，有什麼事？」

小僮連忙一揖到地，恭敬的說道：「九娘有事要與古相公相商，煩請相公過去一下！」

古浪一聽是桑九娘找自己，心想一定是關於自己的事，忙應道：「我馬上就到九娘那裏，煩請轉告一聲！」

古浪剛剛離開桌子，剛才那小童又回轉來，說道：「九娘已在書房裏相候，特命我來帶領相公！」

古浪拱了拱手，便尾隨童子之後，經過了許多迴廊，來到了一個所在，古浪輕輕的敲了敲門，便聽到九娘在內應道：「是古浪嗎，門沒有下門！」

古浪一推開門，只見一間不算小的房子，四周牆壁全是書架，所存之書，不下千部之多，中間擺着一大案，九娘正坐在案後！

古浪見了九娘，深深一禮道：「九娘叫我何事？可是有關春秋筆之事麼？」

九娘搖了搖頭說道：「春秋筆之事，暫且勿提，我另外有一個問題要問你。」

古浪心裏想到，恐又是桑燕之事，反正自己已有所決定，任憑她怎麼樣問，我也是這麼回答！

不過事情却出乎古浪意料之外。

九娘問道：「古浪！你來見我時阿難子可有給你我的信物！」

古浪聽罷，不由大吃一驚，不知如何作答，自己却又不擅於說謊，呆呆的說不出一句話來！

九娘又緩緩的道：「那是一顆紅珠……若不是給了你，難道是遺失了，或是給了別人……」

古浪一聽桑九娘如此說，心裏忖道：「事到如今，九娘又逼問我，我即是隱瞞也是隱瞞不了，不如告訴她吧！」

於是古浪低下頭說道：「阿難子師父把紅珠給了我了！」

桑九娘一聽，不由奇道：「那你見我時，爲何不拿出來？快——快……給我看看。」

古浪慢慢的說道：「我把它送給了一個人！」

桑九娘一聽，不由大怒道：「你把它送給了什麼人！」

古浪連忙應道：「我把它送給了一路上照料我的人……他的名字叫做丁訝！」

桑九娘一聽古浪這樣說，急忙問道：

「你說的丁訝，可是瘦瘦小小，而功夫奇大？」

古浪點頭道：「不錯，就是他！」

桑九娘聽罷古浪的話，若有所思的低下頭，沉默良久，始低低的自語道：「言牙，言牙，你這是何苦？」

突然，她又對古浪說道：「他現在人呢？」

古浪小心的答道：「我一路下來，都是與他在一起的，一直到了這裏，就從來再沒有見到他了！」

桑九娘一時倒是無話，喃喃的道：「唉！躲亦難躲，天意如此，唉……」

古浪知道桑九娘曾與丁訝有一段情，不知九娘會不會遷怒到自己，於是說道：「都是我不該……」

桑九娘看了一眼古浪說道：「事到如今，也不必再說什麼了，你說的丁訝就是現在唯一能應付哈門陀的人，只是我不願他在此現身！」

古浪一聽桑九娘這話，心中忖道：「呀！除了阿難子，只有丁訝可以應付哈門陀，怪不得一路上……只是到現在還未現身，眞讓人心焦啊！」

桑九娘也在想着心事，久久的不講一句話，整個書房，就是連掉下一根針也聽得見。

桑九娘許久才抬起頭來對古浪道：「好了！你可以回去了，只是這事萬勿對人提起！」

古浪告退了出來，邊走邊想道：「這桑九娘與丁訝，年青時一定是一對愛侶，由他們的表情看來，他們一定彼此相愛很深！」

古浪回到了廳內，只見廳內仍是亂烘烘的，每個人都是興高彩烈地，看樣子，這一頓酒席不到午夜後是完不了的……」

童石紅看到古浪悶悶不樂的樣子，忙道：「九娘叫你去！有什麼事啊？」

古浪搖搖頭，說道：「沒有說什麼……只不過問了我一些事！」

童石紅也沒有再追問下去！

因桑九娘在場，因此不大家又隨意吃了一些，古浪與童石紅也出了青山廳，往回走，古浪不由心中忖道：「看樣子，不知道什麼時候，桑九娘才會把『春秋筆圖譜』交給我！」

一宿無話，翌日只見堡中絲絲的下着小雨，在烟靄濛濛的早晨，堡裏下過一陣細雨，像淡雲，像輕霧，籠罩着青翠的山巒，充滿了濛瀧的美。

古浪看着窗外的情景，不由的看呆了，悶悶的想着自己的心事，經過了這幾個月，古浪已經顯得消瘦，但是精神依然很好。

一會，童石紅走了進來，手裏端了一盃熱茶，那份關懷與溫情眞令古浪感動！

童石紅幽幽對古浪道：「你可又是煩惱哈門陀的事！」

古浪答道：「我要是怕了他，也不會背叛他了，即使他來了，不得已的時候，我拚了命也要會他一會，只是事情沒有一個了斷，眞讓人急煞。」

童石紅連忙安慰古浪道：「你也不要心急，吉人自有天相，哈門陀再厲害，我相信還是有人能够對付得了他的！」

古浪答道：「並非我心急，只是桑九娘若不滿桑燕之事，故意留難那就……」

童石紅停了一下道：「我想是不會的，九娘在席上不是說恩怨分明的，假如你要回絕燕姊姊之情，我想……九娘也不會拿這來留難你的！」

古浪忖道：「也對，九娘既如此說，是不會再找麻煩的，不過現在哈門陀與丁訝均未現身，不知要拖到什麼時候！」

古浪正與童石紅談話之際，忽聽得有敲門聲，古浪一開門原來是浦兒在外。

古浪笑了笑問道：「浦兒！有什麼事麼？」

浦兒一面走進來，一面說道：「當然有事，九娘命我來告訴你，今日晚上，就在『青山廳』舉行儀式，到時你就是『春秋筆』主了。」

古浪一聽不由得興奮的道：「還是像昨日一樣的大宴賓客麼？」

浦兒說道：「那有這麼好的事，連我都沒有份呢！」

古浪稱謝：「謝謝你了，浦兒，這一陣你眞是帮了我不少忙！」

浦兒回道：「這算不得什麼，本來都是我份內的事！」

三人又閒聊了一陣子，天氣仍然陰晦，只是雨却小了，花木之上綠油油的，給人一種清新之感，偶而吹來一陣涼風，特別人使舒服！

過了不久，浦兒與童石紅都出去了，古浪臨窗，一個人在自思着，古浪想了一些事，悵然的回到了房中，把窗子關上，盤膝坐在榻上，練起功夫來！

正當古浪練得起勁的時候，忽聽得窗外「叭」的一聲巨響，古浪不想有人來窺探。

古浪一長身，推開了窗，人已到了園中，只見一箭之遠，有一條人影迅速的向山崖之處奔去，這桑家堡佔地頗大，古浪不知是友是敵，也施展輕功，一路追了下去！

前面的人影，好似對道路很熟，時隱時現！

古浪一直跟到了一個寬闊的崖上，却是一個人都沒有，古浪不由納悶起來！

古浪正在奇怪的時候，由石後轉出一個人，古浪一看原來是桑燕，古浪不知她有什麼用意，而桑燕也是用一雙幽怨的眼睛看着古浪。

古浪開口問道：「桑姑娘把我帶到此地，可有事麼？」

桑燕却是一句話也不說，久久……突然掩面痛哭起來……

古浪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場面，頓時沒有主意，也一句話說不出來了！

過了許久許久，桑燕才開口道：「古浪！我恨你！」

古浪聽了這話，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桑燕又幽幽的說道：「自第一次見到你，我不知爲何被你佔據了我整個的心……沒想到你是這麼絕情的人，我桑燕對你有何深仇大恨，你這麼狠心的對我……」

古浪還是第一次聽到桑燕親口講出此話，不由怔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桑燕又續道：「我爲了你不知受了多少氣，吃了多少苦，而現在你却還在埋怨

於我……」

古浪正色對桑燕道：「桑姑娘，一切皆有天定，我古浪不是記仇之人，姑娘之話差矣……」

桑燕一聽古浪這樣說，氣道：「好！就算是我自取其辱，可是我們的事，終不會完，等我習藝回來之後，再來會一會你的『春秋筆』。」

桑燕說完了這話，便向山下衝去，幾個縱身，已不見了身影，古浪頓時醒悟，急忙趕了上去，早已不見了！

古浪心中忖道：「唉……這一下又多了一個魔難！這桑燕性情偏激，此去學藝江湖，看樣子還眞有麻煩……」

古浪想着，回到了房內！

古浪眞沒想到，這以後還不知會帶來些什麼禍事，眞是禍不單行。

桑燕這一走，不知桑家堡會不會怪罪於自己，這更增加了內疚！

不一會浦兒進內，看到了古浪，道：「你剛才到那兒去了，找了你半天……」

古浪一想還是不告訴他好，說道：「剛才一時無事，到那邊遠山欣賞雨景去了，你找我有什麼事麼？」

浦兒把聲音放低道：「丁老爺來了，找你找了半天了！」

古浪一聽，喜出望外，忙道：「在那裏，快帶我去見他！」

浦兒答道：「不急，不急！丁老爺讓你等一下自己去找他！」

古浪不由問道：「我到何處去找他，他可是已在堡裏了！」

浦兒笑道：「此時，恐怕正與金老在下棋呢！」

古浪不由笑罵道：「這老先生的雅興倒不小，人家急得這個樣子，他却消遙自在！」

古浪把衣服收拾停當，便向金旭光處走去。

要從南樓到金旭光住的地方，非經過那斷崖，不能到達！

古浪出了南樓，從大樹橫椏之中，穿越行走，不久又來到了大澗旁。

古浪因來時一時大意，差些兒葬身谷底，因此這一次非常小心！

那大大的樹帽之上，那被漆紅色的索頭，仍然搭在那裏，古浪用手拉了一拉，然後學第一次來時那樣蕩來蕩去，到第三次，古浪雙手一放，畢直的飛了出去，然後抓到另外一根懸籐，終於過了崖！

古浪心裏想道：「這設計之人，眞是巧奪天工，配合得如此之妙，眞可以說『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了！」

還沒有等到古浪到達金旭光的住室，只見羅光時已經看到了古浪，忙迎道：「古相公過澗來，可是有什麼事嗎？」

古浪回答道：「昨日金老爺子在酒宴上，答應借我兩本書看看，你可告訴我，金老爺子是住在那一間嗎？」

羅光時一聽，忙應道：「即是借書看……您請吧……就在第二棟大房之上！」

古浪謝道：「有勞了！」

古浪循羅光時所指，很快地來到了金旭光的屋前。

古浪敲了敲門，叫道：「金老爺子可在裏面嗎？」

便聽得屋內人答道：「進來吧！把門關好！」

古浪推門一看，果然金旭光與丁訝正在下棋，此時大概正是高潮的時候，顯得非常緊張！

古浪也不好驚擾他們，於是站在一旁觀看！

只見金旭光的氣勢很猛烈，但是丁訝却往往危中求安，化險爲夷，下了半天，難解難分，時間一拖長，金旭光可耐不住了，口裏吼道：「好了！好了，就算是和棋吧！古浪已進來半天了，也該和他聊聊了！」

丁訝也笑着站起對古浪說：「這一下你可不必担心了，春秋筆非你莫屬了！」

古浪笑道：「你說你每天都來一趟，這幾天都不見你人影，還說呢……」

丁訝笑道：「你以爲我躲到那裏去享福了？我一直都在你周圍，帮你監視哈門陀那老兒！你怎會知道！」

古浪一聽丁訝如此一講，倒顯得有點不好意思！

又聽丁訝道：「你也不要走！事情總會解決的，我不現身反而比較好些！」

金旭光在一旁道：「你們老小倆談談，我先去找點水果去，這些傢伙眞是懶透了……」

金旭光說完了，便走了出去，順手也把房門帶上！

金旭光剛剛出去，丁訝連忙問道：「你可見到了桑九娘！」

古浪笑道：「當然見到了，而且見了好幾次面！」

丁訝忙追問道：「她可曾問及紅珠子的事？」

古浪笑答道：「當然問過了！我告訴她，我送給了一個人……我送給了……言牙……」

丁訝氣道：「呃！小孩子，不懂事，言牙豈是你叫的……你怎知我的名字！」

古浪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樣子答道：「是我無意之中從九娘口中聽到的！」

丁訝又瞪了一眼古浪說道：「你說你把紅珠子之事告訴了九娘，她可說了什麼沒有？」

古浪正色道：「她沒說什麼，只是一個人呆呆的想着，她還一直不停的自言自語……」

古浪看了一眼丁訝的臉色，繼續道：「看九娘的樣子，似乎與你有很深的感情，丁老，能不能講出來讓我聽聽！」

丁訝感傷的答道：「唉！這是一個很久遠的故事了，提起來眞是令人傷感！」

丁訝嚥了一口垂沫，繼續說道：「不過告訴你也無所謂！你只准聽，不准開口問，更不能對外人隨意提起，若是你做不到，我就不講了！」

古浪連忙答道：「丁老！這是什麼話，替人保密是應該的，我怎會做不到呢！你快告訴我吧！」

丁訝看了一眼古浪，感慨的說道：「在五十多年以前，我也是像你現在一樣，這麼的年青，我有一個師兄，一個師妹，在這三個人之中，我的功夫算是最差的，就因爲我功夫差，我師父也就不太喜歡我，相反的却很器重我師兄！」

丁訝談到這裏似乎已回到了以前，又道：「我師妹功夫也比我好，那時在我眼光裏沒有人再比我師妹更漂亮的了，只是她的脾氣捉摸不定，我與她從小長大，迄今仍然摸不透她的心！」

丁訝很激動的說完，停了一下，又道：「正因爲我師父對我不好，相反的師妹對我很好，年青時候的我們，彼此都已有了愛意，唉……那時我們行走江湖，無憂無慮……長江……錢塘江……峨嵋山頂，往事如烟，時光過的好快呀！」

丁訝嘆了一口氣，低低地追述道：「等我回來之後，師父却要把師妹嫁與我師兄，也就是上一代春秋筆主，我因愛師妹過深，因此與師兄大打起來，當然，師兄把我擊敗了，後來我負了傷找到了我師妹，把事情告訴了她，讓她跟我一起走，不想她却說道：「你不應該與大師兄打起來，我更不能跟隨你走！」

丁訝又提高聲音，說道：「我聽了她這麼一說，更是怒火中燒，便與她爭吵起來……那是我們第一次吵的這麼厲害，到後來她譏嘲我功夫不行，連她都不如，講了許多使我心碎的話，於是我默默的離開了她……也離開了我師父與師兄，我心裏便下定了一個願望，那就是練的功夫要比師兄高，然後我才回來，因此我不顧一切的離開了！」

古浪想不到丁訝還有這麼一段往事，看着丁訝悲傷的面孔，正顯示出他內心的痛苦！

丁訝用一種異乎尋常的聲音又繼續說道：「後來我吃盡了苦，過着不是人的生活，只想一心一意把功夫練的更好，因此我得了這氣喘的病，在千辛萬苦之下，我的功夫終於練成了，我一出山就遍訪我師兄，不想他已過世了，後來我才知道桑九娘就是我師妹……我一出山，桑九娘就知道了，她處處躲避着我，不肯見我，可是我知道她不是不愛我的，只因爲當時太年青……因此我要得到她的信符，才能見她！我非見她不可……」

丁訝說到這裏似是很累的樣子，靠在椅子上！

古浪看到了丁訝這樣，心中不由忖道：「唉……愛情二字眞是害人非淺，想不到桑九娘還有這麼一段往事……聽丁訝言語，眞是陰陽錯差……非人力所及了！」

看着丁訝那個樣子，誰又相信他曾經是一個美少年，他爲了桑九娘弄到如此地步，也眞非常人所及了！

古浪安慰着丁訝說道：「丁老，你莫再傷感了，有些事是不能預料的，你的願望不是快達到了麼！」

丁訝苦笑道：「我幾十年來等的就是今天，等儀式一開始的時候，我不會露面，你有金老陪同，我要早到，恐怕你不能得到『春秋筆圖譜』了，若九娘一躲我，誰還來主持儀式？」

古浪與丁訝又扯了一些別的事情，只見浦兒跑來說道：「古少爺，儀式已開始了，金老與童姑娘都在外面等你了！」

丁訝便對古浪說道：「你去吧，少時定有魔難，我會在暗中跟着你！」

古浪走了出來，只見金旭光與童石紅早已在外面相候着，古浪隨着浦兒來到了「青山廳」！

只見廳內與先前稍有不同，桌椅盡都撤走，留下一塊很大的空地。

那一册「春秋筆圖譜」仍然擺在案上，盒上光芒四射，顯然那個盒子也非普通之物！

不久，桑九娘一行人也來到了大廳，只見少了桑燕，桑魯歌站在桑九娘身後，桑九娘道：「你們都來了，很好，我們可以開始了！」

桑九娘話一說完，便見兩個老嫗把蠟燭點燃起來，頓時整個「青山廳」都籠罩在淡淡的青色光幕裏！

桑九娘的表情肅然，面上看不出一點表情，使人望而生畏，畏而生敬！

桑九娘過了一下對古浪道：「古浪！你過來！」

古浪走到案前，金旭光及童石紅一些人在旁觀看。

桑九娘對古浪道：「現在，你可以把你的『春秋筆』請出來了！」

古浪遲疑了一下，但是還是從懷中取出了春秋筆，交與桑九娘！

桑九娘接過了筆，大聲道：「古浪已定了爲這一代春秋筆主，春秋筆代代相傳，行俠江湖，不得有一絲怠忽，你可知道麼！」

古浪慨然答道：「弟子知道。」

桑九娘說了聲「好」，把春秋筆也擺在案上，然後很肅穆的又對古浪道：「跪下！」

古浪知道這是最要緊的時候，很謹愼的跪在案前，面對着「春秋筆」！

一會，古浪行了大禮站了起來，只聽桑九娘對大衆宣道：「從現在開始，古浪正式爲這一代『春秋筆主』！」

古浪這時心中的高興，可以說到達極點了，吃盡了千辛萬苦，終於到了桑家堡，見到了桑九娘，一直到今天才成爲正式的「春秋筆主」！

這時又聽桑九娘說道：「我們都相信阿難子的眼光不會錯的，希望你技成之後，以『春秋筆』施恩天下，剷除不良，替天行道……」

古浪這時一聽桑九娘如此一說，不由雄心萬丈道：「我古浪定以『春秋筆』除盡天下之惡徒！」

這時童石紅心裏也充滿興趣，看着古浪能有今日之成績，不由得替古浪高興起來！不但童石紅如此，每一個在場觀禮的人均是如此，他們看到古浪是這麼的年青，而就承繼了「春秋筆」主的地位，尤其是桑魯歌，除了羨慕之後，更是欽佩！

這時桑九娘又對大家說道：「這『春秋筆圖譜』外的這個盒子，是『千年寒玉』所製，非有『春秋筆』開它不開！」

浦兒不信道：「那有打不開的道理，只要用力一點不就開了！」

桑九娘笑道：「以我的功夫尙且打不開，更何况你，不信的話你就試好了！」

於是浦兒取了一把利劍，走到了案前，然後提聚所有的力氣，往玉盒上一砍！只見玉盒被砍得飛了起來，然而絲毫未受損害，倒是浦兒的寶劍崩了一個大缺口。

浦兒不由伸舌道：「乖乖，這盒子這麼硬，看樣子打開它還眞不容易呢！」

古浪把盒子拾起，完好無損，桑九娘把「春秋筆」取了過來，在盒的四周，輕輕的劃了一圈，然後一擊，只見盒蓋子立刻跳起，盒中所裝是一套四册的「春秋筆圖譜」，古浪捧着玉盒更是高興萬分！

這時候，一股絕大的力量向古浪冲來，只見金旭光大叫一聲：「鼠輩爾敢！」

只聽「轟」的一聲，一股驚天動地的掌風，頓時把廳內的蠟燭熄滅一半。

古浪一看，桑九娘拿着「春秋筆」站在了幾尺之外，金旭光手上捧着「春秋筆圖譜」。再一看，哈門陀站在他們二人之間，古浪想不到在這時候，哈門陀會突然的出現，至於哈門陀是怎樣襲擊自己，金旭光怎樣出手，自己却是茫然不知！

哈門陀等三人久久沒有開口，後來還是哈門陀先開口說道：「金老，想不到你會在這裏！」

金旭光笑道：「原來是哈兄弟，我也是沒有想到……」

金旭光道：「前次聽嫂子說你來了，我還不相信，却不想今天果然見着了！」

哈門陀桀桀的笑道：「等『春秋筆』之事一了，我就要辦我的正事了！」

桑九娘半天沒有開口，這時道：「哈兄弟！你也太不該了，這樣誤打誤撞，其實你早巳是我要請的賓客，又何必……」

頓了一頓又道：「你還是老脾氣未改呀，這麼久了你還是不忘『春秋筆』。」

哈門陀不好意思的答道：「九嫂子，話雖是這麼說，但是我不容有人叛離我，背着我做兩師之徒！」

哈門陀說完這話，目光狠狠的落在了古浪身上！古浪雖然知道哈門陀的機詐與狡猾，但是心裏並沒有存着絲毫的恐懼！

哈門陀又厲聲的說道：「像這種背信忘義之徒，身負叛師之罪的人，也配做『春秋筆』主，豈不貽笑武林？」

古浪昂然答道：「只因爲我初到『達木寺』，一時不察，誤投你爲師，並非是心甘情願的，『春秋筆』之事，也是受阿難子師父之託！」

哈門陀大聲吼道：「住口，你喑隨阿難子習武巳犯了武家大忌，尚敢巧辯！」

古浪冷笑道：「既然你一定要如此說，那我也無話可說了！」

哈門陀緩慢的行了兩步，說道：「好！既然如此，那我們就算清這筆賬吧！」

古浪不敢大意，暗把眞氣注於雙臂，雙目注定哈門陀，不放鬆他的一舉一動！

正當這個時候，桑九娘說道：「哈兄弟，我上次就說過了，天大的事我不管，可是在我這塊小地方，還請你緩緩手！」

哈門陀轉臉對桑九娘說道：「九嫂子，這事無關於妳，再說我決不能讓這小輩萬般如意！」停了一下又說道：「九嫂子，希望不要爲這點小事而傷了多年的交情，我是絕對不讓這小輩活在世上的！」

桑九娘說道：「我當初曾與阿難子有口約，須留他在堡內把『春秋筆』法學成，屆時你再來找他不遲！」

桑九娘口氣雖然婉轉，可是態度巳表示得十分明顯！

哈門陀沒有想到桑九娘的態度這麼硬朗，不由的把臉脹得通紅，惱羞成怒道：「如此看來，九嫂子是非出頭不可了？」

桑九娘緩緩的說道：「哈兄弟，我話巳說完，希望你勿再爲貪念纏身，若你執意如此，那我也沒有辦法了！」

哈門陀大笑道：「事隔這麼多年，想不到九嫂子的脾氣仍是這樣，九嫂子既如此說，想是近來功夫更爲高深，小弟不自量力，倒願在九嫂子手下，領教一二！」

哈門陀說完了，蓄足了氣，說道：「九嫂子，有請了！」

在千鈞一髮之際金旭光突道：「哈老弟，我看你還是給九嫂子一個面子吧！」

哈門陀耐着性子道：「金老哥，你不要勸我了，很久之前我就這麼決定，沒想到九嫂子介於其中，這也無可奈何……」

金旭光道：「看來你是執意如此。」

哈門陀正色道：「不錯正是這樣！」

金旭光又道：「哈老弟，我承九嫂子看得起，在此居住了幾十年，既然老弟你執意如此，那我就代九嫂子會會你！」

哈門陀沒想到金旭光也會淌這渾水，詫異道：「我勸你不要過份出頭的好，我意巳決，你又何必爲這孽障傷了情感？」

金旭光說道：「哈老弟，你還是改改老脾氣吧，此舉是對你有害而無益的！」

哈門陀怒道：「好！好，既然如此，我倒要看看你功夫精進到什麼地步！」

哈門陀說完了話，臉上帶着憤怒之色，雙目注定着金旭光！金旭光把「春秋筆圖譜」交給了古浪，暗運功力，佈滿全身，眼睛不放過哈門陀的一舉一動！

哈門陀看着金旭光，桀桀笑道：「老哥，小弟有僭了！」說着，翻掌帶起一股雷霆萬鈞之力，向金旭光擊來！

金旭光還未接觸到掌風，巳感到連呼吸都顯得困難，忙也一揮雙臂用了八成功力迎了出去。只聽「轟」的一聲，整個「青山廳」也隨之搖擺不定，哈門陀退後了三步，而金旭光却退出了四步，顯然哈門陀的功夫是高強些！

哈門陀微微一笑道：「金老哥，你好厲害的掌力！」

金旭光道：「哈老弟，看樣子你的功夫更是精進了，久聞你『彌陀掌』獨步江湖，我不自量力，可否讓我開開眼界！」

哈門陀不由一驚，暗想道：「看樣子非速戰速決不可，既然金旭光要自尋死路，我也只好成全他了！」

哈門陀想到這裏，便陰笑着說：「既然金老哥要看，小弟那有藏私的道理！」

金旭光知道哈門陀「彌陀掌」厲害，絲毫不敢大意，集聚全身功力，目不轉睛的看着哈門陀。

哈門陀却若無其事的看着金旭光，但是神色之間，也可以看出他的緊張，顯然他們二人的功夫，原來相差不遠！桑九娘却是一言不發的注定場中，面色凝重！

古浪忖道：「爲我一人的事，牽扯到這麼多痲煩，只怪我當時一時不察……」

正當古浪默想的時候，突見哈門陀有似一隻灰鳥飛了起來，雙手作爪狀，向金旭光抓過來！

金旭光早有防備，閃開哈門陀正面的攻勢，也用了十成功力擊向哈門陀脅下！

哈門陀未等他掌勢攻到，整個人凌空旋轉了一圈，然後畢直的向金旭光頸項切下，掌未到，掌風巳呼呼作響！

古浪尚是第一次看到哈門陀使出「彌陀掌」，只覺天衣無縫，威力十足！

這時金旭光猛一閃，又到了哈門陀背後，中，食，無名三指連吐，擊向哈門陀的「肩井」，「玄機」，「腦後」三穴，哈門陀却好似耳後長眼一般，急速的三個旋轉，金旭光又落了空。哈門陀轉到了金旭光側面，然後用了十成功夫，使了一招「彌陀進香」，向金旭光擊來。

金旭光正想閃躲，但四週好似有堅強的牆壁阻擋着，這才知道「彌陀掌」果然厲害，於是也運起全力，向哈門陀迎去，只聽「噗」的一聲，二人的手掌頓時膠黏在一起。

古浪沒想到他們居然以內力相拚，這種內力相拚，只要一方敗落，非死即傷！

桑九娘也是沒有想到，但是像哈門陀與金旭光這種功力，自己是無法解救的，不由得也着起急來！

這時哈門陀和金旭光集平生之力硬拚起來，金旭光覺得哈門陀的內力，一陣一陣地湧來，於是也把內力加强逼了過去！

過了艮久兩人額頭都巳出汗，二人雙掌都巳成了赤紅色，顯然拚鬥巳到頂點。

又過了很久，兩人不約而同的坐在地上盤膝而坐，金旭光忽覺哈門陀的內力更一陣一陣的加强，自己巳只能勉於應付！

又過了一會，金旭光顯得吃不住了，面孔脹得通紅，雙掌巳被逼退到了自己的胸前，眼看就要落敗，桑九娘及古浪不禁着急萬分！

眼看金旭光就要落敗，突地門外有人大吼一聲：「我來也！」

一條人影疾閃而入吼道：「撤手！」

立時便見金旭光退出去好幾步，哈門陀也一連退了出去一丈遠，古浪不禁暗揑一把冷汗！

桑九娘一見來人，轉身就要離去，可是看到來人左手托着一顆紅珠子，正是自己的信物，於是又只好留下來！

古浪大喜道：「丁老！原來是你！」

金旭光也喘息着說：「原來是你！怎麼這麼晚才來！」

丁訝好似沒聽到兩人說話般，雙目看着桑九娘，流露出一種激動巳極的神情！

桑九娘也是一樣，如醉如痴，幽怨的注視着丁訝！二人相對着久久不說一句。

就在這時，哈門陀却說道：「原來又是你，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啊！」

丁訝這時才轉臉對哈門陀說道：「你的『彌陀掌』眞是厲害啊……」

哈門陀氣道：「我早就告訴過你，不要管我的閒事，我不願與你爲敵，你爲何還要來這裏惹痲煩。」

丁訝笑道：「我這個人啊，就是不識相，就是喜歡管些閒事，找點痲煩！」

哈門陀一聽怒道：「好個不知死活的老小子，你自尋死路，可怪不得我了！」

哈門陀說完，翻掌發出一陣罡風，向丁訝襲來！丁訝好似沒事人一般，等哈門陀雙掌到了面前，才突地一個轉身，反而到了哈門陀背後！

哈門陀正擊向丁訝，忽地不見了對方，連對方用的什麼身法都未看清，不由暗忖道：「今日算是遇見了勁敵！」

丁訝在哈門陀背後笑道：「算了，我看你還是不要妄起貪念的好！」

哈門陀氣得連眼珠都紅了，舉起雙掌，又向丁訝面門擊來，看來緩慢，可是勁道比前一掌更强十倍！丁訝使「迷魂步」閃開了哈門陀的雙掌，右手並以一記「倒打金鐘」擊向哈門陀的胸前。

哈門陀有意試探丁訝的功力，因此不閃不避，硬接來掌，只聽「噗！」一聲，沙土飛揚，丁訝與哈門陀即退了五步！

哈門陀怒極反笑道：「好掌力！」

哈門陀說完，又立刻提氣，施展「彌陀掌」，向丁訝攻來，「彌陀掌」招招致命，招招擊向丁訝的要害。

丁訝却好像蝴蝶一般的在哈門陀的四周打圈子，哈門陀的掌力都落了空，不時，丁訝也還擊兩掌！此時二人愈打愈快，愈轉愈急，到後來連身形都分不清了，絲絲的掌風把旁邊的燭火弄得閃爍不定！

他們二人打了很久，仍舊未分勝負！

哈門陀心裏忖道：「我怎沒聽說有這麼一個人物，如此厲害，看樣子我不施殺手是不行了！」

哈門陀想到這裏，立時招式就緩慢下來，把內力全逼到雙手之上，然後一招「彌陀推山」，擊向了丁訝！丁訝一看，便知是厲害招式，忖道：「這老兒，若不給他點厲害，他是不知醒悟的！」

但却絲毫不敢大意，暗運功力於雙臂，雙掌皆赤，硬接哈門陀的雙掌！

只聽得震天價的一聲巨響，旁立的古浪被掌風逼退了好幾步，哈門陀一直倒退了好幾步才跌坐在地上，丁訝也是退了幾步！顯然，哈門陀的工夫是不如丁訝！

哈門陀狠狠的站了起來，陰笑道：「好，算你贏，可是我絕不會甘休的，以後再來請教！」哈門陀說完，狠狠的瞪了古浪一眼，然後一長身，如飛而去！

丁訝拍了拍身上的灰對古浪道：「古浪，你可要把『春秋筆』法學好，否則你將來連哈門陀都無法應付了！」

古浪連忙稱謝道：「丁老，謝謝你，若不是你，也許我根本就來不到這兒。」

桑九娘道：「從今以後你就在南樓住下，一直到技成之後，童姑娘也住在堡內，技成之日，況婆婆還要爲你們完婚！」

古浪沒有想到桑九娘會對自巳如此好，不由的滿懷感激說道：「多謝九娘，古浪沒齒不忘！」

說罷一抬頭，只見丁訝與桑九娘雙雙走出了大廳，再一幌，巳不見了人影！

旁邊的金旭光說道：「這一下子他們可有好談的了！」

古浪心裏一直盼望丁訝能够如願以償，見此情景心中大爲快慰！

不一會，桑魯歌走到了古浪面前，說道：「這是『春秋筆』與『春秋筆圖譜』，姑婆命我交給你。」

古浪笑對桑魯歌道：「多謝桑兄……小弟非常感激……」

桑魯歌也笑道：「往後見面的時間多得很，到時還得請古兄多多指點指點。」

桑魯歌說完了即走出了大廳，古浪手裏拿着「春秋筆」與「春秋筆圖譜」，心裏充滿了喜悅，滿懷着希望，與童石紅雙雙走出了大廳……

（全文完）

密宗十絕

慕容美 著（十）

上文提要

前文書至小方護送淮揚幇主之千金至胡集，宿於姚大之茅屋內，姚得小方所贈銀兩，擬作治遊，夜遇賴皮張，張向姚打聽有無發現殺手，姚知必有蹊蹺，故虛與蛇委，張乃以利動之，姚心動，於是兩人便同往郊外一更寮，欲會見尚大爺，尚不在，等候良久，尚始歸，問及發現殺手爲何人……

胡集香期近　同爲護花忙

姚大心花怒放，只要事主點頭，他的七兩賞銀，就穩如泰山了。

尚大爺忽然轉向賴皮張道：「你們兩個人一起來，賞金如何分配？」

賴皮張道：「三七分。」

尚大爺道：「你三他七？」

賴皮張道：「是的。」

尚大爺摸出一顆金豆子道：「這顆金豆子，可兌五兩白銀，你拿了先走吧，這位姚老大，我還有話要跟他說。」

賴皮張喜出望外，稱謝接過金豆子，眉花眼笑的走了。

尚大爺等賴皮張去遠了，才拍拍草蓆道：「坐下來，姚老大，我們慢慢談。」

姚大坐下，心裏仍在想着賴皮張拿走的那顆金豆子。

賴皮張只該分三兩銀子，就獲得了一顆值五兩銀子的金豆子，他的七兩銀子，該得幾顆金豆子呢？

他很快的就曉得了金豆子的數目。

兩顆！

尚大爺將兩顆黃豆大小的金豆子放在草蓆上，抬頭道：「小方目前住那裏？」

「就住在小人家裏。」

「你家裏有多少人口？」

「就只有小人一個。」

「你有幾間房子？」

「三間。」

「除了小方，你家裏還有沒有其他借宿的香客？」

「有。」

「幾位？」

「三位。」

「三位什麼樣的香客？」

「一個帶着使女的大姑娘，另一個是她們的車伕。」

「小方認識她們？」

「好像不認識。」

尚大爺在兩顆金豆子旁邊，又加了一顆。

「小方對他們主僕很留意？」

「好像是的。」

「那主僕三人先到？」

「是的。」

「然後小方也來了？」

「是的。」

「你可否清楚小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嗎？」

「是個很有名氣的殺手。」

「除此而外呢？」

「聽說平時在太平鎮上，對一些娘們很不老實。」

「你姚大喜不喜歡這種人？」

「我姚大喜歡規矩人。」

金豆子又增加了一顆。

姚大心跳加速。

他眞希望這種談話一直繼續下去，最好永不停止。

「你猜想那小子會不會是在動那位大姑娘的歪念頭？」

「可能。」

「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小人是剛剛想起來的，因爲他給小人一些碎銀，要小人今夜最好別回去，如今細想起來，小子的舉動實在很可疑。」

金豆子現在變成五顆了。

「我問你，姚老大，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這樣注意一些殺手的行動？」

「小人不清楚。」

「現在我不妨告訴你，我這樣做，目的就是爲了要保護那位徐姑娘的安全！」

「啊！原來是這麼回事！」

「不過，你姚老大諒也清楚，太平鎮上的那批殺手，實在沒有人招惹得起。」

姚大點頭，這是實情，太平鎮上的那些殺手爺，的確很少有人招惹得起。

（金豆子不知什麼時候才會變成六顆呢？）

「所以，我現在聽你姚老大這麼一說，心裏雖然非常憂慮，却一時又想不出什麼好的預防方法來。」

姚大開始明白了。

要想金豆子增加，只有一個辦法，那便是替這位尚大爺想一個不讓小方侵犯那

位徐大姑娘的預防之策。

只要能想出一個妥善的預防方法，他相信金豆子一定會增加，且說不定一加就是好幾顆。

可是，這種事又有什麼方法預防？

尚大爺忽然輕咳了一聲道：「依我估計，那小子今夜也許還不致輕擧妄動。」

姚大有點迷惑道：「何以見得？」

尚大爺道：「因爲明天是香期的第一天，如今已近三更，最多再過一個更次，燒早香的便要忙着進廟，我猜想那小子大概還沒有這麼大的胆量。」

這也是事實。

香客都有一種迷信，認爲香愈燒得早，便愈獲得神明保佑，有人爲了搶燒頭炷香，甚至不惜先一天晚上便去廟外抱被露宿，便是 了這個原因。胡集的人，對這種事，當然比誰都來得清楚。

尚大爺皺眉接着道：「所以，我覺得最令人憂慮的，還是明天，那小子離開了你那裏之後……」

換了別人，也許會問，你這位尚大爺爲什麼要對那位徐姑娘如此關心？你姓尚，她姓徐，你又是她的什麼人呢？

但姚大連這種念頭都沒有，他如今腦海裏只有一樣東西在轉動。

金豆子。

他只想這些金豆子越滾越多，越多越好。

而要金豆子增多的辦法，便是順着這位尚大爺的意思想，處處討這位尚大爺的歡心。

「唔，這一招的確令人憂慮。」

「如今也許只有一個笨辦法。」

「什麼辦法？」

「想個辦法叫那小子明天早上起不了床。」

「讓他沒法再跟在徐姑娘後面？」

「是的，徐姑娘燒過香，就會離開胡集，只要一上官道，光天化日之下，就不怕那小子胡來了。」

「這果然是個辦法。」

「我甚至已找人配好一帖蒙汗藥，同時也準備了一筆賞金，只可惜還沒有找到一個够胆量的人。」

姚大的心跳得很厲害，他想問那筆賞金是多少？但又沒有勇氣開口。

尚大爺嘆了口氣道：「我們老東家出手不够大方，賞金只撥了五百兩，像這麼一點數目，當然沒人願意……」

如果姚大會聽話，對這位尚大爺的身份，應該可釋疑了。

話交代得很明白，他是徐家的管事。

但事實上，姚大耳朵裏，此刻只有五個字在嗡嗡作响。

「賞金……五……百……兩！」

尚大爺又嘆了口氣，道：「第二個困難是，由於事後必須暫時避避風頭，這個人還得沒有家小之累，本來，我以爲賴皮張是個合適的人，但後來想想，又覺得這傢伙——」

姚大搶着道：「這個傢伙，咀巴不穩呀。」

尚大爺點點頭道：「是的，這一點我已經打聽過了，這傢伙的一張咀巴，的確不大靠得住。」

姚大暗暗鬆了口氣。

這就像一隻煮熟了的鴨子，差點飛了一樣，雖然只是一場虛驚，可也害他冒了一身冷汗。

尚大爺接着道：「同時，小子住在你那裏，他也沒有接近的機會。」

盛鴨子的菜盤，漸漸向他面前推過來了。

姚大咀唇發乾，但又不知如何接口是好。

尚大爺從容不迫地取出一張銀票，以及一隻小藥瓶，跟五顆金豆子放在一起，緩緩接下道：「所以，想來想去，這件事只有托你姚老大，你姚老大是聰明人，可以斟酌着辦，不必勉强，如果辦不成功，你可以把銀子再退給我，我絕不會責怪你，這一點你儘可放心。」

× × ×

短命鬼姚老大走了。

尚大爺含笑目送。

現在，他整個的計劃，算是完美週密了。

他知道丁玄那小子一定會僱那殺手暗中保護徐香凝，只是無法獲悉受僱的殺手是誰，同時，即使查出來了，再僱一名殺手對抗，時間上也來不及。

而現在，他只花了僱一名殺手的一半代價，便解決了全部問題。

他很清楚五百兩銀子對短命鬼姚大這一類角色所產生的力量有多大，縱有十個小方，也死定了。

小方的死亡，會很快傳遍全集。

丁玄當然明白小方的死因。

同樣的，丁玄無疑也來不及多僱一名殺手，塡充小方的空缺。

那時，丁玄別無選擇，只有親自充當護花使者。

若果眞如此，丁玄便也死定了。

× × ×

三更正。

很多小舖子裏，已經有人起床點燈，雖然離天亮還有一段時間，但如果要燒前百炷香，已不能算早了。

往年這個時候，若說緊張忙碌，恐怕誰也比不上猴頭老四。

他成績最好的一年，是在三更到五更，這短短的三個更次裏，連摸了七十四名香客的荷包，到手的財物，幾乎可以裝滿一隻大蔴袋。

那一年，三天香期，他只幹了半個夜晚，便及時收了盤子。

因爲他們這一行，第一條守則，便是「戒貪」。

他們祈求祖師爺保佑，要求的是溫飽兩個字，如果貪得無厭，惹惱了祖師爺，早晚準有災禍臨頭。

這也許只是一種迷信，但在他們這一行中，非萬不得已，一向很少有人去故意違犯。

而今年，情形正好相反，這位猴頭老四則幾乎成了胡集的第一號大閒人。

因爲今年他已不必出手，而他又不是一名香客。

他來胡集，原是身不由己，如今，他已擺脫毒蜂弓强的威脅，這邊也已獲得惡

鬍子陸富的諒解，可說完全成了逍遙自在之身。

除了吃吃喝喝玩玩，他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事情可做。

一條五香狗腿，一罎陳年老酒，已被他跟惡鬍子陸富幹得精光。

陸富放下空罎子，打了個酒呃道：「好了，光啦。」

猴頭老四道：「什麼時候了？」

陸富道：「好像剛敲三更。」

猴頭老四道：「臭頭老高一向都是二更關門，菜是無法可想了，要酒我還可以去弄一罎子來。」

陸富道：「這時候找誰要酒？」

猴頭老四道：「酒是到處有，如要喝好酒，只有去找孫百萬。」

陸富道：「孫百萬是誰？」

猴頭老四道：「就是剛才推牌九的那位孫大少爺的老子。」

陸富道：「你跟孫家有交情？」

猴頭老四道：「沒有。」

陸富道：「你跟人家既然沒有交情，怎好意思這個時候去向人家討酒喝？」

猴頭老四笑道：「我猴頭老四來到胡集，只向他孫家要一罎酒喝喝，過意不去的應該是他孫百萬才對。」

陸富這才領會出猴頭老四的所謂向孫家討酒喝的弦外之音，當下也忍不住笑道：「來路不正的酒，你想我喝得下去？」

猴頭老四笑道：「等你再喝完一罎，你就記不得它的來路了。」

× × ×

孫家的美酒，是收藏在後花園的一座地窖裏。

要進入地窖，除大門之外，尚須經過三重門戶，但在猴頭老四的眼中，這三重門戶完全形同虛設。

前後不到一袋菸的時光，一罎上好的女兒紅，就已被他抱出了孫家後門，連孫家的兩條狗都沒有驚動。

猴頭老四的酒量並不好，他今夜所以還沒有醉倒，完全是因爲心情特別愉快的緣故。

不過，他走起路來，脚步已不穩定，眼前的景物，也經常離開應有的位置。

現在，他就看到了一棵本來長在路邊的小樹，突然移來道路中央。

他當然不會拿自己的身子去撞那棵樹的。

所以，當他走近時，他急忙偏向一邊，打算繞着這棵樹走過去。

但奇怪的是，無論他朝那邊移動，一道黑影子總是擋在他的面前。

猴頭老四停定脚步，想看看自己是不是瞧花了眼。

現在，他終於完全瞧清了這棵樹的形狀。

原來這棵樹不僅有手有脚，而且還有着一張令人汗毛豎立的面孔。

猴頭老四的八分酒意一下去掉了七八分。

毒蠍子解無方。

猴頭老四結結巴巴的道：「尊駕……爲……爲……什麼要……要擋……擋住我的去路？」

解無方陰陰一笑道：「想跟你伙計商量一件事。」

猴頭老四道：「什麼事？」

解無方陰笑着道：「你跟那位淮揚幫的陸大護法，兩人之中，今夜必須要有一人向地府報到，不知道你伙計希望我們選擇那一個？」

猴頭老四手脚發軟，酒罎子差點沒從臂彎滑落下來。

解無方道：「酒罎子放下。」

猴頭老四依言放下酒罎子，手掌心裏全是冷汗。

解無方跨出一步，突然伸手一把叉住他的脖子。

猴頭老四還手無力，又想張口喊救命，一顆苦澀味的藥丸已經滑進了他的喉嚨去了。

解無方等他吞進了這顆藥丸，才放開手道：「現在，你伙計仔細聽淸楚，這顆藥丸叫『極樂丹』，一個時辰之後，如果不服解藥，你伙計便會進入『極樂世界』了。」

猴頭老四胃裏像爬滿了毛虫，想嘔吐又吐不出來。

解無方道：「所以，你伙計若想活命，只有乖乖的聽命行事。」

他口中說着話，手裏巳多了一根黑色長針，這根長針似乎非常堅銳，只見他伸手一戳，黑針便齊根插了酒罎，罎外一點也沒留下痕跡。

解無方道：「只要姓陸的喝了這罎酒，你伙計就可以獲得解藥。」

猴頭老四顫聲道：「他如果……發覺……酒味不對，怎……怎……怎辦？」

解無方微笑道：「這一點你伙計儘管放心，等他覺察不對時，他會連一隻鷄也殺不死的。」

猴頭老四道：「如果他要我陪他一起喝，我用什麼方法拒絕？」

「你不必拒絕。」

「陪他一起喝？」

「是的。」

「那我豈不也死定了？」

「你不會死。」

「爲什麼？」

「你現在服下這顆極樂丹，跟酒中之毒，有相尅作用，它足够力量使你能支持到我們帶着解藥現身。」

「你們不會騙我？」

「當然不會，你老兄的手藝，我們哥倆都很欣賞，只要你老兄願意，我們今後大可以永遠合作下去。」

「那麼，你們最好算準時間，快點過來打接應。」

「這一點你老兄也可以放心。」

「這話怎麼說？」

「我們根本就不會離開你，所以，咳咳，你老兄也最好別動其他的念頭。」

× × ×

惡鬍子陸富躺在床上瞑目養神，似乎快睡着了。

不過，當罎口封泥拍開，一股酒香瀰漫開來之後，他不待猴頭老四招呼，便從床上一骨碌跳了起來。

猴頭老四知道巴東雙毒此刻正在房外暗處監視着他的一舉一動，所以他一進門便用上了心機。

他以身子遮住燈光，開罎子時故意發出很大的聲響。

這樣一來，房外雙毒便只能從背影上看到他開罎子的動作，而從床上跳起來的陸富，則可以淸楚地看到他雙手的動作。

他無法大聲警告，必須藉手勢輔助。

「酒有毒，飲不得！」

他這六個字說得很低，很輕，也很急促。

他相信身後的雙毒絕不會聽到他這兩句話，而跟他面對面的惡鬍子陸富，一時之間也無法聽得他說的是什麼，但陸富可以看到他的手勢。

他的手勢，是以右手食指，指指罎口，然後，放開五指，連搖幾搖。

這是一個簡單而明顯的手勢。

無論換了誰，都不難一目了然，這一罎酒飲不得！

飲不得的酒，爲甚麼還要拿回來呢？當然是由於身不由己的關係。

像陸富這種老江湖，只要一瞥及他猴頭老四此刻的神色，即使他什麼也不說，也不難意會到這是怎麼回事。

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是，惡鬍子陸富竟然沒有留意到猴頭老四的手勢。

陸富跳下床，一步衝去桌子，拿起一隻酒碗，搶過酒罎子就倒酒。

倒滿酒碗，仰頭骨碌骨碌，一口氣就喝了個一乾二淨。

猴頭老四像泥人似的呆住了。

他因手勢無效，正想以另一動作引起對方注意時，不料他念頭尚未轉定，陸富一碗酒已經灌進肚子。

他暗暗一嘆，無力地倒進一張椅子裏了。

這種毒酒，既然巳有一碗進了肚子，說什麼也是多餘的了。

陸富又捧起罎子倒第二碗酒，同時嘖嘖有聲地道：「奶奶的，有錢的人眞會享受，這種酒喝起來果然舒服。」

猴頭老四閉上眼睛，他爲自己的懦弱而深感慚愧。

如果他進門就出聲示警，自己雖然死定了，但無疑可以挽救陸富的一條性命。

而現在，陸富是死定了，他猴頭老四是不是就一定活得成呢？

他自己也清楚這種機會並不多。

沒有人在殺死淮揚幫一名金帶護法之後，還會留下一個活見證。

至少換了他猴頭老四，他就不會這樣做。

而他剛才也並不是沒有想到這一點，癥結全在他只是個平凡的小人物。

他雖然不忍心害死惡鬍子陸富，但又珍惜自己的一條性命，其結果便是走上了一條，處在這種情況之下，人人會走的老路子，想藉拖延時間獲致兩全　策。

選擇這條老路子的人，最後很少有不後悔。

但是，大凡走錯路的人，又有幾個是在跨出第一步之前，就能發現他走的不是一條正路呢？

生命的路只有一條。

現在，後悔也巳經太遲了。

× × ×

惡鬍子陸富的身子，已開始微微搖幌，臉色也漸漸由酡紅轉爲一片暗紫。

這種可怕的轉變，當然不是由於酒喝過了量的關係。

但陸富本人却迷迷糊糊的以爲是喝多了，搖幌着喃喃地道：「奶奶的，喝兩種不……不同的酒，……醉得快，果然……不錯……」

話說完，咔朗一聲，手上的酒碗巳掉在地上打得粉碎。

猴頭老四一顆心也爲之碎裂。

他眞希望大聲的喊出來，告訴對方是中了酒毒，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因爲他貪生怕死，才使大家落得如此下塲……

但是，他身心巳近乎癱瘓，就是想喊也喊不出來了。

惡鬍子陸富終於倒了下去。

房門口人影閃動，巴東雙毒雙雙現身了。

毒蜈蚣歸陰的蟹壳臉上，佈滿了笑容，剛才攔截猴頭老四的時候，他一直守在暗處，如今則是第一個搶着跨入房中。

他朝猴頭老四詭秘地笑了笑道：「跟咱們兄弟合作，你瞧多順當？」

歸陰這兩句話剛剛說完，臉上的笑容突然僵凝。

他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裏，兩眼呆呆地瞪着猴頭老四，好像猴頭老四突然變成一個什麼大怪物似的。

猴頭老四的一雙眼光也突然發了直。

直直地瞪着歸陰的小肚皮。

× × ×

歸陰小肚皮上不知什麼時候突然吐出了一段刀尖。

好刀是不沾血的。

所以，燈下看來，這段刀尖，特別光亮。

亮得像一枚餓狼的白牙。

刀是白的，血是紅的。

鮮紅的血，正循着刀鋒向外泛湧，接着，刀光一縮，突然消失不見，歸陰身軀幌了幾幌，也跟着慢慢的倒了下去。

歸陰倒在地上，並未立即絕氣。

他摟腹蜷成一團，虛弱地道：「老解，咱們兄弟，義共生死……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毒蝎子解無方緩緩還刀入鞘，臉上沒有一絲表情，冷冷回答道：「什麼意思也沒有，三萬兩銀子一人化用比較舒服。」

歸陰呻吟似的道：「你……你……發過誓，難道不……不……不怕報應？」

毒蝎子嘿嘿一笑道：「如果誓言靈驗，我這一生早不知死過多少次了，我現在不是還活得好好的麼？嘿嘿！」

歸陰斷斷續續的道：「這一次……一定……一定……」

一定之後，當然還有下文，只可惜誰也無法聽到，他底下要說的，究竟是甚麼了。

毒蜈蚣歸陰嚥下了最後的一口氣，猴頭老四也再度閉上眼睛。

不過，這位猴老四手脚雖巳冰凉，心情却反而慢慢的平靜了下來。

有希望，才有失望。

一個完全絕望了的人，心頭往往是一片空白！

沒有想念，就沒有痛苦。

猴頭老四如今已沒有任何感覺，他如今唯一要做的事，便是等待。

等待死亡。

毒蝎子解無方慢慢的走向惡翳子陸富，連望也沒朝猴頭老四望一眼，好像根本不知道房間裏還有這麼一個活人。

他連發過的誓言都不放在心上，當然更不會記得他曾對這位猴老四有過甚麼承諾。

惡翳子陸富倒在地上的姿勢很不雅觀，不過這對毒蝎子解無方搜抄那瓶羅漢續命丹，倒是一個很大的方便。

因爲他上衣巳敞開，肚皮向上高高凸起，就算碰上一個外行的人，也不難一眼看出，腰帶上隆聳的部份，無疑便是那瓶令人垂涎的羅漢續命丹。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這話是誰說的？

古人說的？

錯了！

× × ×

這話是惡翳子陸富說的。

剛才歸陰背後挨一刀，吃驚的程度，自是不難想像！

但要如跟此刻的解無方比起來，還是差得太遠。

因爲歸陰背後沒有長眼睛，刀尖一捅進他的身軀，雖然事出意外，但只要一想及解無方平日的爲人，這種事實際上也算不得甚麼！

如果換了其他三毒，甚至他毒蜈蚣自己，這情形說不一定也照樣會發生！

如今，這位毒蝎子的遭遇，則完全不同。

他是親眼看到惡翳子陸富倒下去的。黑煞針奇毒無比，無人能够抵受，也沒有人能够在他毒蝎子一雙利目監視之下玩那些詐死的把戲。

然而，不可能發生的事，竟然就發生了。

當他剛剛彎下腰幹，正待伸手去摸那根腰帶時，這兩句話就突然鑽進了他的耳朶。

然後，他幾乎沒來得及轉第二個念頭，他那隻只伸出一半的左手，就到了陸富的手裏。

陸富突然復活了。

活得像頭捷豹。

他右手五指一刁上毒蝎子解無方的手腕，人便順勢一躍而起。

接着，扭腕，點穴，一氣呵成。

只不過轉眼工夫，解無方便由勝利者變成階下囚，直挺挺的跪在他的面前，而這位金帶大護法也重新坐回原處。

猴頭老四像做了一場惡夢，兩眼一下瞪得又圓又大，僵硬地挺着腰幹，幾乎比剛才看到歸陰小肚上冒出一段刀尖還要感覺驚奇！

解無方始終沒有掙扎，他如今腦子裏只有一個疑問：「黑煞針上的劇毒，何以會對這個惡翳子起不了作用？」

他雖然沒有問出口，但從他臉上此刻的神情看來，如果此一疑問無法獲得解釋，他是死也不會瞑目的。

猴頭老四顯然也有同感！

陸富將兩人分別望了一眼，微笑着伸手一摸腦後，手上突然多了一隻繫有皮筋的小羊皮袋。

一碗毒酒原來全灌進了這隻皮袋！

一個簡單的答案，解答了兩個複雜的問題，他剛才不理猴頭老四的手勢，便是因爲他已有準備，他能事先作好準備，當然是因爲他巳看到雙毒威脅猴頭老四的關係。

換句話說：猴頭老四去孫府偷酒，這位金帶大護法便一直沒有離開過猴頭老四的身邊。

猴頭老四長長鬆了一口氣。

陸富既然一直跟在他的身後，當然會原諒他的處境，以陸富之身份地位，對他這種小人物，應該只有憐憫，而不會計較其他的，所以，他猴老四的一條老命，算是又從棺材板上檢回來了。

現在閉上眼睛的是毒蝎子解無方。

他跟剛才的猴頭老四完全一樣，如今惟一要做的事，便是等待。

等待死亡！

如果一定要說有甚麼不同，也許便是比剛才的猴頭老四多了一點悔恨之意。

悔恨不該太早殺了歸陰。

歸陰進房時走在他的前面，如果他有心坐享其成，聽從歸陰動手搜丹，現在他就不會落得如此下場了！

就算這個惡翳子身手敏捷，制住歸陰之後，還有時間對付他，他至少還有個還手的機會。

那不也比如今這般束手等死强得多？

像現在這樣，他還有甚麼機會？

× × ×

「你伙計還有一個機會。」

× × ×

這句話仍然是惡翳子陸富說的。

仍然是說給解無方聽的。

同時，這句話帶給毒蝎子解無方的震撼，顯然也不下於剛才的那一聲「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剛才是「晴天霹靂，魂胆俱裂」，如今則是「喜訊驚傳，如獲大赦」。

解無方霍然抬頭，似乎想先查看一下，惡翳子這句話到底是眞是假？

惡翳子陸富臉上沒有戲弄之色，緩緩接着道：「只要你伙計照實回答一個問題，我便答應網開一面，饒你伙計一刀。」

解無方將信將疑地道：「眞的？」

陸富道：「當然眞的。」

解無方道：「回答你甚麼問題？」

陸富道：「告訴我是誰在出高價，準備收買這瓶羅漢續命丹？」

解無方道：「九尾金狐艾格格。」

陸富道：「眞的？」

解無方道：「當然眞的。」

陸富點點頭道：「好！我相信你。」

他當然應該相信。

他答應不殺對方，人家都相信了，人家這種攸關性命的招認，他又憑甚麼懷疑呢？

解無方迫切地接着道：「你只要我回答一個問題，現在我巳經回答了，你該可以放了我吧。」

陸富搖頭道：「不行。」

解無方臉色一變道：「爲什麼？」

陸富微笑道：「我只答應饒你一刀，並沒有答應放了你。」

他又笑了一下，道：「我陸富說過的話，一向算數，所以我巳決定禮尙往來，還敬你伙計一碗加料美酒。」

解無方切齒瞋目厲聲道：「枉爲你是淮揚帮的一名金帶護法，怎可如此不講信義？」

陸富微笑道：「我要如果是個正人君子，江湖上的朋友就不會喊我惡翳子了。這——咳咳——也許就是我這個人可惡的地方。」

× × ×

今天胡集上，可惡的人當然不止惡翳子陸富一個。

另一個更可惡的人是短命鬼姚大。

× × ×

四更，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

小方坐在黑暗中。

從昨晚到現在，他始終保持着高度警覺，幾乎連呵欠也沒有打一個，他很爲這一點感到自豪。

因爲這證明他雖然懷有寡人之疾，但精力顯然仍極充沛。

這一次，他痛下狠心，一定要挽回快近乎破產的聲譽

過去，他每次來胡集，第一個要去的地方，便是花大娘處。而這一次，他咬緊牙關　一再提醒自己，以後日子長得很，只要生意源源而來，還怕沒有漂亮的女人玩？

這是他感到自豪的第二件事

因爲他發現自己的意志，竟是如此緊張，連最不容易糾正的一個習慣，也居然說改就改過來了。

他第三件感到自豪的事，是他對居停主人短命鬼姚大的安排。

如果他徹夜不眠，眼睜睜地偷偷留意着另一間屋子裏，主婢兩名大閨女的一舉一動，這無疑一定會引起短命鬼姚大的疑心的。

而現在，你瞧，多安靜，沒有人打擾他，也沒有任何事物使他分神，四週十丈之內，那怕是風吹草動，也難逃他的耳目的！

如今，也許只有一件事，使他不無遺憾之感。

那便是他忘了要姚大爲他弄點食物。

他過去經常一玩一個通宵，但從沒有空過肚皮。喝茶熬夜，這尙是頭一回。

起先，喝喝茶，嗑嗑瓜子，情調還不錯，但一等到有了餓意，茶喝下去的滋味，就完全不同了。

這是很多人都有過的經驗。

空着肚子，最忌喝茶。

茶愈喝得多，肚子愈難受，不僅益發餓得發慌，甚至還會泛起一種要嘔吐的感覺。

小方如今的情形，便是如此。

他雖然巳經停止喝茶，但由喝茶引起的嘔吐感覺却並未消失

他也動手找尋過了，屋子裏什麼充饑的東西也沒有

屋子裏有的只是幾升碎米，和吱吱亂竄的老鼠。

他不是貓，無法吃老鼠，他也不是老鼠，也無法吃生碎米。

所以，他只有挨餓。

只有撑着轆轆饑腸，希望快點天亮。

然而，現在却才只四更左右。

× × ×

四更三點。

夜濃如墨。

遠處突然傳來一陣脚步聲，短命鬼姚大忽然像幽靈般從黑暗中走了出來。

小方再也無法矜持了，但仍裝出一副不悅的神氣道：「還沒有天亮，你怎麼回來了？」

姚大站在門口，只是嘻嘻傻笑。

小方嗅到一股酒味。

「你在那裏喝的酒？」

「李二麻子那裏。」

「銀子全輸光了？」

「他贏光了我的銀子，我也喝光了他的酒，嘻嘻。」

「你胳肢窩夾的是包什麼東西？」

「肉。」

「什麼肉？」

「醬肉。」

「也是李二麻子那裏弄來的？」

「嘻嘻！」

小方嚥了口口水。

姚大傻笑着道：「酒只能當塲喝，帶不出門，下酒的菜，我當然用不着跟他客氣。」

小方又嚥了一口口水

姚大笑道：「我輸的銀子，全是你老弟的，你老弟沒喝到他的酒　也吃幾塊肉，總不算過份。」

小方沒有開口

姚大又笑道：「屋子裏還有幾升碎米，可以熬一鍋碎米粥，醬肉送粥，美味爽口，老弟有沒有興趣？」

× × ×

集後有間破草屋，草屋裏也有燈光。

白天，無論誰發現這間破草屋，都絕不曾多看它一眼。

但如果現在有人走進這間破草屋，他準會大吃一驚。

屋子裏地方不算大，陳設也很簡陋，但這時屋子裏的氣氛，却有着一股說不出的莊嚴肅穆。

一個四方臉的中年漢子，默默地坐在一張木桌後面，兩名勁裝漢子垂手分立兩旁，桌子上放着一隻茶盤，盤裏有一壺剛泡的雀舌，但只有兩隻茶杯。

這說明他們正在等候一個人。

等候一個很重要的人

這三個人是誰？他們等候的人又是誰呢？

× × ×

柴門忽然悄悄敞開，一張帶着酒意的面孔悠然出現！

來的竟是惡翳子陸富！

兩名勁裝漢子雙雙躬身道：「鷹堂弟子黃標熊祿參見金帶護法。」

陸富只當沒有見到，逕向那四方臉漢子抱拳道：「小弟因爲來遲，害總座久等了！」

淮揚帮中，當得起陸富這一聲總座爲稱的人物　除了一個總管與上官杰，當然不會有別人。

上官杰手一擺道：「陸兄請坐！」

陸富落座，兩名鷹堂弟子立即送上兩杯熱茶。

上官杰道：「那丫頭到了沒有？」

陸富道：「到了。」

上宮杰道：「歇在什麼地方？」

陸富道：「集上一個姓姚的家裏。」

上官杰道：「她來的時候，一路上有沒有發現碍眼的人物？」

陸富道：「沒有。」

上官杰道：「姓姚的家裏，還住了些什麼人？」

陸富道：「還住了姓方的小子。」

上官杰臉色微變道：「太平鎮上的殺手小方？」

陸富道：「是的。」

他笑了笑，又道：「不過，總座儘管放心。這小子平時的名聲雖然不太好，這一次我則敢担保他對香凝絕無惡意。」

上官杰道：「他知道香凝的來歷？」

陸富道：「是的，他應該知道，同時我猜小子還可能負有保護香凝的任務。」

上官杰愕問然道：「僱用他的人是誰呢？」

陸富笑笑道：「當然是我們淮陽帮那位未來的姑爺。」

上官杰道：「小丁？」

陸富點頭道：「是的。」

上官杰道：「你見過小丁，是小丁親口告訴你的？」

陸富笑道：「我不過是這樣猜想而已。香凝的脾氣，他小子跟我們一樣清楚，這種事他小子怎肯說出來。」

上官杰思索着點點頭道：「這一點的確不無可能，只要這位老弟台也來了胡集，看樣子我就不必再作其他佈置了。」

陸富笑道：「總座如果另有帮務待理，只管請便，別說還有我惡鬍子在這裏，其實光是豹堂的那位無影鞭藍老二，就儘够叫人放心的了。」

這話說得並不誇張。

淮揚帮內部，共分五個香堂，分別以虎、豹、鷹、蜂，蝶爲名。

蜂堂管財務，蝶堂管事務。

鷹堂管巡察，虎豹二堂則專理武力行動，也可說是淮揚帮的精英薈集之所。

所謂藍老二者，當然就是徐香凝主婢身邊的那名「車把式」。

上官杰又點了點頭道：「好吧，這麼一說，本座就繼續趕去寶應湖，看看那邊的收支情形，這丫頭的安全，就是交給你了。」

陸富笑道：「總座放心，這丫頭如果被人碰掉一根毛髮，我惡鬍子一定會以腦袋抵數！」

× × ×

總管與上官杰走了，那兩名豹堂弟子，像卸下一副重担似的，神色頓時大爲開朗。

儘管淮揚帮中，一名金帶護法的身份，與總管事相差無幾，但在這兩位豹堂弟子心目中，惡鬍子陸富金帶護法的名銜，似乎一點也沒有爲他們帶來了心理上的負担。

叫黃標的那名弟子斟了一杯茶，笑道：「護座請喝茶。」

陸富四下張望了一眼，皺眉道：「這裏的朱帮目怎麼混的，雖竟窮得連一壺酒也買不起？」

叫熊祿的那名弟子笑着接口道：「護座可不能冤枉好人。」

陸富道：「誰是好人？」

熊祿道：「朱帮目。」

陸富道：「怎麼個好法？」

熊祿道：「他知道護座今夜要來，不僅準備了一大罈美酒，甚至連護座一向愛吃的栗子鷄，都張羅得停停當當。」

陸富精神大振道：「眞有這麼回事？快快端出來。」

熊祿笑道：「他曉得上官總座不歡喜有人在談公事時喝酒，所以酒菜都藏在屋後。」

他接着轉向黃標道：「走，老黃，咱們去搬酒菜。」

陸富打着酒呃催促道：「快，快，手脚俐落點！」

這間茅屋到處洞洞孔孔的，人在屋子裏，屋外方圓五丈之內，幾乎連風吹草動，都可以覺察得到。

陸富淸楚地聽到兩名弟子以輕快的步伐走向屋後，接着便是一陣移動物件的聲音。

酒菜上面顯然還覆蓋了草蓆木板一類的東西。

胡集雖然只是這條官道上一個比分舵還小的聯絡站，站長朱帮目雖然只是一個比普通弟子稍高一級的小頭目，但是，這個小站的負責人，辦起事情來，却顯然相當愼密週詳。

陸富已決定下次帮中召開帮務檢討會議時，一定要爲這位朱帮目說幾句好話。

帮務會議上，任何一位金帶護法的一聲褒貶，都可以決定帮中一名弟子的升沉榮辱。

這位朱帮目看來要走運了——

× × ×

「老熊，酒在這裏。」

「好，你搬酒，我端栗子鷄。」

「嗨，不對。」

「怎麼啦？」

「酒流滿了一地，罈底好像給人砸了一個洞。」

「他媽的，這是誰搞的名堂？」

兩名豹堂弟子在屋後的對答，前面屋子裏的陸富全都聽得一淸二楚。

「栗子鷄呢？」

「我看看。」

「怎麼樣？」

「好像……操他媽的，一鍋石頭！」

陸富心中一動，已略猜想到這可能是怎麼回事。

就在這位金帶護法正待起身去屋後查看之際，遠處忽然傳來一個帶着嘲弄意味的笑聲道：「栗子鷄火功不錯，朱帮目應該傳令嘉獎。」

兩名豹堂弟子不待對方話完，大喝一聲，雙雙飛身掠起，箭一般地向發聲之處疾撲過去。

等到陸富趕出屋外，兩名豹堂弟子業巳踪影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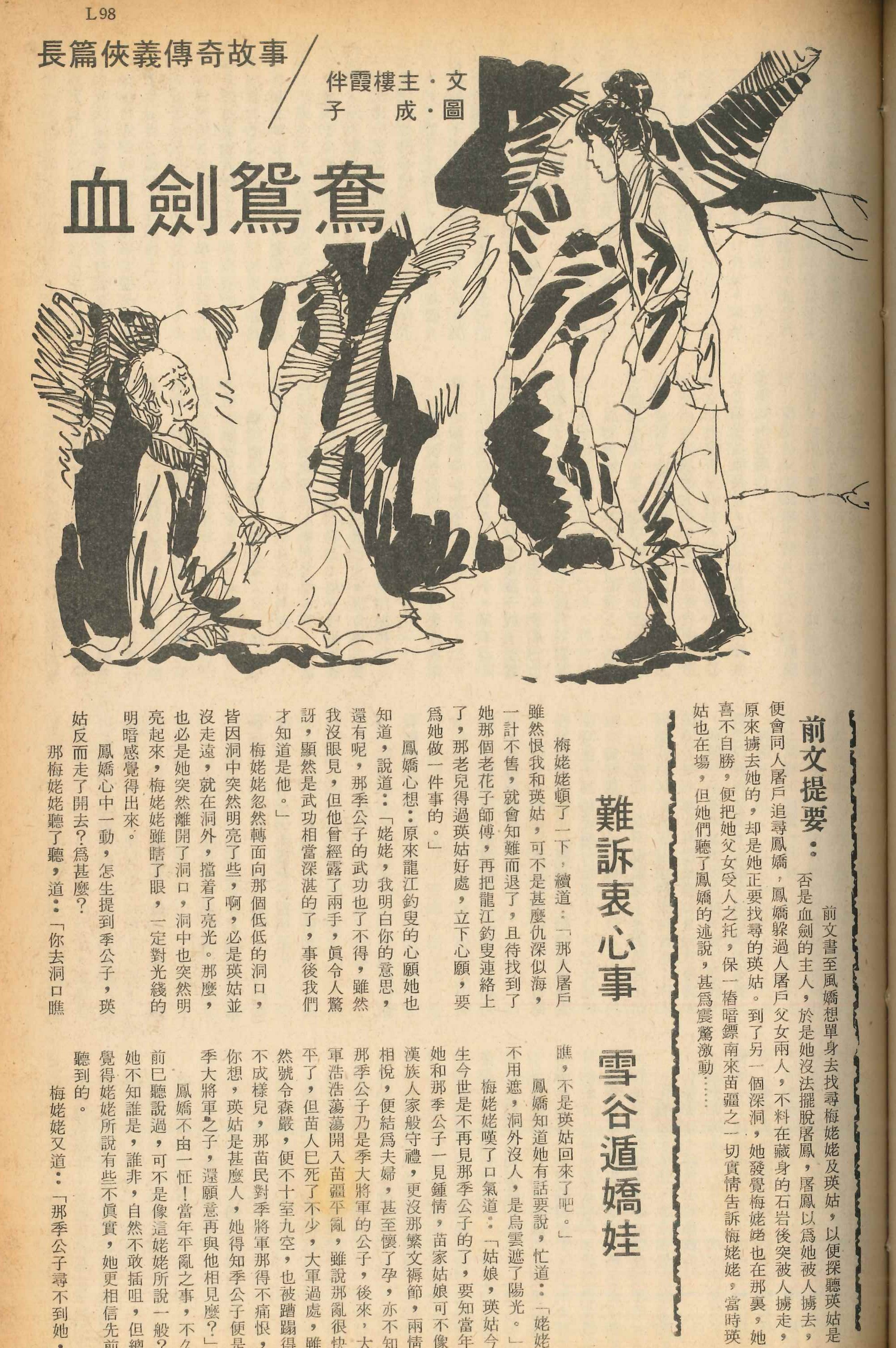
陸富正在納罕間，忽聽身後有人輕輕一笑，道：「護座放心，他們追的是我的人。」

——未完——

長篇俠義傳奇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　成·圖

血劍鴛鴦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鳳嬌想單身去找尋梅姥姥及瑛姑，以便探聽瑛姑是否是血劍的主人，於是她沒法擺脫屠鳳，屠鳳以爲她被人擄去，便會同人屠戶追尋鳳嬌，鳳嬌躲過人屠戶父女兩人，不料在藏身的石岩後突被人擄走，原來擄去她的，却是她正要找尋的瑛姑。到了另一個深洞，她發覺梅姥姥也在那裏，她喜不自勝，便把她父女受人之托，保一椿暗鏢南來苗疆之一切實情告訴梅姥姥，當時瑛姑也在塲，但她們聽了鳳嬌的述說，甚爲震驚激動……

難訴衷心事　雪谷遁嬌娃

梅姥姥頓了一下，續道：「那人屠戶雖然恨我和瑛姑，可不是甚麼仇深似海，一計不售，就會知難而退了，且待找到了她那個老花子師傅，再把龍江釣叟連絡上了，那老兒得過瑛姑好處，立下心願，要爲她做一件事的。」

鳳嬌心想：原來龍江釣叟的心願她也知道，說道：「姥姥，我明白你的意思，還有呢，那季公子的武功也了不得，雖然我沒眼見，但他曾經露了兩手，眞令人驚訝，顯然是武功相當深湛的了，事後我們才知道是他。」

梅姥姥忽然轉面向那個低低的洞口，皆因洞中突然明亮了些，啊，必是瑛姑並沒走遠，就在洞外，擋着了亮光。那麼，也必是她突然離開了洞口，洞中也突然明亮起來，梅姥姥雖瞎了眼，一定對光綫的明暗感覺得出來。

鳳嬌心中一動，怎生提到季公子，瑛姑反而走了開去？爲甚麼？

那梅姥姥聽了聽，道：「你去洞口瞧瞧，不是瑛姑回來了吧。」

鳳嬌知道她有話要說，忙道：「姥姥不用遮，洞外沒人，是烏雲遮了陽光。」

梅姥姥嘆了口氣道：「姑娘，瑛姑今生今世是不再見那季公子的了，要知當年她和那季公子一見鍾情，苗家姑娘可不像漢族人家般守禮，更沒那繁文褥節，兩情相悅，便結爲夫婦，甚至懷了孕，亦不知那季公子乃是季大將軍的公子，後來，大軍浩浩蕩蕩開入苗疆平亂，雖說那亂很快平了，但苗人巳死了不少，大軍過處，雖然號令森嚴，便不十室九空，也被蹧蹋得不成樣兒，那苗民對季將軍那得不痛恨，你想，瑛姑是甚麼人，她得知季公子便是季大將軍之子，還願意再與他相見麼？」

鳳嬌不由一怔！當年平亂之事，不久前巳聽說過，可不是像這姥姥所說一般？她不知誰是，誰非，自然不敢插咀，但總覺得姥姥所說有些不眞實，她更相信先前聽到的。

梅姥姥又道：「那季公子尋不到她，

瑛姑要找那季公子，還不容易麼，之所以躲到這裏來，是她已心灰意冷。是以，姑娘，你在瑛姑面前，休要提那季公子，便是以後交付血劍時，也千萬休要提起。」

鳳嬌道：「姥姥，我記住了。」

她心下卻想：這瑛姑必是誤會了，要不然那瑛姑的爹怎麼倒不恨季大將軍，還在臨終時把血劍託付給他。原來瑛姑心上有這麼個死結兒，想來當日瑛姑並不知其詳，好在有她師父和龍江釣叟當時也在苗疆，必然親見一切，這結兒倒也不難解。而這位老人家也已來了，當眞現下得趕快的找到這兩人來。

梅姥姥又道：「姑娘，我雖然看不見，可也明白你的心情，恨不得早早交付了血劍，卸下這千斤重担，尚望看在我面上，忍耐些日子，要知血劍在你身上，你反倒安全，人家也不知瑛姑即是郎岱土司之女，也就不會千方百計謀她了。」

鳳嬌道：「姥姥的吩咐，又豈敢不遵從，請姥姥放心好了。」

梅姥姥吐了口長氣，那心下顯然是大大寬鬆了，鳳嬌又走近了她兩步，幽聲的說道：「姥姥……姥姥……」

梅姥姥道：「你有話說吧。」

鳳嬌道：「你說有兩個心願，還有一個呢？可不可以告訴我？」

不料梅姥姥登時又嘆了口長氣，那坐着的身子，登時萎縮了下去。

鳳嬌忙道：「你要是不願意，或是爲難，那就別說吧。姥姥，你要不要躺下，要不，靠在壁上罷，這石壁倒不潮濕。」

梅姥姥點了點頭，眞靠後了些，靠在壁上了，才道：「我這口氣，斷也快了，還有甚麼不能告人的，姑娘，我把這件當年的傷心事，告訴你，對你倒也有好處，瑛姑和我都是年輕時候用情不愼，以致作了傷心人，你是個姑娘家，人品又是這麼溫和，倒不失爲一個好女兒，望你不可學我們一樣。古話說得好：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是百年身。」

梅姥姥又幽幽一嘆，才又有氣無力的說道：「我不說，大概你也可猜到一些，這就是我要躲開那玉羅刹之故。不，其實我不要躲的，是瑛姑說道：現今已是死無對證，玉羅刹對我懷恨已久，那會相信我是無辜，是以不由分說，就把我背到這裏來。」

鳳嬌脫口說道：「姥姥，可是因爲你殺死她爹那回事麼？」

梅姥姥身子暴漲起來，不，只不過陡然坐直了身子，看來就像暴漲一般，顯然身子一震，說道：「你你……你說甚麼？你你……怎麼知道！可是那玉羅刹對你說的，你是她甚麼人？」

鳳嬌後悔也來不及了，忙道：「姥姥，你別誤會，我不是早對你說了麼，玉羅刹不是爲了血劍而來，不過是要從血劍上，找出她要找的人來，所以前晚我中了毒，立即把我帶去山中，替我解毒，她爲了要我對她消除敵意，是以坦言相告。我也才得知她的用心。」

梅姥姥又頹然靠在壁上，道：「原來如此，姑娘，快告訴我，她對妳說了些甚麼？」

鳳嬌道：「她說：在她十六歲生日那天夜裏，大夥兒等候她爹回去，不料等到了午夜，一個她叫烏婆婆的女子，把她爹抱了回去，已是內臟震裂，心脈也斷了，僅說得一句話，便噴了一口鮮血，死了。姥姥，她對我說的就是這麼多，姥姥，她爹可眞是你殺的麼？」

洞中又突然陰暗了，顯然這次才眞是烏雲遮日，谷中本已陰暗，這僅可容人站得直身子的小洞中，自然更暗了，梅姥姥靠在壁上的身子，看來更委縮了。

鳳嬌的心在往下沉，若然她師傅玉羅刹的爹，不是梅姥姥殺的，僅是誤會，那有多好，但梅姥姥不言，竟不否認，啊！

鳳嬌的心兒更往下沉了，因爲梅姥姥竟緩緩點起頭來，那麼，眞是她殺的了，完了！

想到她師傅早晚會尋到這梅姥姥報仇的了，她怎辦，難道眼看玉羅刹殺死這可憐，又待她極好的姥姥？

要知玉羅刹雖然已是她師傅了，也傳授她武功，但昨日醒來後，相處也不過幾個時辰，那似姥姥對她親切，何況姥姥與她家又有淵源。

驀然間，鳳嬌也戰慄了，因爲她記起玉羅刹的話來，那玉羅刹對她言道：你記住了，我不會遠離你身邊，有人敢傷害你，那他是不要命了，呀！會不會……會不會從昨晚到今晨，也跟在她後面，那麼……若是……

鳳嬌不自覺一閃身，到了那洞門口，伏身在外面瞧瞧，那洞口只有兩尺多高，外面又長滿了荆棘，亂草沒徑，甚麼也看不到。

梅姥姥喝道：「甚麼人！」

鳳嬌忙道：「姥姥，是我，我看洞外有人沒有，因爲，因爲好像有甚麼在洞口一晃。」

梅姥姥道：「別怕，你是成驚弓之鳥了，瑛姑必不會遠離，若有人來到谷中，她早發現了，先前是人屠戶父女，若是那玉羅刹，瑛姑絕不許她進谷來的。」

鳳嬌道：「姥姥，你以爲瑛姑的武功遠在玉羅刹之上麼？」

姥姥道：「瑛姑前晚已見到她了，便是那玉羅刹的武功集各門派之長，但瑛姑原有師傅，這些年又盡傳了我一身所學，豈會怕她。」

這倒是眞的，瑛姑的師傅，也就是小寶叫爺爺的老花子，那武功何其精湛，鳳嬌雖沒見他出過手，但他來去總是無影又無踪，也就可想而知了。這姥姥的武功，她更是親眼見到了的。

姥姥嘆了口氣，又道：「要不是我即時阻止，那晚早把她趕走了。姑娘，那玉羅刹的爹，雖不是我所殺，我又豈會殺他，但卻又實是死在我手下，瑛姑說得不錯，我是百口莫辯，何況也死無對證了。」

鳳嬌啊了一聲，道：「這不奇了麼，死在你手中，卻又不是你殺的？」

梅姥姥道：「我……我當時氣極了，恨他……他原本與我有了婚約，卻趁我家出了事故，他卻與那個不要臉的女人結爲夫婦，我好不容易打聽出他的下落，那晚尋了去，他卻不願離開那個不要臉的女人，死也不肯，我氣得一掌拍去，他明知我不是眞要殺他，他啊，把眼一閉，反而把胸膛向我掌上湊來，我那掌就印在他胸上了，本是一成力道也沒有的，不料就在那瞬間，一股奇大的勁道忽然間傳達到我臂上，也傳達掌上，他他……就……」

鳳嬌啊了一聲，道：「他就……死了，那人是誰？」

梅姥姥夢幻一樣的聲音，說道：「在那個時候，我又憤怒，又傷心，也氣極了，他也一心在我身上，是以有人來到我身邊，我們都沒覺察出來，待到他用眞力透達到我掌上，那原是一瞬之間，撤掌如何還來得及，他……就這麼內臟震裂，心脈也震斷了。」

鳳嬌道：「那人是誰，爲何要借你的掌來殺人？」

梅姥姥幽幽地道：「這是寃孽，那人是我的師兄，我可只把他當作師兄來尊敬的，不料他卻苦戀着我，後來我才知道，我家中發生的事故，原來也是他做的手脚，用意就是要阻止和破壞我和玉羅刹她爹的婚姻，一面卻又使用陰謀詭計，促成他和那不要臉的女人結爲夫妻，原來全是我這師兄一手造成，他以爲我絕了望，就會嫁給他了，卻不料我仍然一片痴心，歷久不渝，苦苦尋了玉羅刹的爹三年多，直到那一晚，才找到了他。料不到我師兄一直暗中跟隨我，就在一瞬間，突然現身出來，就……就……」

啊！鳳嬌原來存了一綫希望的，至此不由又啊了一聲，當眞這是有口莫辯的，梅姥姥也不否認玉羅刹的爹死在她掌下，可見她所說並非虛言，但雖然是別人的力道，但玉羅刹的爹又確確實實死在她的掌下。

陡然間，鳳嬌心上又露了一綫亮光，忙道：「姥姥，不是說那烏婆子就在那時遇上了麼，若她眼見一切，有她作證，玉羅刹必會相信的。」

梅姥姥又嘆了口氣，說道：「那時我見他已無救了，已痛不欲生，登時暈倒在他身邊，我原是想不能同衾，死亦同穴的，卻不料我那一口眞氣，竟不能自閉，僅是暈厥，雖沒死，醒來時，我卻已躺在床上了，原來是我那師兄把我帶走了，後來我想，只怕不是我不能自閉眞氣，而是他不讓我死，後來……後來不用說了，總之，我傷心極了，我就四海飄泊，時常躲到人跡罕到之處，痛哭上幾天幾夜，哭得死去活來，恨不得死了倒好，唉，偏就是死不了，瑛姑就是這麼發現我，在那人跡罕至的山中，把我救活過來，原來瑛姑和我一樣，是傷心人，雖然遭遇各有不同，但一般是傷心人。從此，我們就相依爲命了，我……仍然想起就痛哭一場，一哭就是幾天幾夜，現在，我再也不哭了，因爲我的淚已經流乾了。但眼睛也就這麼……瞎了。」

鳳嬌一聲不響地聽她說下去，梅姥姥的聲音越來越低，到後來，也再沒聲音了，那鳳嬌半响才驚覺，也才知道梅姥姥不再開口了，怎麼像……斷了氣一樣。

「姥姥！姥姥！」連叫了兩聲，梅姥姥仍然毫不動彈，鳳嬌嚇極了。

不料那姥姥冷冷地說道：「誰！那是誰！可是她麼！」

原來姥姥不是……但她說甚麼？驀聽身後有人答了話，說道：「姥姥，不是她，眞的。」

啊！鳳嬌橫跨一步，才知道瑛姑，何時進了來，她竟也不覺。

梅姥姥道：「你，你騙不了我，我不要躲她的，爲何要躲她，你去叫她來。」

瑛姑道：「姥姥，眞的，我不騙你，玉羅刹是來過了，但是跟踪人屠戶父女，那兩人走了，她也跟隨去了。」

梅姥姥道：「那麼適才是誰？」

瑛姑嘆了口氣，道：「是……我師傅，他老人家尋了來。」

鳳嬌喜道：「在那裏，姥姥，那老人家來了，可好了。」

不料梅姥姥冷冷地說道：「瑛姑，你還說沒騙我，若是你師傅尋了來，爲何你要躲着他。」

瑛姑道：「我……認爲，這時候還是不見他老人家好，因爲，姥姥，你難道忘了，我不願見……我是怕他隨後就會現出身來。」

現下鳳嬌可知她說的是誰了，必是指那季公子，梅姥姥發了一陣楞，說道：「你怎知他會隨後現身？瑛姑，你說，先前你是不是在洞口？」

瑛姑對鳳嬌直擺手，道：「姥姥，我沒有，我怕那人屠戶和玉羅刹去而復返，先前你也知道，人屠戶雖然走了，其實並未釋疑，我那敢大意，因此一直都守候在洞口。」

梅姥姥像是鬆了一口氣，緩緩點了點頭。

瑛姑又道：「這些年來，你知道，他們都在尋找我，難保不會遇上，你想，他找不到我，自會去尋找師傅，他老人家又豈會不去尋他。」

梅姥姥道：「你說的果然有理，可是……我是說，你担心的也是，那麼你還是到谷口去，小心那人屠戶和玉羅刹又回頭走來了。」

瑛姑道：「是，我這就去。」

說罷，立即去了，鳳嬌竟見梅姥姥坐起身來，眼前一暗，那姥姥已到了洞口，側耳在聽。半响才轉面來，說道：「姑娘，我眞担心，怕適才你的話被她聽了去。那時，你那血劍勢必要交付給她，她可立即就身陷險地了。那也還不是我最担心的，一旦她知道那姓季的尋了來，她必然要躲避他，那麼一來，唉……」

鳳嬌道：「我明白，那麼一來，瑛姑就獨自一人，姥姥你也不保護她了。而武林中聞風而出，眞是傾巢而出，莫不在追查血劍的下落，那麼，天下雖大，對瑛姑來說，就無處沒凶險了。」

梅姥姥道：「姑娘，你眞聰明，但你知道我爲何叫她到谷口去麼？」

鳳嬌道：「難道不是防守，偵查人屠戶？」

梅姥姥道：「不，我是要你趕快溜出去，把那老花子找來見我，此事有他來了，我就可作個安排了。快，小心，休被瑛姑見到了。」

鳳嬌應了聲是，忙鑽出洞去，才知那洞就在崖下的亂石堆中，那崖下滿是風化剝落的大小石塊，那荊棘和蔓草，又把石塊掩去了大半，不怪人屠戶到了近前，也

發現不出，當眞隱秘之極。

鳳嬌恨不得立即把老化子尋到，可不怕被瑛姑瞧見，瑛姑全把她的話聽了去，但可得躲着她，因爲她不要見她師傅。

鳳嬌可也不要碰到她的師傅玉羅刹，因爲，鳳嬌是不願師傅向可憐的梅姥姥尋仇。

不，玉羅刹的爹不是梅姥姥殺的，不過是人家借她的掌殺人，她是不要殺他的，爲甚麼她恨不得立即就找到老化子？爲的是她要知道，玉羅刹說的烏婆子，是否就是小寶口中的烏婆婆，若是，找出烏婆婆來！只怕能化解這段寃仇，她不願師傅玉羅刹向可憐的梅姥姥尋仇。玉羅刹的爹只說得一句話就死了，那一句話却是：「不許向她尋仇。」因此她相信梅姥姥說的一定不假，因爲他臨死也不恨她。而梅姥姥若是不愛他，豈會在他的女兒已十六歲了，還尋了去，何況她已知玉羅刹的爹並不是負心，那麼，她豈會殺他。

鳳嬌不是把血劍這回事忘了，但梅姥姥說的一點也不錯，此刻把血劍交付給瑛姑，當眞對大家都有害無益，因爲瑛姑立即就會身陷險境，人屠戶和湘江一判再也不用利用她父女，她爹却已落在他們手中，說不定就會立即……啊呀，若是把她爹向江中一擲，只怕死了也屍骨無存。而她，已盡知人屠戶的陰謀詭計，這魔頭豈會留下她這活口，鳳嬌越想越怕，也就不願，也不敢想。

老花子在那啊？瑛姑既在谷口，她就奔谷後，啊喲！原來却是一個葫蘆谷，谷後是沒出路的。但那崖壁再陡峭些，可也難不倒她，玉羅刹教她的迷踪八步，派不了用場，倒是可愛的小寶帮助了她，那洪湖邊的石壁可比這裏陡峭得多，更是寸草不生，那幾日和小寶在崖上追逐，眞獲益不少，小寶教她如何提氣，如何手脚並用，與一般江湖上練的壁虎功，同樣有益，果然奇妙，幾日下來，她已能在那懸岩上捉住小寶了，是以攀上這草木叢生的崖壁，也就輕而易舉了。

那不是她先前落下谷去之處，那是前谷，這裏却是谷後，老花子在何處？瑛姑既然躲着不願和他相見，自不會在前面，但他仍在左近嗎？

顯然老花子知她落在這谷中，不過那洞太隱秘了，他沒發現吧了，那他絕不會離開這谷太遠。

草深沒脛，樹上掛下來的蔓藤虬結，那樹木濃密極了，像是亘古也沒人行走過，她得攀到一個較高的山頭，也許能發現老花子的踪跡。

啊！咦！鳳嬌一脚踏下去，只覺脚下軟軟的，那脚尙未縮得回來，只聽一聲噯唷，草中跳起一個人來，怒道：「又是你這個瞎了眼的丫頭。」

鳳嬌大喜，連忙大聲叫道：「老……爺爺，我正要找你。」

是老花子，敢情他躺在草裏睡大覺，當面怎可叫他老花子，隨小寶稱呼，準沒錯兒。

不，老花子一雙眼睛烱烱生光，那像是睡夢才醒來的，必又是發現了她，鑽到她脚下來的。

鳳嬌又道：「老爺爺，敢情瞎了眼，還有這麼多好處，逢凶能化吉，遇難便成祥，要找你，你就從脚下鑽出來啦。」

老花子道：「胡說。」怎麼他面上有怒容？啊唷！老花子抓着她往前一送，鳳嬌本能地挫腰一旋身，非但沒掙脫，而且屁股上捱了一巴掌，大姑娘啦，雖說他是個老頭子，但被打一記屁股，自是又羞又氣，道：「你，爲甚麼打我？」

老花子哼一聲道：「你是逢吉化凶，變祥成難就眞，該死，那晚爲何我沒挖瞎你的眼睛。」

鳳嬌大叫一聲，啊呀！一跳跳了開去，這老花子連她的屁股也打，說不定眞會挖她的眼睛。

老花子怒不可遏，道：「我是怎麼吩咐你來，你不逃跑，甚麼事也沒有，你和你爹身在虎口，却安如泰山，這一來，你不要命啦，難道也要把你爹的命送掉。」

啊！原來爲了這個，不怪老花子有氣，原來是爲了她父女的安全，鳳嬌的氣登時消了大半，消了大半可不是全消，氣道：「哼，我只道你眞神出鬼沒，敢情只會睡大覺。你們踏破鐵鞋也找不到的人，我已替你們找到啦，我爲何要逃跑，不過是怕失去了她的踪跡，可又不能讓人屠戶父女知道，你却……哼！你倒……」

她眞感到委屈，說着說着，那眼圈兒就紅了，老花子的眼睛可睜大了，道：「你你……你說甚麼？」

鳳嬌道：「我說甚麼，說甚麼也沒說，我原本不識你，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請吧，我可要辦正經事。」

她氣鼓鼓地大步走去，老花子一閃身，攔住了她的去路，她早料老花子必要攔阻，哼！左脚尖一轉，一步橫跨，竟已轉到老花子身後，哈！迷踪八步，移形換位，端的神妙之極。

老花子啊了一聲，叫道：「別走，你！」鳳嬌脚下一閃，老花子又抓了個空，眨眼間，躱過了他三番抓掌，那迷踪八步雖是神妙，却有一宗，老花子總是搶在她前頭，攔阻住她的去路。

老花子顯然又驚奇，又着急，說道：「好吧，算我錯怪了你，可行了吧，快說，她在何處，你是在那裏找到了她？」

當眞別誤了大事，老花子求她啦，她的氣也消了，但仍把腰兒一叉，說道：「你還動不動就開口罵人，動手打人？」

老花子直急了，說：「小祖宗，算我打錯了你，是我才眞瞎了眼，快說，她在那裏。」

鳳嬌噗嗤一聲，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在那裏？」老花子東張西望。鳳嬌說道：「別望了，她就在下面的谷裏。」

老花子陡然面色一沉，道：「敢情你這丫頭仍是瞎了眼，你是說那個瞎眼老婆子身邊那個幽魂？我自己的徒兒，難道倒認不得了。胡說。」

鳳嬌一怔，若是先前，她倒也會疑心，當眞人家的徒兒，豈有不認得的，但自從她把爹也會認錯之後，也就只是一怔了，道：「這麼說，你是眞像我一樣，也有眼無珠了，那女子名叫瑛姑，就是小寶的娘，我倒要問你，你和她面對過面沒有？沒有。你不見她有多少年了？小寶今年十

二歲，該是十二年了吧？十二年對一個苦難的姑娘，會有多大的變化，只不過你也和人屠戶一樣，萬萬想不到她竟然有胆量隱匿在人屠戶的地頭上，你們必然也更注意那梅姥姥吧。」

老花子的眼睛又睜大了，說：「梅姥姥？那瞎眼的老婆子姓梅？」

鳳嬌道：「可不是麼，提起名兒，你必然記得起她是誰來，不也見了也不識麼，那位姥姥姓梅名音。」

老花子啊呀一聲，說：「原來是她，不怪人屠戶也怕她了，這麼說，是眞的了。快，帶我去見她。」

鳳嬌道：「且慢，梅姥姥倒要見你，瑛姑却不要見你。」

老花子愕然地道：「那是………爲甚麼？」

鳳嬌道：「原來她恨季公子的爹，梅姥姥說，季大將軍當年平定苗亂，殺了不少苗民，那可都是她的子民，她如何不恨，所以她這些年來，之所以躲在這荒無人烟的地方，就是因爲她恨那季家的人，不願再見季公子，連那麼可愛的小寶也不要了。」

老花子又啊了一聲，道：「原來是這個緣故，那麼……那麼……她眞是……」

「你的徒兒，小寶的娘，自然錯不了。」鳳嬌道：「我找到她眞高興，你說吧，我要不溜跑，難道要把人屠戶也引了去，告訴他瑛姑就是郎岱土司之女不成。」

鳳嬌得意的一挑眉兒，恬地罵時，她可一些兒也不討厭，一笑而前，把老花子帶到那亂石堆前，向洞口指了指，立即飛掠到了洞口。

人影一幌，瑛姑攔住了她的去路。啊！一瞧瑛姑的臉色，她放心了，顯然瑛姑並未離開谷口半步。

瑛姑道：「你！怎麼來了。」她皺了眉兒，面色更冷了，現在，鳳嬌才首次在大白天看清楚她，瑛姑的面色白得一點兒血色也沒有，不怪夜裏看來更像幽靈了，那長髮披到腰身以下，長年生活在這樣荒寒的地方，自是難找束髮的頭繩兒，只怕連梳子也沒有一把。

鳳嬌道：「我……我說出來，你可別惱，也別跑。」

瑛姑一怔，皺着眉，道：「好，你說吧。」

鳳嬌把她一拉，縮入林中，道：「我是來告訴你，你那師傅來啦！」

瑛姑一震，鳳嬌早防到了，早把她的臂挽緊了，忙道：「但你別怕，姥姥也不願你見到他，我也知你不願見他，故爾急忙來告訴你，他不會躭得很久的，等他走了，你再回去。」

瑛姑道：「那可多謝你了。」跟着一聲嘆息，愧然道：「小妹子，你必然明白，老人家對我可有天高地厚之恩，我不是要躲他老人家……」

鳳嬌道：「我明白，你不過是在不知那季公子是否會隨後就到之前，不願見他老人家吧了。」

鳳嬌可想起來了，這是她誤了事，是她說出季公子帶着小寶，打水路而來，說不定已先到了此地，這瑛姑自然以爲她師傅和季公子會合了。忙道：「其實，你放心，你師傅是走的旱路，跟隨我們身後，暗中保護，他是爲追趕小寶而來，可惜晚了一步，連小寶的面也沒見到，要不，小寶也不會跟着季公子去了。」

瑛姑奇道：「那是爲甚麼？」

鳳嬌道：「你尙不知，你師傅怕他年幼無知，一旦知道了身世，必要去尋訪爹娘，更怕那郎岱土司知道了是你的兒子，會謀害他，故爾小寶迄今連姓甚麼也不知道，對你師傅，也以爺爺相稱，我們自然也更不知道了，是以他父子雖然在一起了，季公子亦不知不覺就是他要找尋的兒子，小寶也不知季公子就是他生身之父。而且他們從水路走，乃是爲了要把追踪我們的幾夥賊子引開，因爲季公子乘坐我們的原船，渡洞庭，入沅江，賊子們以爲我們仍在船中，自然就追趕那船了。」

果然她這麼一解說，瑛姑定了心，要知這裏和沅江，相隔着一座數百里的雪峯山，追踪的人更不會料到鳳嬌等落入人屠戶手中，走到這極荒僻的山裏來。

瑛姑嘆了口氣，鳳嬌見她安心了，忙又說道：「既然我已找到了你，我這背上的血劍，那可是你苗族的神器，自該交付與你了。只不過姥姥慮得是，我可仍然假裝揹在背上。」

瑛姑不言也不動，似乎不聞，但顯然在微微顫抖，分明心中十分激動。

鳳嬌話已說明，那還怠慢，有了瑛姑在此，可不怕有人會撞來，急忙鑽入密林中，解下血劍，削下一根有椏的同樣大小樹枝，仍用那布塊緊緊裹着，揹回背上，除了重量較輕之外，相信必能瞞過屠鳳和人屠戶，只有這兩人可是知道她背着血劍的。

她前後不到盞茶工夫，鳳嬌鑽出密林頓覺渾身都輕了，那半截血劍能比樹枝輕得了許多？輕的是她卸下千斤重担，她父女也再不担這千斤干係，也不再是武林高手追逐的對象了，是以喜不自勝。

那料她回到谷口那坡上，瑛姑却已踪跡不見，啊喲！鳳嬌一怔，跟着那心下一緊，莫非有警？忙不迭一縮身，躲到一株大樹後。

那是從無人踪的荒山深谷，樹皆數百年的大樹，她可立即想到人屠戶父女，這兩人隨時都會回來，一見那大樹的樹椏上有個空洞，無暇思索，忙不迭把血劍投入洞中。

她才吐了口長氣，現下誰也不怕了，沒有人瞧見吧？她騰身上樹一瞧？左近沒人，眞沒人。

不，她可不能讓師傅玉羅刹瞧見，玉羅刹跟踪着人屠戶父女，也會隨時現身出來的。

玉羅刹可是她的師傅啊，但她對梅音姥姥更親切，何況她未拜師，甚至未認識玉羅刹之前，姥姥對她已那麼好，玉羅刹的爹雖然死在她手中，但絕不是她殺的。殺他的另有其人，可惜梅姥姥眼睛已經瞎了。

她是怎麼啦？這個時候，她倒發起呆來，瑛姑去了那裏？明知要把血劍交付與她，若不是來了對頭，她豈會走了，來的對頭又是誰？鳳嬌竟然不問，倒發起呆來。不是發呆，是在那瞬間，就在她突然想

及梅音姥姥和她師傅之間仇怨，她心下生出了個堅定的意願，她一定要化解姥姥和師傅之間的這一段仇怨。

那麼，可不能讓她師傅玉羅刹找到梅姥姥，姥姥武功再高，總是雙目失了明，而瑛姑必然站在她那一邊，會帮姥姥的，那麼，玉羅刹的武功再高，能勝得過兩人嗎？無論任何一方勝負，都會不死必傷的，想起來她就怕，她不願任何一方死傷，若是……她簡直不敢想，若是兩敗俱傷，那多可怕。

既然無論來了任何人，都不會傷害她的，鳳嬌却又動念到姥姥和師傅間的仇怨，而且越想越怕，怎會不發起呆來。不，若然眞是人屠戶父女回來了，她師傅也就會跟踪而至，她不能讓師傅發現梅姥姥。

她感覺茫然，剛才卸下了千斤担，現在又重新負上了思想的壓力……

她又縱身上了樹，瑛姑呢？去了那裏啊？可不是奇怪麼？連人影也不見一個？

難道瑛姑去那洞中了？可是她們的對頭也入谷去了？鳳嬌心下着急起來，急忙跑進谷去，那料谷中亦不見人影，却隱隱傳來一聲哈哈。

是瑛姑的師傅，那老花子的聲音，原來她立身之處，就是那山洞的入口。

鳳嬌嚇了一大跳，若然眞是人屠戶父女回來，玉羅刹也跟了來，豈不發現了梅姥姥！一瞬間，心跳得令她感到窒息。

總算谷中仍未發現人影，小鳥兒在樹上啁啾之聲可聞，在飛翔，在跳躍。

鳳嬌劇跳的心也才平靜了下來，若然谷中有人，那邊的小鳥兒早驚飛了。但驚懼的心才平靜下來，好奇之心又起，她掃了一眼，連忙迅速溜了進去。

那入口是在亂石堆中，亂石拱架起來而成的入口，不但隱密，而且曲曲折折，現下，裏面的話聲已能清楚地聽到了。只聽脚步聲去去來來，不用瞧，就知是那老花子在裏面快步走動，亦可見他心下極是煩亂。

梅姥姥的話聲最先入耳，只聽她說道：「雖然你說不假，但瑛姑那會相信，那麼多家園的苗民，異口同聲，她又親眼見到那麼多家園被毀，瑛姑常說，她一閉眼，那慘絕人寰之號聲，就又迴响在耳際，你雖是她的師傅，她也絕不會信你的。」

老花子的脚步聲不聞了，只聽他嘆口氣，說道：「那可就難了，她眼見的，本也是事實，若然苗民不倡亂，季大將軍又豈會出兵，但就我所知，亂民一旦被挫，大將軍就下令停止進兵，由剿而撫，你想，要不是如此，她爹豈會臨終亦感其大德，並把苗族的神器血劍，亦託由大將軍代爲保存，若是她當時也在郎岱，在她父親臨終時的身邊，那就好了。」

梅姥姥嘆了口氣，道：「那還用說麼，偏是她又眼見是實，而又事隔多年，你雖是她的師傅，又替她把孩兒撫養大了，但你總是個漢人，在她眼中，你總是偏袒漢人的，你想，因爲那孩兒是季大將軍的骨肉，雖然沒把那孩兒也恨上了，但這些年來，她竟絕口不提及，也就可知懷恨之深了。」

鳳嬌聽得淸淸楚楚，原來……是了，適才不是有甚麼對頭來了，而是瑛姑不要受了那血劍，不，不是爲了血劍，而是不願再見那季公子和小寶，說不定她是發現了她先前和梅姥姥所說的話，瑛姑聽得明明白白，必定以爲她師傅一現身，季公子與小寶隨後就到。

老花子在裏面發出一聲浩嘆，說道：「不怪這些年來再也尋她不着了，若然她要尋我，只要一打聽便知，原來……原來她……」

梅姥姥接口道：「自從我瞎了眼，她便不再離開我一步，其實早些年，她暗中去尋過你們，她也知道那孩兒在你撫養下長大了。她不說，我也明白，說甚麼那孩兒也是她的骨肉，那有作娘的不關心自己的骨肉，你這次來得好，爲了我這個殘廢的老婆子，實在不願再拖累她了，我我……早已沒生趣了，多活一日，不過多受一日罪，再拖累她，我也於心更不安，據我看來，既然她仍然暗中關心那孩兒，只怕她心下也活了些，倒也非是不可解說的。桑大俠，你且回去，暫時休要見她，先讓我說得她回心轉意，要不然，她要見到了你，早早躲了，那可再難尋她了。」

原來老花子姓桑。鳳嬌可沒聽說過武林中有這麼個人，一個初入江湖的姑娘，從沒聽說過，那也不奇，却是鳳嬌聞言，心中一急，不料才跨得脚，啊喲，眼前陡然一黑，自己的脈門早被人扣着了。

同一瞬間，梅姥姥大喝道：「是甚麼人！」

老花子啊了一聲，說道：「原來是你這丫頭，眞是找死了，若是我手上……」老花子雖然即刻放開了手，但已痛得鳳嬌額上見了汗，眼前兀自陣陣發黑。

鳳嬌搓着手腕，呶起咀兒來，說道：「你幹嗎使這大勁呀！姥姥，是我！」

梅姥姥道：「是鳳嬌？姑娘，妳進來吧。」

老花子道：「你不想這是甚麼時候，這裏面又暗，幸是立即認出來。好，你來得正是時候，我這就走了，老婆子，這可全看你的了。還有一事，我要提醒你，你那對頭也尋了來，不過並未發現你。」

老花子退了一步，站在洞口，俯下身去說。那洞口只得三尺來高，便鳳嬌進出也得彎下腰來，只聽梅姥姥淡淡地說道：「我可發現了她，這事本也該了結了，我也不願長久拖累瑛姑她。」

老花子俯着身子，好半响不言也不動，最後，他才嘆了口氣，說道：「這事我會盡力而爲，盼望能替你化解，我暫且別過。」

鳳嬌陡然想到烏婆婆，忙不迭一聲不响退了出去，谷中仍不見人影，連瑛姑也不見，小鳥兒仍在谷口那面的樹上跳躍飛翔。

她眺望，等待，驀然間，右臂一緊，兩脚已離了地，原來是被不知何時出來的老花子抓住了，不到盞茶工夫，又上了崖頭。

鳳嬌蹬着脚，叫道：「放手，我這胳膊就快要斷啦。」

老花子呵呵笑道：「好好，我本要打你一頓的，既然你已告饒啦，那就饒過你吧。」

鳳嬌道：「你不講理，你找不到的人

，我帶你去找到啦，你倒要打我。」

她心下却哼了一聲，若然她施展師傅才傳她的那移形換位迷踪八步，不信老花子能抓得到她，是以，摸着那兀自還痛的胳膊，道：「你得還我一個公道，我不過是出來查看有沒有人跟踪，沒防你，你却……哼，不信你再試試看，還能找得着我不？」

老花子瞪大了眼睛，繼而一聲哈哈，他只道鳳嬌少年氣盛，也就不放在心上，道：「好，我還你一個公道，你既然早知那瑛姑是誰，爲何不早告訴我，她若從此跑了，你這一頓打仍然免不了。」

鳳嬌氣得蹬脚，道：「你不講理，先前要不找你，我還不出來哩，眞不害臊，放着你的徒兒在面前，你也認不出來，自已又躲躲藏藏，又不知你躲到那個縫兒裏去了，倒……啊！哼！」

甚麼人敢對他桑大俠這麼說話？從來沒有，好丫頭，老花子伸手一抓，大擒拿中套小擒拿，鳳嬌早防到了他這一着，也正要是激怒他出手，啊啊，上步横跨，旋身再錯，眨眨眼間，老花子三番抓空，鳳嬌却連變了八個方位，妙啊，這移形迷踪八步，當奇妙之極，鳳嬌格的一聲，一躍跳開。

老花子搔頭又瞪眼，站在原地發楞，說：「你你……你這是……」

鳳嬌頭兒一揚，道：「我這是……這是……」驀然記起她師傅玉羅刹吩咐過，暫時不許告人，忙道：「這是惜花步。哼，我啊，要是打你，你早該捱了我兩巴掌了。」

鳳嬌說的一點不假，適才若要打他，老花子絕躲不過，想想這老花子是何等身手，那麼，這換位移形迷踪步有奇妙，她自然也就多得意。

老花子說：「惜花步？」把鳳嬌上上下下打量，這女娃若不是眞有奇絕的步下功夫，豈能逃得出他的手法？難道眞有這一門功夫？

鳳嬌本是胡說一個名兒，她本是說戲花，戲弄這老花子，不，這老花子是小寶的爺爺，瑛姑的師傅，又救過他們，且一直在暗中保護他們，她眼珠一轉，說道：「不錯，正是惜花步。」

老花子道：「誰教你的，你幾時學會的？」

鳳嬌道：「我……老爺子，這是我獨個兒練出來的。」

老花子迷惑道：「胡說，你這娃娃趁早兒說了便罷，要不，你這一頓打是逃不了。」

鳳嬌道：「老爺子，我才不怕哩。」不是怕他打，而是她已編出了故事來，說道：「老爺子，你在花林中玩耍過沒有？勁風一吹，可不是落英繽紛麼，我惜落花，也怕踏着落花，久而久之，就練成了惜花步啦。」

當眞女孩兒家誰不愛惜花兒，愛花的人自也惜花朵，老花子半信半疑，可又實在沒工夫去拷問她。

老花子說道：「我帶你上來，是要吩咐你，女娃娃，我要離此兩日，去尋找小寶，和那季方，快則兩日，慢也不出三日，即會把他們帶來此間，你趕快回去，我不管你那是甚麼鬼步法，果然妙極，你會這步法，實在再妙不過，我可把瑛姑交付與你了，不能讓她走了，更要防人屠戶，那一身劇毒，簡直就是個魔鬼，誰也要怕他幾分，你可要小心被他發現了瑛姑，在她身上做手脚。」

鳳嬌喜道：「好啊，老爺子，我眞想念小寶得緊，我一步也不離開瑛姑，你快去快來。」

不料一轉身，右臂一緊，竟又被老花子抓住了，說道：「回到人屠戶那裏去，你才能防他找到瑛姑，要不然你守在瑛姑身邊，他若是找，知道她是誰，你這娃娃可沒命了，因爲他再也用你不着了，快走快去！」

話聲未落，已幾乎把她擲出了兩丈，啊喲！鳳嬌在空中一翻，順勢抱住了一根横枝，才沒被擲下崖去，但眼看十數丈高的懸岩就在身下，不由她不倒抽一口冷氣，她若是被擲落下岩，雖然死不了，也必然受了傷，再瞧那老花子，已去得無影無踪。

敢情她學會了那移形迷踪步，也只有對敵時才能派得了用場，一旦被突擊，仍然是手到被擒。適才的滿心歡喜，雖沒化爲烏有，但也好生失望，一時間，任那横枝彈上落下，她也不急溜下地來。

只聽有人叫道：「在這裏了，那不是鳳嬌妹子？」

啊！是屠鳳！

屠鳳來得好快，分明從谷口那面穿林竄過來的，兩句話工夫，已到了跟前，只聽刷的一聲，跟着一聲嘩啦，她身下的兩根横枝被利劍削斷墜落，喝道：「是誰！休傷我妹子！」

鳳嬌忙躍下樹來，明白屠鳳必已見到她被人擲出，她解釋也不用費唇舌了，道：「姊姊，幸是你來得快，你一現身，那人已經逃走去了，不，姊姊，別追，我……我……」

屠鳳已作勢要向她指的方向追去的，聞言退了一步，退到鳳嬌身邊，說道：「妹子，別怕，那人端的是甚麼人，我只見到他那滿面白鬍髭和那白髮。」

原來如此，老花子必是發現屠鳳來了，原來擲出她，是有深意的。

鳳嬌向她來路望，道：「姊姊，我爹呢，他沒跟你一道？」

屠鳳道：「沒有，我知你必在這山裏，是以沿途尋找。妹妹，你背上的……沒失去吧？」

鳳嬌知道是指血劍，反臂拍了拍，道：「我騙那老頭兒，說血劍在我爹身上，幸是騙得他相信了。」

屠鳳說道：「是以，他就把你擲落下岩，哼！端的是誰？有甚麼人鬢眉皆白的呢？」

她皺起眉頭來，看來屠鳳對武林中人極是熟悉。若不是老花子大力把她擲出，如何騙得屠鳳相信，適才幾乎錯怪了老花子。

屠鳳又道：「我爹……不，我是說你爹，他還不信你被人擄去了，妹子，這半日好教我担心，先前在谷中那崖下，我本已發現了你，要不，我也不溜回來尋你了，啊！」

是她驀然想到，那時她和她爹在谷中說的話，鳳嬌自是全聽了去，那麼！啊呀那麼鳳嬌自然也知那是誰了！道：「妹子……我我……不是存心要帮他騙你，我爹雖然假扮你爹，但對你沒一些兒惡意，也沒傷害你爹。」

鳳嬌緩緩點了點頭，說道：「姊姊，你別難過，我相信你不是存心，我早知道了。」

屠鳳大睁了雙眼，說：「你！早知道？」

鳳嬌又點了點頭，道：「也不是很早，不過是前日夜裏，你忘了，我中了毒，你爹打出那毒彈，我就知他是誰了，不瞞你說，姊姊，你爹和湘江一判在那石亭中說的話兒，我也偷聽到了，我知爹和我那呂叔叔，昏迷在船上，現在山那邊的沅江中。姐姐，我甚麼都依你，求他們別傷害我爹和呂叔叔。」

屠鳳把手劍還了鞘。又慚愧又驚訝，道：「原來你不但早知道了，而且甚麼也全知道。」

鳳嬌忙道：「我也知道姐姐你一直帮我，待我好，把我當作親妹子一樣，姐姐，姐姐，我一生也忘不你的好處，我沒早對你說，你，會原諒我麼？」

屠鳳把挨近身來的鳳嬌摟緊了，嘆了口氣，道：「妹妹，慚愧的是我，我一直帮我爹在騙你，只不過……非是我要騙你，那是爲了你和你爹，因爲……」

鳳嬌道：「我明白，你爹才答應不傷我們，你要順從他，只我和爹，還有呂叔叔，早就……」

屠鳳更是驚訝，道：「你，竟全都曉得！」

鳳嬌道：「雖不全曉得，但也猜得着，姊姊，你爹假扮我爹，你自然也能假扮我，但你不願意，於是，你爹不得不利用，因是才不傷害我們。」

屠鳳愧形於色，道：「妹子，你眞聰明，我若應承了，不用扮，只要假冒你的名兒就成了，反正要尋找的人，從沒見過你，甚至不知有你父女護送血劍去尋他。但我知道我爹的爲人，若是我一點頭同意，你們父女兩人就……」

「就沒命了。」鳳嬌說：「姊姊，所以我眞心感激你，永不忘你的好處。姊姊，當眞你爹呢？」

像是這一問，提醒了她，屠鳳霍地騰身一躍，只見她立身在樹梢上，迅速一旋身，隨了下來，道：「幸好，我爹沒來，要是被他聽到了，妹子，你答應我，適才你所說的，今兒後休再提起。他……要是聽到了，我可保護不了你。」

說話間，那一雙恐懼的眼睛不停地溜轉，那自是爲了鳳嬌才恐懼。

這屠鳳是眞心對她好，慚愧，她却曾疑心過她，今兒更騙了她，想到先前在谷底崖下，屠鳳本已發現了她，要不是眞心帮她，人屠戶早尋着她了。

一時間，兩人都沒言語，但倚靠得更緊了，鳳嬌恨不得把一切全都告訴她，包括她已尋到了瑛姑。

不，不能說，屠鳳不是也要她休再提起麼，雖不怕屠鳳洩漏，但要防樹後有耳，還有，她師傅也在近處，屠鳳父女已折回來了，玉羅刹自然也來了，梅姥姥多可憐啊，師傅若發現了她……

鳳嬌不禁打了個寒戰，聽梅姥姥的口氣，她是不要躲逃的，她也不願再拖累瑛姑，而玉羅刹的父親雖不是她所殺，却又實實在在死在她掌下，若然玉羅刹找到她，她一定不會還手，心甘情願死在玉羅刹手裏。

不，梅姥姥不能死，不僅是梅姥姥待她好，又極可憐，瑛姑對季將軍的誤會也得她來化解。

鳳嬌忽地離開了屠鳳的懷抱，道：「姐姐，還有……啊，我得走。」

她是說還有她師傅玉羅刹，若是跟在鳳嬌身後，也聽到了她適才，那可了不得，而且這父女兩人既然回來了，她師傅也回來了，會不會發現瑛姑，因而找到梅姥姥呢？

但這一切，可都是不能對屠鳳說的。

鳳嬌一怔，道：「你走，妹子，你那去啊？難道你不同我……」

鳳嬌急道：「不不，姐姐，我不是因爲知道他不是我爹，我……是有事，暫時不能告訴你。不，姐姐，還是你快走吧，要是你爹上來了，見到了我，我可走不脫了。」

屠鳳道：「你眞要我走麼？好，我走，妹子，但我要尋你時……」

鳳嬌道：「姊姊，你要尋我，午夜到這裏來，我就前來與你相會，但千萬別讓你爹曉得。」

屠鳳見她甚是惶急，嘆了口氣，道：「好吧，妹子，你比我更聰明得多，我也不問你了，那我就說沒找到你就是了。我走。」

鳳嬌惶急得連一會工夫也不能等待，屠鳳雖然不捨，也只好走了，她才一轉背，鳳嬌卽刻落下谷去。她在崖壁上停了盞茶工夫，待看清谷中實是沒人，這才落到谷底。心想：師傅必是跟隨在人屠戶身後：這山谷中，他們已尋了兩遍，這谷幽而不深，兩番沒尋到人，顯然也再不會前來尋找的了。

鳳嬌吐了口長氣，急忙奔入那山洞。那料已是人去洞空，連梅姥姥也不見了。

啊！洞中雖然昏暗，但分明沒有打鬥的痕迹。其實，又何必看，若然適才谷中有打鬥，她在崖上豈有聽不到的。是了，必是瑛姑一見她師傅一走，立則回來，把梅姥姥給帶走了，她誤會已深，原不是三言兩語解說便信的。

鳳嬌一時間沒了主意，不料瑛姑對季家怨恨如是之深，甚至連師傅不認，親生骨肉也不認了。那血劍本是她苗族的神器，竟也不要了。

當眞那把血劍……鳳嬌急忙鑽出洞去，跑到谷口那坡上，不是，要是被別人瞧見了，人家必然生疑，也會想那把到血劍，那是一株古樹，若不是樹齡已老，豈會中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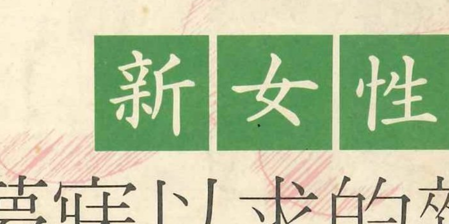
她縮住了脚，古樹就在前面，相距不到兩丈。只不過葛藤和叢生的灌木糾結成了一堵綠牆，她只能見到那樹椏，看不見樹的根部，她記得，那露出地面的樹根，盤曲起來高與腰齊。若然谷口潛伏有人，可不是容易發覺的。

（未完）

新夢



全新世界
美夢成眞



夢寐以求的雜誌

即將出版